

海上漱石生此意

紅麴棗扶僊

征麴齋主記



MG
I207.411
8.3



3 2168 0953 7

海上漱石生
定紅樓夢扶隱卷五

亞東圖書館寄存續
著作者 武林洪秋蕃
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
之書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小紅見賈芸手中帕子像他從前掉的正在神魂不定忽見小丫頭佳蕙走來說了半日閑話並無一句入耳之談須臾又見一個未留頭的丫頭擎着些花樣來叫他描花擲下轉身就走小紅忙問是誰的那小丫頭只說一聲綺大姐姐的抬起腳來又跑了及向抽屜找筆又都是禿了的凡此瑣屑之文都是畫工之筆

小紅往蘅蕪苑去適遇墜兒引着賈芸進來四目勾留私情益愜小紅今夜春夢必甚於前夜矣余嘗謂今之女郎偶遇少年願盼即欲以身相殉如小

紅樓夢抉隱 卷五

紅者不少也。

寶玉想起賈芸來。逼着李嬾嬾去叫命。墜兒引進。閒話數句。便有些懶懶的。想是室內人多。不比書房清靜。否則久病初愈。房櫳日夜困鴛鴦。無暇奏南薰之曲。便不作蠶蠟之留。賈芸鼓興而來。未免敗興而返矣。

賈芸出了怡紅院。與墜兒閑言套問。漸及小紅。並及手帕。賈芸道。我倒檢了一塊。墜兒便問賈芸要來還小紅。賈芸因將自己一塊。換給墜兒。墜兒去。小紅得此。益將神魂失據矣。以上寫小紅事。人以爲傳中閒文。豈知爲寫寶釵正筆。觀後文滴翠亭聽私語便知。

寶玉前日以傾國傾城語。唐突黛玉。大觸嬌嗔。曾幾何時。又以同鴛鴦之言。相戲謔。何冒昧至此。然而非冒昧也。蓋亦如西廂記所云。擲不下思量。如今又也。

寶玉走入瀟湘館。只見湘簾垂地。便是西廂記控金鈎繡簾不掛。悄無人聲。便是蘭閣深寂寞。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牕中暗暗透出。便是繞牕紗麝蘭香散。將臉兒貼在紗牕上往裏看。便是把紙牕兒濕破。悄聲兒窺視。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聽得細細的長嘆一聲。便是半晌抬身。一聲長嘆。又聽念道。鎮日價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觀此可喜。娘真此嬌模樣。吟此清新句。便是鑽石人。也意惹情牽。何況饜眼腦之志誠。種能無心癢難撓乎。然黛玉固自節操凜冰霜也。其情思昏昏眼倦開。亦以暮春天氣困人耳。初不料寶玉躡足潛蹤去。悄地聽他。及寶玉不自審。以爲分明鐘響佳句來勾引。輒思湯他一湯。只怕前已是踏着他。又將怒喚卓文君矣。

寶玉笑道。爲什麼鑲目。價情思睡昏昏。一面說。一面掀簾進來。黛玉自覺忘。

情不覺紅了臉。掣袖遮着臉。翻身向裏粧睡着。寶玉於此當吟羞答答不肯把頭抬。只將鴛枕捱。看黛玉又作何說。

黛玉起來。坐在床沿上。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錫。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寶玉於此又當高吟嬌滴滴。越顯紅。白看黛玉又作何說。

寶玉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道。你給個榧子吃呢。我都聽見了。我知寶玉一地胡掣。定當決撒了也。

寶玉要紫鵲倒茶。黛玉要紫鵲舀水。紫鵲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再舀水。寶玉道。好洋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我不教你疊被鋪床。如此忒莽。真是小孩兒家口沒遮攔。黛玉安肯禪着香肩。儘人調戲乎。宜其厭的挖皺了黛眉。忽的低垂了粉頸。氣的改變了朱顏。拽札起面皮。熟剗兒當面搶白。

也。

黛玉登時擗下臉來道。二哥哥。你說什麼。不叫寶玉而叫二哥哥。忽將兄妹二字兜頭一蓋。分明雁字排連。着他魚水難同。寶玉又當云。呀。這聲息不好也。

寶玉見黛玉生氣而走。要去告訴王夫人。忙趕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別告訴去。我再敢說這樣話。嘴上就長個疔。寶玉前誓何等奇誕。此誓又何庸俗。不知亦本地風光。語出續西廂張生對夫人之言。不敢再用原句。故變換其辭。使兩般兒氤氳得不分明。

寶玉正向黛玉陪小心。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於此。又當高吟忽聽一聲猛驚矣。

薛蟠請寶玉吃酒。乃詐稱賈政呼喚。似此言辭。賺真是胡侃。

瘡寅認作庚黃。不是薛大哥眼花撩亂。只因雪竇螢火不肯下工夫耳。然亦只爭些兒。看警者招牌。江西柴先顯。算斷命限。認別字者。訛爲紅面紫光頭。弄斷命根。此大與薛大哥都是文學海樣深。

黛玉見賈政叫寶玉去了一日。心中也替他憂慮。豈知在薛蟠處挾優飲酒。紫鵲若知。定當向黛玉道。他如今陪酒陪茶倒攪就你反擔憂。

黛玉至晚飯後。聞得寶玉回來了。心裏要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剛到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文采閃爍。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門已關了。黛玉即便扣門。誰知晴雯和碧痕拌了嘴。沒好氣。見寶釵來了。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不得睡。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丫頭

們的性情。彼此頑要慣了。恐怕院內的丫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麼。偏生晴雯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憑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到底是客。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如今認真愜起氣來。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又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裏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畢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緣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着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籬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

絕代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朶上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嘍一聲。院門開處。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前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旁。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尙望着門洒了幾點淚。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去殘粧。倚着床闌干。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直坐到二更多天纔睡了。此一節。寶玉知之。定當集西廂云。歎鰥生不才。謝多嬌。恐怕擔驚。向書房問候。出畫閣。柳腰款擺。穿芳徑。初日西斜。投至得竹索纜浮橋。只見金塘水滿。鴛鴦睡。嫩綠池塘藏睡鴨。倚闌干。目轉秋波。半個日頭。早掩過翠裙三四摺。不覺開西立又昏。門掩了。梨花深院。粉牆兒高似青天。將金釵敲門扇兒。誰知小梅香。時下有些唧噥。不顧人。氣沖沖。他說一更之後。壓着

續矣。破工夫。明日早些來。小姐賢達。用心兒詳察。我不曾聾聲。他連忙答應。定然是金雀鷗鬢。沒查沒例。謊僂科。不辨個誰是主。我便低低應。我是個多愁多病身。閒窮究。來到此。啓朱扉。休遲憚。誰想那鶻伶淥。老不尋常。年紀小。性氣剛。他不曉七青八黃。隔牆兒。愠的早噴。道我簾垂下戶。已扁。得了將軍令。不揀何人。不召呼。不可輒入中堂。疾忙去。怎流連。聽說罷。心懷悒悒。不由人顛倒惡心煩。那幾日夜。深香蠶橫金界。猶兀自東閣帶烟開。今日個月明。纔上柳梢頭。爲甚急攘攘。門掩重關。我這裏碧桃花樹兒下。等他那裏雨打梨花深閉門。恁情的將人慢。袖梢兒搵不住啼痕。我曾經這般磨滅。不信俺女兒家。折了氣分。我本待磨鐵。將他攔縱。可憐我爲人在客。雖則是夫人只一家。赤緊的先亡了我的有福之人。便遂殺入心。把侍妾逼凌難禁。仔細端詳。沒意見。想着這異鄉身。把俺心腸。這其間。去住無因。進退無門。忽聽

西廂裏笑呵呵。似兒女話小窗中顛顛。我潛身再聽。絮絮答答。一遞一聲。元來是釵釵玉斜橫。那裏叙寒溫打話。他們不識憂不識愁。一雙心意兩相投。我獨在窗兒外。祇把繡鞋兒冰透。將他來別樣親。把俺來取次看。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直恁的覷面顏。廝顧盼。在他行。翠袖殷勤。在我行。擔饒輕慢。小則小心腸兒轉關。叫人難捉摸。我慢沉吟。再思尋。這妮子怎敢胡行事。多管是冤家不自在。他心數多情性。皺猜他疊被鋪牀。信口開合。夫人行。是我先投首。因此怒忽忽。兜的上心來。要梅香。門掩清秋夜。他若是到來。倚定門兒待。將言詞說上。他不令許放。看我蠶麻線。怎過針關。哈。你忒慮過。空算長全不想。我往常把你做心肝般看待。只少手掌兒上高擎。眼皮兒上供養。我爲你廢寢忘餐。暗中禱告。只要生則同衾。死則同穴。似這般有恩有義。心中容。怎肯漏洩春光與乃堂。昨日個見甚詩。看甚詞。道我傾國傾城。恁的般冷

旬兒將人廝侵。並不會記心懷。先前閑磕牙。怎做敵頭。却教嫩皮膚去受轟。
棍兒抽。我女孩兒家着甚來由。假如你。心中畏懼。老母威嚴。你就該角門兒。
更不牢攬。些時得見。真假。你今夜親折證。却叫我玉堂人物難親近。咫尺間。
天樣闊。我待訴衷腸。一層紅紙。幾眼疎樞。似隔雲山幾萬重。前日太行山般。
仰望。東洋海般飢渴。一味的甜話兒熱趨。只道你性兒溫克。情兒定。不由人。
不口兒作念心兒印。誰知你都是些假意兒。甚麼義海恩山。無非遠水遙岑。
從今後。我也玉容寂寞梨花朵。與你成拋撇。甚妹妹拜哥哥。有甚相見話偏。
多。這一番花殘月缺。怕便是瓶墜簪折。我明日見柳梢斜日遲遲下。我便急。
煎煎將門禁。侯門不許老僧敲。紗牕也沒有紅娘報。一任你倚定門兒手托。
腮。姐姐呼之。諾諾連聲。我熬定心腸耐。欵枕把身驅兒趨。叫你相會少。見面。
難。還要伯勞東去燕西飛。別離情更增十倍。恰纔知淒涼情緒。看你個交魔。

秀士風欠酸了。煩惱耶。把人葬送。如今是你無緣。非是我佳人薄倖。眼見須與對面。頃刻別離。你定要別離了。這志誠種。雖然玉人兒心兒空想。口兒閉題。他其實肚腸。閑落淚珠多。那管他蒼苔露冷。羅袂生寒。哭聲兒似鶯囀香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只見他衫兒袖兒濕透了。重重疊疊的淚。元來湘陵妃子。月殿嫦娥。玉精神。花模樣。嫩蕊嬌香。如洛水神人。西子太真。只這一聲長歎。彷彿人嗚咽。更堪那嬌滴滴。一聲聲。淋漓紅袖掩情淚。怎不教撲刺刺宿鳥飛騰。鸝燕花梢弄影。亂紛紛。落紅滿徑。方信道玉天仙是一尊離碧霄觀世音。猛聽得角門兒呀的一聲。風過去。香衣細生。踏着腳尖兒仔細定睛。獨見了那人。下香階。可意冤家。步香塵。佇立閑階。我待拽起羅衫。行一步見那可憎。悄悄相問。問你個又不曾有甚。橫枝兒着緊。欄門前面。使甚嚶囉。他來時。迎風戶半開。我這裏走將來。把房門胡掩。難道世間草木是無情。不

比白璧黃金。須要心坎兒上溫存。把似你使性子。休思量。我雖是女孩兒。有
氣志。明皎皎。美玉無瑕。休猜做路柳牆花。你有心把嫩巍巍雙頭花蕊。撻香
馥馥同心縷帶割我。便一納頭。把比目魚分破。你如今煩惱猶聞可。你久後
思量怎奈何。看他那答兒發付我。只怕他羞答答低首無言。獨自摧挫。仔細
思量。到底干連着自己的皮肉。休波受艾焙。我權時忍這番。我且背立湖山
下。迴避一時半刻。直待到隔花人遠。萬籟無聲。恰尋歸路。嬈嬈婷婷。又來回
向東牆。淚眼偷淹。長吁了兩三聲。無人調護。不如歸去。神仙歸洞天。良夜靜
復靜。碧熒熒。是短檠燈。冷清清。是舊圍屏。淅泚泚。是風透疎櫺。忒楞楞。是紙
條兒。嗚嗚悞悞。破題兒。第一夜。倚着這碧紗幮。寬繡榻。斜簽着三尺瑤琴。手
抵着牙兒。慢慢地想。想得心越窄。越叫人不快活。寂寞淚闌干。呆打孩。便
似捏塑的僧伽像。須臾桂花搖影。斗柄雲橫。粉頸低垂。芳心無那。眼望着衾

兒枕兒。只索要昏昏沉沉的睡。休將蘭麝熏。便將蘭麝熏。不脫和衣更待甚。半晌抬身。一聲長歎。恰纔向碧紗牕下。晚粧殘。烏雲髻。輕勻了粉臉。亂挽起雲鬟。拂掉了羅衣上粉香浮汚。只見閣淚汪汪。酪子裏都搵濕衫羅。將鈕扣兒鬆。羅帶兒解。搯起海紅羅軟簾。輕彈夜月銷金帳。搭伏定鴛鴦枕。蓋好過翡翠衾。誰想翠被生寒。芳心自警。睡不着。如翻掌。呀。今夜淒涼有四星。他不做人待怎生。好意兒不避路途賒。乘月色。來探爾。我只道借兩個畫堂春。自生。誰承望對別人巧語花言。把我在九霄雲外。早知恁忘恩。僕人負心。我便拔了梯兒看。又問甚他危難。我有心爭似無心好。多情早被無情惱。今日個沒來由。把我摧殘。難道是準備去寒牕。重守十年寡。既不沙。打算十年牕下無人問。好叫人撩撥得心慌。輪轉得腸忙。翻來覆去。檀口咨嗟。少呵。有一萬聲長吁短歎。五千遍搗枕搗床。吓。似這般。罪肚牽腸。倒不如義斷恩絕。女人

自然多命薄。又何須惺惺惜惺惺。可憐我一寸眉心。怎容得許多顰皺。得好休。便好休。其間何必苦追求。你也越。我也越。早尋個酒闌人散。打疊起嗟呀。畢罷了牽牽。收拾過憂愁。不强如扯殺心猿意馬。月朗風清。恰二更。絞綃枕頭兒上睡。不移時。展放眉頭。星眼朦朧。葫蘆提已到曉。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芒種饒花神。大觀園中小兒女。悉以花瓣柳枝編成轎馬。或以紗羅綾錦。疊成干旄旌幢。以綵線分繫樹枝花葉。遂使滿園翠帶飄飄。花枝招展。此與嶺南乞巧同一韻事。嶺南七夕。閨中多有以錫膠黏芝麻。作天孫彩仗。或冠履盤匱數十事。堆盈几案。精巧絕倫。

寶釵去找黛玉。一抬頭見寶玉進去了。便站住想道。寶玉和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不忌。喜怒無常。況且黛玉素昔

猜忌。好弄小性兒。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同來的妙。此無他。恐黛玉疑其一處同來。或被譏訕耳。僕嘗請寶釵形影之間。亦必簪度行走。語不虛也。作者書此。以見寶釵機智之深。

寶釵想畢。抽身回來。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蛺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翩。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蛺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將欲過河去了。倒引得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一雙玉色蝴蝶。分明一對玉人。迎風上下翩翩。分明于飛有象。寶釵見其有趣。欲攘爲自己歡娛。於是用扇惑撲散之功。以遂其掩取冥求之計。卒之一雙玉蝶。渡過靈河。同登彼岸。徒勞心計。其奈之何。此發明寶釵奪取婚姻。寶釵仙圓福地之書旨也。在閑文看。誤矣。

翠者。黛玉之色。亭名滴翠。猶之隕黛之亭。亭上有人。堪爲隕黛之助。故寶釵於滴翠亭而注意焉。更於亭中人而藉力焉。寶釵撲蝶至滴翠亭。聞亭裏有人說話。便煞住脚往裏細聽。只此一聽。便如小家子妖嬈女兒。好聽壁脚。吾願人人家中。家家膝下。勿有此妖嬈女兒。寶釵既聽得小紅和墜兒私語買芸易帕之事。便當抽身疾走。一則事不干己。二則各避嫌疑。乃立而不去。意將何爲。

小紅與墜兒說着話。又道。噯呀。僮們只顧說話。恐有人來悄悄在外聽見。不如把這桶子推開了。便是有人到跟前。僮們也看得見。所見不差。可惜遲了。猶之賊過關門。寶釵外面聽見。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小紅若知必應之曰。豈敢也。與姑娘心機差不多。寶釵又想到。桶門一開。見我在這裏。豈不臊了。況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

房裏的紅兒。他素日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的東西。今見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壳的法子。遂放重脚步。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裏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小紅顰兒。剛一推牕。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趕。兩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裏了。顰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着林姑娘。在這裏蹲着弄水。兒。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噫。噫。危乎險哉。夫以作客女兒身。竊聽人家婢僕私語。其宅心已自不正。及知將推柵門。便當如說顰兒者。朝東繞走。即可避其所見。乃必借顰兒爲金蟬脫壳計。是以己欲引去之地。而又拉顰兒入來。其心尤不可問。然但云我追林姑娘來。不知他繞往何處。猶可兼爲顰兒脫卸。乃必指其蹲此間弄水。坐實顰兒

曾經聽來。是特使頭等刁鑽之心。古怪之伎。向舉兒而造反矣。其狡詐有如是乎。蓋其謀奪婚姻。非殺舉兒不能自容。釵固日以殺舉爲心者也。頭等刁鑽古怪東西。徐夫人之匕首也。資而用之。足以殺舉矣。故其爲計。脫壳第三。墮黛乃第一也。噫。吁。嘻。危乎險哉。書此以見寶釵陰毒之甚。奸險之尤。而其殺舉奪婚之心。益彰然而不可揜。

小紅在怡紅院。寶玉不知爲誰。鳳姐亦不知爲誰。寶釵乃能察其聲。窺其心。且深知其爲人。心計如此。可畏哉。蓋從怡紅院求匕首。匪伊朝夕矣。

寶釵又道。別是藏在裏面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是鑽在山子洞裏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好笑。這件事算遮掩過去了。謂殺舉兒兵馬。又安排一路。無人知覺。故目遮掩。非謂脫卸竊聽私語之醜也。文中連用一面字。把個陰惡奸狡身段。

活畫出來。其心機與小紅心機。究竟孰深孰淺。全傳寫寶釵奸巧。雖不止一處。然皆皮裏陽秋。世人不察。猶可恕。若此撲蝶一回。大書特書。不啻馬上作露布。列榜示通衢。讀者猶雙眸翳蔽。津津然稱其賢淑。是其一世爲人。悉在寶釵遮掩之中。能無齒冷。

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信以爲真。見寶釵去遠。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裏。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半日不言語。小紅又道。若是寶姑娘聽見。倒還罷了。林姑娘嘴裏。又愛剋薄。人心裏又細。他一聽見了。偷或走漏了。怎麼樣呢。小紅此時便如匕首處囊中。有鋒然躍出之勢矣。厥後不見動靜。非匕首而爲鉛刀也。因林姑娘嘴未剋薄。知事未走漏。故未及鋒而試。然則寶釵嫁禍。擊兒不受禍。是擊兒平日嘴頭剋薄。所自救也。豈倖免哉。

小紅心性聰明。口齒伶俐。在怡紅院雖爲同輩所掩。而良馬終爲伯樂所知。

鳳姐愛之。非偶然也。而鳳姐能識小紅於牝牡驪黃之外。其一雙丹鳳三角眼。畢竟非凡。

鳳姐不知小紅是那個房裏的丫頭。欲認爲女。又不知爲林之孝之女。皆所以印證寶釵也。

黛玉出來。剛到院中。只見寶玉進來。笑道。好妹妹。你昨日可告了我不會。我懸了一夜心。此話假也。如果懸心。何不到瀟湘館一問。故黛玉不保。回頭叫紫鵲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屨。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了下來。拏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此卽顧左右而言他情形。却是難受。寶玉還認作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公案。還打拱作揖的認錯。林黛玉正眼也不看。竟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此時始看出動靜。不像爲昨日的事。但出門回來沒見面。再沒有冲撞他的處。

去。一個悶葫蘆。真要悶殺莽郎君。

探春囑寶玉出門替他買些頑意回來。要揀那樸而不俗。直而不拙的。此卽奇技淫巧反面註腳。豈是尋常閨秀見界。

黛玉葬花詩。班香宋豔。可泣可歌。然多半爲自家寫照。如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溝渠。尤爲貼切。故能動寶玉之慟也。

滴翠亭既有寶釵撲彩蝶。埋香塚自應黛玉泣殘紅矣。文義貫串而下。意深哉。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寶玉聽罷葬花詩。不覺慟倒山坡。那林黛玉正在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說我有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世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

黛玉抬頭一看。是寶玉。原來聽伯牙之琴者。無非一鍾子。

黛玉啐道。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蓋短命二字。爲妻譽夫口頭語。是怒惱之時。仍流露親愛之意。其掩住者。終不忍以此咒咀也。

寶玉悲慟一回。正下山尋歸舊路。可巧看見黛玉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只說一句話。從今以後。撻開手。在寶玉原有千百句衷腸。欲向黛玉伸剖。只云一句話者。以一句話必見聽。不致拒絕也。黛玉果待不理。聽他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來。寶玉又刺探一句道。兩句話。你聽不聽。黛玉回頭就走。此時寶玉頗形窘迫。若非二二句刺耳驚心之語。斷不能緩其蓮步之行。乃歎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話雖兩句。含意綿邈。使黛玉不得不立住詰問。於是滔滔汨汨。說出無數句話來。辭令妙品。寶玉有焉。

寶玉謂黛玉道。我們姊妹們。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底。纔見得比人好。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裏。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此席話。明是黛玉心頭欲責問寶玉之言。寶玉却以反賓爲主法。責問黛玉較之。指日呼天。自明心跡。尤爲警動。黛玉聞之。更有何心不軟哉。此等說法。直追戰國時辯士之風。漢唐而下。已不多覩。寶玉可謂知言哉。然亦黠矣乎。

單言外四路寶姐姐。似乎猶有痕迹。因拉一鳳姐姐陪襯之。遂成無縫天衣。或曰。寶玉道。外四路寶姐姐。恐不堪使寶釵聞之。余曰。後文夢兆絳芸軒。比此尤甚。不聞有羞惡之心。

寶玉呼林黛玉。不以妹妹而以姑娘。與上文黛玉不叫寶玉而叫二哥哥。同一外之之詞。小兒女唧唧噥噥。往往有此界限。

黛玉聽了寶玉這話。將昨日的事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爲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此時纔知有不開門一事。不與昨日唐突相干。

寶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要是這樣。立刻就死。黛玉此時纔知昨夜不開門。不與寶玉相干。

黛玉道。你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我的事小。偷或明兒寶姑娘。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黛玉在此說寶姑娘貝姑娘。豈知背地爲寶姑娘貝姑娘磨厲以須耶。

寶玉狼曉得幾個丸藥湯頭。無事忙亦有閒心看醫書。奇。

寶玉所說藥方。大率與寶釵冷香丸同一不經。故薛蟠求至一二年而後開。與其杜撰無疑。薛蟠信之。足見霸王之獸。

寶釵不與寶玉圓藥方之謊。黛玉在寶釵身後。笑以指頭畫臉羞寶玉。鳳姐走來證說。實有其事。寶玉因向黛玉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黛玉說。却拿眼睛瞟着寶釵。眼瞟寶釵。固以寶釵不爲證實其事。而臉望黛玉。則因黛玉亦以撒謊羞他。其實黛玉非羞其撒謊。以寶釵不爲圓謊。枉費平日以好心向他爲可羞耳。寶玉不揣其意。以爲羞他撒謊。故聞鳳姐之言。直問黛玉聽見沒有。並以寶釵不爲證實。或真陷於不知。黛玉背後羞他。實是笑他撒謊。今既證實其事。則羞者非也。故不問寶釵而獨問黛玉。而黛玉所見。則又不然。以爲寶釵不與圓謊。聞鳳姐之言。應奚落寶釵。乃捨寶釵而問我。豈非重寶釵而輕我乎。豈非以寶釵有金鎖而我無可配之物乎。因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問着我。王夫人道。寶玉狠會欺負你妹妹。然此時黛玉怪寶玉之心猶淺。故其言猶帶

嬉笑。乃寶玉道。林妹妹纔在背後以爲我撒謊羞我。而黛玉始與之賭氣。以其不應以背後羞他之事。向王夫人告說也。故當賈母來請吃飯。不邀寶玉。獨自就走。此時寶玉若隨之同去。亦可解釋。乃留王夫人處與寶釵同吃。已屬不合。迨寶釵諷他陪林妹妹走一躺。乃又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於是黛玉聞之。怪之始甚。凡此瑣碎寫來。皆切實詮發黛玉心數。器量小。爲庸耳俗目指爲乖僻之證。殊不知細細推敲。皆寶玉粗忽所致。不得爲黛玉咎也。文有底面。大率類此。純在讀者細心潛玩。庶不負作者經營慘淡之心。寶釵謂寶玉道。吃不吃。陪你林妹妹走一躺。他心裏打緊不自在呢。及飯罷。寶玉怕賈母記掛。也記掛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樣忙碌碌的。寶釵又道。叫他快吃了。瞧瞧林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裏胡鬧些什麼。兩次三番。當着王夫人提

林妹妹分明刁嘴陰險之至。

鳳姐叫寶玉進房開賬畢。又問寶玉討允小紅。寶玉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說。與前文蓉兒回來一樣聲口。一樣文章。惜寶玉此時一心惦记林妹妹。不暇應接鳳姐姐。鳳姐於此能無悵然。

寶玉走到賈母裏間。見黛玉裁剪綢子。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綢子角兒還不好。再熨他一熨。黛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捷如應響。妙可醒脾。

寶玉理他之說。彼時黛玉已先寶玉而行。何以知道。不知黛玉雖不邀寶玉同行。而蓮步紆緩。仍有相待之意。故聽得也。

寶玉見寶釵也來了。因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罷。寶玉非厭惡寶釵。因理他之言。既被黛玉聽得。則寶釵不自在之言。亦被聽見。誠恐黛玉譏訕彼此生嫌。故慫恿寶釵走開。此寶玉暗中調停苦心也。豈

知黛玉本無恨心。寶釵乃登時發作。冷笑道：「我是爲抹骨牌纔來麼？」說着便走了。好個性兒。

寶玉問丫頭道：「這是誰叫他裁的？」黛玉道：「憑誰教我裁，也不管二爺的事。稱謂說二哥哥更爲見外。然語帶諧謔，不比前次矜莊。緣前次大怒，此則小有怪意耳。」

馮紫英請寶玉薛蟠飲酒，叫了許多唱曲兒的小廝，並有唱小旦的蔣玉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特將蔣玉函頭銜書明，並與妓女雲兒同席侑酒，所以醜襲人也。

優伶之名愈著，則斷袖之好愈多。蔣玉函卽琪官，名馳天下，其老斗必車載斗量，而況與寶玉初親之采，卽解菡羅，其濫於納交，尤可想。所以醜襲人之甚也。

寶玉馮紫英雲兒蔣玉函所唱四曲。宜風宜雅。都是妙辭。

蔣玉函說酒底。偏說花氣。襲人知晝暖。此機之先動者也。與寶玉換汗巾。恰又換了襲人汗巾。此事之先伏者也。寶玉贈物而以玉玦。此又事機之先決者也。有物將至。其兆必先信然。

贈物而以繫袴香羅帶。不必云云而已知其云云矣。

北靜王給蔣玉函茜香羅。纔一日。卽以贈寶玉。朝秦暮楚。倡伎不如。

寶玉散席回家。襲人問扇子墜兒。答以馬上丟了。此無對證之言。尙可遮掩得去。睡覺時。襲人見腰裏繫着一條大紅汗巾。此則和盤托出矣。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袴子。把我那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心裏後悔。口裏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點頭歎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了。也不該拿我的東西給

那起混帳人。豈知卿所仰望而終身者。卽此混帳人也耶。

元妃頒寶玉節賞。不與黛玉同。而與寶釵同。寶玉以爲將命之誛傳。而寶釵則竊有同牢之羹俸矣。豈知妃以愛弟待寶玉。以客禮待寶釵。物從豐而適同乎。觀黛玉之物與三春一律。則知妃以黛玉爲自家人矣。寶釵可認爲慶幸。讀者烏可不詳加體察乎。

寶玉將元妃所賜之物送黛玉。黛玉不受。須臾遇見黛玉。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怎麼不揀。黛玉將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有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罷了。寶玉聽他提起金玉。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裏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裏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

麝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起個誓。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狠知道你心裏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樣的。黛玉道：昨日寶丫頭不替你圓謊，爲什麼鬧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的了。此段書人多視爲黛玉妒寶釵間文，而不知爲黛玉白隱衷要筆。黛玉方寸原刻刻放不下金玉。今元妃賜物相同，似更爲金玉撮合之助。若不早爲之計，則金玉之說終必有應。彼時金相玉質共賦桃夭，而我則如凋零之草木矣。草木之人焉有厚賜之福乎。明是提醒寶玉早向賈母關白，母任因循變遷，不便明言。遊戲出之。寶玉不察，以爲黛玉疑他有金玉之想，故急得起誓。黛玉知他誤會，忙笑道：何必起誓。但能使我不爲草木之人，則雖有金玉邪說，我亦可坦然。而寶玉仍

不悟。但自表心中除堂上三人祇有妹妹。並無他人。黛玉知他仍未領會。因又駁道。你心中有妹妹。我亦深知。但見了姐姐。更要想起妹妹之事。今遲遲不思。雁幣之將。難保日後不有變遷之志。是你心中雖有妹妹。見了姐姐。又忘却妹妹矣。寶玉道。我不是那樣人。黛玉道。却亦難料。如果心中到底祇有妹妹。而無姐姐。何以昨日寶釵不爲圓謊。不奚落寶釵。而問我乎。豈非見了姐姐。而忘妹妹之一證乎。更有說者。寶釵不爲圓謊。答在寶釵。乃捨寶釵而問我。假使我不爲圓謊。其曲在我。又將如何。卽以昨日情形論之。顯有畸輕畸重之別。而況耳鬢厮磨。履舄交錯。相處日久。瑣碎愈多。能保始終如一乎。是你心中只管有我。而我心中正放不下金玉也。然則欲祛疑慮。除非設法將姻事宣明。庶草木不致凋零。金玉可息邪說。若徒心中有我。以物遺我。皆無補也。此黛玉隱衷也。若作閒文看。則味同嚼蠟矣。至圓謊一語。不過借昨

日之事。略爲引證。並非將已往之事。猶介於懷。故作者先斷一句。曰。黛玉將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讀者不加細玩。輒謂黛玉反復譏刺。無非發洩昨日之嫌。不獨所說皆屬庸詞。文理亦相矛盾。豈紅樓筆墨哉。蓋寶玉之詞直而質。黛玉之詞諷而隱。此後黛玉與寶玉悱惻纏綿。或嗔或激。皆本此一副筆墨也。

黛玉與寶玉正說着。見寶釵來了。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不見。低頭過去。此又是何心。

寶釵因往日母親曾對王夫人等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爲婚姻等語。所以總遠着寶玉。金鎖不明。和尚所給。配玉之說。不明。和尚所教。僅由薛婆口中傳播。其爲僞托無疑。卽此便是謀奪黛玉婚姻鐵據。作者書此。不啻面命耳提。何世人知之者絕少耶。

或曰。金鎖雖不明叙和尚所給。焉知非和尚所給。配玉之說。雖不明叙和尚所教。焉知非和尚所教。余曰。斷不其然。寶釵金鎖。果爲和尚所給。教令俟有玉者。結爲婚姻。必係生而有玉之人。若佩帶之玉。不足數矣。薛氏既奉令承教。懷金佩鎖。其方寸中。決放不下有玉之人。特患茫茫宇宙。無生而有玉之人耳。苟有之。雖極千萬里之遙。低微之族。杳不相識之家。亦必千方百計。輾轉媒合。以爲佳婿。豈猶視爲緩圖乎。寶玉啣玉落草。遐邇喧傳。薛氏至親。當早傳達。此天生嘉耦。不但和尚之說神。且聯秦晉之好易。亟宜修書倩冰。求爲姻媿。免其論婚他族。失此有一無二之東床。何以十餘年來。寂寂不聞。有是議乎。且何以入都而應贊善才人之選乎。卽曰南北遙遙。恐聞不確。且彼此未知兒女如何。未可草率從事。迨入賈府。彼此相見。兒女皆當意。卽當以和尚之言。向王夫人明以求婚。王夫人娘家人重姊妹情親。必委曲以如其

願。何以到府日久。不聞有是請。而漫爲是取瑟而歌乎。此一大罅漏也。或又爲之解曰。婚姻之事。固不可以女求男也。然天下有玉之人。除却寶玉。更無二人。今以和尚之言相告述。又何異呼寶玉之名。而欲妻以女耶。此而不以爲嫌。復何嫌之有。或又曰。薛婆述和尚之言。固不專指寶玉。不思寶玉之外。豈更有生而有玉之人耶。且寶釵何以遠着寶玉耶。此尤不通之論也。其所以然者。實爲奪婚作用耳。蓋薛婆入賈府。見如寶似玉之寶玉。未嘗不向王夫人求爲壻。王夫人亦未嘗不愛寶釵。而欲納爲婦。無如寶玉已論婚於黛玉。木旣成舟。勢難中變。惟相與咨嗟惋惜而已矣。寶釵不然。以爲黛玉訂婚其事尚秘。林公下世。彼族無人。其盟可背。其席可圖。但得轉移賈母之心。不患不爲變置之計。所喜賈母之心不難轉。黛玉雖備承恩眷。而態嬌性傲。亦犯老人之嫌。乘此隙以入。反其道以行。足以弛其愛。奪其愛矣。至寶玉之心。

雖不能轉，亦不必轉。王夫人之心，不轉而自轉。賈政之心，上隨母轉，下隨王夫人轉。餘皆汎上水打順風旂之人。卽有陽秋月旦，如探春李執者，亦無能爲也已。是皆不足措意，所不可必者。天緣耳。然天定可以勝天。自古奸雄竊神器，多有託於圖讖妖異之說以惑人。而天與人歸，亦隱從其願。篡奪婚姻，亦猶是已。必得一奇異之說，奇異之物，爲纒合之助。爲賈母等改悔藉口之資。庶人心順而天意亦隨之。於是殫精竭慮，得一法。僱玉以金爲最，佩物惟鎖爲宜。玉有八字，鎖亦編八字以偶之。玉有稱尙說好處，鎖亦詭稱尙說之。言以神之。此金鎖所由造，配玉之說所由騰也。豈非奪婚之鐵據乎？或乃悟蓮仙女史曰：和尙說玉好處，見一百二十回賈政在毘陵驛追趕寶玉回船，與衆家人道：這和尙道士，我見過三次。第一次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寶玉病重，他來將玉持誦，第三次送還玉來，足見寶玉降生時，和尙來過。寶釵聞

其事。故托爲和尚之言。

蓮仙又曰。寶釵金玉之說。王夫人亦知其假。故聞薛婆告述。不贊一辭。翼母亦知其假。故後文聞鳳姐天配之說。笑而領之。以假就假也。余曰。蓮仙慧心。令人喜悅。

金玉之說。播於家人。達於王夫人等之耳。已如涇水橫流。何怪黛玉皇然急遽耶。

寶釵遠着寶玉。人前則然耳。後文絳芸軒中獨坐臥榻。果遠着否。寶玉問寶釵瞧香串。猶有不信賜物相同之意。

寶釵見寶玉問他要瞧紅麝香串。從左腕褪下。寶玉在旁看見雪白膀臂。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真是我沒福。寶釵此想。非謂黛玉隨和。可以輕薄得之。寶釵

莊重不能僥倖近之。蓋謂黛玉此身與我有婚姻之分。自可爲肌膚之親。意在俟諸花燭。若寶釵則終其身無一摸之福矣。其不作敵體之想可知。而讀者往往謂寶玉以愛黛之心忽轉移於寶釵。此豈善讀書者哉。卽下文忽然想起金玉一事。再看看寶釵形容嫵媚。體態風流。頓發呆性。亦非寶玉變心。正是寶玉決志。蓋決志不與寶釵作敵體之想。謂空具此嫵媚形容。風流體態。而與我無分耳。雖有金玉邪說。不足轉我匪石之心。此呆性所由發也。不然。剛與黛玉設誓而來。言猶在耳。豈遂昧心忘之。此正所以表寶玉之心。純一不二。作者委婉寫來。故爲此若隱若顯之筆。原不許粗心人混作解人。惟寶釵籠串於臂。褪以示玉。則以元妃賜物與寶玉同。特以自銜。卽隱以自媒。是其心事耳。

寶玉望着寶釵發呆性。自黛玉視之。似覺寶玉之心。又向寶釵矣。此呆雁所

由譏也。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癡情女情重愈斟情

傳中婢女有未列全者。於賈母帶同各姊妹往清虛觀看戲。逐一點出。

賈母等到觀下轎。一小道士未及迴避。竄出轎前。被鳳姐打了一掌。越發亂竄。賈母忙叫不要難爲他。說人家孩子都是嬌生慣養的。偷或唬着。倒怪可憐的。他老子娘豈不疼得慌。慈祥愷悌之言也。賈母處小事。皆有可取。惟於婚姻國喪大事。悖禮妄爲。糊塗已甚。故大事不糊塗者。可以處朝廷。糊塗者。不可以處家庭。

賈珍見賈母和姑娘奶奶們都來了。欲叫林之孝添派小兒在二門角門聽傳呼。又欲命賈蓉回家去接尤氏婆媳來伺候。因林之孝和賈蓉都歇涼去了。於是賈珍叫管家小廝傳管家林之孝。整頓見賈珍。諾諾連聲。應賈珍。

賈珍呼賈蓉。喝賈蓉。小廝承命。碎賈蓉。罵賈蓉。賈蓉出來。怨小廝。罵小廝。欲打發小廝去。又不敢打發小廝去。瑣瑣碎碎。寫得情景逼真。李贄謂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若紅樓。可謂畫工。可謂化工。

張道士向賈母笑道。哥兒也該尋親事了。前日在大家見了二位小姐。好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得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請了老太太示下。纔敢向人去張口呢。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理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如今隨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得上。性格兒好。就來告訴我。讀者據此一節。便謂寶黛親事未定。不知張道士所說。並無里居姓氏。明是隨口傳歡。賈母知其意。故不往下問。姑以和尚之言覆之。不欲與之絮說也。至囑其物色來告。則專爲掩飾寶玉黛玉之說。安得據爲寶黛親事未定。張本乎。况觀名清。虛明。謂彼此清。

談皆虛詞。不得作實事觀。此面子而又面子之文章也。雖然。黛玉聞之。則瞿然矣。明知賈母姑妄言之。而此言一出。彼懷金帶鎖者。益堅其篡奪之心矣。寶玉亦怫然矣。知黛玉聞之。必蹙額蹙眉。坐不安席矣。寶釵則欣然躍然矣。賈母雖妄言之。而木石之動搖已見端。金玉之緝合益可圖矣。卒之妄言同於真言。成局忽爲變局。然則言者心之聲。又豈可妄言乎哉。

張道士一言之債。益使寶釵講張爲好。寶釵昏因變幻。故道士曰大幻真人。而氏張。然寶釵昏因雖幻。終能了夙緣於天仙福地。故又呼爲終了真人。

張道士用茶盤蟒袱托出巧姐寄名符來。鳳姐笑道。你就手裏擎了出來罷了。又用個盤子托着。倒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爲送符。倒像和我們化佈施來了。說得衆人鬨然一笑。鳳姐出語必解人頤。如此類。不可枚舉。

神前拈戲。第一本白蛇記。漢高祖斬蛇起義。謂寶玉高祖建業開基。二滿床。

笏。謂寶玉世代簪纓。三南柯夢。謂寶玉娶寶釵。如淳于棼夢入大槐安國尙
金枝公主。乃在昏憤之中。關合正意。藻不妄抒。

張道士問賈母要寶玉的通靈玉。給道友及衆門徒看。看畢送還。各有賀物。
賈母看時。也有金環。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
嵌。玉琢金鏤。此亦非隨筆泛填之文。謂金鎖得以平安如意而爲玉偶。皆顧
舊名珍珠之襲人。從中穿緝。將寶釵硬嵌入來。於是黛玉則受琢磨。黃金則
蒙鏤錯矣。緣此回張道士說寶玉親事。固屬隨口博歡。卽賈母矚其物色來
告。亦非真心相託。然將黛玉訂婚一層抹煞。益堅寶釵謀奪之心。實爲全部
書中一大關鍵。故於賀物中連用金玉等字。以點綴之。使讀者眼光知所射
也。金麒麟。金欺林也。謂寶釵從此益假金鎖以欺黛玉矣。故於金環玉玦外
特加金麒麟以襯托之。使讀者推敲而自得也。

寶母見各物中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伸手拏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一個的。寶釵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寶玉道。怎麼他在我家住着。我也沒看見。史湘雲助金以欺林者也。故有金麒麟。然在暗中相助。故寶玉不見。

史湘雲有金麒麟。別人不知。獨寶釵知之。探春笑他有心。黛玉譏他於人家身上帶的東西越留心。都是誅心之論。

寶玉聽說史湘雲有金麒麟。便將金麒麟揣在懷裏。見黛玉瞅着他點頭。復掏出來向黛玉越笑一番。仍又揣起。揣一金麒麟。作兩番跌宕。文固不厭曲也。

寶玉揣金麒麟。不過欲與湘雲比對調笑。無深意也。故不旋踵即遺棄。足見不甚措意。然非閑文也。後文正意寓焉。寶玉初未嘗不喜金。因黛玉在坐而

舍之也。既而又揣入懷。不旋踵仍即拋棄。皆爲後文伏兆。緣此回書雖係清
虛觀爲元妃打醮。而木石金玉姻緣繫焉。故處處關合正意。
寶玉因張道士提了親事。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且口聲聲再不見
張道士了。次日清虛觀便不去看戲。因黛玉望了暑。放心不下。飯也懶得吃。
不時來問。黛玉怕他有個好友。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裏做什麼。
寶玉因張道士昨日提了親事。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黛玉如此說。心裏想
道。別人不知道我的心。猶可。想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煩
惱百倍。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白認得你了。罷了罷了。黛玉聽說。便冷笑道。
白認得了我。那裏像人家有配得上的呢。寶玉聽了。便向前來直閃到臉。
上。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日
還爲這個賭了幾回咒。今兒你到底又重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有什么麼。

益處。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是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戰戰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好姻緣。你心裏生氣。掣我來煞性子。寶玉聽說好姻緣三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裏乾噎。口裏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摘下那通靈玉來。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勞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由是砸玉大鬧。驚動賈母王夫人都來解勸。此一段書。人多給黛玉無理取鬧者。雖經作者詳爲剖解。終不能化。此亦未識作者本意故也。寶玉生氣。不欲再見張道士。固怪其不應提親。尤怨賈母不以實告。使賈母答以親事已定。則雖不必指明黛玉。而大衆觀聽之下。自無不了然也。黛玉固可放下愁腸。旁人亦將打除妄想。乃捏和尙不可早定親之言。答說。並囑其物色來告。於是已定之婚。恍若未定。已成之局。儼如未成。不獨滋黛玉之

憂疑。且益開倖進者之奔競。此皆張道士一言僨之也。故惱張道士特甚。又見黛玉抱病。雖云中暑。未必不爲昨日之言。故放心不下。飯也懶吃。不時來問。不然。黛玉往日常病。未見憂勤如此。蓋深慮黛玉之病爲昨日之言。思有以解之也。解之維何。曰。以我惱張道士之心解之。我惱張道士之心。卽怨賈母不實告之心。別人庸不知。知己如黛玉。當無不知。故口口聲聲不再見張道士。又不時來問也。庸詎知黛玉不察。以爲寶玉不去看戲。爲其病所牽制。故勸他只管去看戲。不必在家煩心。原無他意。又豈知莽玉不察。以爲黛玉勸去看戲。誤認他樂聞張道士之言。有心奚落。故無名之火。百倍往常。遂以白認得之言相怨。而黛玉自以爲言之無罪。平空來此惡聲。烏能忍受。遂亦怒答道。我那裏像大家有什麼配得土的。明謂有金鎖之人。自然不自認得。迨寶玉直問上臉來。又證以昨日賭咒之語。黛玉始悔言之孟浪。忙亦賭

况以解之。然昨日賭咒。雖自表心無金玉。而不早爲木石之所坐待。金玉之成。則謂之心有金玉可也。謂之以金玉爲好姻緣可也。而况賈母老人。難保不爲邪說所動。昨答張道士之言。明明有改弦易轍之意。隱隱伏開門揖盜之機。是寶玉平日不以木石姻緣爲重。悠忽以聽之之故也。既不以木石姻緣爲重。便是以金玉姻緣爲好矣。故以張道士說親。怕攔了好姻緣之語相激。豈知寶玉生成癡病。因見各親友家閨英蘭秀。未有稍汲林黛玉者。早存一生同衾死同穴之心。無論金玉如何神異說。謀奪如何致其功。甚至堂上皆木石之盟。墮金玉之術。而戰心堅金石。百折不磨。天不變。道亦不變。又何患金玉之神異說。謀奪之致其力乎。但不便向黛玉宣說。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方法。以刺探之。欲黛玉開誠布公。相與共剖心腹耳。而黛玉亦有癡病。以爲你既講起真心。我又何可直宣隱曲。况姻婚之事。爲女兒所羞稱。曩奪

之來。非女兒所能禦。故每每或譏或激。想盡左法以啓迪之。欲寶玉設策建言。勿使事有中變耳。如此兩假相逢。以致口角。卽如寶玉不見張道士。原以張道士不應說親。招出賈母游移語來。故惱之特甚。此其心專在守木石姻緣。不許旁人生覬覦之心也。他人不知。猶可恕。黛玉不知。則是我心中有你。你心中無我矣。而黛玉之設想。則又不然。你心中雖不重金玉而重我。但我時時提金玉。非無理取鬧。實恐金玉邪說。拆我木石良緣。你果知我心。當早爲之計。或明示襲人。或諷託鳳姐。撥攬賈母。將前此訂婚定盟。明白宣示。使木石之緣。有金湯之固。庶金玉之說。同海石之沉。則我雖時常提金玉。你可置若罔聞。方見得待我重。而無毫髮私心及金玉。奈何我一提金玉。你徒知着惱而不知爲計。是安心以外面情形哄我。而不以婚姻大事爲重。我又焉能放得下金玉耶。兩人原屬一心。有此枝葉。反出兩岐。而寶玉又別有意見。

謂我之一身。無論苦樂順逆。在所不計。祇要你稱心如意。那怕我立刻就死。我也情願。你知與不知。亦可付之不論。但須也由着我。與那有什麼配得上。的配不上。的。或好或不好。或真好。或假好。你總不理會。這纔是你和我近。若每因金玉而齟齬。則如和我遠了。而黛玉則又有一想。你只管你。莫管我。你果然重我。不使婚姻有失。是你好。卽是我好。何必爲我情死。殊不知你失我也失。你死我也死。是分明叫我與你遠。何嘗叫我與你近。是寶黛皆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迹。此作者詮解寶黛二人素昔心事也。故寶玉聽見黛玉說好姻緣三字。越發逆了己意。不由得怒氣勃發。欲碎其玉。平心核論。黛玉每提金玉。無非恐失婚姻。寶玉不加推求。以爲多此猜忌。而且砸玉大鬧。上驚重闈。啓老人憂疑。拋黛玉鍾愛。皆弄玉貽之也。恨不令羣兒執玉數之。曰善解曰通。善悟曰靈。爾有何通。爾有何靈。至作者每叙寶黛角口。率以浮

光掠影之談。卽加詮解。亦係隱約其詞。此元好問詩所謂鴛鴦繡出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也。

寶玉所見遠親近友之家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足見黛玉之美。非寶釵所能比肩。

紫鵑雪雁見寶玉砸玉大鬧。把襲人趕來。奪下那玉。襲人見寶玉氣得臉都黃了。眉眼都變了。拉着寶玉的手笑道。你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砸壞了。叫他心裏臉上怎麼過得去。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心坎兒上。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裏一煩惱。方纔吃的香齋。飲都吐了出來。紫鵑忙上來用手帕接住道。雖然生氣。姑娘也該保重着。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得去。與襲人之言針對。緣襲人之言。雖勸寶玉。實責黛玉。黛玉不省。紫鵑察知。故亦以勸黛玉者責寶玉。正如諸侯爭盟。輔臣

效命。兩筆對壘。旗鼓相當。真好紫鵲。

寶玉聽了紫鵲的話。說到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鵲。又見黛玉臉紅氣轉。汗淚交灑。不勝怯弱。後悔不及。由不得滴下淚來。恩愛夫妻。偶然反目。決裂之後。潛生悔心。貌雖含怒。心已相憐。大率如此。至若哭泣之際。旁人勸解刺心。適足增其悲楚。又往往然也。作者真善體會。襲人欲勸寶玉不哭罷。一則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心裏。二則又恐薄待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丟開手。因此也流下淚來。此亦面子文章也。止哭惟有解勸。豈有以哭止哭之理。分明推波助瀾。欲益寶黛之哭。引紫鵲之哭。使大眾皆哭。下賤僕婦。上驚慈幃。前來斥責黛玉耳。故哭罷又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着這玉上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於是黛玉又觸發嬌嗔。奪過穗子。剪作幾段。此於涕泗洑瀾之外。又助一波。吾見賤人之腫肝矣。

老婆子們見寶玉黛玉大哭大鬧。恐擔干係。忙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一齊進園來瞧。此是襲人意計中。其抱怨紫鵑不該驚動老太太。是假抱怨。紫鵑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是真抱怨。

賈母王夫人進園。見寶玉黛玉都無言語。問起來。又沒爲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鵑身上。說爲什麼不小心服事。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口雖罵襲人紫鵑。心實不快於黛玉。襲人知代黛玉受過。雖被罵。實快心。

襲人激黛玉剪去玉穗。恰好作成寶釵以黃金纓絡之。

薛蟠生日。擺酒唱戲。寶玉因得罪了黛玉。無心看戲。推有病不去。黛玉因寶玉不去。知是昨日之故。也不去。賈母以寶黛兩人都生了氣。只說趁今日那邊唱戲。兩個見面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急得老人家抱怨道。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裏的孽障。偏遇着這兩個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

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憑着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嘍這口氣。自己抱怨着。也哭了。寶玉黛玉一時嬉笑。一時怒惱。兒女恆情。何關緊要。賈母何必着急如此。況係姑表兄妹。偶爾聚頭。非同附骨之疽。乃引爲終身之恨。足見兄妹二人。早訂爲兩口兒矣。兩口兒不時吵鬧。老人家焉不擔憂。惟屢次勃谿。此番爲最。至使老人以不嘍氣自怨。其愛弛心變。所不待言。黛玉危哉。襲人險哉。

寶黛二人。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話。今傳入耳內。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都不覺潛然泣下。蓋常人聚首。不過偶合萍踪。冤家聚頭。必是永連花理。賈母此言。謂兩人已成春屬。明甚。但必須冤家而後聚頭。不是冤家卽不聚頭。此不能無介介矣。以兩人平日情景而論。愛極而生怨。喜極而生嗔。時憎時憐。式尤式好。謂之冤家可也。似應永

遠聚頭而無拆散之慮。然婚姻出於父母之命。嗔怒亦由恩愛之深。雖有執谿。何害伉儷。似又不得謂之冤家。若夫小家碧玉。見汝南而垂涎。有妻宋弘。效河陽而欲嫁。如輕風入幕。不引自來。如皎月媚人。容光必照。矯造金鎖。巧合通靈。僞托僧言。資爲蠱惑。慈愛漸爲侵奪。嘉耦因而參商。此真冤家也。倘教闖入桃源。真是冤家路窄。必致慘分木石。能無暗地神傷。是以一在怡紅院對月長吁。一在瀟湘館臨風灑淚也。若不謂然。冤家聚頭之言。亦平平耳。有何滋味可嚼。使兩人皆潛然淚下哉。文如右軍書法。處處藏鋒。惟巨眼者能識之耳。

襲人勸寶玉道。千不是。萬不是。都是你不是。往日家裏小廝們和他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兒忿爭。你聽見了。還罵小廝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麼着了。襲人所勸之語。不論事之是非。只說不能體貼女孩兒

心腸。責得寶玉無可支吾。宛然一解事女郎。又道。明兒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得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賠個不是。大家照常一樣。勸寶玉往賠不是。尤爲合理。豈非至賢至善一大明證耶。然寶玉固不待勸者也。其所以勸之者。明知寶玉隔不兩日。必去賠禮。故順水推舟而爲是賢善也。於何徵之。於下文兩語徵之。接着說道。這麼也好。那麼也好。謂敷衍過了節之後。面和心不和也好。今和後不和也好。甚而至於諷示賈母。將黛玉搬出園外。亦無不好。如此藏奸。豈是真心勸和之賢善人耶。讀者不可不察。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蔷癡及扇外

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凡與人口角而知自悔。終是好人。

紫鵝見黛玉日夜悶悶如有所失。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

些別人不知那寶玉脾氣難消。僭們也不知道爲那玉也不止鬧了一遭兩遭了。有襲人之勸寶玉豈可無紫鵲之勸黛玉。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吾於紫鵲無憾矣。惟前日之事平心論之。實由寶玉先浮躁。紫鵲謂黛玉浮躁。殊未中肯。黛玉啐道。你倒替人家來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鵲笑道。好好的爲什麼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寶玉祇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此言亦未公允。如果好好剪了穗子。黛玉自應有七分不是。今由寶玉先加聲色。怒而剪穗。則寶玉不是。應七分。黛玉不是。僅三分。况又爲襲人刁嘴所致。則三分不是之中。襲人應占其二。黛玉祇得一分矣。紫鵲派以七分。信未允。協紫鵲又道。我看他素昔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麼樣。吁。此言也。尤非深知黛玉者。黛玉屢與寶玉齟齬。豈小性歪派哉。乃苦心孤詣耳。然則紫鵲所勸皆非歟。而不知正得解勸之道。每見家庭骨

肉參商。侍兒爲主。競言彼短。絕不一彈主人之非。贊成固結莫解之勢。遂致一失歡而不能復睦。此爲主而無益於主者也。紫鵲深明其理。故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爲言欲黛玉自省自訟。勿再爲人激怒。總宜大度包容。庶此番之失好易和。後此之釁端可泯。用意如此。不亦賢乎。黛玉面雖不從。其心未嘗不感佩。故寶玉來賠禮。再得罪。仍與取和。未始非紫鵲勸諫之功。

紫鵲聽得院外叫門。是寶玉的聲音。想是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不許開去。口雖拒之。心則迎之。紫鵲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晒壞了他。如何使得。上句抑其性。下句動其憐。

紫鵲開門。果是寶玉。一面讓進。一面笑着說道。我祇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前門了。誰知這會子又來了。言下有萬分喜悅之態。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

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怎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
大好了。紫鵲道。身上的病好了。只是心裏氣還不好。分明要他切實賠個不
是好個紫鵲。

把極小事說大了。是極解釋語。魂也要一日來百遭。是極撫慰語。有此兩語。
不必再賠不是。而黛玉之氣已平。

黛玉本不會哭。聽見寶玉來了。由不得傷心滾下淚來。此是閨閣常情。作者
偏會摹擬。

寶玉笑着走近牀來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仍借問病發端。黛玉只顧拭淚。
並不答言。此種情態。煞是可憐。寶玉因在牀沿上坐了。許坐牀沿。不抽身走。
足見其氣已平。寶玉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是我不來。叫旁人看見。倒像
嚼們又拌了嘴似的。迴護得妙。又道。若等他們來勸偈們。那時偈們倒覺生

分了。親厚得妙。平平數語。尤覺娓娓動人。寶玉又道。不知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着你怎麼樣。千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幾十聲。可謂切實賠禮矣。吾嘗謂子弟性情剛暴。惟令多讀紅樓。足以變化氣質。黛玉心裏。原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別叫人知道。搭們拌了嘴。就生分了似的。這一句話。又可見比別人原親厚。因又掌不住了。便哭道。你也不用來哄我。從今以後。我也不敢再親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裏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你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嘻。前以西廂詞語兩戲黛玉。均致觸怒。此番來賠不是。尙未問。噯。又來造次耶。真是莽玉。然實由衷之言。非漫爲是戲謔也。黛玉聞言。登時。擡下臉來。問道。想是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日都死了。你有幾個身子去做和尚。明日我倒把這話告訴去。評評。

說畢。又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得噁了一聲。說不出話來。又咬着牙。用手指頭在寶玉額上狠命的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着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歎了一口氣。仍擎起手帕子來擦眼淚。按寶玉做和尙之言。雖唐突無禮。較之同鴛帳之言。似稍渾含。黛玉何以如此大怒。蓋同鴛帳。不過引用成語不當。且句中有若共你三字。尙是竊冀設詞。做和尙之言。宛然有生不相離死不復娶之義。是直以夫妻自居矣。既以夫妻自居。何以訂婚之事。至今秘而不宣。寶玉忍坐視不理。任聽謀奪者之升堂入戶。一若無可無不可者。然則不以夫妻之義重我。而以色慾之愛輕我矣。既以色慾之愛輕我。必將以夫妻之分屬人矣。既以夫妻之分屬人。則我不過一姐姐而已。妹妹而已。既爲姐姐妹妹。安有姐姐死妹妹死。而做和尙之理。如果姐姐死妹妹死。而做和尙。則現在親姐姐親妹妹。尙有數人。安得一一以和尙相殉哉。

亦徒哄人而已矣。欺人而已矣。故罵畢而啾。而咬牙。而指戳。戳是故也。至說到。你這兩字而止。則以此意終不便自吐。故歎氣住口。而擦淚也。豈以寶玉唐突而遽生此大氣哉。寶玉亦自知其意。故甘受責罵。眼啾咬牙。戳指而無惱意也。

黛玉雖一時盛怒。回思紫鵲之言。似覺又涉浮躁。故思設法以和之。

寶玉本來賠不是。不意出言莽撞。反觸嬌嗔。匪夷所思。

寶玉做和尙之言。雖甚莽撞。後竟克踐前言。黛玉今日聞之。怒其無禮。後日天仙福地見之。又當悲其肫誠矣。

寶玉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寶玉說不出來之心事。無非以婚姻既經訂定。豈有被人奪去之理。卽被人奪去。而我決不遂其奪。彼又奈我何哉。又何須煩惱。因欲說而不

便。又彙說錯話更說不出來。李龍眠白描之筆也。

寶玉心事說不出來。自歎自泣。因有所感。不覺滾下淚來。忘帶手帕。使用衫袖揩拭。黛玉雖然哭着。却一眼看見他穿着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一面自己哭着。一面將枕上搭的一方絹帕拏起來。向寶玉懷裏一擗。一語不發。仍掩面而泣。雖在怒惱。仍見愛憐。寫得兒女心腸。如此款款。寶玉接了帕子。拭了淚。又接近伸手。挽了黛玉的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到老太太跟前去。不必辨心跡。不必賠小心。只消如此。一切嬌嗔深怨。悉消歸於無何有之鄉矣。

黛玉擗手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還這麼涎皮賴臉的。不卽不離。不激不隨。盛怒初平。有是情景。

老太太不知寶玉已來。黛玉處賠不是。放心不下。叫鳳姐來瞧看。鳳姐見已

和了。拉了黛玉往賈母處來。寶玉亦跟了來。偏偏碰着帶金鎖的在坐。殊難爲情。

鳳姐雖對賈母說。兩人對賭不是。而寶釵聞之。固知寶玉向黛玉賠不是也。寶玉見寶釵在坐。沒甚說的。因向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又不好了。連個頭也不去磕。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懶。明兒閒了。姐姐替我分辯。分辯。寶釵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終日在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終日一處。口說弟兄。意在兒妹。已是輕輕一刺。

寶玉又道。姐姐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得狠。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身上不好。口說自己。意在寶玉。此時明
明一刺。

寶玉聽說。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趣答道。怪不得他們拏姐姐比楊貴妃。原

也體胖怯熱。寶玉此言固屬不檢。然寶釵係有儘讓有涵養好性兒之人。當度外置之。乃亦大怒何耶。

寶釵聽說不由得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難道要賞他兩個嘴巴不成。寶釵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兩聲。說道。我倒像楊貴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或曰。此語殊牽扯不上。以哥哥兄弟指薛蟠說。薛蟠未有罪。指寶玉說。寶玉又非真哥哥兄弟。出言無章。釵兒決不若是。余曰。非也。此移步換形以罵黛玉也。黛玉無哥哥兄弟。故云然。寶玉得罪。借罵釵兒。真是利口。

正說着。可巧小了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着他道。你要仔細。我和誰頑過。你來疑我。和你素日嬉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此是借罵寶玉。兼罵黛玉。謂楊

妃之比。只合嘲黛玉去。借題發揮。真是利口。

靚兒必是周娘姨小丫頭。故寶釵胆敢指罵。或謂是薛氏丫頭。則不稱寶姑娘矣。

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着實得意。本是千載難逢之事。無怪其然。

黛玉本要搭趣着趁勢也取個笑。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只得改口說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麼戲。見寶釵發作。即不敢取笑。畢竟黛玉心地忠厚。若寶釵利口。無所忌憚矣。

寶釵見黛玉臉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便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見黛玉有得意之態。立即用言譏刺。好個有儘讓有涵養好性兒。

寶玉笑道。姐姐通今博古。連這齣戲名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這叫個

賈荊請罪。寶釵道：「原來這叫做賈荊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賈荊請罪，隨處罵人，真是利口。」

崑曲中有賈荊一齣，係張桓侯罵孔明故事。寶釵說是李逵罵宋江，或亂彈中有此一齣也。

寶釵因寶玉楊妃一比，勃然大怒。既罵寶玉，又罵靚兒。復罵黛玉，惡聲冷語，不遺餘力。若非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更將搖唇鼓舌，喋喋不休，何無儘讓涵養至此。回思以戲子比黛玉，覺黛玉含容之量，令人服其休休。

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由着人說呢。相形之下，落得黛玉說嘴。」

寶玉無精打彩，走至王夫人房裏，見王夫人在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旁邊，麝腿也乜着眼亂幌，情景如繪。

寶玉拉着金釧的手悄悄笑道。我和太太討你。僧們在一處罷。金釧不答。寶玉又道。等太太醒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金釧兒掉在井裏。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俗話。難道也不明白。誰知後來金釧兒跳在井裏。俗語竟成讖語。悲夫。

金簪一勾。引用並不貼切。金釧兒牽強用來。成爲讖語。豈妾心古井水。其機已動耶。

金釧又道。我告訴你一個巧法兒。往東邊小院子裏。拏環哥兒。同彩霞去。謂不要纏我。現彩霞與賈環在東小院子云。速往掩捕。即可迫脅云云。故寶玉答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着。王夫人翻身起來。打了金釧兒一頓嘴巴。指着罵道。好好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然則金釧兒之死。不死於寶玉之調戲。而死於教寶玉捉彩霞也。

金釧兒固應攙走。然再三跪求。願受責打。似可姑容。王夫人執意不允。未免
寡恩。

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打罵金釧兒。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
樹陰冷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的是詠夏好詞。然寶玉此時遇之。則皆煩悶
景也。

寶玉走到薔薇架。只聽有人哽噎之聲。隔籬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擎着簪
子。搵土。一面悄悄流淚。寶玉以爲效顰兒葬花。要叫那女孩不用學林姑娘
了。幸而再看時。認得是那學戲的女孩子。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
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
沒意思。寶玉既爲此言。度以後必步步留心。不再造次。豈知不旋踵。踢襲人
罵晴雯。造次更甚。得罪更多。寶玉寶玉。何以自解。

寶玉看那女孩子。肩蹙春山。眼鑿秋水。面薄腰纖。大有林黛玉之態。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具體而微者。且不忍棄去。其於具全量者。更能割捨否乎。

寶玉看那女子畫來畫去。畫了十幾個。畫字。心裏却想這女孩子。必有說不出的大心事。看他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裏那裏還攔得住。這般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他分些過來。如此多情。真是佛。惜乎齡官不得知。

涼風過去。落下一陣雨來。寶玉見那女子頭上滴水。紗衣登時濕了。隱籬叫喚。豈知自己身上早已濕了。真是丈八燈臺。

那女子抬頭一看。見花外一個人。枝葉隱住。露着半邊白臉。只當是個丫頭。笑道。多謝姐姐提醒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話。提醒了寶玉。方知自己身上也都濕了。一對癡人。煞是好笑。

齡官有黛玉之態。有寶玉之癡。可惜所畫者。畫爲不稱耳。有問齡官畫畫何

意者。或曰。思念也。近或遲。蓄不至歟。或曰。怨恨也。近或與蓄有連乎。余以問蓮仙。蓮仙曰。是欲委身於蓄而不得。故於無人處。拔釵。搵土。涕泣以寫其屬意之人耳。後交賈。蓄遺以串戲之雀。齡官以雀在樊籠。不能聽其所適。亦猶身在梨香院。不能任其所之。分明打趣。怒而斥之。其心事可想。余曰。蓮仙讀書。畢竟高人一等。

寶玉一口氣跑回怡紅院。誰知丫頭們正把門關了。在裏面堵水。捉趕鴛鴦。灘灘頑笑。寶玉叩門。那裏聽見。叫了半日。拍得山响。裏面方聽見了。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麼來。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只此便應腳踢。冒雨叫門。無論何人。皆當開啓。況來怡紅院者。無非常來之人。何必看了纔開。想是肋癢討腳踢耳。

襲人見是寶玉。淋得雨打雞一般。忙開了門。笑得彎腰拍手。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要把開門的踢幾腳。方開了門。不看是誰。便抬腿踢在肋上。口裏還罵着。快哉。踢乎。惜乎。少耳。

寶玉踢襲人。與上文以楊貴妃比寶釵。同一快心。踢襲人之脚。與後文探春打王善保家之掌。同一神運。

寶玉叫門不開。令人迴想黛玉叫門不開。黛玉叫門不開。一哭舒其憤。寶玉叫門不開。則以一脚洩其忿。寶玉生平不打人。今以不開門而踢人。想是憶及黛玉叫門不開之恨。

寶玉低頭見是襲人。方知踢錯了。忙笑道。暖啣。是你來了。雖是踢錯。亦是鬼使神差。

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重話。今見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着許多人。又

是羞。又是氣。又是疼。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着寶玉不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既知寶玉不是安心腸。他便當付之一笑。況寶玉已認錯撫慰。尤可解說於衆人。乃又羞又氣。又欲怎麼樣。實屬嬌慣得不成樣。

寶玉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日是第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遇着了你。襲人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不論事大事小。事好事歹。也該從我起。怨語也。而有驕矜之態。庸庸一語。亦必稱量而出之。

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腸的。襲人道。誰說是安心。素日開門關門。都是那起小丫頭。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然則卿本該踢。寶玉並不踢錯。

襲人肋上只踢一脚。縱使踢傷。何至疼得吐血。蓋一羞一氣。而又一忍。激出之心血耳。若作踢傷吐血看。寶玉不成如女孩兒之寶玉。襲人亦不成笨笨之襲人。

著 生 石 漱 上 海

社 會
小 說

新 海 上 繁 華 夢

元 二 洋 大 價 定 冊 四 全

角 二 元 一 洋 大 價 特

紅樓夢抉隱卷五

七四

海上漱石生
是紅樓夢抉隱卷六

著作者 武林洪秋菴

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端陽宴。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不和他說話。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之事。沒好意思。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得罪了寶釵。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上聽見金釧之事。也就隨着王王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姊妹見衆人沒意思。也都沒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坐就散了。好好佳節。爲寶釵金釧而虛度。

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散時豈不冷清。待

到冷清傷感。不如不聚的好。比如花開時。令人愛慕。花謝時。令人惆悵。倒是不開的好。此高見也。巖樓穴處之士。不求富貴利達。亦以富貴有時而盡。利達有時而窮。與其富貴而盡。利達而窮。不如不富貴利達之爲愈也。故不求絢爛。但安其平淡之常。此正情之深。非性之僻也。下士聞道大笑之。世人那得知其故。

寶玉是喜聚不喜散的。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心中悶悶不樂。回至房中。長吁短歎。寶玉爲金釧而耿耿。尙有可說。爲筵席不歡而吁歎。是爲無病呻吟。無病呻吟。呻吟之病卽至矣。

晴雯上來換衣。不防失手。跌折扇子。寶玉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使寶玉但責以粗心疎忽。晴雯甘咎無辭。乃必謂其自己當家。則是有攢諸門外之意。而無收列金釵之心。故一塊

暴炭不覺熱蓬蓬而火灼矣。

寫晴雯頂撞吵鬧。先寫寶玉悶悶不樂。繼寫寶玉責言過當。復寫襲人出語太狂。皆所以寬晴雯也。

晴雯冷笑道。二爺如今好大氣。先前連那麼大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沒見個大氣兒。這會一把扇子。就這麼着急了。此是頂撞跌折扇子挨罵。又道。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此是頂撞明日自己當家之言。謂既不以我爲終身服待之人。卽請早爲遣去。負氣之甚也。

晴雯頂撞寶玉。若襲人出來好爲解說。則寶玉意解。晴雯亦無不平。乃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了。分明抬高自己。壓倒晴雯。一塊暴炭。安得不火上加油哉。因冷笑道。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

服侍爺的。我們原沒服侍過。因爲你服侍得好。昨日纔挨窩心脚。不獨破他。一時不到就有事故之言。且將昨日挨踢以非笑之。使襲人於此。折之以理。惑之以情。亦可堵其嘴而平其氣。乃又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不是。居然合寶玉爲一體。尤屬輕狂。晴雯聽說我們二字。於是炎燄益張。破口譏笑。此皆襲人出言太狂所召也。不得牽咎晴雯。

晴雯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害臊。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正經連個姨娘還沒掙上去。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裏就稱上我們了。淋漓痛快。不啻彌衡之鼓。淵淵作金石聲。但罵之者快心。銜之者切骨。晴雯之禍機伏矣。危哉。古人有言。勿形人之短。勿暴人之私。罵人者。尙其含蓄一二。

於是襲人乃挑唆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還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裏

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得萬人知道。夾鎗帶棒。終究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分明激惱寶玉。欲以昨日踢渠之腳。移向晴雯心窩。誰知寶玉雖惱。並不腳踢。乃欲回太太打發晴雯出去。此則非賤人所料也。

寶玉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毅的。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於是襲人忙回身攔阻。甚至跪地懇求。寶玉纔罷。此一舉也。激之而又忍之。放之而復收之。保全晴雯。顧全大局。襲人又宛然一解事人矣。不知其有隱衷也。恐晴雯於王夫人前發其陰私苟且之事。姑緩之以爲徐圖云爾。故不旋踵而

謔言入焉。無幾何而晴雯死矣。然則疾忙攔阻。跪地懇求。激之而又忍之。放之而復收之。謂之投鼠忌器可也。謂之欲擒故縱可也。而要不可謂之全晴雯全大局也。

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拏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也不出這大門。不獨寫得晴雯心堅金石。正與上文襲人要回家去一段反照。

黛玉本爲襲人心忌之人。而又呼嫂孀子於晴雯辱罵之後。恰似來與晴雯下註脚者。襲人焉得不切齒愈甚。進讒愈毒乎。君子觀於此。而爲晴雯危。更爲黛玉危。

襲人道。林姑娘。不知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樣兒。我就先哭死了。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

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或曰：寶玉做和尚，爲紅樓全部大綱目，許做和尚，爲寶玉一片至誠心，唯黛玉能當之。雖寶釵不許也。今以許襲人，殊爲輕率，謂真心耶？其情不專於黛玉，謂假言耶？其心不信於黛玉。文背書旨，卽是罵題。其母乃不可乎。余曰：非也。寶玉做和尚之言，並非許襲人，仍是許黛玉。黛玉謂襲人你死了我先哭死了。寶玉道：你果哭死了，我做和尚去。語本啣接而下。襲人不知，悞爲爲己而發，叫他老實些。黛玉不知，亦以爲爲襲人而發，特爲記遭數。寶玉知兩人皆悞會，心竊非笑之。本欲表明，因黛玉點他前日之言，恐又觸怒，並恐襲人多心，只得將錯認錯，一笑而罷。蓮仙女史聞而斂手曰：十載疑團，今日破矣。

或又曰。襲人在怡紅院。雖屬青衣。優於簷室。今被晴雯略加惡聲。便怨生不如死。其嬌縱一至於此。蓮仙曰。晴雯惡聲。何足深怨。所怨者。寶玉之賜。以爲生平大辱耳。不思寶玉原出無心。且已撫慰。而猶怨之不已。是真難養之小人也。余曰。蓮仙可謂善體物情。

寶玉自薛蟠處飲酒回來。見院內設下乘涼枕榻。榻上睡着一人。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得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是晴雯。晴雯似黛玉而秀。襲人似寶釵而笨。晴雯臥於榻上。寶玉豈不能辨。心欲講和。不好轉臉。故悞作襲人。以爲親近地耳。晴雯亦知其意。故曰。又來招我。更不謂其悞認襲人。卽晴雯臥在榻上。亦是望寶玉來招他。兩人心事如見。

寶玉拉晴雯坐在身旁。笑道。你的性子越嬌慣了。就是早起跌了扇子。我不

這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拉上他。你自家想想。該不該。寶玉責之是也。然襲人出言太狂。則置未理。晴雯不復置辯。但云怪熱的。拉拉扯扯。做什麼。叫人看見像什麼。尙知引咎。若襲人處此。必數說晴雯多少。不是不受責矣。

寶玉要同晴雯去洗澡。晴雯道。罷罷罷。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做什麼。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席子上都注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此是碧痕。若晴雯同洗。斷無是事。於何信之。卽於其不肯同洗信之。

晴雯撕扇。豈同襲人裂縉。然進讒者。必借爲作料矣。

晴雯撕扇。麝月說他作孽。使得讀者說他作孽。使不得。余在一處。見此段書上。連批作孽字。歸來心中作數日惡。百計遣之不能已。

釵黛衆人見湘雲穿了一身衣服來。談及從前穿寶玉衣服。披賈母斗篷。淘氣之事。寶釵便問周奶媽道。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了。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着。湘雲雖有人相看。尙無成議。似不必急寫。而何以急急寫哉。因此回標目有白首雙星一語。恐讀者疑與寶玉有偕老之事故寫之。

史湘雲帶來四個絳紋石戒指。分給襲人。鴛鴦。平兒。金釧兒。豈知金釧兒已去了也。此時寶玉想未聽得。不然。定當覩之。而生感。

翠縷既說出頭上長頭之語。何知平陰。湘雲猶與之津津討論。真是口吃之人。愛說話。宜乎招出許多不入耳之談。

湘雲所拾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其爲牡也可知。湘雲擎在掌上。默默不語。只是出神。殆以牝得牡。而有所動歟。

湘雲陰陽之論，無非爲金麒麟渲染。日後湘雲於此物，定有關合，因係旁文不傳。至寶玉遺之於野，湘雲拾而耦之，不過野合之緣，於婚姻無涉。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湘雲送寶釵絳紋石戒指，寶釵知襲人喜愛，連忙送與襲人。阿好如此，要結可知。

湘雲聽襲人說戒指是寶釵所送，因歎道：我天天在家裏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寶玉道：罷罷罷，不用提起這話了。史湘雲道：提起這話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襲人笑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了。寶玉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祇會在我跟前語說，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近來雲丫頭狠鬧醋勁兒，寶玉愛

林妹妹怕林妹妹。干卿底事。何勞盛氣相凌。冷言相刺乎。況與黛玉有聯床之雅。無纖芥之嫌。更何煩爲寶釵行妒。與黛玉爲仇乎。或曰。邢恕初從溫公。伊川遊。爲善士。後入紹聖黨。爲凶人。湘雲初與瀟湘居。爲淑女。後入蘅蕪苑。爲凶人。余曰。此卽荀子以類相從之說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就溼。物以其類。固如此。雖然。亦不盡然。湘雲亦在此爭寶玉之心也。寶玉之心。黛玉爭之。寶釵爭之。湘雲亦爭之。寶釵爭不得。隱然藏於心。而設於計。雲兒爭不得。則盜然見於面。而宣於口。此排斥所由來。實怨望所流露也。至愛釵憎黛。亦爭妍取憐者之常情。猶之君王寵愛在一身。則六宮粉黛。無不睨之而生忌。卽無不環顧而相憐。設寶玉之心。殷殷於寶釵。而泛泛於黛玉。則雲兒又將以憎黛者憎釵。愛釵者愛黛矣。故其愛憎。視寶玉爲轉移。非於釵黛有軒輊也。襲人亦六宮之粉黛也。同懷怨望。故與同肆譏評。豈果近朱赤而

近墨黑哉。吾見雲兒之肺肝矣。惟釵黛爭寶玉之心。志在昏媾。雲兒既無昏媾之望。且已有相看之人。而亦同此爭妍而取憐。則其爭之也。又在賈釵下矣。門人王孝廉曰。夫子讀書。推勸入微。具此慧眼。以察獄。宜狡詐者無所施其伎。冤抑者無不平其情。吾邑人輿頌天誠可告。民不敢欺。豈虛語哉。余曰。則吾豈敢。

湘雲喜釵惡黛如此。其於賈母前揚釵抑黛可知。吾故曰助金以欺林也。寶玉自清虛觀看佛事回來。冲撞黛玉。唐突寶釵。坑害金釧。脚踢襲人。得罪晴雯。見惡湘雲。數日之內。種種與人乖迕。皆爲受笞一回道染。蓋人有犬不如意事來。必有許多小不如意事爲之先。

寶玉聽說賈雨村要會他。大不自在。湘雲道。你如今大了。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也。該常會會這些爲官作宰的。談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

來應酬庶務。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裏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姐妹房裏坐。我這裏仔細腌臢了你。這知經濟學問的人。襲人道。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此等祿蠹之言。寶玉如何耐得。或下逐客令。或望望然去之。大有巢父洗耳高風。頗堪捧腹。

襲人道。寶姑娘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個反倒同他生分。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了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不會。若他也說這混帳話。我早和他生分了。妙妙。此相知之所以貴相知心也。寶玉何等人物。豈是看高頭講章。侈談庶務經濟之人。湘雲勸其與爲官作宰者親近。何識見之陋也。寶釵亦然。陋與雲埒。唯黛玉不慕寵榮。不希利祿。無齊妻之矚。有萊婦之賢。寶玉安得不引爲同調。願與唱隨畢。

世哉。

黛玉見外傳野史中才子佳人。多有因小巧玩物而遂終身之願。今見寶玉亦有麒麟。恐與湘雲也。做出風流佳話。悄悄走來窺察。嗚呼。一金鎖已令黛玉愁腸百結。而又添一金麒麟。木兮木兮。尅之者何多耶。

黛玉恐史湘雲因金麒麟做出風流佳話。非慮其有苟且之行。實慮其有終身之託也。雖王夫人言有人相看。而事未定。且焉知此來非欲舍彼圖此耶。故潛來窺察。並欲探看寶玉心中究竟於金麒麟如何。便可知其於金鎖如何矣。此黛玉心事也。須知。

黛玉竊聽寶玉與湘雲之言。不覺驚喜悲歎。以爲你我既爲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論。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又何必來一寶釵。可見黛玉方寸雖亦防金麒麟。究仍專注於金鎖。鎖乎鎖乎。其殆鎖黛玉之眉尖。鎖黛玉之

芳心。而使之。一世不得舒展者歟。

黛玉又想父母早逝。無人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雖爲知己。恐薄命不能久待。因此不禁滾下淚來。黛玉此悲。非謂與寶玉婚姻不能成就。蓋恐因循日久。徒訂空盟。以是悲悼耳。

寶玉出來。看見黛玉在前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裏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兒上。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寶玉或言語觸犯。或舉動輕率。已是屢受訶斥。何無記性。乃爾蓋美麗當前。實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耳。故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就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了。此是實言。非飾辭。

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不下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讀者至此。未必不謂黛玉重煩絮聒。無非放不下金玉。不知一回有一回深意。前此皆爲寶釵而發。此番專爲雲兒而發。謂帶金鎖者。坐待事機。而佩金麒麟者。又來覬覦。若不早爲之計。木勢太孤。必爲金剋。其情急。不覺其語頻矣。奈何頑石迄乎頑石。通靈毫不通靈。此則黛玉所無可如何耳。

黛玉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你到底是咒我呢。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筋都暴蠱起來。急得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噫。寶玉拭淚則不可。已則居然爲拭汗。非當局之境。轉瞬卽忘。亦非明於責人而昧於處己也。蓋寶玉之汗。爲黛玉激出。狀實可憐。故愛惜之心。不覺油然而生。我激之而我拭之。有發乎

情所不能已者。且寶玉鹵莽性成。若不急爲撫慰。必至如上次之決裂。此時係奉賈政召出見客。何可使之汗出如漿。致遭呵叱。故以拂拭之殷勤。聊當拊循之慰藉。庶可釋其躁而收其汗焉。尙論者。毋庸訾且疑也。

寶玉見黛玉又提金玉。急得一臉汗。筋都暴蠱起來。瞅着半天。說道。你放心。蓋謂我心中並無金玉。金玉決不成功。我兩人婚姻。萬不致拆散。而黛玉聽之。則不覺怔怔矣。怔了半天。問道。我有什麼不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謂我放心者有之。不放心者有之。放心者。你心中無金玉。不放心者。我兩人婚姻有變更。你教我放心。你教我放下何心。若教我放下。疑你心中有金玉之心。則我早已放下此心。若教我放下婚姻有變更之心。則我正放不下此心。你要我放下此心。除非奉高堂明諭。使大衆皆知。我兩人久訂婚姻。社一切陰謀篡奪。你今但教我放心。我竟不明白你教我放

下什麼心。故欲寶玉說說也。乃寶玉不察。以爲我教你放心。明是教你看我。素日待你之心。便知我無金玉之心。你果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待你之心。都用錯了。且連我怕我移情於金玉之心。都不能體貼。又何怪你天天爲我生氣。黛玉知其未悟。仍追問一句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復點頭歎道。不明白之說。分明哄我。若果不明白。豈但我素日之意。白用。卽你素日待我之心。亦都辜負了。我看起來。我教你放心之說。你未嘗不明白。無如你心太多。放不下。每日疑是疑非。患得患失。既慮我移情於金鎖。又慮我鍾愛於麒麟。纔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把心放下。這病也不至日重一日。於是黛玉聽了。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錯用心都辜負等語。竟比自己肺肝中掏出還懇切。至多心致病一語。尤洞見隱微。然話雖懇切。而於我屢提金玉心事。終屬無補。欲與明言。羞與明言。揆之以禮。亦不可明言。故有萬

句言詞。滿心要說。却半個字也不能吐。惟怔怔望着而已。而寶玉亦明知黛玉滿懷心腹。不便直言。惟有待我言之。無如婚姻之事。男女之間。我亦未便啓口。因此亦有萬句言詞。無從說一句。亦惟怔怔望着而已。兩人怔了半天。黛玉以心事終不能白。寶玉頑心終不能悟。不覺一聲長歎。兩眼滾下淚來。回身便走。寶玉猶欲拉住說話。黛玉知其所說。無非老生常談。故頭也不回。飄然竟去。此黛玉與寶玉情景也。文如剝蕉抽繭。意義層出不窮。又如璞玉渾金。輝光悉皆內斂。若謂甘蔗渣兒。嚼而又嚼。則負此妙書矣。

黛玉出來。忘帶扇子。襲人送扇子來。致肺腑之言。誤向告說。此則扇子爲禱。當使晴雯撕之。

寶玉與黛玉說話。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日我大胆說了出來。死也甘心。我爲

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裏。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裏夢裏也忘不了你。此雖肺腑之言。亦是皮膚之語。即使黛玉聞之。仍不足解憂而釋慮。而况神昏目眩。執襲人之手而告之。其莽爲何如也。黛玉一生吃寶玉莽字之苦。不可勝言。

襲人聽了寶玉的話。嚇得驚疑不止。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裏的話。敢是中了邪。還不快去。癡公子發獸性。說瘋話。事所恆有。人人皆知。襲人未免大驚小怪。

襲人見寶玉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有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凡人處嫌疑之際。君子見之則恕。以爲未必有不才之事。小人見之則刻。以爲難免有不才之事。此君子小人之分。而於處嫌疑者無與也。

襲人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嗚呼。此寶黛不成親關鍵也。黛玉死。寶玉亡。胥於是乎定矣。

襲人聞寶玉之言。既知寶玉與黛玉有固結莫解之勢。便當效忠納愜。爲之畫策玉成。於是寶玉嘉其功。黛玉感其意。終其身敬愛有加。萬不使有長門之怨。將見太絃嘈嘈。小絃切切。歡榮畢世。豈不懿歟。乃不作燕婉之求。輒效良禽之擇。卒之事。非其主。願違其初。所仰望者。既萌遜世之心。所仰托者。又乏容人之量。琵琶別抱。玷辱釵行。僉王禍人。適以自禍。則亦何益之有哉。

襲人正暗度如何處治。忽見寶釵走來。鬪筭緊絕。正如張松去魏。忽逢先主。於是西川地圖有銷路矣。

金釧兒投井。讀者亦爲惻然。

寶釵本與襲人說着話。聽婆子說金釧兒投井死了。忙到王夫人處安慰。真

會周旋。

王夫人和寶釵說。原要把姊妹們新衣給金釧兒裝裹。恰好姊妹們都沒有新衣。只有你林妹妹生日的兩套。因他素日是個多心的。既說了給他做生日。又給人裝裹。豈不忌諱。因叫裁縫趕做一套給他。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倒新做了兩套。拏來給他。豈不省事。王夫人道。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說着起身回去。取了衣服來。交與王夫人。王夫人自是歡喜。既討好而又形黛玉之多心。此寶釵得意之作也。夫侍兒針黹。尚可代勞。更有何事不可効力。新製衣裳。且肯殫婢。更有何物不可通融。且王夫人祇給一套。寶釵竟給兩套。獻勤賣媚。直到十二分。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撻答

寶玉聞金釧兒含羞自盡。早已五內摧傷。又被王夫人叫去。數說教訓一番。尤覺茫然。背着手低着頭。一面感歎。一面慢慢的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裏走。可巧撞個滿懷。此時此際。用此等筆法。不必讀後文。已知所撞是賈政。

寶玉只聽大喝一聲。站住。唬了一跳。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父親。不覺倒抽了一口氣。雲龍露爪。已覺駭目驚心。

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嗒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歲歲難難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嗒聲歎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爲何。寶玉出去得遲。固爲黛玉說話耽延。愁悶氣色。亦爲提金玉所致。然先在房中與湘雲辨論良久。又因侈談經濟庶務。益不喜與雨村相見。

故歲疑無慷慨揮灑談吐。不得端爲黛玉咎。况寶玉平日口角伶俐。此時因金釧兒傷感。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本來無氣。見他應對不似往常。倒有了三分氣。然則觸賈政之怒。寶玉自爲之也。更無與黛玉事。

賈政正欲說話。人回忠順親王府裏長府官來見。琪官事發矣。不幸一齊來。琪官爲忠順王一日不可少之人。其恩遇自必非凡。乃三五日不見。又不告假。飄悄然往紫檀堡居住。甘爲寶玉等鬻童。殊屬辜恩忘義。諺云。戲子無情。信然。

長府官問寶玉要琪官。寶玉硬賴不知。長府官冷笑道。公子既說不知。那條紅汗巾。怎麼到公子腰裏。寶玉聽了。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始知硬賴不過。且恐再說出別的事來。不如打發他去。因將琪官在紫檀堡置買田莊居住的。話告訴出來。那長府官纔告辭而去。此事若非有紅汗巾證據。未嘗不

可硬賴。賴後通知琪官速到王府承值。其事可寢。賈政可瞞。乃以紅汗巾。政達於天潢之冑。洩於嚴厲之親。然則茜羅尺幅。不獨伏後文捲席之兆。且爲當前剝膚之災。謂之妖物亦宜。

賈政送出那官員。一面吩咐寶玉不許動。此時寶玉如桎梏加身。縲絏在項。安得人來信息通。西望瑤池降王母。故偏偏焙茗等無一在旁。好不容易得老媽出來。而又重聽。要緊訛爲跳井。叫小廝誰爲不了事。真是晦氣煞人。

賈政送那官員回身。忽見賈環亂跑而來。賈政喝罵。賈環即將淹死金釧一事說出。以爲搪抵。於是寶玉二罪俱發。然二罪俱發。從一科斷。與其將金釧一事另起一波。不如趁此銷納。殊省筆墨。

賈政喝罵賈環。此是創見。

賈政聞井內淹死丫頭。以爲執事人操剋奪之權。致有此暴殞輕生之事。外

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的是賈政見界。因喝令叫賈璉賴大來問。賈環忙上前。拉住袍袴。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裏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句。便回頭四顧。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廝們都往兩邊退去。此等進讒之法。想從乃母學來。

賈環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裏。拉着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隱去真情。改重罪案。恰似訟師所爲。但不卜果是趙姨娘編詞。抑係環小子捏說。

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拏寶玉來。一面往書房裏。喝令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幾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乾淨處去。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欲懲不肖。先杜講情。不獨禁止清客相公。不准勸解。並昭告庭幃以內。一

概不准討饒，纔是怒極情景。

賈政噙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上，滿面淚痕。一疊連聲拏寶玉來，拏大棍，拏繩網，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裏頭去，立刻打死。寫得賈政鬚髮皆張，聲色俱厲，已是妙筆。入後一杖再杖，又加狠杖，以及王夫人賈母先後出來，紈鳳諸人門客小廝丫鬟僕婦，無不各有情景，備極形容，如萬馬千軍，縱橫變化，而又各按步武，絕不轍亂旗靡。作者委係天仙化人。

賈政一見寶玉，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廢學業，淫逼母婢，只喝令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只得將寶玉按在廳上，舉起大板打了十幾下。賈政還嫌打得輕，一脚踢開掌板的，奪過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先還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上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裏肯聽，說道：你們問問

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弑父弑君。你們纔不勸不成。或曰。若無金釧兒事。盛怒不至此。環小子真狠毒哉。余曰不然。卽無金釧兒事。其痛打亦必至此。蓋賈政利祿中人。紗帽心重。寶玉曠優伶。至敢與親王爭外寵。是真太歲頭上。去動土。忒把紗帽看得輕。故怒極而痛打也。觀對長府官賈寶玉之言。及拒門客勸解之言。可知。賈寶玉道。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下承奉之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曠優伶禍不及父。所慮者。遷官有礙耳。拒門客則曰。釀到弑父弑君。纔不勸。弑君之說。由輕視親王尊嚴推之也。弑父之說。由輕視乃翁紗帽推之也。金釧之事。不在話下。

衆門客聽這話不好。忙亂着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忙扶了丫頭。趕出書房。先出王夫人。妙有層次。慌得衆門客小廝避之不及。忙中又

有此間筆。

賈政方要再打。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澆油。那板子越下去。得又狠又快。着此一句。有二妙。一則見王夫人來。賈母必踵至。故加緊痛懲。二則留爲賈母出來次第。若王夫人來。卽罷。則文章已了。賈母來與不來。無足重輕矣。故必於王夫人出來火上澆油。而後賈母出來。轟然一聲。雨收雲散。勁勢乃足。

王夫人抱住板子。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該保重。此是勸解常情。又道。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偷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雖以正理責之。却以大帽壓之矣。豈知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他。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禍。說着。要挈繩來勒死。所謂衆人者。

不敢斥言賈母。其實則專謂賈母也。是賈政提起賈母。反欲將寶玉勒死。亦是火上澆油。王夫人於是計窮。只得情動之。以死脅之。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了。只有這個孽障。受苦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來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裏也得個倚靠。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了。夫然後長歎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然雖如此。不過免其致死之心。而其答與不答。尙在未定。亦是留爲賈母出來地步。

讀者至此。莫不翹首引領。急盼賈母出來。乃偏用閒筆。寫王夫人細看杖傷。失聲大哭。既哭寶玉。又哭賈珠。惟時李宮裁王熙鳳迎春姊妹早已出來。李宮裁聞王夫人提及賈珠。亦不禁放聲大哭。賈政之淚。更似走珠一般。如此

閒閒鋪叙。似乎故爲遲緩。賈母出來。使讀者著急。而不知正爲賈母出來題前作勢也。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是也。

正沒開交處。忽聽丫環來說。老太太來了。斯時賈府諸人。固皆神凝氣肅。或喜或驚。讀者至此。亦無不心搖目注。看老太太來。如何開口。如何發揮。正如大帥臨場。三軍屬目。必須舉手一槍。卽刺倒一員大將。方饜衆望。丫環報言未了。只聽窗外鸚鵡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開口八字。便有千鈞之力。所謂入門下馬氣如虹是也。

作者寫此一篇。正如獅子搏象。筆筆皆用全力。

賈政聽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只見賈母扶着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聞其聲則鸚鵡。見其形則搖頭喘氣。不獨寫出賈母此時形狀。且將初聞信時。如何悲痛。如何怒惱。亦都形容出來。真是妙筆。

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自己走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了。便止步喘息。一面厲聲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教我和誰說去。那那數語。不獨使賈政無地自容。且將賈赦亦一筆抹倒。奇警無匹。上文先打死我兩句。猶是人所想得到。此則不可思議矣。而又虛籠大意。一字不犯題。猶之作八股文者。上兩句是破題。此是小講。入後到正面。方實力詮發。孰謂傳奇不可作制藝觀耶。

賈政聽了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子的如何當得起。數語又和軟。又剛硬。又十分理足。賈母似應理綉詞窮。誰知答得更妙。

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當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

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先駁他如何當得起一語。又道。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次駁他教訓兒子。光宗耀祖兩語。卽以其身受者。比引斥責。更不煩言。直使賈政無可再說。只得負氣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賈母便冷笑。幾聲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早離了你。大家乾淨。說着。便命人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非賈政一激。賈母發不出大雷霆。文章遂無此精彩。而猶不止此。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爲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的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隆隆之雷。愈震愈響。且句句皆從對面勸入。不必厲聲責罵。已使賈政無地自容。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

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我來。卽以其語而還斥之。又快又峭。斯言也。乍聽之似覺不情。兒子責兒子。何爲使老母無立足之地。不知實有至理焉。寶玉。賈母相依爲命之溺愛孫也。爲人子者。以親心爲心。當委曲調停而教育之。卽不肖應施夏楚。亦當以所犯之事。先爲關白。並以外嚴內寬之言。安慰母心。而後數其過而朴之。有人勸而赦之。則家教肅而慈道存。不致隱傷親心。若夫狠心辣手。痛使剝膚。推之小杖。待大杖逃之義。亦且不可。而況爲慈母掌上之珍。心頭之肉乎。政乃絕無顧忌。大杖橫施。杖之不已。而又杖之。脣脛之間。幾無完膚。究之所犯之事。一係風流罪過。一係讒謗中傷。雖非與母爲難。不啻與母爲難。故曰無立足之地。

賈母又道：只是我們回去。你心裏乾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

命快打點行李車轎馬回去。都是淋漓酣醜之文。至寶玉既帶回去。自無人可打。不說看你去打誰。却說看有誰來不許你打。怒詞而出。以峭語。

賈政直挺挺跪着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去看寶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解勸一回。方漸漸止住。一路大氣盤旋。如錢塘江怒潮。排決千里。潮頭始落。

丫鬟媳婦。尙欲攙寶玉走。被鳳姐罵了開去。叫人抬出藤屨春襪。將寶玉拾放鏡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抬送賈母房中。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想賈政此時。也如令郎之奉召。一步挪不到三寸。

賈政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既哭寶玉。又哭珠兒。也就灰心了。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不以賈母哭而悔。而以王夫人哭而悔。春秋之筆。

賈母見賈政來勸。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此是平心靜氣之言。又道。你不去。還在這裏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則如神龍掉尾。力捲餘波。筆仗到底不懈。於心不足。與大觀園題匾額時。罵寶玉還遜不足之言。同一拗舌。言悖而出。亦悖而入。

賈母始終不問寶玉所犯何事。省却多少累筆。

寶玉受笞。襲人自不可不着筆。妙在因人多插手不下。乃往二門前找焙茗問起事根由。既不拋荒襲人。又是題中要義。此等細緻周匝之筆。傳奇中惟紅樓獨擅。

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醋。設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此以可疑而疑之也。且不獨焙茗疑之。襲人

信之。卽寶釵薛姨媽亦無不信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襲人見寶玉撻傷甚重。咬牙說道。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這步地位。接着寶釵走來。亦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兩人所言。如出一口。或曰。襲人勸則有之。未聞寶釵亦有勸詞。今旣爲是言。則平日亦有規勸明矣。惟寶玉受笞。罪在匿優調婢。寶釵謂聽勸卽不至此。豈匿優調婢事亦嘗勸之乎。若未嘗以是爲勸。雖日納千言。庸何補乎。若曾以是爲勸。是與寶玉無不可勸之言。卽無不可道之語。未免嫫媿已甚。其自視爲何如人耶。余曰。否。寶釵此時。尙不知寶玉所犯何事。而漫爲是言者。專以迎合襲人耳。人字當貼襲人說。謂早聽襲人之言。何至如此。雖責寶玉。實媚襲人。

寶釵又道。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裏也剛說了半句。又忙

掩住。自悔說話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縱使全句說出。不過情面話耳。必如黛玉方爲真。關痛癢。

寶玉聽了寶釵這話。又見他紅臉低頭。那一種嬌羞怯怯之態。越覺心中感動。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假若我一時遭殃橫死。他們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文中無黛玉。却令讀者眼中。句句有黛玉。是爲空谷傳聲之筆。

寶釵問襲人。怎麼好好的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陪茗的話說了出來。可知寶釵來時。尙未知挨打之故。益信聽勸之言。爲媚襲人而發。

寶玉聽襲人說。纔知道賈環的話。然尙不知改重情節也。

寶玉見拉上薛蟠。怕寶釵多心。忙止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是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豈知寶釵深信不疑。惟代辯說話。不防頭。並不是有心挑唆。在寶

釵以爲半推半就。爲乃兄避重就輕。卽寶玉聞之。亦謂寶釵之言堂皇正大。豈知薛蟠尙在夢中可笑。

寶釵臨走向襲人道。你只勸他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或曰。上句勸病人常談。下句意頗奧晦。寶玉受啓。傷臂剝膚之災。非相思之症。胡思亂想而無損。不胡思亂想而無益。釵爲此言。何所措意。余曰。此亦阿好襲人也。寶玉終年無靜日。襲人所憂。胡思亂想。襲人所忌。平日不能牢籠。今因養傷可得挾制。於是專房之寵。足以快襲人之私。純爲襲人打算。並不與杖傷相涉。故襲人着實感激。以其所教實獲我心也。

寶玉受啓。不獨賈府人人宜露面。卽作者筆下。亦不宜漏敘一人。而獨不見一多情多義之林黛玉。黛玉於寶玉。其關切更在賈母釵襲以上。乃閱至數幅。猶未見着筆。幾疑作者望漏。否則後文再爲補敘。而孰知不然。觀其臨床

嗚咽。眼腫如桃。則自寶玉受笞之時。衆人忙亂之際。早有一獨處瀟湘。臨風掩泣之林妹妹在焉。是爲出奇制勝之筆。

寶玉躺在床上。昏昏默默。只見蔣玉函走來。訴說忠順府拏他之事。一時又是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先讓過一筆。而後緊接下文。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如曇花忽現。令人錯愕驚喜之至。寶玉尤恐是夢。忙又將身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眼腫如桃。淚光滿面。寶玉身臥在床。乍何能見。妙在疑夢辨認。欠身看出。筆致細絕。黛玉情分如此。寶釵百不及一。

寶玉因下截疼痛難禁。仍舊躺下。嘆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

地下餘熱未散。走來偷又受了暑呢。不暇言本事。先慮其受熱。待寶釵不若是矣。

寶玉又道。我雖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是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散佈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真信。此因見其眼腫如桃。滿面淚光。故爲是言。以舒其悲痛耳。總是一片深情。待寶釵不若是矣。

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利害。此情此景。當之者。鐵心石腸。都當消化。

黛玉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有一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只八字。抵得萬句言詞。回視寶釵以責爲勸。何啻天淵。

書中凡寫黛玉。都用加一倍法。獨此勸詞。僅著一語。然語雖不多。而含蓄不

盡既簡截，又和婉，得官止神行之妙。是以少許勝多許，仍是加一倍寫法。

黛玉聽說鳳姐來了，忙立起往後院走。寶玉拉住道：「你怎麼怕起他來？」黛玉急得跺腳，悄悄說道：「你瞧瞧我眼睛，又該他們取笑開心了。」寶玉聽說，趕忙放了手。黛玉三腳兩步轉過床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已從前頭進來了。險些兒看見，寫得急遽可憐，令人酸鼻。

王夫人使婆子來叫一個跟寶玉的人去。襲人見說，想了一想，囑咐晴雯等好生在房裏，自己同婆子往王夫人上房來。此時寶玉創深痛鉅，正宜服侍得人。紋痕晴霽，均可使之應命而去，乃必穩住衆人，抽身自往，蓋其胸中本有一大篇文章，欲向王夫人傾訴也。小人乘機倖進，往往然矣。

王夫人問襲人：「寶玉今日捱打，恍惚聽見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聽見告訴我，也不吵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說：「我倒沒有聽見這

話爲二爺霸佔着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爲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爲那個。還有別的緣故。襲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人以此多襲人之賢善。而不知其狡滑也。蓋不欲以寶玉爲丫頭獲咎耳。爲丫頭獲咎。則凡怡紅院丫頭。皆在危巖之下。故撇去金釧。專言琪官。又免趙姨娘結仇計害。故不說也。大有寶釵機靈。洵爲寶釵小照。小人欲入人罪。必變其情事類已者。往往然矣。

襲人道。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我們二爺也得教訓教訓。若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此語刺心。王夫人安得不爲所動乎。小人進讒。必先以危言聳聽。往往然矣。

寶玉受管。爲匿優調婢。皆園外事。而兩事又以匿琪官爲重。襲人欲有建白。當請王夫人嚴申禁令。除上學定省外。只許靜守園中。不准足出園外。尤不

准與無法無天之薛大爺酬酢往來。庶可寡過而免再答。其事既忠於理爲順。而其說亦易伸。今襲人欲令寶玉搬出園外。其所請既與情事相悖。其所說自應窒礙難通。乃娓娓說來。不費轉折推移之力。能令聽之者入其玄中。真是巧言如簧。襲人道。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是勸其狹邪好弄。猶是本地風光。接着說道。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怨不得他這樣。則已偷天換日。撇去琪官。替入園內人矣。如作巧搭題文者。只用緝合一二語。束上渡下。自成無縫天衣。所謂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也。且語似直率。而意則遙深。若曰。二爺勸不醒。只怨有親近之人。若無親近之人。未嘗勸不醒。今欲勸得醒。莫如隔絕親近之人。隔絕親近之人。自然勸得醒。盤旋曲折。妙義環生。逼出下文請搬出園之意。便覺舍此更無他法。夫乃嘆便嬖之人。未嘗不有便給之口。可畏哉。

襲人又道。我還記置着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說得如此關係。不患其言之不入也。

王夫人聽這話。內中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麼。只管說。只別叫人知道就是了。此時王夫人已入其玄中。大開門徑。使之進讒。且與之約。不叫人知道。襲人由是好言是口。誇言是口。離間傾軋。益無忌憚矣。

誇襲人者。必是寶釵薛姨媽。

襲人道。我也沒什麼別的說。我只想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以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一語破的龍斷之心。和盤托出。淫哉妖

婢心腸何狠

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此與三國志呂布在濮陽城當曹操問曹操何往一樣可笑。惟襲人驟聞此問。勝似頂門一鍼。自應心虛。覩覩乃竟怡然處之。毫無慙作。方且搖唇鼓舌。侃侃而談。羞惡之心。殆亡已盡。

王夫人問襲人。寶玉和誰作怪。誰知卽與此人作怪。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聽讒者可以鑒矣。

襲人道。如今二爺大了。裏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二爺的性格。太太是知道的。偏好在我們隊裏鬧。偷或不防。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忌諱。心順了。說得比菩薩還好。心不順。

就編得連畜生不如。偷或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避的。爲是。近來我爲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或曰。襲人妒忌。自以黛玉爲最。其進讒亦當以黛玉爲主。何以與寶釵平列而無軒輊乎。豈疑黛玉者復疑釵乎。抑不便專言黛玉。聊扯寶釵作陪客乎。余曰不然。襲人進讒爲黛玉。而亦不僅爲黛玉。蓋其立意。欲將寶玉搬出園外。隔斷羣芳。以快其龍斷之私耳。其事本甚難。其言不得不加重。單言黛玉。固不足以警王夫人。卽儼以寶釵。猶覺銖兩不稱。刻意盤算。必將迎探姊妹。一併捺入。作爲說料。方使王夫人骨立神悚。信用其言。如范雎入秦。非借太后穰侯事。不足以怵秦王。而取卿相。故開口一語。卽說裏頭姑娘也大了。已將迎探三春一網打盡。說到林姑娘寶姑娘。

加況且兩字。是推進一層言。其所重仍在迎探姊妹。故曰錯了一點半點。叫人編得畜生不如。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二爺聲名品行。豈不完了。說得關係重大如此。非指迎探三春而何。若僅指林薛言。即錯一點半點。不過才子佳人風流罪過。何便畜生不如。並服役之人亦粉身碎骨而有萬重之罪哉。故其立言命意。專借迎探三人爲說法。使王夫人事在必行。刻不容緩。此襲人好衷也。嗚呼。荆卿借樊將軍頭。固非欲殺樊將軍。然欲快已龍斷之私。而使千金閨秀。家主彝倫。一齊拉入渾水。夫豈尙有人心耶。真是畜生不如。碎骨粉身。不足以蔽萬重之罪。

凡事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奸慝。襲人平日處事。似尙在人情物理之中。而亦爲大奸慝。則又非蘇季公所能意料也。噫。

王夫人被襲人一番巧語花言。說得千恩萬謝。竟將寶玉交給了他。又道。你

且去罷。我自有道理。不獨爲所愚。且爲所用。後文不見寶玉出園。想是老太太前說不入港。否則大觀園風流雲散。不待一百餘回。此時已大殺風景矣。養惡人如養虎。信然。

寶玉記罪黛玉。滿心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使襲人往寶釵處借書。嗚呼。此可知襲人兇惡矣。

前番黛玉以手帕擲寶玉。此番寶玉以手帕遺黛玉。於是黛玉帕中有寶玉淚痕。寶玉帕中有黛玉淚痕。自有手帕以來。未有如是之深情密意者。絞綃不足數矣。

黛玉降世。原爲還淚而來。寶玉遺以手帕。只算持券索資。惟一遺兩幅。未免索之過急耳。異日淚盡焚帕。猶之債楚焚券。

林黛玉體貼出寶玉送手帕的意思來。悲喜交集。益爲傷感。題詩未畢。不覺

渾身火熱。面上作燒。對鏡一照。只見臉上通紅。真合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
此深。寶玉使晴雯看黛玉。何物不可寄將。乃必遣以手帕。致淋漓情淚。益使
多拋。孱弱病軀。由茲轉劇。寶玉知之。能無悔乎。

薛姨媽寶釵。埋怨薛蟠害寶玉捱打。並不將事由說明。一味含糊斥責。致薛
蟠不知何故。咆哮怒罵。薛姨媽不足怪。寶釵何亦率爾如此。蓋其心中認定
薛蟠所爲。以爲毋須說得也。

忠順府來索琪官。固非薛蟠所使。然互換汗巾。惟薛蟠撞見。若非到處宣說。
何致騰達王府。薛蟠又安得無咎哉。

薛蟠向寶釵道。你只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在外招風惹草。只
拏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我見十來次。並不會和我說一句
親熱話。怎麼前日見了他。連姓名還不知。就把汗巾子給與他。難道這也是

我說的不成。觀此足見薛蟠本有醋心。到處宣說。何待問哉。

薛蟠罵寶釵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你的心了。從前媽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勞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完。把個寶釵氣怔了。寶釵氣怔。讀者快心。請浮三大白。

金鎖。如果和尚所給。配玉之說。如果和尚所教。薛蟠自必與和尚會面。何以得聞自母。卽曰和尚送鎖時。薛蟠尙是孩童。故不與聞。然薛蟠孩童。薛姨媽尙是少婦。豈肯面見和尚。卽曰皇商之婦。原不比誥命之尊。未嘗不見和尚。然何以薛蟠口中。不帶說和尚耶。分明僞造謬託。以求配玉。薛蟠揭其私而發其覆。故寶釵氣怔回來。整哭一夜。

黛玉見寶釵無精打彩。兩眼有哭泣之狀。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保重。就是哭出兩缸淚。也醫不好棒瘡。此非黛玉有心刻薄。聊答前日念佛之諷耳。

寶釵聞而不答。亦知悔由自先。

以寶玉平日之親近。又有金玉之邪謀。寶釵爲之茹痛飲泣。亦不爲癡。乃視若無事。未免薄情。黛玉悞爲哭棒瘡。猶以多情人擬之也。豈知其薄情甚哉。人而薄情。無論置之。臣弟友。無一宜者。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鸞巧結梅花絡

林黛玉立。在花陰下。遙見李宮裁等。都往怡紅院。瞧過散去。獨不見鳳姐。前來。心內盤算。鳳姐有事纏住。也必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的好兒。何以不來。必有原故。正在詫異。只見賈母。搭着鳳姐的手。及邢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丫頭媳婦。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來。寶釵薛姨媽。亦接踵而至。此段小小閑文。專爲抬高黛玉身分。而設。寶玉受筍。人人皆來探候。多半討賈母王夫人之好。而來。寶釵不先不後。與賈母王夫人同時並至。尤爲得數。獨

黛玉知之而不屑效之。回到瀟湘館。調逗鸚哥。不去討好。嬌嬌不羣。

白香山詩。若稱白家鸚鵡鳥。籠中兼合解吟詩。黛玉鸚哥會念詩。勝於白家鸚鵡矣。雖然。非佳兆也。陳將亡。有鳥能畫詩。曰。獨足尙高臺。茂草變爲灰。欲如我家處。朱門當水開。不旋踵而陳亡。

薛蟠聽見寶釵爲昨日事。和母親哭。連忙跑過來作揖賠不是。又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姊妹聽見。啐我。再叫我畜生。何苦來。爲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母親。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煩惱。連畜生不如了。說着。滾下淚來。似此沉着痛切言之。以爲必改過矣。而豈知言之而隨食之耶。

寶玉聞賈母讚鳳姐嘴乖。用話勾着賈母。想讚林黛玉。不想賈母反讚起寶釵來。道。提起姊妹們。不是我當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裏

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丫頭。寶丫頭得此佳譽。平日所用工夫。已有八九分火候矣。賀賀。

賈母讚寶釵與湘雲前和襲人說。祇有寶姐姐好。如出一口。可見賈母之心契。大都湘雲之游揚。助金歎林。信然。

王夫人見荷葉湯做來。命玉釧兒送往怡紅院。意者欲使寶玉觸目警心。凜之以爲戒歟。抑以玉釧兒歛怨飲恨。遣之令其修好歟。

王夫人正使玉釧去。恰好寶玉要鶯兒打縲子。鶯兒也吃了飯來了。寶釵便命與玉釧兒同往。於是黃金鶯白玉釧聯袂偕行。儼然金玉成雙。恰合寶釵以金絡玉之心。

玉釧兒等到了怡紅院。玉釧兒便向小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襲人端了腳踏來。還不敢坐。妙有分寸。

寶玉見了玉釧兒。又是傷心。又是慙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便拉鶯兒出到外邊房裏吃茶。有此一筆。寶玉與玉釧兒周旋兜搭。方不使鶯兒向隅。文心周匝。

寶玉問玉釧兒。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面怒容。正眼也不瞧。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必如此。方是玉釧兒。方是金釧兒之妹。

寶玉見玉釧兒哭喪着臉。知他爲金釧兒的緣故。只管陪笑問長問短。一些性氣也無。憑他怎麼訕謗。總是温存和氣。必如此。方是寶玉。方是寶玉之於玉釧兒。

玉釧兒見寶玉一味温存。倒不好意思起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畢竟女孩兒心腸。易於柔軟。

寶玉要玉釧兒端湯來吃。玉釧兒不肯。寶玉便欲札掙下牀。又禁不住曖噉。

之聲。玉釧兒道。躺下去罷。那世裏造下了孽。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哧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遞與寶玉喝。又有三分憐惜矣。畢竟女孩兒心腸。易於回挽。

寶玉喝了兩口。故意說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樣不好吃。什麼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玉釧兒果賭氣。嚐了一嚐。又有三分親熱矣。畢竟女孩兒心腸。易於和婉。

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了。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來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此時玉釧兒心中。芥蒂。殆十去其九矣。

寶玉平日。最厭勇男蠢婦。通判傳試。差來婆子。却令進房。原來傳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閨瓊秀玉。常聽人說才貌俱全。雖未目覩。其遐思遙。

愛之心十分誠敬。若不令他進來。恐薄待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如此盛情。傅秋芳若能體會。定添一段纏綿鬱結之忱。

傅秋芳二十三歲。尙未字人。鶯花易老。爲喚奈何。

傅試以二十三歲之妹。欲與寶玉爲婚。頻頻遣人來通候。是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玉釧兒見有生人來。也不與寶玉廝鬧了。手裏端着湯。眼望着寶玉和婆子說話。寶玉伸手要湯。不想撞潑了。燙了手。却不自覺。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裏。此種情形。賈家人都看得慣。傳家婆子竊以爲奇。行出橋邊。互相議論。謂寶玉中看不中吃。既笑眼前燙手之事。又笑日前淋雨之事。並謂看見燕子和燕子說話。看見魚和魚說話。見了明星亮月。不是長吁短歎。便是咕咕囔囔。且二點剛性沒有。連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

是好的。糟塌起東西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把個寶玉活畫出來。不知此是真聖賢。真菩薩分量。俗士無知。未免大驚小怪耳。

襲人見人去了。纔攜了鶯兒過來。商量打絡子。不過是扇子香墜汗巾子。未有想到絡玉者。

寶玉要鶯兒打汗巾子。襲人等吃飯去了。寶玉硬問鶯兒。你本性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字倒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金昌緒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謂夫妻不能會合也。鶯兒游揚寶釵之好。卽隱以拆散寶黛會合之緣。故曰黃鶯兒。

鶯兒道。我的名字。本來叫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金鶯有何拗口。寶釵改去之。恐憎金玉姻緣之分耳。此回書。專寫寶釵假金絡玉。心切計。王爲全部書中大樞紐。故借金鶯開闢入題。使讀者知所着眼。

寶玉道。寶姐姐也算疼你了。明日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了去。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個有福氣的。消受你們王兒兩個呢。雖是羨美之詞。實是自絕之語。謂我已踞金釧之頂。其餘只合讓與有福之人。鶯兒亦知其意。忙道。你還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好處。模樣兒還在其次。蓋以寶玉自絕寶釵。必以其模樣不如人耳。故特游揚模樣外之好處。以欣動之。如挾貨求售者。見主人無重視之心。則多方銜美。以求消受。是寶玉自絕寶釵。鶯兒且能會意。而讀者猶謂寶玉之心。忽又垂涎寶釵。豈不誤哉。惟寶玉決不思消受寶釵。寶釵必欲消受寶玉。流水無心。落花有意。含情貢媚。得得來矣。請拭目視之。

寶玉見鶯兒嬌腔婉轉。語笑如癡。早不勝其情了。更堪提起寶釵來。讀者亦往往誤會。謂鶯兒嬌婉已足動人。提起寶釵。益令人豔羨。蘅蕪不置。殊未解

了。蓋謂鶯兒嬌婉已足動人。更堪游揚寶釵。是明明望我納寶釵之聘。以便自列於金釵之行。此心尤覺動人。純乎愛鶯兒而非愛寶釵。若謂垂涎寶釵。不獨文背書旨。且語意亦不聯屬。至謂寶釵好處在那裏。要鶯兒告知。無非與鶯兒借詞問答。並非真欲聽寶釵好處也。須知。

鶯兒說寶釵好處。無非肌膚豐白。性情和平等類。作者不欲權厭讀者之聽。故借寶釵來而截止。

寶釵見鶯兒打汗巾子。說道。這有什麼趣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噫。其方寸中曾須與忘此物耶。與可畫竹。早有成竹在胸。卽絡之之法。亦籌思爛熟而來。此物此志也。

寶玉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說得是。只是配什麼顏色好。寶釵道。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

擊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呢。嗚呼。寶釵之肺肝。於是乎和盤托出矣。謀奪親事之罪案。於是乎如鐵鑄成矣。夫甘受和。白受采。鑿然之玉。凡色絲皆可配。釵必擯除一切。而以金線絡之者。蓋千籌百慮。總欲以金配玉耳。雜色指非親非故者而言。如張道士所說之小姐。是大紅指傅秋芳而言。傅秋芳才貌俱全。固亦紅粉中巨擘。然齒已長。門第亦不敵。故曰犯了色黃。指史湘雲而言。史湘雲爲賈母外黃。極爲正色。而姿貌平平。故曰不起眼。黑卽黛。謂黛玉也。皂白分明。固爲正配。然議昏而未納采。其事又未彰著於人。故曰太暗。是諸色人等。皆可擯而去之也。欲謀玉配。厥惟光怪陸離之金。此寶釵假金絡玉之本意也。其必用黑珠兒線拈上者。則慮以金配玉。尙少牽合之人。故使黑珠兒線以當赤繩之繫。黑者。青衣之屬。又黑心之謂。珠兒線。卽珍珠線。珍珠。襲人舊名。使黑珠兒線。一根一根拈上。猶云

使青衣襲人一處一處縮合。則非分姻緣。亦可牽於一線矣。此時寫寶釵巧自爲媒。藉力於黑心妖婢。以奪黛玉婚姻。其計甚工。其謀甚秘。而其心則甚可鄙。而可憐。女子配夫。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豈有千金閨秀。暗自勾合。而謀爲人妻室者乎。國人皆賤之矣。莊子曰。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鏤。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寶釵踴躍如是。吾知通靈之玉。卽被巧爲聯絡。亦非金鎖之福。然則窈窕淑女。宜待君子之好逑。固不可以牝求牡而爲不祥之金也哉。惜寶玉不悟。方且喜之不盡。抑何可憐。

寶釵旣想定以金絡玉之法。寶玉卽叫襲人來取金線。鬪筍緊絕。蓋寶釵雖善自爲謀。若非襲人穿針引線。則金玉猶不能合。故取金線必假手於襲人。惜寶玉不悟。方且一疊連聲喚襲人。抑何可憐。

寶玉正叫襲人拏金線。適王夫人打發人給襲人兩碗菜。亦是緊接鬪筍。蓋

襲人欲爲金玉處處合綰。必自王夫人始。今旣拜賜而食菜。則雖黃滿口。呼吸皆通。絡玉拈金。其中不餒矣。故得意揚揚。喜形於色。非喜菜也。喜其言之入而計得以行也。

寶玉見邢夫人遣丫頭送菓子來。忙叫秋紋分一半送與林姑娘去。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忙叫快請。如此脆擊。襲人甘爲他人牽合。忍哉。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識分定情悟黎香院。

賈母吩咐賈政小廝頭兒。以後不許叫寶玉出去會客。要着實將養。又祭了星。要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並將此話傳與寶玉。使他放心。襲人欲將寶玉搬出園外。賈母偏令日守園中。長舌奚爲乎。於是寶玉日在園中嬉遊。甘爲諸丫頭充役。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得沾名釣譽。入了國賊祿鬼一流。前人生事造言。原爲引誘後世。

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辰。瓊閣秀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奇文妙文至文。不想老莊之外。又有此書。

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以至理名言。而爲瘋話。所以爲衆人也。獨林黛玉不勸他立身揚名。所以獨成爲黛玉。腐遷所謂難與俗人言也。乃有謂林黛玉一味情癡。不知正道者。如此齷齪兒。豈可令讀紅樓夢。

或曰。林黛玉與寶玉已成婚眷。不望顯揚。是欲爲林和靖也。薛寶釵與寶玉猶是葭葦。獨加勸導。是欲爲薛居州也。余曰。論黛玉則是論寶釵則非。釵之勸。非眞望其立身揚名。聊以悅襲人王夫人耳。

襲人每月分例銀一兩。原在老太太八個丫頭內開支。王夫人命鳳姐另挑一個丫頭。送給老太太。補襲人之缺。把襲人二分裁去。由王夫人分例二十

兩內勻出二兩。並錢一吊。給襲人。俾與趙姨娘周姨娘相等。並令以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又道。襲人那孩子。比寶玉強十倍。寶玉果有造化。得他長遠。遠服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雖開臉再等兩三年。而一切體制。已與趙周姨娘相埒。明明一個先赴署任的姨娘。安得不謂之寶玉姬妾乎。乃豐分月例。儼然以姨娘自居。及貪歡嫁人。則又以未過明路自恕。如此賤人。王夫人乃倚爲心腹。是直以金杯玉盤貯狗矢。豈非有眼無珠腹內空耶。王夫人直宜諡之曰竹夫人。

寶釵尋寶玉解午倦。見寶玉睡着在牀上。襲人坐在牀邊做針線。旁邊放着一個白犀拂塵。寶釵走近前去。悄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屋裏還有蒼蠅蚊子。還拏蠅刷子趕什麼。襲人道。姑娘不知道。雖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紗眼裏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

此襲人現身說法也。寶玉難成好夢。孤負香衾。豈非利口作耗乎。寶釵謂此小虫長在花心。以喻花姪人。尤爲貼切。

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裏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裏長的。聞香就撲。此又寶釵現身說法也。花心虫。只合與花爲緣。乃撇花而竄入房帷。竊踞枕席。輒欲仰托於人。豈非善於鑽刺乎。襲人謂此小虫鑽入來。人不看見。以喻寶釵。尤爲貼切。互相發明之文也。

寶釵看襲人繡的兜肚上。鴛鴦襲人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就走了。寶釵只顧看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噫。此何所在。而可蹲身坐乎。寶釵一生精細。到處留心。形影之間。亦必籌度行走。以避嫌疑。而況孤男曠女。枕席牀帷。反至漫不經心乎。分明欲親芳澤。竊喜無人。如小虫之聞香。卽撲。作者稱其不留心。特以

試讀者之眼力耳。如謂真不留心。則請回憶第三十回中。遠着寶玉之言。便悟。

寶釵獨坐寶玉身旁。以爲必無人見。不想爲林黛玉史湘雲從窗隙窺去。故君子必凜乎屋漏也。

寶玉睡在牀上。寶釵挨坐身旁。旁邊放着蠅拂。此種形狀。本屬見笑大方。林黛玉不敢笑出來。僅招湘雲來看。此後亦只向寶玉一提。並不爲之傳播。煞是忠厚。若寶釵見黛玉如此。則飛白流丹。必將騰達於賈母王夫人之耳矣。誰謂黛玉口頭剋薄哉。

湘雲看見。也要笑時。忽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裏不讓人。怕他取笑。便拉了黛玉去找襲人去了。足見寶釵善於牢籠。湘雲早已入其皮袋矣。

寶釵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從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寶玉謂和尚道士之言。信不得。非不信和尚道士之言。乃不信金玉邪說。詭爲和尚道士之言。若果爲和尚道士之言。則言於有金鎖之家。應亦言於有玉之家。何以我家不聞有是言。且聽我舍金玉之緣。聯木石之緣乎。其爲有金鎖者。詭托無疑。而況木石姻緣。父母所定。恩愛伉儷。金石不磨。和尚道士。至善至慈。何致拆散人好姻緣。以遷就其金玉之邪說乎。斷不其然。卽或有之。而我亦屹然不爲動。偏說金玉非姻緣。木石是姻緣。彼又焉奈我何哉。故寶釵聞而發怔。以寶玉窺破其詭計。而又拒絕其婚姻也。釵乎釵乎。縱使費盡心機。藉黑珠兒以絡玉。而玉之心不屬。又將何爲。夫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歡娛可貪。時務亦宜識。周果有貳於鄭。或且致其圖謀。晉未自絕於秦。猶可忝

爲婚媾。若乃韓憑自眷其婦。既無半念。游移宋玉不許其隣。空費三年。窺伺便當。剷除邪念。別選金龜。胡猶眷戀仙郎。強求玉杵。縱使貪同翡翠。枕共鴛鴦。伉儷之情不深。肌膚之親何取乎。君子曰。是亦賤人而已矣。

日有所思。夜感爲夢。寶玉夢中之喊罵。卽其平日之醒罵也。惜未及使黛玉聞之爲闕典耳。

鳳姐喚襲人去告訴王夫人的話。又去與王夫人磕頭。朝廷漸漸由妃子。從此昭陽無二人。可爲襲人咏矣。

夜間襲人將加月例的話。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笑道。這回看你家去不去。襲人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以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便走。寶玉笑道。就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要你去。你也没意思。襲人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強盜賊。我也跟着罷。恐哉。緒不如是。豹豹。

犬不如是。猶。但強盜賊。卿固不願跟。世有脂韋其貌。嬈娜其身。嬌婉其音。薰沐其體。日與勾欄粉頭。角逐皮肉生涯。而爲兔子者。比強盜賊更下賤。一流。卿何以又願嫁乎。恨不執耳問之。

襲人又道。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晴雯說死。是欲守寶玉以終身。襲人說死。是欲撇寶玉而他適。說死同。而所以欲死則迥異。一可敬。一可誅。

寶玉忙握襲人的嘴道。罷罷罷。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這些盡情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用話截開。只揀寶玉素日喜歡的春風秋月。及那粉淡脂紅來說。豈知寶玉性情並不古怪。其握襲人之嘴。不聽說死。以其言不中肯耳。非謂不吉利也。故下文有人誰不死之說。如襲人言。則必聞奉承吉利語而欣然。聞盡情語而漠然。斯得謂之不古怪乎。宜其一生悅人奉承。且以奉承悅人。

又宜其一生不獨聞盡情語而漠然。且狠心辣手爲盡情事而亦坦然。其人如此。只合與之談春風秋月。粉淡脂紅。若文死諫武死戰之論。直是對牛彈琴。

襲人由春風秋月粉淡脂紅。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如何死。忙掩住了口。寶玉聽到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得好。故下文有文死諫武死戰一段議論。武死戰固是陪筆。文死諫實爲暗駁襲人。針對上文。非閒筆也。

寶玉又道。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殼你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爲人。這就是我死的得時了。此論亦是針對襲人。死之語。非妄誕之言。謂襲人能守主人終身。以眼淚哭葬主人。方是。

若因勸諫不聽。便欲他去。去之不得。便欲尋死。實屬死出無名。三嬌
深也。其不明白曉暢侃侃而談。却從自身之死對面勸入。此則寶
章折筆也。惜乎襲人蠢才。不能領悟。以爲寶玉又說瘋話。斯則無可如
寶玉因看了牡丹亭詞曲。尙不愜意。走到梨香院要齡官唱裊絲。豈知齡
官見寶玉來。躺着不動。見寶玉身旁坐下。立起躲避。及要他唱。則推嗓子啞
了。寶玉到處逢迎。從未遭人白眼。不意齡官以閉門羹飲之。破天荒。

齡官白眼視寶玉。非品高流俗。目無下塵。惟以眷戀賈薔之故。原不值一晒。
然齡官優伶耳。與賈薔苟合耳。其不貳如此。以視久列釵行。豐分月例。主人
甫去。卽嫁優伶者。其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哉。

寶玉見賈薔提了個雀兒來。籠上繫着小戲臺。問是何雀。賈薔道。是個金頂
玉頭。若寶釵聞之。定以爲天然佳兆。

齡官不能金屋以貯。乃脂韋使登歌舞之臺。恨事也。賈薈以串戲之雀相遺。不啻打趣。不能擇人而事。猶禽鳥不能擇木而棲。恨事也。賈薈以籠中之雀相遺。何異形容。故怒而斥之也。齡官亦庸中之佼佼者。惜後文不知究竟。若能有司棋之志。則可與司棋並傳矣。

寶玉在怡紅院。則有鶯兒結玉絡。出梨香院。則有賈薈提雀籠。梨香院爲寶釵舊居之地。明謂此一篇大文章。無非寫寶釵籠襲人以絡玉。故前有金鶯玉釧以引起。後有金頂玉頭以收科。所以醒題之目而成一篇之局也。

寶玉見賈薈與齡官情形。纔領會過畫薈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一心裁奪盤算。癡癡的回至怡紅院。正值林黛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寶玉一來。就和襲人長歎。說道。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不得老爺說。蠢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

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這婦人知將來葬我洒淚者爲誰。寶玉夜來之言，原以襲人有留在房裏之襲人以眼淚葬他。今在梨香院見賈薈一心在齡官，齡官一心在賈薈，葬賈薈者必是齡官之淚，齡官之淚決不葬他人。若我寶玉一心在黛玉，於襲人既不能如賈薈之於齡官，則襲人之於我亦萬不能如齡官之於賈薈。何能冀其以眼淚葬我耶。而葬我之淚，只可屬望於黛玉。不能兼望於襲人矣。故曰不能全得。賈薈得齡官之淚，我得黛玉之淚。推而至於天下萬世之人，各有專愛之心。卽各有葬身之淚。故曰各人得各人眼淚。文極含蓄，而意甚顯明。襲人認作瘋話，黛玉以爲別處着了魔來。豈知觀我觀人，證人證己，實見道之語耶。至云將來葬我者不知爲誰，則以黛玉嬌軀弱質，善病工愁，不知能否久在人間，以淚葬我。若不能久在人間，則將來葬我之淚，不知

爲誰。每每暗傷者以此。

黛玉問寶玉。明日姨媽生日去不去。寶玉答不去。黛玉笑道。看人家趕蚊子。分上也該去走走。黛玉看見昨日情形。只此一露。此外總未傳播。

寶玉不解。襲人將昨日的話說知。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着了。就褻瀆了他。豈知夢中喊罵。褻瀆更甚耶。

BC

97.411

30
07.411

海上漱石生 題

紅麋夢扶僊

紅麋夢題



MG
I207.411
8:7



3 2168 0957 8

海上漱石
定

紅樓夢抉隱卷十三

東國圖書館寄存續

著者云 武林洪觀蕃之書

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

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蔣玉函以色悅人。以身事人。既已積纒有財。猶不肯放下本業。此之謂自甘污賤。正宜爲賤人之耦。至年紀大而改小生。尤爲無恥。

蔣玉函扮演秦小官。獨占花魁。把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欲知後世因。眼前作者是。寶玉此時。賞識秦小官。竊恐重遊太虛幻境之後。有不堪回首者。

寶玉神魂。都被蔣玉函唱了進去。後來淫賤花骨頭。不知神魂如何飄蕩矣。

寶玉回家。必將蔣玉函惜玉憐香一種情形。告知襲人。從此心寫心藏。定如葵心之向日矣。故後文傾心事之。亦欲飽嘗秦小官風味也。

作者借花魁以演花姓之人。特齒於倡妓之數。

包勇頭戴毡帽。身穿青布衣裳。脚穿撒鞋。身長五尺有零。肩背寬肥。濃眉爆眼。磕額長髯。氣色粗黑。一望而知爲忠直勇幹之僕。然而肉食者之肉眼固不識也。

包勇迹甄寶玉一夢之後。頓改舊觀。惟有念書爲事。並能幫理家務。叫他仍在姊妹們一處頑。他也不去。就有引誘之人。亦不動心。畢竟無根柢之人。少貞愼之性。於是寶玉獨往。獨來於天地間。莫之與京矣。蓮仙女史曰。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若我寶玉。豈可有二。余曰。我字宜衍。蓮仙不欲。乃仍之。

賈芹管水月菴。以爲芳官等出家。無非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豈知芳官竟
是真心。別的女尼女道。均被勾上。惟芳官不能上手。賈芹設酒果招飲。亦不
至。足見美人安靜。芳官性情姿致。略似晴雯。不獨爲諸伶冠。且駕衆侍女而
上之。襲人固遠不如也。然後知有過人之貌者。必有過人之志量。古人云。是
真名士必風流。吾曰。是真美人必安靜。

作者特於蔣玉函扮演秦小官占花魁之後。寫一花芳官。以見花性不同。花
品自別。輕薄之姿。烏能及馨香之質。

嗚呼。嬌嬌晴雯。已足爲美人生色。而芳官又克繼其後。其餘同被斥者。雖不
盡寫。大抵不如襲人之淫。王夫人寵任襲人。驅逐諸美。是以莫邪爲鈍。鉛刀
爲銛。復將大主山分脈。拋撇外牆。正樑偷換支柱。是更棄周鼎而寶康瓠。而
其弊則在失明。鶻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泰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襲人王

夫人之目。葵耳豆也。泰山且不見。而何有於晴雯。雷霆且不聞。而何有於芳官。晴雯芳官且不知。而何有於黛玉。自古昏君用人。舉枉錯諸直。非惡直而喜枉也。不辨其爲直枉耳。方自謂進退人才。明並日月。豈知目蔽耳塞。措施乖謬耶。如是者國亡。夫國君用人。朝進夕退。朝退夕進。自知乖謬。尙可轉旋。惟男女昏因。一成而不可變。一變而不可復成。擯之者既爲淑媛。納之者必爲禍水。如是者家亡。王夫人爲襲人蔽其目。塞其耳。而又身爲葉豆。以蔽賈母之目。塞賈母之耳。悔木石前盟。易金玉怨耦。乖謬如此。欲家之不忘得乎。鳳姐因那夜不好。正惦記饅頭菴的事。偏平兒以水月菴匿名揭帖。誤說饅頭菴。嚇得鳳姐急火上攻。眼前發暈。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平兒道。水月菴不過女沙彌女道士的事。着什麼急。鳳姐聽了。方知是水月菴。定了定神。說道。我就知道是水月菴。原是我叫芹兒管的那饅頭菴。與我什麼相干。顯

有聞雷失箸急智。然此時雖支吾過去。而寸心自訟。饑頭菴事。終不能一刻去懷。此爲善所以最樂也。

賴大奉命拏回賈芹。並女沙彌等。若待賈政處置。殊費周折。妙在賈政衙門有事。賈璉得以便宜行事。省却無數筆墨。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賈政以衙門有事。水月菴事。卽命賈璉查辦。賈璉有心庇護賈芹。又恐辦得不合賈政之意。有擔干係。乃請王夫人之示辦理。頗似今之能員。

王夫人命將水月菴那些女子。帶去問他本家有人沒有。將文書查出。僱船派人送回本地。連文書發還。若爲一兩個不好。都揀着還俗。又太造孽。可謂愚人之愚。豈知押令還俗。功德無量耶。

王夫人吩咐賈璉。究竟那些女子能殼回家不能。未知着落。亦難定擬。然則

愚人之愚。畢竟無益。

芳官如何下落。文內不紀。非疎漏也。蓋芳官其人。原在不足重輕之列。前之夜宴怡紅。所以襯托醉眠芍藥。今之冰心水月。無非借映輕薄桃花。陪襯之大。陪襯之筆。故寶玉不復繫情。文章不爲結撰。

蓮仙女史曰。使芳官皈依佛法。終老空門。似屬無謂。且未免僭紫鵲之分。若使發回本籍。得適所天。又覺寡情。不足以形襲人之淫。故作者特從其略。余曰然。

紫鵲在鴛鴦處。看見兩個女人。與賈母請安。問鴛鴦。知是傳試家的。且說兩個女人好討人嫌。一來便編一大套。誇他家姑娘怎麼好。老太太偏愛聽也罷了。還有寶玉。素常最厭老婆子。偏見了他家老婆子。便不厭煩。前兒還來說。多少人家做親不肯。一心要和搭們這種人家做親。誇獎一回。奉承一回。

把個老太太的心都說活了。此非寫傅秋芳美麗動人。正以見賈母心無定準。雖與薛姨媽訂定寶釵。尙有見異思遷之見。而况黛玉一無親人。安得不出爾反爾而敗盟哉。

紫鵲聽了一呆。便假意道。老太太喜歡。爲什麼不就給寶玉定了呢。此固紫鵲相試之言。然口氣之間。一若寶玉親事。本無所屬者。蓋寶釵之定。鵲固不知。黛玉之定。鵲亦不曉也。

鴛鴦正要說出原故。聽見老太太醒了。就趕着上去了。鴛鴦雖未將原故說明。大家以傅家婆子之言。未必確實耳。若云老太太上早已有人。則與上文心都說活四字說不去矣。

紫鵲一路回來。一頭走。一頭想。道。天下莫非只有一個寶玉。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我們家裏的那一位。越發癡心起來了。看他那個神情兒。是一定在寶

玉身上的了。三番兩次的病。可不是爲着這個。爲什麼。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豈知鹿固秦之鹿耶。是以逐鹿者雖衆。無非作非分之想。秦逐其鹿。斯得其正。紫鵑不知黛玉有前盟。故視逐鹿者無區別。其言亦遂涉籠統矣。

你也想。我也想。其中豈包着一張家。

紫鵑又道。這家裏金的銀的。還鬧不清。若添了一個什麼傅姑娘。更了不得了。紫鵑之意。以爲秦之危。既有漢軍將入關中。何堪更有楚軍繼其後。豈知得鹿而捨其角者。固爲先入關中之人耶。楚霸雖強。其何足慮。至王爾調所說之張家。則不過如發難之陳涉而已。更不足道。

紫鵑又道。我看寶玉的心。也在我們那一位的身上。聽着鴛鴦的說話。竟是見一個愛一個的。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心了麼。寶玉多情博愛。在紫鵑自不能無此疑。豈知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耶。惜無爲寶玉白者耳。

紫鵑本是想着黛玉往下一想，連自己也不得主意，不免掉下淚來。以寶玉既見一個愛一個，則姑娘之事，且不可知。何況自家，又豈知花下閑談，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不短了偕們四個人的用。早已連紫鵑姐姐算在其內耶。惜無爲寶玉白者耳。

紫鵑想要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又恐怕他煩惱。若是看着他這樣，又可憐見兒的左思右想，一時煩躁起來。紫鵑左思右想，不但爲黛玉煩躁，且爲自己煩躁。此時心事，尚是公私各半。又自己啐自己道：你替人耽什麼憂，就是姑娘真配了寶玉，他的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寶玉性情雖好，又是貪多嚼不爛的。我倒勸人瞎操心，我自己纔是瞎操心呢。從今以後，我盡我的心，伏侍姑娘。其餘的事，全不管。這麼一想法，心裏倒覺清靜了。此是轉念之開，把自己打算自己一層，全行撤去，專爲黛玉打算。故自啐道：你替姑娘耽憂，而兼

憂自己。又替姑娘耽什麼憂。況姑娘性情如彼。寶玉貪多如此。我之爲我。得不足喜。失不足憂。又何必攙雜其間。操此瞎心。今而後。我只盡我之忠。把自己之身。置諸度外。一心伏侍姑娘。爲姑娘打算。如此而已。至寶玉於我如何。我之將來。是否得與小星之列。此其餘事。我從此全不介意矣。此極寫紫鵑之忠於姑娘。不爲自己計之特筆也。若誤會書意。作爲紫鵑看水流舟。尙復成何紫鵑。其故作雙關二意。不肯明白透寫者。此紅樓不與人以一目了然。是其本來筆仗也。

黛玉性情難伏侍。襲人之庸見。無足怪。紫鵑似不應爲是言。而竟爲是言者。蓋有說焉。紫鵑屬望黛玉與寶玉成親。若以黛玉性情好伏侍。則其心猶涉於私。惟知其難而猶殷殷屬望。則純乎忠矣。此揚紫鵑之文。非抑黛玉之文。不得以紫鵑有是言。遂謂黛玉性情果難伏侍也。須知。

黛玉問紫鵲那裏去了。來紫鵲道：「瞧了瞧姐姐們去。」黛玉道：「敢是找襲人姐姐去麼？」紫鵲道：「我找他做什麼？」此由寶玉遷怒於襲人耳。然黛玉不知也。平空吃這一碰。

海棠萎而晴雯死。海棠開而通靈亡。萎固不祥。開亦不吉。是謂花妖。漢昭帝時。上林僵柳復起。兆宣帝之已奪位也。怡紅院海棠萎而復開。兆寶釵之已奪婚也。皆咎徵也。

黛玉聞老太太們都在怡紅院看。棠忙扶了紫鵲過來。與賈母等人相見。維時史湘雲因叔叔調任回京。接了家去。薛寶琴跟他姐姐家去住了。李紋李綺。因見園裏多事。李嬪娘帶了在外雇住。美人寥落。如晨星麗天。令人惆悵不已。然晨星之中。尚有啓明。足抵繁星之燦。再一轉瞬。而晨星亦無存者。能不爲大觀園一慟耶。

大家說笑這花兒開得古怪。賈母道：這花兒應在三月裏開。如今雖是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着小陽春的天氣。這花開。因爲天氣和暖。是有的。賈母扭捏牽強。僅解說花不應時。至萎而復開。無可解說。蓋心中未嘗不以爲不祥。以在怡紅院中。不忍作是想。並不忍爲是言耳。故強作解人。以爲無足怪。若在他處。則早已命人斫去矣。王夫人道：老太太見的多。說得是。也不爲奇。此與賈母同爲一說者也。然隱然有姑妄信之之意。邢夫人道：我聽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怎麼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必有原故。此不以賈母之言爲然。而暗駁之者也。然吉凶之理。亦不能測。李執道：老太太與太太們說得都是。據我的糊塗想頭。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此花先來報信。此仰體賈母之意。而爲是吉祥語也。然亦胸無成見。探春雖不言語。心內想此花必非好兆。大凡順者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只不好說出來。此

獨具卓見。不以祥瑞之言爲然者也。然所見不在今日花開不順時。而在平日賈母王夫人所爲不順理也。口雖不言。心乎憂矣。大有悲天憫人之概。黛玉聽說是喜事。心裏觸動。便高興說道。當初田家有荆樹。枯而復榮。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舅舅喜歡。那棵樹也就發了。此又牽強縮合。而以爲祥瑞者也。然因李紈之言。觸動心事。致偏所見。既非見理不明。亦非真諛獻佞。於是賈母王夫人聽了喜歡。便說林姑娘比方得有理。狠有意思。此又因林黛玉之言。釋憂疑而爲歡喜也。聞苦語則喜。固是人情。況花萎復開。不比當花忽萎。偏於吉兆。無怪其然。余故曰。探春之憂。在人事。不在海棠。

正說着。賈赦賈政賈環賈蘭都進來看花。賈赦道。據我的主意。把他斫去。必是花妖作怪。賈政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不必斫他。賈母聽說。便說誰在這裏混說。人家有喜事好處。什麼怪不怪的。若有好事。你們享去。若是不好。我

一個人當去。你們不許混說話。賈政聽了不敢言語。越越的同賈赦走了出來。杜儉不賀九月梨花。王求禮不賀三月瑞雪。未嘗無見。然不賀可也。或自家修省可也。乃當君親以爲祥瑞之時。必欲出此拂逆之語。真是笨伯。

賈母高興。命備酒席賞花。並命寶玉賈環賈蘭做詩誌喜。此非真心行樂。因賈赦之言拂意。矯揉造作以解穢耳。

賈母命李紈念詩畢。說道。我不大懂詩。聽去倒是蘭兒的好。環兒的不好。晉郭訥入洛觀伎人歌。言佳。石崇問何曲。訥云不知。崇曰。卿不知曲。那得言佳。與賈母同一可笑。

寶玉見賈母歡喜。更是興頭。因想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今日海棠復榮。晴雯不能像花死而復生。頓覺轉喜爲悲。此題中必不可少之文。又想起前日巧姐說。鳳姐要將五兒補入。或者此花爲他而開。也未可知。却又轉悲爲喜。

依舊說笑。寶玉想來想去。只將海棠例侍兒。絕不爲自家休咎介懷。此真神瑛見界。

五兒固晴雯之小影也。故可類推。

賈母扶了珍珠回去。此珍珠。必是補襲人之缺者。故仍以襲人舊名名之。鳳姐既命平兒。送紅給寶玉。包花作賀。又令平兒私囑襲人。此花開得奇怪。絞塊紅綢子掛掛。便應在喜事上去。以後也不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雖無恐懼修省之言。處置尙屬不卽不離。畢竟鳳姐兒能。

寶玉因賈母來看花。脫換衣服。致將通靈寶玉失去。是海棠不但爲妖。且爲祟矣。古語云。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信然。

襲人受王夫人付托之恩。又擅寶玉專房之寵。何以寶玉脫衣換衣。全不照管。致失通靈。罪烏能逃。然罪不在今日也。蓋金鎖定而寶玉自不能留。照管

雖勤無益也。然則襲人之罪。失於照管。小作合金鎖。大衡情定罪。當從寶玉毀口剖心之律。

李執欲衆丫頭脫衣搜檢。真是無聊之極。思探春阻之。宜哉。

探春與衆人都疑心賈環使促狹。非以平日可疑而疑之。耶。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探春命平兒悄悄叫過賈環來。問他可曾見玉。說亦委婉。乃賈環登時發作。拂袖而去。且激怒於其母。小子好大牌氣。

賈環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不見。該問他。怎麼問我。捧着他的人多着。咧。賈環但知捧寶玉之人多。尙不知有二兩月銀之翹楚。聞賈母此言。能無愧死。

襲人聽說王夫人來了。自覺無地自容。及王夫人進屋坐下。叫襲人。慌得襲

人連忙跪下。竊以爲王夫人必有一番斥責。乃並無譴詞。仍是平日霽顏溫語。真好恩眷。

寶玉假稱往臨安伯府聽戲去了。玉沒有告訴他們。王夫人道：胡說。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他們伏侍麼。大凡哥兒出門回來。手巾荷包短了。還要問個明白。何況這塊玉。便不問的麼。寶玉無言可答。還是李紈探春。從實告訴出來。可見襲人並不伏侍照管。何以不加呵斥。真好恩眷。

王夫人急得淚如雨下。要回賈母去問那夫人那邊跟來的人。因鳳姐說。二經吵嚷。恐偷玉的人毀壞滅跡。不如且別叫老太太老爺知道。暗暗的派人察訪。因此纔將賈母賈政暫且瞞過。文章始得從容展布。王夫人便吩咐衆人。不許聲張。限襲人三天內找出玉來。要是三天找不着。只怕也瞞不住。大家也就不用过安靜日子了。乍聽之。覺有勒限之厲。再按之。並無違限之條。

真好恩眷。

每怪今之爲上司者。平空寵信一庸碌之員。既無才能。復無德行。政治二字。不知爲何事。拔之風塵。任以繁要。及敗乃公事。貽誤地方。猶且多方爲之迴護。不知是何肺肝。或曰。此忌才之上官也。故於庸碌者而喜之耳。余曰。忌才豈忌德哉。或曰。此有大帽之屬吏也。故得固寵於上台耳。余曰。來自田間。有何大帽。或又曰。此別有夤緣而成遇合也。故公道不伸於私恩。余曰。此則非吾所敢知。然以王夫人例之。襲人有何情可徇。有何賄可賂。亦未必盡然矣。鳳姐罵沈氏曰。想是脂油蒙塞了心肝。以此移贈王夫人及今之上官。庶乎近焉。

李紈傳林之孝家的來吩咐。閉上園門。三天內不許人出去。此等舉動。搜查大件之物則可。若搜通靈玉。毫無當處。然以此重大之事。又不得不鋪張揚

厲。做作一番。回想搜檢香囊。早爲此回伏兆。

劉鐵嘴拆字極爲靈敏。至賞字不拆和尙而拆當舖。尤無斧鑿痕。

邢岫烟說妙玉會扶乩。麝月便磕頭求他速去。黛玉衆人亦都慫恿前往。與焙茗聽測字之說。忙往各當舖找尋。皆推波助浪之文。

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癲

妙玉不允扶乩。獨不念指路聽琴情分乎。然口雖拒絕。心固許之矣。故聞岫烟拜懇之言。笑而從之。

妙玉扶乩。令岫烟行禮。都是龍華會上人。妙妙。

乩云。來無迹。去無蹤。青嶼峯下倚古松。欲追尋。山萬重。入我門來一笑逢。較劉鐵嘴拆字。又自不同。

降乩者拐仙。分明癩腿道人。

李執看了乩語。說道。入我門來這句。到底是入誰的門呢。黛玉道。不知請的是誰。岫烟道。拐仙探春道。若是仙家之門。便難入了。豈知靈山不遠。跬步可入哉。

黛玉回來。想起金石的舊話來。反心裏歡喜道。和尚道士的話。真個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緣。如何把這玉丟了呢。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他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半天。更覺安心。把這一天的勞乏。竟不理會。重新看起書來。秦始皇築萬里城。以禦胡。不知胡亥自在膝下。唐太宗誅五娘子。以應讖。不知武氏自在宮中。黛玉喜失玉。以免與金鎖爲緣。不知北靜王所贈假玉。早已與金鎖聯爲匹耦。然則奈何。曰。胡亥廢。武氏誅。寶釵死。斯爲可喜矣。

黛玉又想到海棠花。說這塊玉原是胎裏帶來的。非比尋常之物。來去自有關係。若是這花主好事呢。不該失了這玉。呀。看來這花開得不祥。莫非有不

吉之事。不覺又傷心起來。上文心喜。是爲自家終身。轉念傷心。是爲寶玉關切。柔腸宛轉。悲喜均屬可憐。

王夫人正因寶玉失玉納悶。忽見賈璉來報。王子騰陞了大學士。不日回京。於是歡喜非常。正想娘家人少。薛姨媽家又衰敗了。兄弟又在外任。照應不着。今聽見兄弟拜相回京。王家榮耀。將來寶玉都有倚靠。便把失玉的心又略放開些了。兄弟拜相回京。固屬可喜。但喜娘家有人照應。未免婆子村耳。王夫人正盼兄弟回京。忽見賈政進來。滿面淚痕。嗑吁吁說道。你快去稟知老太太。卽刻進宮。娘娘忽得暴病。太醫院已奏明痰厥。不能醫治了。貴介之弟未來。椒房之女先逝。手足之喜。已不敵兒女之憂。而況所喜又將轉爲憂哉。一事恃亂。遂致拂逆之事。頻來。作事顧可不循理歟。

賈母聽說元妃有病。念佛道。怎麼又病了。前番嚇得我了不得。後來又打聽

錯了。這回情愿再錯了也罷。人於惡夢醒後喜道。幸而是夢。及所遇不順。又冀仍是夢境。賈母此想。正復相似。

賈母等進宮。元妃已不能言語。可見上文省宮幃之妙。

王仁因叔叔入閣。仍帶家眷來京。虎未來而狐先至。

鳳姐因王子騰入京。心內歡喜。便有些心病。有這些娘家的人。也便撻開。陽世上人。固可撻開。柴房鬼。嘆。雖娘家。有變理。陰陽之人。恐亦禁止不得。

寶玉失玉後。終日懶怠。走動說話也糊塗了。茶飯端到面前。便吃。不來也不要。襲人看這光景。不像有氣。像是有病的。偷空兒到瀟湘館。告訴紫鵲。說二爺這麼着。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無事。則擠之。有事。則求之。小人於君子。往往如此。妙在黛玉不肯過來。落得掃賤人一鼻子灰去。

襲人又背地裏去求探春。那知探春心裏明白。知道海棠開得怪異。寶玉失

得更奇。接連着元妃姐姐薨逝。諒家道不祥。日日愁悶。那有心腸去勸寶玉。況兄弟男女有別。只好過來一兩次。寶玉又終是懶懶的。所以也不大常來。此真明達事理。斟酌用情者。海棠之異。失玉之奇。實由悔木石之盟。聯金玉之耦。他人容有未知。三姑娘早已深悉。行事既涉於乖謬。家道安望其隆昌。所謂孽由自作。妖由人興。探春所以愁悶而莫釋也。然手足之情。終難割置。姑來開導一二次。既不覺悟。則不如仍守不同席之嫌。何等胸次。何等端嚴。吁。閨閣人傑也。

探春且不肯頻來開導。益見黛玉不來之高。

襲人東碰西碰。何不去接史湘雲。豈以湘雲不甚合寶玉脾胃耶。然而祇知其一。不知其二。

薛姨媽那日。應了寶玉親事回來。告訴寶釵。且說你姨媽說了。我還沒有應。

準說等你哥哥回來再定。你願意不願意。婆子真是發昏。此令愛百計營求。千願萬願者。何待問哉。想亦口頭禪耳。寶釵正色道。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父母作主的。父親沒了。媽媽應該做主的。再不然。問哥哥。怎麼問起我來。面子上却是官話。骨子裏早已欣從。如此嬌婿。如此門楣。依草附木之阿孃。豈有不作主之理。且女兒心事。久已深知。此問誠爲蛇足。正色責之。不啻諸語連聲應之也。至問哥哥一語。尤爲贅疣。泥塑之人。有何高見。不過陪襯之筆耳。寶釵至此。始如秀才望榜。名列高魁。大遂平生之願。一椿絕大心事。放落丹田。喜可知也。然此時寶玉無恙。若失玉之後。則必多方厄之矣。

或曰。寶釵此答。亦在兩可之間。何所見其願意。余曰。有諸內。必形諸外。觀後文。寶釵見寶玉失玉瘋癲。賈母欲娶過門。沖喜。薛姨媽一時應允。回來看着

寶釵似乎不願意是的。有後文之形。出不願意。知今日之無不願意也。

寶釵聽見寶玉失玉。心甚驚疑。玉爲寶玉命根。一旦失之。不祥莫大驚之宜也。疑者何。金玉邪說。本非天成。臆造之金。固不能匹通靈之玉耶。抑假神僧之言以欺人。而爲神僧所擲。揄耶。寶釵之疑。大率以此。

通靈玉卽寶玉之心。寶釵雖能用珠兒線絡其玉。終不能絡其心。奈何。

襲人雖在寶玉跟前低聲下氣。伏待勸慰。寶玉竟是不懂。此時設奴之口。悍婦之心。狐媚之淫。概無所施其技。

賈母待元妃事畢。親自到園看寶玉。襲人叫寶玉接出。依然請安。賈母見了。便道。我的兒。我打諒你怎麼病着。故此過來瞧瞧你。今你依舊的模樣兒。我的心放了好些了。此初見情形。寫得惟妙惟肖。及進屋坐下。問寶玉的話。襲人教一句說一句。大不似往常。真是一個傻子。賈母愈看愈疑。便說我纔進來。

着時不見有什麼病。如今細細瞧這病。果然不輕。竟是神魂失散的樣子。到底因什麼起的。此問話後情形。亦寫得惟妙惟肖。迨聞王夫人將臨安伯府裏聽戲失玉之言告訴出來。急得站起來。眼淚直流。說道：「這件玉如何是丟得的。你們忒不懂事了。老爺也擱開手的不成。此聞失玉情形。寫得尤爲肖妙。若俗手爲之。必將究問何人。跟去聽戲。如何不小心招扶。如何將玉失去。如何不早告知。於是王夫人必又有一番飾說。蠟味蔗渣。大嚼特嚼。神理既不緊促。文章亦少丰神。何若此三語之中。把失玉說得關係緊要。斥責王夫人等看得輕鬆。既責王夫人并責賈政。一時憂忿愁急。神理俱到。妙筆也。此回與前回寶玉受笞情事。有天淵之別。而機杼仍是一家。讀者盍圖讀之。不知作者把筆低頭。費幾許經營。而後成此三語也。」

王夫人庇護襲人。寶玉失玉。既不早白賈母。又詭詞以掩真情。愛惜賤人一

至於此。其平日之聽其所言。爲其所用。不可概見歟。
寶玉詭稱玉係聽戲所失。王夫人直斥其非。王夫人撫拾其言。賈母信以爲實。非見理有明。有不明。亦以其人之言。有可信不可信耳。王夫人之不信。不信寶玉也。以其慣爲若輩諱罪也。賈母之信。信王夫人也。以其不致爲若輩說謊也。

王夫人見賈母生氣。叫襲人等跪下。自己斂容低首回說。媳婦恐老太太着急。老爺生氣。都沒敢回。此爲賈政辯。且申明自己不早告之故。賈母咳嗽。這是寶玉的命根子。因去了。所以他纔這樣失魂喪魄的。還了得。上文是籠統乾坤一罵。此則專咎王夫人不早告知。有誤尋找。還了得三字。所以深罪之也。故又接說道。況且這玉滿城裏都知道。誰檢了去。便叫你們找出來。此聲明不早告知之非。玉失在外。秘不以聞。但在家中冥搜默索。何能尋獲。有此

數語方見賈母責得切當。然亦由王夫人自取之也。王夫人若不爲襲人卸罪。無此申飭矣。

賈母說畢。叫人快請老爺來。分明囑其向外尋找。乃王夫人與襲人唬得忙哀告道。老太太這一生氣。回來老爺更了不得了。現在寶玉病着。交給我們儘命的找來。就是可發一噱。賈母生氣。不過怪其不早告知。責過便了。豈猶召賈政來幫同下喙乎。亦太不懂事了。

賈母喚賈政。欲懸重賞。從違均有不合。妙在賈政不在家。於是賈母得以行其志。

賈母叫賈璉寫出賞格。懸在前日經過地方。有人檢得送來者。送銀一萬兩。送信找得者。送銀五千兩。好大手筆。賈母求玉心切。固非此不足以廣招徠。然富名由此而益盛。嫉之者。由此而益深。異日以微罪抄家。焉知非象以齒。

焚身耶。賈母可謂不解事之至矣。然所以故。則以王夫人爲襲人諱罪。讒云往臨安伯府遺失。故懸賞貼通衢而爲是招搖也。王夫人庇一淫賤小人而誤大事。其罪顧可貰乎。

賈母叫人將寶玉動用之物。搬到賈母處。便攜了寶玉起身而去。從此搬出大觀園。睽達瀟湘館。寶玉黛玉。遂如牛女隔天河矣。回首入園之初。其盛衰真有天淵之判。

賈母回到房中。叫人收拾裏間。安置寶玉。因叫王夫人坐下說道。你知道我的意思麼。我爲的園裏人少。怡紅院的花樹。忽萎忽開。有些奇怪。頭裏仗着一塊玉。能除邪祟。如今此玉去了。生恐邪祟易侵。故我帶過他來。一塊兒住着。此數語似乎賈母解說帶寶玉出園之故。殊不知爲後文榮禧堂成親滅痕迹也。

寶玉失玉。王夫人係李執事告知。賈母係王夫人告知。賈政係轎內聽道兒上人說招帖而知。三人所聞不同。情景亦異。

失玉最關切者。賈母。最不關切者。賈政。賈政回家。問門上人。始知寶玉失玉。賈母懸賞招尋。便嘆氣道。家道該衰。偏生養這一個孽障。纔養的時候。滿街的謠言。隔了十九年。略好了些。這會子又大張曉諭的找玉。成何道理。忙進裏頭問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賈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又不敢違拗。只抱怨王夫人幾句。又走出來。叫瞞着老太太。背地裏揭了。賈政聞寶玉失玉。全不介意。既不究問根由。復不設法尋找。但以不應大張曉諭招尋爲恨。嘆氣而進。抱怨王夫人而出。命人揭去招帖完事。上文賈母云。難道老爺也是摺開手不成。豈知竟自摺開手。父子之情。抑何薄耶。若環兒有此恐。不若是惹矣。異日寶玉棘闌不返。膝下長違。亦自知非老親愛子。

或曰。賈政不慈於寶玉。寶玉可忍心拋撇。王夫人恩斯勤斯。乃亦毫無依戀。何也。余曰。王夫人之不慈。甚於賈政。聽襲人之譖。下辣手於嬌兒。作逐爵之鷹鷂。不稍留以餘地。此猶家範未敢怨咨。乃更顛倒其姻緣。拂逆其好惡。明知劉家碧玉已成珠聯璧合之形。必易牛氏金釵。遂彼李代桃僵之計。是愛子不如其妹之子也。有此愛媳。足以承歡。拋別慈幃。未爲太忍。惟賈母之鍾愛。實人世之所稀。故必待終餘年。且博一第。副爭氣之遺囑。盡仰答之寸心。夫然後被髮大荒。拔足塵世。此卽所以報也。

賈政有可笑者三。可怪者三。寶玉銜玉而生。滿街謠言。無非佳話。乃等諸姜氏寤生。可笑一。懸賞萬金。招尋失玉。固屬駭人聽聞。轎內聞知。卽當呼從人於路揭去。必待回來問過門上人。又入內問明王夫人。夫然後使人往揭。致被游手好閒之人先行揭去。可笑二。招帖爲賈母主張。王夫人何能攔阻。乃

自己不敢違拗。却抱怨於王夫人。可笑。迂腐騰騰。殊堪齒冷。玉爲寶玉命根。豈有不知。萬金招帖。固屬招搖。亦當切囑家人。明查暗訪。或將賞銀輕減。另帖招尋。乃漠不介意。悠悠聽之。可怪。一寶玉。雖不肖。爲老親鍾愛之人。懸賞而至萬金。可知老親情急。雖有不必來見之命。亦當入內安慰一番。乃絕不關切。全無母子之情。可怪。二寶玉之外。雖有賈環。而寶玉究係冢子。且慧中秀外。亦非辱沒之兒。失去命根。自應惶急。況經王夫人備細告知。已知其失玉而病。亦應喚來看視。訪請名醫。乃竟不關痛癢。全無父子之恩。可怪。三情懷落落。尤覺駭人。

懸賞緝盜。且有假盜。何況尋玉。假玉之來。意中事耳。

賈璉忙將假玉送入。鳳姐一見。便劈手奪去。送到賈母手裏。賈璉笑道。你這麼一點兒事。還不叫我獻功呢。絕平淡文中。却有此雋筆。

寶玉之玉。前有北靜王仿造。此又有騙賞人僞造。夫通靈寶玉。且可一造再造。何況金鎖乎。此亦醒目之文。

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誰知歿於路。於是悲女哭弟。又爲寶玉耽憂。如此接二連三。都是不隨意的事。那裏攔得住。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要知皆金鎖之功。

賈政放江西糧道。自是好事。孰知後來名利兩損。禍水到門。好事亦壞。賈母命人請賈政來說道。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話與你說。不知你聽不聽。說着掉下淚來。賈母處分家事。無不侃侃而談。獨向賈政提寶玉。卽預存一格格不入之見。而況欲行悖禮之事。尤患有所阻撓。故未語淚先流。又問其聽不聽。全用脅制之法。

賈政忙站起來道。老太太有話。只管吩咐兒子。怎麼不遵。賈母哽咽道。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偏有你大哥在家。不能告親老。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的又病得糊塗。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我叫人給寶玉算命。先生算得好靈。說要娶金命的人。沖喜纔好。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所以叫你來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呢。說分三層。第一層說。此次外任不比先時。尚有寶玉承歡。今寶玉病得糊塗。若不急爲治好。則膝下無承歡之人。八十一歲之娘。何能堪此寂寞。此以自己年邁脅制之也。第二層說。寶玉之病。醫治不效。惟算命人說娶金命。沖喜可愈。寶釵雖非金命。却有金鎖。亦足沖喜。此以寶釵金鎖脅制之也。第三層說。算命之說。原不足盡信。然此人算命極靈。不得不信。況舍此別無好法。爲父母者。將望其好乎。抑聽其死而不救乎。此以寶玉之病脅制之也。三面脅

制使賈政。強不得。太君真利害。

賈政陪笑說道。老太太當初。怎麼疼兒子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只爲寶玉不上進。所以時常恨他。也不過是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賈政未答。寶玉沖喜之說。先表自己愛子之心。緣賈母言來語去。總覺賈政不疼寶玉。要他好隨他去之間。尤爲言重。故先自分說。而後答沖喜之事。道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的理。此言男大須婚。原不必有沖喜之說。豈有故違慈命。獨出矯情。但恐寶玉病不能成親耳。故接說道。如今寶玉病着。兒子也不放心。因老太太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什麼病。其言則欲看寶玉之病。再定其意。則欲借寶玉之病作梗也。及見寶玉臉面狠瘦。目光無神。襲人叫他請安。他便請安。大有瘋傻之狀。便叫人扶了進去。此時賈政心內躊躇。寶

玉病狀若此。何能成家。豈非輕舟將去世。娶親來作挂帆人耶。大可藉槓買母之命。然又想到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如今又放外任。不知幾年回來。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一則年老無嗣。雖說有孩子。到底隔了一層。二則老太太最疼的寶玉。若有差錯。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瞧瞧玉夫人一包眼淚。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來說道。老太太這麼大年紀。想法兒疼孫子。做兒子的還敢違拗。老太太主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此是轉念之間。因自己年老。贊母心疼。玉夫人眼含珠淚。而後允爲成家也。若單就寶玉而論。決難從命。然成家雖允。而欲咄嗟立辦。以冲喜。仍難遵命。換又難之道。姨太太那邊不知說明白了沒有。王夫人道。姨太太是早應了的。只爲蟠兒的事。沒有結案。所以這些時總沒提起。賈政道。這就是第一層難處了。哥哥在監裏。妹妹怎麼出嫁。況且貴妃的事。雖不禁婚嫁。寶玉應照出嫁的姐姐有九個月的。

功服。此時也難娶親。再者。我的起程日期。已經奏明。不敢耽擱。這幾天怎麼樣辦呢。三層均爲難。而貴妃功服一層尤爲絕大題目。賈母有三齋制。賈政以三難難之。似亦可以止矣。乃賈母心計已定。莫可挽回。因道。你若給他辦呢。我自然有道理。包管都礙不着。姨太太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他。蟠兒那裏。我央蟠兒去告訴他。自然應的。若說服裏娶親。當真使不得。況且寶玉病着。也不可教他成親。不過是沖沖喜。挑個好日子過了禮。趕着挑個娶親日子。一概鼓樂不用。倒按宮裏的樣子。用十二對提燈。一乘八人轎子。抬了來。拜了堂。一樣坐床撒帳。可不是算娶了親了麼。再者。姨太太曾說寶丫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過。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寶丫頭過來。不因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豈不是大家造化。這會子。一概親友不請。也不擺筵席。待寶玉好了。過了功服。再擺席請客。這麼着都趕的上。你

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也好放心的去了。賈母行事。純是督撫脾氣。何謂督撫脾氣。主見一定。欲行便行。不由人說。說亦不聽。明知不可而堅意持之。明知非禮而強詞釋之。卽如服內所重者娶親。不論成親不成親。若執沖喜之說。則苦塊娶親。亦可告無罪矣。况寶玉之病。未必不可成親。新婦之來。又難免不俯就。牀幃之際。其能禁令及之哉。分明爲是飾說。以逞其剛愎自用之心。脅制兒子。脅制親家。總以巍巍在上。無人節制耳。賈政雖不願意。而亦無可如何。只得勉強陪笑。一遵嚴命。吩咐家人。不許聲張。免擔不是而已矣。吾嘗謂君上所爲不道。臣子尙可力諫。諫而不聽。或去位。或犯顏。甚或甘就鼎鑊。以冀君之一悟。均不失爲致身事君之道。父母則不然。人子惟有幾諫。幾諫不聽。其技已窮。故君上有過。尙不致陷人。臣於不義。父母有過。往往陷人子於不義。若賈母者。豈不可嘖也哉。

寶玉非亢陽之症。賈政有赴任之忙。姑緩數月完姻。何嘗不可。賈母必欲咄嗟立辦。不嫌貴妃之喪。甘犯違娶之條。似此忍心悖禮之事。且毅然爲之。其悔木石之盟。改金玉之聘。夫何足道。此作者借此證彼之筆也。

爲出嫁姊持服。原不拘婚嫁。而非所論於貴妃之姊。卽貴妃之薨。原不禁婚嫁。而不能概夫貴妃之弟。是以元妃之喪。人人皆可娶親。獨寶玉不可以其尊而親也。賈母必欲爲之娶親。悖禮甚矣。賈政諫而不聽。當陰使薛蟠梗之。薛蟠在監。生死未定。妹子出閣。亦太忍心。以此梗議。賈母雖強。亦不能奪。乃賈政計不出此。徒以赴任事多。應酬不暇。寶玉之事。聽憑賈母主張。使寶玉忍於其姊。寶釵忍於其兄。手足之恩。兩薄。婚姻之禮。草成。距心烏得辭其罪。賈母與賈政商量娶寶釵之言。偏寶玉昏昏睡去。若使聽得。定有一番作梗矣。

襲人頭裏雖也聽得些風聲。到底影響。只不見寶釵過來。却也有些信真。今日聽了賈母這話。方纔水落歸槽。足見此人着急。天下婚姻。男女兩家屬望。猶淺。所最關切者。莫如媒合之人。襲人如此關切。其媒合何待問哉。故每逢論寶釵婚事。必兼寫襲人特筆也。

襲人歡喜。心裏想道。果然上頭眼力不錯。這纔配得是。土豪賄囑官司得直。則曰宰官明察。房師鼎薦。硃卷得中。則曰主司公平。襲人謂上頭有眼力。亦此神理。

襲人又道。我也造化。賤人千方百計。儘力營謀。所爲者。一我耳。狗才可惱。但造化不在寶釵爲大婦。而在寶釵能擠之下。嫁優伶。賤同娼婦。斯真造化耳。襲人千方百計。儘力營謀。離間黛玉。撮合寶釵。以爲寶釵必且感其情。牀第必且廣其惠。豈知李勣勸立武后。而爲武后族。郭崇韜勸立劉氏爲后。而爲

劉氏誅。夔人撮合寶釵。而爲寶釵制。終年不得近禁。鬱欲蒙福而卒。以賈禍。幸而寶玉出亡。得以從容更嫁。否則難保不爲李勣郭崇韜之續。雖不見殺。而幽錮終身。在所必至。

夔人又想到寶玉心裏祇有一個林姑娘。老太太那裏知道他們心裏的事。初見林姑娘。便捧玉砸玉。那年夏天在園裏。把我當做林姑娘。說了好些私心話。後來紫鵲說了一句頑話。便哭得死去活來。若是如今和他說。要娶寶姑娘。就把林姑娘擻開。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若稍明白些。只怕不能沖喜。竟是催命了。嗚呼。夔人之罪。於是乎不容誅矣。秦檜爲萬世罪人。然主和議。殺岳飛。而通於金。後人猶有爲之解者。曰。檜以宋室不競。飛軍雖強而孤。和則國祚可延。戰則滅亡立見。故狠心辣手而爲之。初不料岳家軍之難撼。而爲宋室長城也。夔人明知寶玉與黛玉有固結莫解之情。有相

依爲命之勢。乃忍奪其所愛。以予其所不愛。取己之容而不顧主人之命。是何異以挺與刃。執寶玉而殺之也。其罪得不浮於賊槍哉。

襲人又想到。我再不把話說明。豈不是一害三個人了麼。如今卽把話說明。難道不是一害三個人麼。噫。狗才。

或曰。襲人慫恿王夫人以釵易黛。事或有之。然其文不傳。今以定襲人之讞。得母有不服乎。余曰。作者亦恐天下後世有爲襲人不服者。故特著此一回。以明襲人之罪狀。而爲獄成之信讞也。請再接觀下文。

襲人打定主意。請了王夫人進來。跪下哭告道。寶玉的事。老太太已定了。寶姑娘。自然是極好的。祇是奴才想着。太太看去。寶玉和寶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兩個是從小兒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此知有公好而不知有私好之言也。襲人道。不是好些。便將寶玉黛玉

這些光景。一一的說了。還說這些事。都是太太親眼見的。獨是夏天的話。我從沒敢和別人說。王夫人道。我看外面。已瞧出幾分來了。仍是瞧出公好。稍稍疑其私好耳。又道。你今兒一說。更加是了。此時纔信爲私好。又道。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此時王夫人大有悔心。可知前此慫恿賈母改絃更張。苦於不知寶玉與黛玉有此固結莫解之情。相依爲命之勢。若早知之。當不出此矣。而襲人藏奸不露。直待木已成舟。事已定局。而後洩其底蘊。使之翻轉不來。謂非僉壬之謀而誰信乎。

王夫人將襲人之言。回明賈母。賈母聽了。半日沒言語。既而嘆道。別的事都好說。林丫頭倒沒有什麼。若寶玉真是這樣。這可叫人作難了。此時賈母亦大有悔心。使襲人早爲是言。則不獨王夫人不敢萌異心。卽賈母亦決不聽王夫人慫恿矣。然而襲人何肯宣說也。方且爲寶釵夤緣作合。皇皇然唯恐

失之。若宣說是自敗其謀而梗其議矣。故秘而不宣。卽此秘而不宣。足徵謀之有素。不然。定寶釵之言。非一日矣。襲人聞定寶釵之說。亦已久矣。胡再不言。直至事已大定。言之無益之時。而後言之哉。余故曰。襲人之罪。不容於死。襲人但爲身謀。曾不念寶玉平日之恩情。相關夫性命。陰鷲險狠。莫過於斯。卒使賈母王夫人追悔無及。小人謀人家國。往往使人後悔。千古一轍。可痛可恨。

賈母王夫人正在懊悔躊躇之際。設有人出而諫阻。或更以大義責之。未必不幡然改轉。仍踐原盟。乃鳳姐遽獻掉包之謀。遂贊成賈母王夫人之過。此卽逢君惡之佞人。名以希奉。不誣也。

鳳姐掉包之法。於寶玉爲下下之策。於寶釵是上上之筆。何爲下下之策。拜堂成禮。雖可翳眼一時。而揭去蓋頭。終露馬脚。故曰下下之策。何謂上上之

筆掉包之法。庸奴劣婢所不屑爲。寶釵靦然爲之。以此觀釵品行身分。全本掃地。豈非上上之筆。

賈母聽鳳姐掉包之說。笑道。這麼着也好。就只忒苦了寶丫頭了。此皆着眼之筆。非泛填之文。

貨物既定價付資。而以贗物進。謂之掉包。釵之替黛。罕譬如此。讀者猶不悟耶。

賈母聽鳳姐之計。瞞消息。設奇謀。若非儂大姐告知。黛玉何由得知。儂大姐前拾香囊而殺滿園風景。今洩姻事而使絳珠歸真。蠢然一物。不圖爲禍如此之烈。

珍珠以儂大姐不應混說寶姑娘寶二奶奶打他一下。豈知因此一打。反洩事機。所謂欲蓋彌彰。

黛玉行出瀟湘館。忘帶手絹。叫紫鵲回去找取。於是聽傻大姐告說娶寶釵之言。方得詳晰。

黛玉聽說寶玉娶寶釵。此真天柱崩。地維缺。自古及今第一個焦雷。其情形景狀。殆不可以言語形容。看他叙得迷離恹恍。極盡淋漓。而又與前文聞訛絕粒。不複一字。真是繪聲繪影之筆。李長吉之母。謂李長吉當嘔出心肝。余於作者亦云。

黛玉聽傻大姐之言。此時心裏。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甜苦辣鹹。竟說不出什麼味兒來。只此一筆。便覺緊峭異常。以起下文迷離恹恍之象。停了一會兒。顛巍巍的說道。你再別混說了。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先遣開傻大姐。略作停頓。局勢便舒而不促。說着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兩隻腳卻像踮在棉花上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

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下來。上文寫其心。此則寫其身。寫其脚。身重由於心重。脚軟由於心軟。雖寫身寫脚。仍是寫心。已有迷離惛恍之致矣。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原來脚軟走慢。且又迷迷癡癡。信着脚步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遠。剛到沁芳橋畔。却又不覺的順着隄向裏走起來。此則大寫特寫其迷離惛恍之狀矣。路則舍近而繞遠。身則既去而復回。寫其狀。仍是寫其心。且爲紫鵲取絹回來。仍復趕上之地。紫鵲取了絹子來。却不見黛玉。正在那裏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幌幌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裏東轉西轉。此從紫鵲眼中看出黛玉面目失常。繞來繞去。以形容其迷離惛恍也。紫鵲心中驚疑。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裏去。黛玉也只模糊聽得。隨口答道。我問問寶玉去。此又借紫鵲一問。以形容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一片迷離惛恍也。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

裏微覺明白。此以襯上文之迷離恹恹也。回頭看見紫鵲攪着自己。便站住問你作什麼來的。紫鵲陪笑道。我找絹子來了。頭裏見姑娘在橋那邊。我趕着過去問姑娘。姑娘沒理會。此補點上文迷離恹恹也。紫鵲攪着黛玉進去。却又奇怪。這時不比先前那樣軟弱了。也不用紫鵲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此是無名之火。助起精力。比先前身重腳軟更加筋兩。又以不迷離恹恹甚寫其迷離恹恹也。黛玉走進房來。寶玉坐着。也不起來讓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着臉傻笑起來。此以寶玉之迷離恹恹。襯出黛玉之迷離恹恹也。寶玉之笑。是見黛玉而喜笑。黛玉之笑。是見寶玉而冷笑。笑雖不同。而其傻則一。襲人看見這光景。心裏大不得主意。只是沒法兒。此借襲人眼中。看出黛玉之迷離恹恹也。自聞傻大姐之言起。至此數百言。皆極寫黛玉迷

離情恍如醉如癡。非此大力盤旋。不足與題相稱。爲文豈易事哉。而猶不止此。請再觀下文。

黛玉忽然說道。寶玉。你爲什麼病了。乍聽之。不過發語奇突。細按之。乃覺妙義環生。意若曰。你這病。是爲寶釵病了。還是爲我病了。或是因老太太爲娶寶釵。不能遂瓢水誓願病了。抑或以金玉本自天成。但無以對木石舊侶病了。真病了。假病了。到底爲什麼病了。妙在都不說出。只含糊一問。而寶玉之答。則又妙笑道。我爲林姑娘病了。蓋寶玉雖喪魂失魄。不知天地爲何物。此身爲何人。而林黛玉三字。則雖地老天荒。灰飛烟滅。而亦深黏肺腑。牢染肝腸。永無相忘之日者也。卽此喪魂失魄。悶悶昏昏。如在十八層黑暗地獄。不自知爲失玉而病。只覺爲黛玉而病。故一承問病。不覺沖口而出矣。至對黛玉。不說爲你病。爲妹妹病。乃道爲林姑娘病。一若問病非黛玉。答話答旁人。

者則較對黛玉而言。黛玉尤爲真實可信。且不唐突。故襲人紫鵲聽了。都嚇得面目改色。黛玉並不答言。傻笑自若。則已信其言。而恕其戇矣。蓋黛玉此時雖迷離愴恍。不減於寶玉。而木石二字。則雖地老天荒。灰飛烟滅。生生死死。永不糊塗。與寶玉之於黛玉等。故先時之傻笑。冷笑也。此時之嗽着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則非冷笑而有感嘆之意矣。然笑靨雖開。笑容可掬。而兩眶含淚。不啻明珠十斛矣。一何可憐。迨襲人叫秋紋同紫鵲攙黛玉回去。紫鵲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紫鵲說。是回瀟湘館。黛玉說。是回靈河畔。淒慘已極。說着便回身笑着出來了。此來只問得寶玉一聲病。此外並無一言。然言下却有萬語千言。更不必再贅一言。此以不言爲言。而勝於言者也。迨出了賈母院門。只管一直走去。紫鵲連忙攙住叫道。姑娘往這麼來。此係回抱上文迷離愴恍。非正筆也。

黛玉仍笑着往瀟湘館來。離門口不遠。紫鵲道：「阿彌陀佛。可到家了。只這一句話沒說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聲。一口血直吐了出來。一句繳上。筆力彌滿。看他一路叙來。字斟句酌。慘淡經營。黛玉至此。哇的吐出血來。竊恐作者至此。亦將嘔出心肝矣。妙文至文。幸母草草讀過。」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薛寶釵出闌成大禮

黛玉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本是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來。吐了一口血。心中却漸漸明白過來。把頭裏的事。一字也不記得了。這會子見紫鵲哭。方纔模糊想起儂大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債。初時急怒。確應急怒。此時不傷心。確應不傷心。如嬰城禦寇。而城陷。乍聞之驚魂喪魄。迷惘悲號。及寇大入。踞城池。劫倉庫。事已無可藉手。心轉無所憂惶。敬具衣冠。從容就義而已。黛玉此時。正復相似。

賈母聽秋紋告訴黛玉光景。大驚道。這還了得。忙同王夫人鳳姐來看黛玉。只見黛玉顏色雪白。神氣昏沈。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一陣。吐出痰血。然後微微睜眼。看見賈母。便喘吁吁說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此是傷心怨懟之詞。非感謝訣別之語。謂賈母不應食言悔婚。貌爲疼愛也。故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難受。亦以其言刺心耳。只得勉強撫慰道。好孩子。你養着罷。不怕的。黛玉於是微微一笑。把眼又閉上了。應哭而笑。冷笑可知。冷笑合眼。更不一言。此種情形。尤爲難受。黛玉固大不快於賈母。賈母亦大不快於黛玉。不然外祖外孫。傷心永訣。何以兩人皆無點淚。彼此心事可知。再觀後文。賈母數說黛玉之言。沈見介蒂之甚。

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難好。你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沖一沖。或者好了。豈不是大家省心。就

是怎麼樣。也不至臨時忙亂。僭們家裏這兩天正有事呢。沖一沖。是寶筆。家禮有事。是主筆。若不早爲備辦。恐吉禮與凶器錯雜也。

正安排與寶玉沖喜。却又與黛玉沖喜。沖喜同。而所沖之物不同。寶玉沖喜。以寶釵。黛玉沖喜。以凶器。寶釵雖非凶器。而入門以後。人亡家散。儼然一尊喪門神。如此凶人。亦與凶器無異。

賈母心中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得人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纔心裏疼他。若有別酌想頭。成了什麼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竟將自己悔婚。置人死地。一筆抹煞。蓋因受了黛玉冷面冷言。心中不快。故一味偏責黛玉。一若黛玉之病爲自作之孽。與己無干者。此謂昧心之言。然賈母此時。實有不得不昧之勢。改聘之事。木已成舟。已敗之盟。勢難復踐。卽自引咎。已屬無可挽回。徒坐實自

家錯處。並使附加攙掇之人。皆蹶踏不安。故一味偏責黛玉。於是衆人皆在無過之地矣。然何以知爲昧心之言哉。後文聞黛玉死。流淚道。是我弄壞了他了。此是良心發現之言。有後文良心之言。知此時爲昧心之言。豈刻論哉。賈母回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回王夫人的話。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纔看他。却還不至糊塗。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僭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是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生了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此與上文昧心之言略同。然兩番責備。雖不明言悔婚。而悔婚之意。未嘗不隱隱關合。上文云。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云云。分明謂黛玉與寶玉從小在一處頑。彼此親厚。原是有。但如今大了。懂得人事。便非小兒可比。且又有婚姻之議。更該分別男女。拘些形迹。纔是做女兒的本分。我纔心裏疼他。婚姻自不致反悔。何以不避嫌。

疑與寶玉時好時歹。忽病忽愈。又何怪我頓背前議。另聘賢媛哉。況黛玉親事雖有成言。未行聘禮。未聘之婦。原可由我反覆。身爲女兒。亦只能聽命於尊長。若別有想見。愛誰嫁誰。逆尊長之命。存死守之心。成何女兒體統。說我白疼。真是白疼了。此賈母話中之意也。因自知悔婚無理。節去數言。而其詞終覺扭捏。本文云。襲人所說黛玉光景。似是一時糊塗。如果糊塗。尙屬可恕。然我方纔看他。却還不至糊塗。這個理就難猜測。大家之女。私情可保其必無。心病恐在所不免。若因我悔婚之故。便急得昏迷吐血。是心病也。女兒柔婉爲主。婚事只能聽之於人。此種心病。亦何可有。若不是這個心病。別有他病。我雖多花錢醫治。亦無所吝。若爲我悔婚之故而患心病。則是與我負氣。無論前言萬不能踐。心病萬不能醫。我亦心灰意懶。不復花錢爲他醫治矣。此亦節言之也。故雖斥責之詞。實多迴護之意。

賈母云。僭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太君誤矣。謂黛玉這個人。別的事沒有的。自是可信。若云僭們這種人家。便一概深信沒別的事。未免自恃太過。抑知山子石後。有醉眠芍藥之人乎。可笑。

鳳姐要試寶玉。說道。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寶玉聽了。瞅着鳳姐。只管笑。微微的點點頭。兒。此是喜歡之象。鳳姐又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寶玉却大笑起來。此則非喜歡而奚落也。謂昔日所定是林妹妹。今日所娶。自然是林妹妹。天經地義之事。何須問我好不好。此其所以大笑也。鳳姐看看。却斷不透是明白糊塗。蓋未領會其大笑之意也。因又說過。老爺說你好了。纔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麼傻。便不給你娶了。寶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意謂我一笑再笑。不爲傻。你問娶林妹妹好不好。豈有已定婚姻。能由人喜惡反覆的麼。你這一問。真

真是優。此文中精意也。而讀者往往不察。可惜。

寶玉說着。便站起來道。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蓋以吉期已擇。叫他放心。謂非嘉耦已聯。毋庸懸念也。鳳姐忙扶住了。說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玉道。娶過來。到底是見我不見。意謂如今害羞不見我。少不得娶過來了。總是要見的。據你說來。到底娶過來見我不見。其中原說娶過來橫豎要見。因反相詰問。便說成不見之譏。可哀也已。鳳姐又好笑。又着忙。心裏想道。襲人的話不差。我提了林妹妹。雖說仍舊說些瘋話。却覺得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將來不是林姑娘。打破了這個燈虎兒。那飢荒纔難打呢。鳳姐此時。亦知娶寶釵不妥矣。當時承顏順詞。一力攬撥。而今船到江心。補漏已晚。未免亦有後悔。然鳳姐固作壁上觀者也。故躊躇之下。仍不介懷。復忍笑說道。你好好兒的。便見你。若是瘋瘋癲癲的。

便不見你了。寶玉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裏。此因鳳姐屢說他瘋傻，亦自覺得有些糊塗。纔想起心在林妹妹處，所以如此。林妹妹帶來還我，自然不瘋傻了。鳳姐以爲瘋話，豈知夢入瀟湘，實有其事。寶玉何嘗瘋癲，何嘗是瘋話。

鳳姐王夫人與薛姨媽商量娶寶釵沖喜的話，薛姨媽心雖願意，只慮寶釵受委屈，答以從長計議。嗣經王夫人許給蟠兒，撕擄官事，薛姨媽於是滿口應承，畢竟疼女不若疼兒之甚。

賈薛聯姻，詎無媒妁可請，乃即以鳳姐夫婦爲媒人。鳳姐夫婦爲新郎兄嫂，何可作兩家媒人。然則寶釵嫁寶玉，只算不媒而合，其肇端已無婚姻之禮。接觀後文送庚報期過禮入門，莫不草率已極，作者不以明媒正娶予寶釵也。

薛姨媽回來告訴寶釵。寶釵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此是女兒常情。及薛蝌回來。說薛蟠依允。薛姨媽看着寶釵。心裏好像不願意。是寶釵百計營謀。幸有今日。何以有不願意。或曰。以粧奩未備。草草出閣。而不欲乎。抑以沖喜不圓房。徒擁虛位。而不欲乎。余曰。非也。此時寶釵。蓋有不願嫁寶玉之心矣。寶釵百計營謀。欲嫁寶玉。以其貌姣好。性溫柔。而又多情好色。專在女孩兒身上做工夫。故必欲與之效魚水。結鸞鳳。偕抱一生。而乃快。今聞寶玉失玉而玷。貌則目眈神呆。性則瘋迷昏憤。色不知好。情必不深。女人身上工夫。定不佳妙。故不願嫁也。然則成約將奈何。曰。坐觀成敗。病愈則嫁之。否則已之。雖有成言。固未聘定。黛玉之盟可敗。金鎖何不可依。樣葫蘆。此寶釵隱衷也。作者特著此一筆。以見寶釵之心。貳。以見黛玉之心。純。

薛姨媽叫薛蝌辦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叫人送到。連二爺那邊去。不見男庚。

來。但送女庚去。不候媒人來。却送媒人處。都是以女媵人局面。今日送庚。卽擇明日過禮。翼日過戶。如此草草。得未曾有。

王夫人叫鳳姐將過禮各物。送與賈母看。並叫襲人告訴寶玉。寶玉嘻嘻的。笑道。這裏送到園裏。回來園裏。又送到這裏。俗們的人送。俗們的人收。何苦來呢。賈母王夫人聽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麼這麼明白呢。寶玉事事糊塗。惟於黛玉之事。總不糊塗。

禮物是金項圈。金珠首飾。及粧蟒綢緞。四季衣服。折羊酒銀子。並無一件玉器。寶釵原欲以金引玉。豈知過禮之物。有金無玉。猶之以水沃水。未見有濟。牽羊擔酒。爲迎親大禮。今乃折以銀子。總不以婚姻正禮。予寶釵也。鳳姐叫賈璉先過去。又叫周瑞旺兒等。吩咐他們不必走大門。只從園裏從前開的便門內送去。行茶過禮。乃從便門。所謂行由徑。出不由戶也。

鳳姐又道：這門離瀟湘館還遠。倘別處的人見了，囑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提起。噫！堂堂正正之事，而以鬼鬼崇崇行之，謂元妃新薨，何不姑遲數月，謂賈政赴任，何必眼看拜堂，謂黛玉病危，何妨竟使聞知，以絕其念，乃必作此鬼鬼崇崇態者。緣寶釵親事，本由鬼鬼崇崇而成，並非堂堂正正所得，故亦鬼鬼崇崇應之，不以堂堂正正予之也。示貶也。

賈母聘寶釵於黛玉，一瞞再瞞，非爲黛玉有病，實是自家心上有病。

寶玉以娶黛玉爲真心，裏大藥，精神便覺得好些。吁！若果娶黛玉，其病必全愈。

紫鵑見黛玉的病，日重一日，勸不過來，惟有守着流淚。天天三四趟去告訴賈母，鴛鴦度賈母近日疼黛玉的心，差了，所以不常去回。況賈母這幾日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南枝向暖北枝寒，人情

大抵然耳。

黛玉見賈府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個問的人都沒有。睜開眼。只見紫鵑一人。此趙姨娘所說都是淤上水的。何足怪哉。

黛玉紮掙着。向紫鵑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幾年。我拏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說到這裏。氣又接不上來。紫鵑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此黛玉見紫鵑義胆忠肝。到底不懈。感極而爲此言。非溫語拊循。臨死收拾人心也。

黛玉不了之事。一詩稿。一詩帕。故必狠命去之。不留毫髮之恨。黛玉淚債已完。焚帕無殊焚券。

紫鵑因黛玉病已垂危。忙叫雪雁等進來看守。自己却來回賈母。那知到了上房。靜悄悄的不見賈母。去看寶玉。竟也無人。問看屋的丫頭。只說不知。紫

鶻已知八九。但這些人。怎麼這樣狠毒冷淡。想到黛玉這幾天。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起來。一扭身便出來了。王莽既篡。盈廷諸臣。孰不趨蹌貢媚。劇秦美新。漢家宮院。自應蔓草荒烟。無人過問矣。紫鶻一腔血淚。將向何處灑耶。

紫鶻又想今日倒要看寶玉是何形狀。在紫鶻之意。以爲寶玉必是歡天喜地。等待金玉成雙。豈知寶玉亦爲人作弄耶。此則紫鶻萬念所不到者耳。紫鶻又道。看他見了我。怎麼樣過得去。瞞心昧己之人。雖無天良。迫而視之。則亦有忸怩不安之態。紫鶻欲看寶玉是矣。然寶玉瘋瘋癲癲。不如去看寶釵。

紫鶻又道。那一年我說一句謊。他就急病了。今日竟公然做出這件事來。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眞眞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齒的。不有前此深情密意。則今

日之負心忘義猶可恕。有今日之負心忘義。乃知前此之深情密意。皆虛文耳。若此者。真堪切齒。想見紫鵲雙蛾。直擊咬碎銀牙。悲憤填胸。怒不可解。雖然。天下男子之心。寶蟾拏得穩。紫鵲拏不穩。拏得穩。是薛蝌之心。拏不穩。是寶玉之心。紫鵲姐姐。未可一概而論。天下男子也。

紫鵲一面走。一面早已來到怡紅院。只見院門虛掩。裏面寂靜。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看新屋。正在徘徊。忽見墨雨走來。纔告知他新房另在一處。就是今夜娶親。紫鵲此時。欲再轉出園去。往返耽延。惦記黛玉。不知死活。只得哭回瀟湘館來。早知如此。當賈母房中出來。便向榮禧堂去。一個燈虎兒。豈不先叫紫鵲打破了。拜堂合巹。定當決裂不行。此賈母所以欲瞞瀟湘館人。而又瞞一時也。

紫鵲聽墨雨說罷。發了一回歎。忽然想起黛玉來。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

因兩淚汪汪。咬着牙發狠道。寶玉。我他看明兒死了。算是躲得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兒。拏什麼臉來見我。一面哭。一面走。嗚嗚咽咽。自回去了。蕭蕭易水。無此悲涼。騷首蒼蒼。定有白虹貫日。

紫鵲回來。看見黛玉肝火上炎。兩顴紅赤。覺得不妥。叫了黛玉的奶媽來。一看。便大哭起來。與寶玉奶媽哭寶玉遙遙相對。

紫鵲正沒主意。忽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今日寶玉結親。必然迴避。況園中諸事。是他料理。便命小丫頭急忙去請。幸有此人。幸而紫鵲想起此人。不然。黛玉易簪時。竟無一人爲之照料。豈非缺典。

李紈聽說黛玉不好。嚇了一大跳。連忙站起身來便走。賢良人畢竟賢良。

李紈一頭走着一頭流淚。想着姊妹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鬢鬢一二。竟這樣小少年紀。就作了北邙鄉。

女。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自己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稍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嘆。李紈落淚。以姊妹同住一場。此是私情。惜其才貌。憫其際遇。此是公論矣。紅樓傳中有淑德而無瑕疵者。厥惟李紈。故黛玉蓋棺之論。必自李紈定之。猶陳蕃之論徐禪。雖袁宏莫能竝也。賈母王夫人之罪。亦必自李紈斷之。猶李元紘之判碾磔。非南山之可移也。青女素娥。回照鬪寒圖。有寶釵在內。素娥且只能髣髴一二。何況青女。何況寶釵。偷樑換柱。分明以黛玉爲正樑。以寶釵爲支柱。舍正樑而不用。是謂偷。以支柱而爲樑。是謂換。偷換之計。雖成。自鳳姐。實主。自賈母王夫人。李紈不便直斥賈母王夫人之非。只歸罪於鳳姐。罪鳳姐。正所以罪賈母王夫人也。於是千載公案。從此定。千載疑竇。從此決。作者特借李紈之言。以曉讀者。讀者亦當體作者之意。以讀是書。然則黛玉爲寶玉正配。又何庸疑。又何待辯。

偷樑換柱。卽是大主山分脈。撇牆外之說。

李紈不便來瀟湘館。既恐洩言之咎。波及於己。更有不忍坐視黛玉廢棄之心。然則不僅開脫李紈薄情。並風骨峻嶒之三姑娘。亦開脫而無可訾議矣。李紈走到瀟湘館門口。裏面寂然。倒着起忙來。想來必是已死。都哭過了。那衣衾未知已粧裏妥當了沒有。首先念及衣衾。裏畢竟老成。

李紈見了紫鵲。忙問怎麼樣。紫鵲欲說話時。惟有哽咽的分兒。却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似斷線珍珠一般。祇將一只手回過去。指着黛玉。如此悲淚。純乎孝子。

李紈忙走過來看黛玉。已不能言。叫一兩聲。只眼皮嘴唇微有動意。口內尙有出入之氣。却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完淚至盡。涓滴不留。仙人至誠。不打謊語。

李紈回身不見紫鵲。問雪雁道：「在外頭屋裏。」李紈連忙出來。只見紫鵲在空牀上躺着。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那鼻涕眼淚。把錦褥濕了碗大一片。如此悲痛。純乎孝子。

李紈道：「傻丫頭。這是什麼時候。且只顧哭。你姑娘的衣裳。還不拏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難道他女孩兒家。還叫他赤身露體。精着來光着去嗎。若非李紈必粧裹不及。天留此人爲黛玉全受全歸。」

紫鵲聽了。一發止不住痛哭。李紈一面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淚。一面拍着紫鵲的肩膀。說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如此悲痛。純乎孝子。

李紈正催紫鵲收拾粧裹。只見外邊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紈唬了一跳。看時。却是平兒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跌磕發怔。李紈道：「你這會子不在那邊。做什麼來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悄悄。既有大奶奶在這。」

裏我們奶奶就只顧那頭了。李執點點頭兒。平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着。一面往裏走。一面早已流下淚來。黛玉易簪。照料者。李執探望者。平兒皆青錢之選。絳珠返本。仙女歸真。原不許庸惡陋劣之人。濫廁其間。惟三姑娘爲閨中人傑。黛玉仙逝。不可不臨存。而榮禧堂中。正當花燭。冥昇合巹。同此吉時。身是小姑。何能姍姍其來耶。來乎否乎。不禁引領望之矣。

黛玉正彌留之際。紫鵬正悲痛之時。忽林之孝家奉賈母命。來叫紫鵬去使喚。只顧釵玉成親。不顧黛玉死活。心忍而狠。無以復加。卽平等侍兒。未必奉命。而況忠肝義胆之紫鵬乎。當面捨命。不亦宜哉。

紫鵬只知叫去使喚。尙不知叫去攙扶寶釵。若知之。更當忿氣勃勃。怒豈申。申無論黛玉垂危。紫鵬決不忍去。卽黛玉無恙。而孤臣孽子。決不履新國殿。廷。縱使迫脅而去。維繫而前。一聞攙新之命。定當仰天鳴。鳴死。不從命。秉性。

忠赤之人。豈肯爲篡竊神器者。草禪位詔哉。賈母鳳姐。未免小量天下士矣。甚矣仁義不可久假。而盛名不容久沽也。寶釵半生精力。欺世盜名。而於出閣成禮之日。一旦墜盡。他猶可說。扶黛玉侍婢。冒黛玉成親。爲千古新人。未有之醜態。而岸然爲之。豈非蒼蒼者。力暴其無恥。隱奪其盛名也哉。噫。

林之孝家。見紫鵲搶白。未免不受用。又不能回覆賈母。平兒乃調停其間。使雪雁代去。此亦偷樑換柱之故智也。然賈母之偷樑換柱。是老不正經。平兒之偷樑換柱。是賢而解事。

紫鵲之外。偏有一雪雁肯去。人多以此咎雪雁。僕不以爲然。使雪雁亦如紫鵲之忠肝義胆。抗不奉命。則攙扶新人。多用一喜娘而已。寶玉未必不拜堂。寶釵卽無此出醜。偏雪雁肯代紫鵲而去。以玉寶釵假冒於成。以賂寶釵。萬年之臭。然則雪雁肯去。非寶釵之幸。實寶釵之大不幸耳。其因近日嫌他小。

孩子不懂事冷心。殆亦冥冥中有使之以醜寶釵者歟。

林之孝家的道。叫雪雁去。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各自回二奶奶去。李執道是了。你這麼大年紀。連這點子還不耽呢。林家的道。不是不耽。頭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辦的。我們都不能狠明白。堂堂娶親。而使家下人都不明白。便是來歷不明。此家人之月旦。所以醜寶釵而罪賈母也。

雪雁到了新房裏。看見這般光景。想起他家姑娘。也未免傷心。雪雁且如此。何堪爲紫鵑見乎。

雪雁想道。寶玉成日價。和我們姑娘好得蜜裏調油。這時候總不見面了。也不知是真病假病。怕我們姑娘不依他。假說丟了玉。裝出傻子樣兒來。叫我們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我看看他去。看他見了我。傻不傻。莫

不成。今兒還裝傻。壓雪雁雖代紫鵲而來。仍爲黛玉抱憤。可知原有忠義之心。其肯代紫鵲而來。實冥冥中有以使之也。

寶玉雖因失玉昏憤。但聽見娶黛玉爲妻。真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那身子頓覺健旺起來。祇不過不似從前那般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巴不得卽見黛玉。盼到今日完姻。樂得手舞足蹈。雖有幾句傻話。却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假使真娶黛玉爲妻。身體何愁不健。心性何愁不明。琴瑟靜好。伉儷百年。豈不懿歟。乃賈母必欲拂其隱願。錯其婚姻。而又弄鬼嚇神。爲此昧己欺人。送詭計。真是顛倒宜其不祥。

雪雁看見寶玉高興歡喜。又是生氣。又是傷心。雪雁何曾一刻忘黛玉。設其所以放低雪雁者。實借以放低寶釵耳。

鳳姐道。雖然着服。外頭不用鼓樂。拜堂冷冷清清。使不得。我傳了家內學過音。

樂管過戲子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熱鬧些。王夫人點頭稱使得。又二樣禮之事。夫遠例。娶婦。迫於賈母之命。或得爲賈政寬。作樂。乃鳳姐白王夫人而行。賈政亦聽之。其罪焉可道哉。不獨此也。大家納妾。妾來無樂。入門或演梨園。或奏清音。不禁新人而侑主人。以所納者妾媵耳。寶釵來無樂。入門作樂。豈非以妾媵待寶釵哉。閒着三語。機帶雙敲。既甚賈政以不臣之罪。又儻寶釵於妾媵之班。紅樓到底不作一泛語。

一時大轎進來。家裏細樂迎上去。十二對宮燈。排着進來。倒也新鮮雅緻。吁。花燭俗例。豈貴新鮮。豈尙雅緻。適以形其悄悄冥冥。殊不光明正大耳。調侃之筆。非贊美之辭。

家樂迎進。何如天樂冥昇。死有榮於生。苦有勝於樂也。

古昏禮六議。昏納采。納幣。請期。親迎。廟見。六禮不備。謂之奔。奔者。不必如淫。

奔之說。凡苟簡而急就者皆是。妾媵宜之。寶釵適寶玉。議昏則無媒妁。納采則未報庚。請期則由男家擇示。並未預報星期。親迎廟見。不獨無其事。而且新人入門。無百兩之御。無鐘鼓之樂。此大家納妾體制也。故六禮之中。僅納幣。僅納幣。所以明其爲妾也。然則寶釵於寶玉。祇可謂之妾。不得敵體而爲妻。

或有謂侯持論太刻者。此不諳律例之說也。查律載。有妻更娶者。離異。又輯註。後妻於應離未離之間。有犯尊長卑幼。應以妾論。寶玉嫡配黛玉。今舍黛玉而娶寶釵。是有妻更娶也。律應離異。既不離異。以妾論。豈刻哉。蓮仙女史曰。此固作者之心也。寶釵出闈成禮。何不俟寶玉功服既除之後乎。何不六禮皆備。而苟簡至此乎。更何不先死黛玉。而後娶寶釵乎。作者筆下。略一圓融。則亦喬皇冠冕。與明婚正娶無異。然作者筆筆陽秋。竟不圓融一語。是不

欲以明婚正娶予寶釵。而欲貶之爲妾之愆。昭然若揭矣。讀者安可與之忤哉。

寶玉見新人。幪着蓋頭。喜娘披紅扶着。下手扶新人的。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雪雁。呼應兩句。有千鈞之力。不含譏刺。而譏刺自溢言外。盲左有此妙筆。他不多見。

有喜娘扶新人足矣。必重之以雪雁。可知雪雁專爲寶釵身分而設也。

新人既係偷樑換柱而來。扶新人者。亦係偷樑換柱之婢。主婢一雙都是假。玉樑不正。下樑歪。

韓非子說林。齊人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真也。在魯人固以贗者欺齊人。飾鼎而往。無羞惡心。尙無足怪。獨奈何爲之鼎者。入齊國之中。升齊廷之上。濫廁於鐘簋彝罍之間。自顧魚目混珠。燕石充玉。爲千

人所指摘。爲齊侯所怨咨。能無自慙形穢乎。若覘然不羞。冥然罔覺。是真頑鐵所鑄。而與瓦缶何殊。

寶玉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一般歡喜。若真見黛玉。不知如何喜法。豈知雪雁可見。而黛玉不可見乎。傷哉。

賈政不信沖齋之說。那知寶玉拜堂行禮。坐牀撒帳等事。居然像個好人。倒也歡喜。賈政以爲寶釵沖齋之效。豈知爲假冒黛玉之功乎。

寶玉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妹身上了。好些天不見了。仍是平日寒暄之語。並無喬粧新郎之態。確是寶玉爲人。何曾有點瘋氣。

寶玉欲揭蓋頭。把賈母急出一身汗。何必如此。少不得醜婦終當見丈夫。

寶玉轉念一想。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大有景星慶雲先覩爲快之意。但不知假冒之人。亦急出二。

身汗否。

喜娘揭去蓋頭。雪雁走開。鶯兒上來伺候。真是兒戲。

寶玉睜眼一看。好像寶釵。脫却張冠。依然故季。取除面具。現出原身。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

寶玉心中不信。一手持燈。一手擦眼。可不是寶釵麼。只見他盛妝豔服。豐肩軟體。鬟低鬢髻。眼瞶息微。真是荷粉露垂。杏花烟潤。寶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鶯兒立在旁邊。不見了雪雁。寶玉此時心無主意。自己反以爲是夢中。呆呆的只管站着。衆人接過燈去。扶了寶玉。仍舊坐下。兩眼直視。半語全無。寫得淋漓盡致。夫鏡臺自獻。我固知是老奴。雖被笑罵。新郎尙覺有光。設却扇之後。新人氣得兩眼直視。半語全無。太真雖雅量。亦覺羞愧難當。今寶釵襲溫嬌之故智。遭冷面之不堪。乃竟毫無愧怍。處之怡然。斯真雅量過人。殆不知

有差惡之心者歟。

盛妝豔服。豐肩軟體。鬟低鬢髻。眼矚息微。十六字中。無一美字。非不美也。以其假充黛玉。則處處皆瑕疵。不敢云美矣。

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矚主得酒食。寶釵眼矚。酒食可得。而異味暫不能嘗。

寶玉定了一回神。叫襲人道。我是在那裏呢。這不是做夢麼。人於大好事來。疑爲夢。於大不好事來。亦疑爲夢。此常情語。非瘋語。

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麼夢不夢的混說。老爺可在外頭呢。寶玉悄悄兒的擎手指着道。坐在那裏。這一位美人兒是誰。此時寶玉不獨心中無寶釵。眼中亦無寶釵矣。明明新人而問爲誰。自有新人以來。未有如此奚落者。寶玉頭何以堪之。

襲人笑道。是新娶的二奶奶。寶玉道。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襲人道。

寶姑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寶玉道。我剛纔看見林姑娘了麼。還有雪雁呢。怎麼說沒有。你們這都是做什麼頭呢。他人可頑。新人亦可頑乎。自有新人以來。未有如此村斥者。寶丫頭何以堪之。

寶玉原有昏憤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不顧別的了。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妹妹去。現放着新人不要。必欲另找新人。自有新人以來。未有如此棄擲者。寶丫頭何以堪之。

賈母等見寶玉舊病復發。只得滿屋裏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衆人雅雀無聞。片時。寶玉便昏昏睡去。今夕何夕。遽入黑甜。置新人於不顧。自有新人以來。未有如此冷落者。寶丫頭何以堪之。凡此種種不堪之境。皆人所萬不能堪。寶釵乃置若罔聞。怡然安之。豈真耳聾目瞶哉。蓋能忍

人所不能忍。受人所不能受耳。當其蒙頭蓋面。扶雪雁而出。閣。冒黛玉以拜堂。貧賤小家所不肯爲。而釵且爲之。則其受奚落。村斥棄。擲冷落。又何足道。賈政次日起程。來辭賈母。說寶玉的事。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只求老太太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並不提起寶玉復病。只說昨日一天勞乏。出來恐着風。你叫他送呢。我即刻去叫他。你若疼他。我就叫人帶了他來。給你磕頭。就算了。賈政道。叫他送什麼。只要他從此以後認真念書。比送我還喜歡呢。須臾回到王夫人房內。又切實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嬌縱。明年鄉試。務必叫他下場。諄諄切切。無非一派祿蠹之心。至通靈玉未獲。既不關懷。病體未痊。亦不系念。子可死而不可不進。父子之情。顧如是乎。

海上漱石生
定

紅樓夢抉隱卷十四

著作者 武林洪秋蕃

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

第九十八回 苦瀟湘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寶玉見了賈政回房。更覺頭昏腦悶。從此日甚一日。連人也認不明白。甚至起坐不能。湯水不進。危乎殆哉。寶玉因金鎖而失玉。因失玉而病癩。聞與黛玉合香而病愈。見寶釵入室而病危。是寶釵下定入門。卽有魁夫之象。至入門之後。再殺其夫。家敗人亡。災殃接踵。新婦如此。想入門之日。賈氏先公必顧而唾之曰。此禍水也。胡爲乎來哉。於是賈母王夫人之罪。不能向祖宗乞貸矣。

寶玉回九。如泥塑木雕。由人撥弄。見者必指而笑曰。此薛氏之乘龍佳婿也。

此寶姑娘謀來之愛巴物兒也。問胡至此。則曰不欲以新婦爲婦也。歸宵而無光彩。旁觀皆相揶揄。寶釵抱怨阿娘。薛婆追悔無及。金玉姻緣如是如是。茫茫大士。決不以此捉弄人。講天配者。當知悟矣。

寶釵只怨母親辦得糊塗。寶釵求人得人。又何怨其怨之也。特以阿母不知看風使颺耳。女兒之所欲。未瘋癲之寶玉也。既瘋癲矣。便當徐徐觀之。愈則嫁之。否則已之。雖婚姻之議。原有成言。而雁幣之將。迄乎未見。悔而改之。誰曰不宜。而乃亟亟奉命。草草完婚。燕寢既無魚水之歡。駿馬又貽癡漢之誚。以云糊塗。則真糊塗。此其所以怨也。然則黛玉於寶玉。不以病癲改其念。不以生死易其心。斯真難能而可貴矣。

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裏懊悔。其懊悔之心。固與令愛同一不應。然岳母悔婚。猶可說也。女兒悔嫁。不可說也。

寶玉未曾回九。百藥無靈。回九後。畢知庵一藥而省人事。分明以駭癡之狀。試出寶釵母女之心。

寶玉服藥後。片時清楚。自知難保。蓋以寶釵來而黛玉必死。黛玉死而已不能獨生也。

寶玉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襲人至跟前。拉着手哭道。我問你寶姐姐怎麼來的。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過來。怎麼被寶姐姐趕去了。他爲什麼霸佔在這裏。嗚呼。此實事實書。特借寶玉口中作露布耳。寶釵聞之。能無汗下。然而不汗也。如有汗。決不扶雪。雁冒黛玉而來矣。

寶玉問寶姐姐怎麼來的。林妹妹怎麼被趕去了。問襲人問得恰好。來的卽是此人引來。去的卽由此人趕去。

寶玉又道。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你們聽見林妹妹哭得怎麼樣了。世

有寶玉。而杜工部只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之詩。可以刪矣。

襲人不敵明說。只得說道。林姑娘病着呢。寶玉道。我瞧瞧他去。說着要起來。豈知連日飲食不進。身子那能動轉。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裏的話。只求你回明老太太。橫豎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兩處兩個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出一間空房子。趁早把我同林妹妹兩個抬在那裏。活着也好。一處醫治。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分。一字一淚。一淚一珠。九曲迴腸。哀鳴欲斷。不戀燕爾新婚。願伴彌留舊侶。較之生同衾死同穴之詩。尤覺情深十倍。瀟湘陰靈不遠。聞此數語。其心平安。其目瞑矣。

於林妹妹則決其必死。於自家亦料其不生。豈知林妹妹已死。而自家又死。而復生。於是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襲人聽了這些話。便哭得喉哽氣噎。寶釵恰好過來。也聽見了。便說道。你放着病不保養。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老太太一生。只痛你一個。雖不圖你封誥。將來你成了人。也不枉老人家的苦心。太太一生心血。撫養你這一個兒子。若半途死了。太太將來怎麼樣呢。我雖命薄。也不至於此。據此看來。你便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此語甚屬支離。謂祖母溺愛。必能見孫成人。慈母劬勞。必不見兒夭折。新婚燕爾。必不令妻孀居。自古以來。未必有此多情上帝。蓋寶釵之爲是言者。面則寬慰其不死。實則勸其不可短見死。故動之以賈母。動之以玉夫人。復動之以自家之身命。夫以賈母王夫人爲說。尙可觸耳而警心。若以自家爲言。適以逞意而逢怒。大遭村斥。不亦宜哉。

寶玉道。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的了。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此新耶初次發軔與新人交言也。初次交言。便被如此申斥。在寶釵固覺有

拂於心。然當念其昏憤病危。姑以大度容之。庶不失爲好性兒之人。而乃勃然大怒。頓下絕情。報黛玉之兇耗。聽寶玉以身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謂之手刃其夫可矣。好一個有儘讓賢善人。

寶釵道。實告你說罷。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林妹妹已經亡故了。寶玉忽然坐起來。大聲咤異道。果真死了嗎。寶釵道。果真死了。豈有紅口白舌說人死的呢。老太太知你姐妹和睦。你聽見他死了。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訴你。然則寶釵告之。是明明速其死矣。例以故殺其夫。豈過哉。寶玉聽了。不禁放聲大哭。倒在牀上。忽然眼前漆黑。不辨方向。蓋已身赴幽冥矣。如此一慟而絕。方是慟黛玉。

寶玉正在恍惚。只見眼前好像有人走來。寶玉茫然問道。借問此是何處。那人道。此陰司泉路。你壽未終。何故至此。此人非茫茫大士。卽渺渺真人。

寶玉道。適間有故人已死。遂尋訪至此。不覺迷途。明知身在陰司。不悲不懼。一心尋訪黛玉。可見入道心堅。

那人道。故人是誰。寶玉道。姑蘇林黛玉。此五字。遂覺炳耀千古。錢塘蘇小小。又不足傳矣。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無魂無魄。何處尋訪。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爲氣。生前聚之。死則散焉。常人尙不可尋。何況黛玉。汝快回去罷。然則黛玉之爲黛玉。是仙人。非常人。不益可信哉。

聚而成形四語。說理甚明。亦甚確。

寶玉聽了。呆了半晌。道。旣云死者散也。又何有這個陰司呢。駁得極冷極雋。那人道。陰司說有便有。說無就無。皆爲世俗溺於生死之說。設言以警世。答得。不卽不離。而亦不刊之論。又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尙氣逞兇。無故自殞者。特設此地獄。囚其魂魄。受無

邊之苦。以贖生前之愆。汝尋黛玉。是無故自陷也。黛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心尋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如不安生。卽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陰司。除父母外。欲圖一見黛玉。終不能矣。寶玉於是畏地獄之魂。不敢夭折。喜黛玉之可見。打定禪心。寶玉不死。以此數言。寶玉出家。亦此數言。陰司那人。非大士真人而何。

自行夭折。不見黛玉。祇見父母。母猶可見。父則所最畏者。以此恐嚇。較地獄囚禁。尤爲警揚。

那人說畢。袖中取出二石。向寶玉心口擲來。此通靈寶玉之魂。卽寶玉之心也。寶玉之心。本在林黛玉處。黛玉死。故卽擲還。有此一擲。而寶玉之心。地可明。瘋病可愈。然其心可還。而其玉吝而不與者。以先天之玉。終不欲偶。嬌造之金。故必待禪心既定。修養已成。而後送上門來。庶不爲金鎖所玷。此茫茫

大士渺渺真人愛惜此玉之深意也。

寶玉被石子打中心窩。嚇得卽欲回家。只恨迷了路。正在躊躇。忽然有人喚他。回首看時。正是賈母王夫人等。圍繞哭叫。自己仍舊躺在牀上。依然錦繡叢中。繁華世界。茫茫泉路。去而復還。脫非陰司那人。幾何而不作夜臺之鬼哉。寶玉定神一想。原來一場大夢。渾身冷汗。覺得心內清爽。仔細一想。真是無可如何。不過長嘆數聲而已。長嘆者。嘆黛玉不能復生。恨此身相殉不果也。

寶釵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將黛玉之死。趁勢說明。使之一痛決絕。神魂歸一。庶可療治。此寶釵事後文過飾非。強爲解說之詞也。果蓄此意。則必再三審慎。俟其飲食稍進。身體略強。而後婉言相告。方不制其死命。乃因被斥之後。突然相加。分明惱了性兒。使之痛哭而死。而況決絕

當慮其不復生。神魂當慮其不復返。何所恃而謂可療治乎。卽或真心亦是。以寶玉爲孤注。夫以飲食俱廢不能動彈之夫君。而可以孤注爲乎。其說也將誰欺。然作者如其意以寫來。不啻若自其口出。欲試讀者相信否也。

賈母王夫人等。深怪寶釵造次。襲人亦敢怒而不敢言。鶯兒也說姑娘忒性急了。寶釵道。你知道什麼。好歹橫豎有我。小人謀國。幾覆宗社。幸有旋乾轉坤之人。爲之出險入夷。便自矜伐。引以爲功。大率類此。

寶釵任人誹謗。並不介意。此固寶釵一生大本領。匪特於此處稱量而出之。寶玉漸覺神志安定。在寶釵固引以爲功。卽旁觀亦未必不心佩。豈知非陰司那人。早已沉淪幽魄哉。

寶玉雖有襲人百般勸慰。終是心酸淚落。欲待尋死。又想着夢中之言。何如。我固謂寶釵有過而無功。脫非陰司那人以地獄等詞嚇禁。則雖回生。亦必

自盡。寶釵能逃罪耶。

寶玉又想黛玉已死。寶釵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玉姻緣有定也。解了好些。始知金玉邪說。不獨可盡惑賈母。並可盡惑寶玉甚矣。金鎖作用之妙也。凡應死節之士而不死。皆由一轉念耳。寶玉亦然。

黛玉已死。寶釵便是第一等人物。然則黛玉在生。寶釵不能與之頡頏也。明甚。

寶釵難不能與黛玉頡頏。然亦庸中之佼佼。又有金玉邪說。以爲天緣。似可維繫寶玉之心矣。而卒不能維繫之。釵且奈何。

寶釵看了寶玉。已不妨事。自己心安了。便設法以釋寶玉之憂。寶玉雖不能時常坐起。亦常見寶釵坐在床前。禁不住生來舊病。不見可欲。使心不動。二入妖嬈。日坐床前。設法釋憂。無論有舊病之怡紅公子。卽鐵心石腸。亦將

慾火炎炎。淫心頓熾矣。不得以朝秦暮楚爲寶玉咎。而况慾心一熾。隨卽烟消。則雖東鄰之美。終不能動宋玉之心。惟寶玉當病不能興之時。寶釵竟能觸發其舊病。我不知如何設法而至於此也。其身分殆不堪設想矣。要皆黛玉所決不爲。

寶釵以正言勸解寶玉養身要緊。你我既爲夫婦。豈在一時。初讀之以爲寶釵尙能遏欲。以全夫命。及讀後文。寶玉雖不順遂。無奈日裏賈母王夫人薛姨媽輪流相伴。夜間賈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身靜養。數語雖貼寶玉一邊。說而寶釵不能遂意。亦在其中。然則正言勸解。亦姑爲是無可奈何語耳。

寶玉見寶釵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此是後話。此作者據理論事之詞。非紀叙之筆也。謂寶釵果能始終舉動溫柔。則寶玉愛慕黛玉之心。自可漸漸略爲移轉。故日後話。無如寶釵舉動日

非一於鉗制，隔絕羣花。使無樂趣。天然後浩然決志披髮大荒。若作紀事者。則後文溫柔者並不溫柔。愛慕者仍前愛慕。既無轉移之事。何有虛撰之文。故作書費用活筆。讀書亦費用活眼。

補敘黛玉之死。遙接前文。

黛玉彌留之際。李紈和紫鵲哭得死去活來。一是忠。一是義。

李紈見黛玉迴光返照。料還有半天工夫。因回稻香村料理一回事情。騰出片刻。讓黛玉與紫鵲訣別。若李紈在坐。未免費辭矣。

黛玉攙住紫鵲的手。使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偕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着又喘了。語不在多。心事畢露。若非寶釵奪其姻婚。則紫鵲仰托仁幪。必叶樛木螽斯之詠矣。紫鵲真入不幸哉。

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裏並沒親人。嗚呼。親事既悔。何有親情。外祖母

舅父母皆陌路人矣。

又道我身子是乾淨的。此非黛玉舉以曉紫鵲。實作者借以告天下萬世也。晴雯臨死有擔虛名之語。亦是身子乾淨之說。然則三十六釵。身子乾淨者。惟黛玉一人。次則黛玉小照晴雯而已。出污泥而不染。信乎一爲芙蓉城主。一爲芙蓉女兒。美人安靜。爲美人增光多矣。吾願普天下美人皆買絲而繡首。黛玉次晴雯。

虛名乾淨兩語。抹倒衆人。壓死王夫人。

又道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既無親人在此。何能安我亡靈。叫他們三字。外而又外之詞也。

紫鵲見黛玉促疾的狠了。忙叫人請李執。可巧探春來了。嗚呼。絳珠易簣。豈可不有探春之臨。繡閣賢媛。豈可不送黛玉之死。纔一舉念。玉趾卽來。於是

與李執紼。同視含斂。豈不盡美盡善。第此時寶玉正行吉禮。寶釵恰入青
廬。不識三姑娘何以惠然肯來。想亦胸中滿抱不平之氣。不欲觀草竊之婚
禮。特來送屈死之名姝。此所以爲三姑娘也。而况灌夫不負寶嬰於擯棄之
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其高誼尤足風世。

黛玉臨死。不提寶玉不可。提寶玉而責之。怨之亦不宜。妙在直聲叫道。寶玉
寶玉你好。云字耳。何等精神。何等悲慘。何等怨痛。雖起盲左腐遷。不能不五
體投地也。

紅樓原是閒書。而無閒筆閒字。到喫緊處。造語尤極警練。初學子弟。筆下多
清乾病者。當以此藥之。

黛玉兩眼一翻。當時氣絕。讀者至此。一身冰冷矣。

黛玉落氣。正是寶玉娶寶釵這個時辰。不先不後。恰恰相值。其不先死者。以

明寶釵入門。嫡妻尚在耳。不後死者。以明這個時辰。原是黛玉與寶玉合盞時辰。今寶釵冒黛玉而來。黛玉卽於這個時辰而死。實寶釵殺之也。

李紈探春。想黛玉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也便傷心痛哭。此蓋棺之定論也。素日可疼。其無乖僻脾氣可知。賈母悞信王夫人之言。王夫人悞聽襲人之譖。襲人悞以寶釵爲賢。均於此點出。今日可憐。謂今日若非寶釵奪其婚媾。則黛玉紅飛翠舞。正得意之時。而乃月暗燈昏。易而爲去世之日。賈母背盟之罪。王夫人慫恿之非。襲人傾軋之奸。寶釵篡奪之蹟。亦於此著明。故古人有蓋棺定論之說。但黛玉身後之論。若出悠悠之口。猶不足憑。今出自李紈探春兩賢媛。便如生鐵鑄成。千古不朽矣。千人奠哭。不如徐稚生芻一束信哉。

大家哭了一陣。只聽遠遠一陣音樂之聲。側耳一聲。却又沒有了。探春李紈。

走出院外再聽。惟有竹梢風動。月影移牆。好不淒涼冷淡。嗚呼。絳珠本仙女。歷劫歸真。天樂相迎。固其宜也。作者猶恐後人不信。以爲寶玉新房之樂。風送入來。散於文前。先着一筆。瀟湘館離新房甚遠。所以大家痛哭。那邊并沒聽見。以明新房樂聲。吹不到瀟湘館來。又接說道。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聽。只見淒涼冷淡。并無所聞。如果新房之樂。風送入來。則院外更自悠然可聽。既寂寂無聞。斷非新房之樂。其爲天樂無疑。初本甚近。因大家痛哭。未及留心。及哭罷側耳。其去已遠。故卽寂然。寫得十分真切。其推崇黛玉。可謂至矣。何物寶釵。能與之頡頏上下乎。

賈母王夫人聽鳳姐回說。黛玉死了。都嚇一大跳。賈母眼淚交流。說道。是我弄壞了他了。此賈母天良發現。親具供詞。若非背盟賴婚。何云如是。賈母又道。但是這個丫頭也忒傻了。意謂我雖背盟賴婚。儘可別圖快婿。何

必殊守寶玉。自戕其身哉。亦是申明弄壞之意。

賈母謂黛玉喪生爲傻氣。豈知天下忠臣孝子。節婦義夫。上與日星爭光。下與河嶽並重。天經地義。表著於千秋萬世者。皆此傻氣人所爲耶。如賈母言。則後文襲太於寶玉出亡。不以身殉。不爲姑待。亟亟然別抱琵琶。是爲不傻之人矣。傷風敗俗之言。莫此爲甚。然而賈母固不足責也。

鳳姐因恐老太太過於傷感。明仗着寶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偷的使人來撒謊道。寶玉那裏找老太太。賈母忙扶了珍珠過來。豈知寶玉真有話說。鬪筭恰好。

賈母問寶玉道。你做什麼找我。寶玉道。昨兒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他說要回南邊去。我想沒人留得住。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他。此時寶釵已占踞洞房。留黛玉何益。真是癡想。然其言實足痛心。

以黛玉賈恨而歿。似應與寶玉盟曰。雖及黃泉。母相見也。乃仙魂甫逝。卽來訣別。豈志短哉。蓋冥冥後。已洞見寶玉純一不二之心。掉包之計。罪不在玉。故來別耳。

寶釵見賈母到房裏來。滿面淚痕。因問道。林妹妹可好些了。賈母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因說道。我的兒。我告訴你。可別告訴寶玉。都是因你林妹妹。纔叫你受了多些委屈。你如今作了媳婦了。我纔告訴你。這如今你林妹妹歿了兩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如今寶玉這一番病。還是爲這個。你們先都在園子裏。自然也都是明白的。寶釵把臉飛紅了。此特證寶釵奪婚之公案也。賈母賴婚。前文已明。寶釵奪婚。若不明白。猶得爲之解曰。釵之允婚。固不知黛玉訂婚在先。寶玉一心在黛玉。故借賈母之言。使之無可躲閃。所云你們先都在園子裏。自然也都是明白的。謂其明白。

黛玉訂婚在先。寶玉一心在黛玉也。故寶釵聞之。愧赧無地。以賈母揭破其明知故昧之隱衷耳。其情形如畫。

寶玉欲往瀟湘館哭黛玉。賈母等如何肯依。妙在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開散了。好用藥。於是賈母遂同到瀟湘館。文無疵病。

賈母自黛玉死後。淚常不乾。今見黛玉靈柩。尤爲慟哭。此真傷心。並非裝點。緣悔婚是其本心。制死非其本心。今因悔婚而致死。實爲初慮所不到。故不覺哭之慟耳。

寶釵痛哭。亦是真心。並非裝點。緣奪婚是其本心。制死非其本心。因奪婚而致死。實爲初慮所不到。故不覺悲之深也。

寶玉哭罷。又叫紫鵲來問。姑娘臨死有何話說。此與問晴雯臨死會說什麼。特特犯重。蓋晴雯固黛玉小照也。

紫鵲本來深恨寶玉。見如此心裏已回過來些。又見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裏。不敢洒落寶玉。事與玉釧兒略同。然忠義之氣。倍覺凜然。

紫鵲將黛玉燒帕焚詩。及臨死之言。一一告訴寶玉。想見其容悲慘。其聲激烈。其心憤懣也。

探春又將黛玉臨終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此語紫鵲既盡情向寶玉告訢。賈母王夫人均已聽得。探春特重言之。一以表黛玉清白之體。二以抒黛玉悲憤之忱。三以副黛玉臨終之託。

賈母請薛姨媽擇日爲寶玉夫婦圓房。薛姨媽請賈母自擇。並將要辦粧奩的話。也說了。女兒出閣已久。粧奩自應早辦。遲至數月。擇吉圓房。而後措意。已不近情。况應辦卽辦。何必說要辦乎。分明吝嗇。吝嗇。如送套禮者說套話而已。賈母亦知其意。答道。僭們原是親上做親。我想也不必這些。若說動用。

的他屋裏已經滿了。必定寶丫頭心愛的要你幾件。姨太太就整了來。如此一說。省了婆子一副粧奩。然作者之意。非真爲薛婆省錢。終以寶釵非明婚正配。如賤如姬。不得有粧奩陪嫁也。

賈母又道。我看寶丫頭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得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所以他不得長壽。太君實屬昏憤糊塗。外甥女兒。何曾有脾氣。其所以不得長壽者。賴婚之故也。是誰之過歟。豈謂脾氣死哉。天下有身死而猶負屈者。黛玉之類是也。有害人至死而猶謂人命短者。賈母之類是也。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鳳姐見賈母與薛姨媽落淚。知爲林黛玉傷心。便編說寶玉拉着寶釵叫姐姐。寶釵只管躲寶玉作了個揖。上前又拉寶釵衣袂。寶釵一扯。把寶玉拉撲在身上的話。說得賈母破涕爲笑。此固鳳姐無中生有。而賈母信以爲真。因

道。這麼說起來，寶玉比頭裏竟明白多了。你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那更不是笑話了。麝笑道：猴兒我在這裏同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樞個笑話還罷了。這麼燥起脾來，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園裏去提防他拉着你不依。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着寶玉呢。恨寶玉，卽是恨賈母。此時賈母鳳姐與薛姨媽竟將悔婚掉包屈死黛玉之事和盤托出，絕不避諱，以彼此皆個中人也。試思賈母若無悔婚之事，此等文章卽無一句通矣。

寶玉與寶釵圓房，雖擺酒唱戲，請親友寫得極其草率，總不欲以正配與寶釵也。

薛寶琴同薛姨媽那邊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回京，接了家去了。邢岫烟隨着

邢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園內，祇有李執探春惜春了。轉瞬探春遠嫁，李執惜春亦搬出園。於是大觀園中風景殺盡矣。蓋諸美原隨絳珠仙子下凡，歷劫之人，絳珠歸真，餘人自應風流雲散。此亦天道自然之理。

賈政初到江西糧道任，尙守官箴。及聞管門李十兒之言，便改操行。後且一味信任。至被揭報者數處，幕友聞知，用言規諫，無奈不信。至有不忍坐視而辭去者。此甚賈政之罪也。標目稱曰：同謂僕同其主耳。劉真長曰：小人不可與作緣。亮哉。

賈政受薛姨媽之托，轉托承審薛蟠一案之太平知縣。徇情枉斷，致知縣革職。此亦甚賈政之罪也。

賈政爲內親關說命案，作外任信用惡奴。一則骯法徇情，一則貪賊溺職。如此不方正之人，其曠妻順母，背盟悔婚，又何足怪。作者特著此一回，正所

以發明悔婚另娶。賈政實與其謀。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重結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賈政閱邸抄見刑部題本薛蟠案已駁正。心下驚慌。專人進京打聽。自己無罪。僅將承審官革職。遂不介意。嗚呼。土豪權貴。動以非理強地方。有司及事發護證。則作壁上觀。而於有司功名視同塵土。如賈政者。豈復尙有人理哉。薛姨媽以薛蟠仍擬絞罪。日夜啼哭。寶釵勸解。並不將擬絞可減流。遇赦可免罪等語解釋。惟將薛蟠種種該死行爲。反覆聲數。見得如此敗家劣子。死亦甚佳。豈是賢媛聲口。

寶釵又道。趁哥哥活口。現在問問各處帳目。看還有幾個錢沒有。薛姨媽哭着說道。你還不知道。京裏的官商。已經退了。兩個當舖。已經給了人家。銀子早拏來使完了。還有一個當舖管事的逃了。虧空好幾千兩銀子。也夾在裏

頭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外頭要帳。料着京裏的帳。已經失了幾萬銀子。只好掣南邊公分裏銀子。並住房折變。纔彀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荒信。說南邊公當舖也。因折了本兒收了。若是這麼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了。說着又大哭起來。薛家所倚恃者當舖。壯門面者皇商。今官商已退。當舖一間也無。且猶被人控告。住房亦折變償債。可謂一敗塗地。一貧如洗矣。必如此始足快人心。蓋倚財勢而行不義者。天必奪其財與勢。此一定之理也。

薛蟠不遭人命。不致破家。霸王雖歎。冤可懾服。羣小各典當。不致虧空。管事不致捲逃。一自身陷囹圄。而監守者皆自盜。資本財物不翼而飛。溯其致敗之由。固金桂有以速之。而其所以致敗之故。則寶釵實啓之。當薛蟠初思遊藝之時。若非寶釵一力慫恿。薛姨媽決不令其回南懋遷。則後來避悍婦之釁。即無誦吳良之事。又何有人命之遭乎。原始要終。薛家之敗。豈非寶釵啓

之哉。後文賈母歸西。必由寶釵生日多食停滯致疾。同一歸咎之意。

薛家既一敗塗地。寶釵粧奩烏有矣。嫁女而無粧奩。非妾媵而何。

寶釵道。我們那一個。還道哥哥是沒事的。所以不大着急。若聽見了。也是要唬個半死。薛姨媽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別告訴他。他爲一個林姑娘。幾乎沒要了命。如今纔好了些。要是他急出個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惱。我一發沒有依靠了。婆子好沒分曉。林姑娘係何人。令郎係何物。相提並論。何太不倫。此而要命。寶玉無此多命。無論令郎擬殺。令婿急不出原故來。卽令愛有長短。令婿亦決不致要命。可笑已極。至寶釵原知寶玉不關痛癢。其所以云云者。特爲是粧門面語。以哄阿母耳。

薛姨媽此時。已打點靠女婿吃飯矣。窮人百計。欲與富人結親。原是爲此。薛蟠罪擬縲首。金桂方且弄姿搔首。欲與小叔同床並首。不知叔叔相姦。各

應纒首。想因薛蟠一人授首太孤。不如大家同邱首。

金桂遇見薛蝌。便妖妖嬌嬌問寒問熱。丫頭們看見。都趕忙躲開。自己也不覺得。薛蝌只管躲着。有時遇見。也周旋一二。此甚薛蝌之詞也。假使薛蝌正氣凜然。格格不入。金桂自然打除一切妄想。乃不嚴厲拒絕。却止躲着。遇見時。且與周旋一二。分明婁豬艾豕。彼此相愛。但恨耳目衆多。未能暢欲耳。其所以躲者。或避丫頭耳目。或更畏香菱而然。

薛蝌有什麼東西。都是託香菱收着。衣服縫洗。也是香菱。兩個人偶然說話。見金桂來了。急忙散開。如此情形。何怪金桂吃醋。

聰明人作事。無人知。笨人作事。羊肉未吃。一身糞矣。

金桂聽寶蟾之言。要在門口等薛蝌。却去打開鏡奩。照了一照。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然後拏了一條灑花絹子。纔要出來。又似忘了什麼的心裏。到不

知怎樣是好。蓮仙女史曰。如此刻劃描摹。真是吮魂吸魄。此種文章。雖盲左不能曲肖。余笑曰。非卿亦不能深知。蓮仙流眉鼓嘴者再。

金桂一見薛蝌。臉上帶酒。原是假意發作。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雙眸帶澀。別有一種謹愿可憐之意。早把自己驕悍之氣。感化到爪哇國去了。薛蝌頰紅眼澀。或是被酒之故。其別有一種謹愿可憐之意。則是喬粧出來。所以迷眩纏陷於其姦也。

鄉愿德之賊。謹愿色之賊。

薛蝌見金桂也。料兩眼紅暈。兩腮說的話。越發邪僻了。打算着要走。意者以寶蟾立於前。又恐香菱躡其後。而有所怯歟。然打算要走。尙是欲走不走之間。心雖恐怖。意仍不能決捨也。

金桂走過來。一把拉住。薛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說着渾身亂顫。寶蟾立

於前。香菱躡於後。清天白日。被拉入房。安得不渾身亂顫。

金桂索性老着臉道。你只管進來。我和你說一句要緊話。什麼要緊話。無非辦了一點好謝禮。

正鬧着。忽聽寶蟾叫道。奶奶。香菱來了。何如。我固謂香菱躡其後也。早在薛蟠意料之中。

香菱正走着。原不理會。忽聽寶蟾一嚷。纔暗見金桂在那裏拉住薛蟠往裏死拽。唬得心頭亂跳。心頭亂跳。不僅是唬。氣亦有之。

香菱雖往寶蟾處。焉知不是捕薛蟠而來。

金桂連嚇帶氣。歇歇的瞅着薛蟠去了。與晴雯嫂子放走寶玉。同一掃興。然晴雯嫂子不恨柳家母女。金桂則恨香菱入骨矣。

此篇寫金桂寫寶蟾寫薛蟠寫香菱皆非醜薛蟠所以醜寶釵也醜寶釵正

所以醜賈母醜王夫人也。與前文同意。

寶玉聽說黛玉臨死。有音樂。不是人間鼓樂之聲。必是仙去無疑。必要叫紫鵲來問。無奈紫鵲心裏不願意。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也就沒法。只是在寶玉跟前。不是咳聲。便是嘆氣。寶玉背地裏拉着他低聲下氣要問黛玉的話。紫鵲從來沒好話回答。寶釵倒背地裏誇他有忠心。並不嗔怪他。紫鵲忠義之氣。固令人可敬。然寶釵誇之者。不以其忠。而以其疎冷寶玉耳。須知寶玉背地裏拉紫鵲問話。寶釵已知之。可知耳目嚴密。

雪雁雖是寶玉娶親出過力的。寶釵見他心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賈母王夫人。將他配了一個小廝去了。此漢高斬丁公之意。

寶玉聽見探春遠嫁。倒坑大哭。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沒天天在一塊。三姐姐呢。碰着個混帳不

堪的東西。三妹妹又要遠嫁。總不得見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裏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裏。單留我做什麼。寶玉於各姐妹。逐一慟哭。更不提及左提右抱。尙有寶釵。安得不逢彼之怒。大放厥辭哉。寶釵問道。據你的心裏。要這些姐姐妹妹都在家裏陪你到老。都不要爲終身的嗎。若說別人。還有別的想法。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你有什麼法兒。嗟夫。寶玉傷感各姊妹風流雲散。無非多情者之癡情。豈欲留姊妹在家。恣爲淫樂乎。寶釵勸說。但以有聚必有散。姐妹不比兄弟之言。破解未嘗不可。化癡耶之癡。乃以有想頭。無法兒相村。斥是豈寶玉之心哉。惡是何言也。又道。我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讓你把姐姐妹妹們都邀了來。守着。你語尤醜極。此等聲口。絕類龔人。豈是淑女。寶玉道。我却也明白。祇是心裏鬧得慌。寶釵雖痛加斥責。其癡情仍不能解。卒賴定心丸及別樣開導。則

亦何苦而爲是言也。

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下感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狗嗅於後。亦常事耳。鳳姐嚇得毛骨悚然。陽氣餒矣。故秦可卿得以現形相接也。

秦可卿臨死。託夢於鳳姐。今又於園內現形。殷殷以立永遠之基爲囑。不稟白於翁姑。獨叮嚀於鳳姐。豈非以鳳姐力能挽救。而鳳姐卒聽之藐藐。有負可卿多矣。

鳳姐與秦可卿十分厚密。今現形相見。正好一叙衷腸。乃一啐而走。未免寡情。

賈璉見抄報。雲南節度蘇州刺史兩本所劾。係賈範賈化家奴犯法事。心中不悅。一係遠族。二不同宗。似與賈璉無涉。而其心不悅者。其機動也。

季媽胆敢挫磨巧姐。真從來未有之事。與何三鬧宅門。均是家敗奴欺主之兆。

鳳姐於賈璉出門回來。叨登良久。梳洗後。又往王夫人處叙話。回來走至寶釵房中。寶釵尙在梳頭。其不能蚤起可知。

鳳姐見寶玉歪在坑上。看寶釵梳頭。便相嘲笑。臊得寶釵滿臉通紅。又不好說什麼。見襲人端過茶來。只得搭趣着遞了一烟袋。此是傳中創見。美人吃烟。究不韻雅。不如改遞茶爲妙。

寶玉因衣裳不好。提起雀金泥。襲人因雀金泥說到晴雯。鳳姐不等說完。便道。你提晴雯。可惜了兒的。那孩子樣兒手兒都好。就只嘴頭兒利害些。偏偏兒的太太不知聽了那裏的謠言。活活兒的把個小命兒要了。鳳姐雖非賢淑女。而於衆人好歹。頗具風鑑。前論迎惜執釵。無不洞中肯綮。晴雯得其一

贊亦足千古。惟襲人聞是言，又當涔涔汗下矣。

鳳姐道：我那天瞧見柳家的女孩子五兒，長得和晴雯脫了個影兒。我心裏要叫他進來。他媽也很願意。我想着寶二爺屋裏小紅跟了我去，我還沒還他呢。就把五兒補過來。因平兒說太太那一天說：凡像那個樣兒的，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裏。我所以也就攔下了。鳳姐欲將五兒補小紅之缺。早有是議。巧姐曾言之。乃久無音耗。令人結想爲勞。今得鳳姐言明。始知其故。於是知巧姐非造言之人。紅樓無疎漏之筆。

鳳姐又道：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麼呢。不如我叫他進來。可不知寶二爺願意不願意。要想着晴雯只哨這五兒就是了。鳳姐惟恐寶玉不愿意。故以貌似晴雯之。豈知寶玉渴想已久耶。惟其中有兩人大不愿意耳。

鳳姐以爲寶玉成了家。便不怕了。豈知成家仍未成親。不怕仍屬可怕。

寶玉本要走。聽了這些話。已默了。何默爲。蓋以晴雯旣不見容於襲人。其與晴雯脫個影兒之五兒。又豈能容乎。度襲人必將以王夫人之言爲言。拒之門外矣。故躊躇顧慮而不能去也。作者狀其形曰。默。一字足抵數十語。及聞襲人雖以王夫人之言相拒。而鳳姐仍一力擔承。夫然後喜不自勝。放心前行。寫得寶玉畏襲人如虎。不敢置詞。惟在轅門外聽炮響。一何可憐。

襲人煞費心機。始將晴雯擺布出去。酷似晴雯之五兒。如何容他入來。其答鳳姐道。他爲甚麼不願意。早就弄了來的。氣話也。又道。只是太太的話說得結實罷了。拒詞也。幸而鳳姐汶汶不察。只討出寶玉愿意二字。便道。那麼着我明日就叫他進來。太太跟前有我呢。否則晴雯影兒。又爲賤人擯之門外矣。

寶釵不贊一詞。意與襲人同。

寶釵既不贊一詞。寶玉亦未回答。襲人方且用言拒絕。鳳姐都不理會。一力主張。回明王夫人。叫進五兒來。於是喜煞寶玉。氣煞襲人。悶煞寶釵。

寶玉去王家拜壽。出門未遠。卽着焙茗回來。和秋紋說。告訴二奶奶要去呢。快些來。若不去呢。別在風地裏站着。此寶玉憤激催促之辭。非憐香惜玉之意。緣寶釵勸慵不起。鳳姐由王夫人處叙話回來。尙在梳頭。寶玉歪在炕上等候。已不耐煩。鳳姐又坐談良久。猶未絳竟。心益不悅。及行出街衢。已見日中爲市。舅家拜壽。未免太遲。若再慢延。必落人褒貶。故遣焙茗回來。催其速往。風地一語。陪襯筆也。而賈母等誤爲寶玉疼愛寶釵。都笑了。寶釵且至飛紅了臉。豈不可哂。

寶釵把秋紋啐了一口。說道。好個糊塗東西也。直得這樣慌慌張張跑了來。

說既。醉復罵。擺出二奶奶身架來。長者之前不叱狗。况寶玉之侍女乎。寶釵博古通今。何下知此義。

黛玉已死。大事了矣。寶釵圓房。賈家大勢又了矣。故散花寺姑子名曰大了。鳳姐求籤。王熙鳳衣錦還鄉。應筮錦衣衛查抄而身死也。故詩曰。探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明謂積聚賞財不能守。大了奉承。解爲賈政來接家眷。鳳姐榮返金陵。而置兩詩句於不論。賈母王夫人等都歡喜非常。足見婦道家喜聞吉語而不知警省也。

第一百二回 宵國府骨肉病災禍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王夫人以柳五兒非安靜之相。吩咐寶釵留神。又道。就只襲人那孩子。還可以使得。信讒者必喜進讒之人。至死不悟。古今同慨。至五兒一囑。定仍是襲人授意。

大觀園自李執等搬出後。竟成廢圃。蘭亭已矣。梓澤坵墟。可勝扼腕。

尤氏偶從大觀園走回而病。賈蓉便疑到遇着邪祟。偏偏請來毛半仙起課。又云舊宅伏虎作怪。所斷吉凶。又復靈驗。於是穿鑿附會。互相僞傳。野雞認爲妖精。大犬認爲怪物。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園中幾絕人踪。出息一時燭盡。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蓉小子真庸小子。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不必真有怪物。人心之妖孽。卽妖孽也。賈氏其將及乎。賈赦雖不大信。中亦餒而入園巡行。被拴兒一唬。便胆怯而回。不能釋衆人之疑。反以助妖言之口。故德性不堅定者。不可輕言關佛。必如狄梁公始可毀淫瀆之祠。西門豹始可破河伯之惑。

省親正殿。作爲驅妖法壇。卽此便是妖異。

卜卦占爻。佈壇作法。此等小技。亦皆高明。龍門所謂於學無所不闕者歟。

道士驅妖原是搗鬼。而人心以安。幻由人興。亦由人滅。妖固在人心耳。有目中見鬼者。醫曰。此病也。藥之不愈。醫曰。心疾未除耳。命延巫覡以驅之。乃愈。道士驅妖後。園中不見響動。人人都說妖怪被擒。便不大驚小怪。獨有一個小廝笑道。頭裏那些響動。我也不知。就是跟犬老爺進園這一日。明明是。個大公野雞飛過去。拴兒嚇昏了。認是妖怪。說得活像。我們也替他圓了個謊。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天下儘多隨聲附和之小人。聽言者。顧可不察歟。竇政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被節度使奏參革職。以收受陋規故也。若非收受陋規。則家丁無由弄權。屬員亦不敢苛虐百姓矣。然亦由昏庸之甚也。昏庸而不能廉焉。能免禍。幸而天恩浩蕩。僅予降三級解任。仍加恩以工部員外郎行走。此其僥倖耳。

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味真禪雨村重遇舊

王夫人和賈璉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一個錢拿回來。把家裏倒掏摸了好些去了。賈政掏摸家中銀錢。係初蒞任時事。及聽信李十兒之後。未必再掏摸矣。王夫人又道。你瞧那些跟去的人。他男人在外不多幾日。那些小老婆子們便金頭銀面裝扮起來了。昏庸之人。任家丁以取財。無非爲家人作生活。大概如此。

賈政鑄級左遷。爲寶釵入門第一破敗。

金桂既將衣飾等件概贈夏三。其早已姦好無疑。而作者偏爲之諱曰。尙未夫泄。此明明不然之詞。而必以忠厚之筆含蓄出之者。近以映證薛蝌。遠以襯托全傳。凡曖昧事。皆當作如是觀。

金桂欲毒死香菱。適以自毒。多行不義必自斃。堪以證鄭莊之言。

金桂既將衣服首飾都貼與他乾兄弟夏三。又埋怨他的娘瞎眼。如何不把

他配與薛蝌。能穀同薛蝌過一天。死了也是願意的。又因薛蝌與香菱好。便恨香菱。欲將他毒死。因而毒死自家。如此醜極。醜得不堪。皆所以醜賈母王夫人。而非所以醜薛氏也。此賈母定寶釵以來第四風光。

金桂母親。初來時。勢如虓虎。莫之能禦。及聞寶釵說出實情。則搖尾乞憐。如餓狗矣。煞是好笑。

寶釵不赴贊善才人之選。不返金陵原籍之家。蟠踞賈家。強金合玉。致薛蟠打死人命。金桂服毒喪身。害得娘家敗人亡。而後帶此好命。入賈家來。賈家欲不敗得乎。

賈雨村遇知機縣而不知幾。到急流津而不勇退。得遇甄士隱。用言點化。而不領悟。總是名利熏心之祿蠹而已。

甄士隱見雨村從人來請渡河。說道。請尊官速登彼岸。見面有期。遲則風浪。

頓起。分明指迷而不能解。如此鈍根。何爲穎悟。

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猷生大浪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

雨村正欲渡河。忽見廟中火起。疑甄士隱燒死。並不親回搭救。僅留人查看。殊覺薄情。不若嬌杏尙有義氣。埋怨雨村如何不回去。悄悄偷或燒死了。可不是僭們沒良心。說着掉下淚來。

倪二一街市潑皮耳。偏能興風作浪。又認得張華。偏又認得御史。後買家查抄。卽此物作怪。

賈範雲南範。賈化係賈政遠族。其家奴犯法。應與賈政等無涉。無如時運不濟。城門之火。且可殃及池魚。若運旺時。雖自家家奴及自家爲非作惡。皆無禍患。

賈政回家。見寶玉臉面豐滿。寶釵沉厚勝先。蘭兒文雅俊秀。便喜形於色。獨

見瓊兒仍是先前。究不甚鍾愛。謂前雖鍾愛。今以寶玉賈蘭形之。究不能令人到底鍾愛。故不曰仍而曰究。

賈政問起黛玉。王夫人詭稱病着。至夜始將黛玉已死的話告知。賈政反嚇了一驚。不覺掉下淚來。驚者。驚其能守義也。掉淚者。悲其因悔婚而死也。賈政體妻順母。改娶寶釵。致死黛玉。故有此驚悼。否則此等文章。都是蛇足。寶玉見王夫人向賈政說黛玉病着。心裏已如刀絞。賈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固不必有觸斯感也。黛玉一生眼淚。固盡傾於寶玉。而寶玉陪還之淚。亦不少。

寶玉回到房中。獨坐在外房。思想黛玉。寶釵命襲人送茶來。以爲怕老爺查問功課。過來安慰。寶玉便借此說你們今夜先睡一回。我要定定神。叫襲人陪着我罷。襲人此時必竊喜曰。我今夜甫能。豈知坐到四更。盡是說黛玉之

言毫無雲雨之意。大是掃興。

寶玉待寶釵去後。輕輕叫襲人坐着。不令睡着。只叫坐着。消息已不甚佳。輕輕二字。直貫下文。不獨輕輕叫襲人坐着。凡後文各語。皆輕輕也。畏寶釵也。

寶玉央襲人把紫鵲叫來。有話問他。因紫鵲見了寶玉。臉上嘴裏。總是有氣的要襲人去解釋。開了叫來。襲人道。你說要定神。我倒喜歡。怎麼又想到這上頭去了。有話。明日問不得。好容易春宵一刻千金價。那有心情閒磕牙。賤人情急矣。寶玉道。我就是今晚得閒。明日倘或者老爺叫幹什麼。便沒空兒了。今晚得閒者。以今晚撇開寶釵。可與紫鵲訴心腹也。襲人道。他不是二奶奶。叫是不來的。嗚呼。此固紫鵲恨寶玉忠黛玉之心。然亦稔知寶釵襲人之妒惡。故遠着寶玉。非寶釵之命不前方。不致如雪雁之配小廝而去。然則其智

亦有足多者。此是襲人實言。不僅飾詞推諉也。

寶玉道。我所以要去說明白了纔好。襲人道。叫我說什麼。寶玉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也不知道他的心麼。都爲的是林姑娘。你說我並不是負心的。我如今叫你們弄成了一個負心人了。說着便瞧瞧裏頭。用手一指說道。他是我本不願意的。都是老太太他們捉弄的好。端端把一個林妹妹弄死了。就是他死也該叫我見見。說個明白。他自己死了也不怨我。此是寶玉第一篇沉着悲痛之文。句中凡用三弄字。與賈母弄壞句呼吸相應。爲悔婚作證也。若無悔婚一節。則寶玉句句皆過情溢分之言。豈是紅樓字斟句酌之筆。又道。你是聽見三姑娘說的。臨死狠怨我。此言黛玉之悞怪也。又道。那紫鵝爲他姑娘也恨得我了不得。此言紫鵝之悞怪也。又道。你想我是無情的人麼。晴雯到底是個丫頭也。沒什麼大好處。他死了。我老實告訴你罷。我還做

個文去祭他。那時林姑娘還親眼見的。此自表其非薄情也。以下皆解釋紫鵲之詞。謂林姑娘悞怪已無可剖白。紫鵲悞怪尙可解釋。但紫鵲之悞怪亦自有說。彼見晴雯死後尙有祭文。林姑娘死後竟置度外。不但紫鵲應怪無情。卽林姑娘亦且含怨地下。故接說道。如今林姑娘死了。莫非倒不如晴雯麼。連祭都不能一祭。林姑娘死了還有知的。他想起來不要更怨我麼。此寶玉推原一層。代爲設想也。襲人道。你要祭便祭去。要我們做什麼。答得可笑。襲人一心只望尤雲殢雨。何曾有心聽寶玉說黛玉紫鵲之言。聽之不明。以爲寶玉認真要祭黛玉。故曰要我們做什麼。意若曰。要我來謂是同睡取樂。今要祭黛玉。豈要我來作贊禮郎麼。說得憤懣之至。蓋缺望久而抱怨深矣。乃寶玉亦不理會。答道。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首祭文。不知道我如今一點靈機都沒有了。若祭別人。胡亂却使得。若是他。斷斷俗俚不得一點。

兒的。此又表出不做祭文之故。因無靈機。非無情義也。又道。所以叫紫鵲來問。他姑娘這條心。他們打從那樣上看出來的。謂黛玉臨死怨他之心。從何處看出。此應問者一。又道。你說林姑娘已經好了。怎麼忽然死的。此應問者二。又道。他好的時候我不去。他怎麼說。我病的時候他不來。他也怎麼說。此應問者三。又道。既是他這麼念我。為什麼臨死都把詩稿燒了。不留我作個紀念。此應問者四。又道。聽見說天上有音樂。想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雖見過棺材。不知道棺材裏有他沒有。襲人道。你這話益發糊塗了。怎麼一個人不死。就擱上一個空棺材。當死了人呢。寶玉道。不是。嗻。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脫胎去的。此應問者五。洋洋灑灑數百言。亦抵得一篇絕妙祭文。

襲人道。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他若肯來還好。若不肯來。還得費

多少話。就是來了。見你也不肯細說。據我的注意。明後日等二奶奶上去了。我慢慢的問他。或者倒可仔細。遇着閒空兒。我再慢慢的告訴你。總是一團要淫樂之心。故以明後日緩之。

正說着。麝月出來說。二奶奶說。天已四更了。請三爺進去睡罷。襲人姐姐。想必是說高了興。忘了時候兒了。可見寶釵雖睡。何嘗睡着。側耳細聽。直至四更。幸兩人澈夜清談。不曾有甚。若意似親蜜。或語涉遊邪。早使麝月出來作五瘟使矣。

寶玉無奈。含愁進去。又向襲人耳邊道。明日不要忘了。襲人笑說。知道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又鬧鬼了。何不和二奶奶說了。就到襲人那邊睡去。由着你們說一夜。我們也不管。妙妙。麝月固不能無是疑。寶玉擺手道。不用言語。蓋恐寶釵信以爲真也。襲人恨道。小蹄子又嚼舌根。看我明日撕你。襲人一

夜不會有甚。心中已無好氣。麝月偏以此相嘲。焉得不恨。襲人罵畢。回轉頭來對寶玉道。這不是二爺鬧的。說了四更的話。總沒有。此卽晴雯擔虛名之謂也。怨極矣。晴雯擔一世虛名。無怨心。襲人擔一夜虛名。便出怨語。畢竟美人安靜。怵怵者好淫。恨不提王夫人之耳而告之。

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宵國府 驄馬使彈核平安州

以理斷事。良於著龜。慮敗料亡。史傳林立。錦衣查抄。探春早知。有今日也。

賈政正在大譏親友。忽錦衣軍前來查抄。主人固栖栖若喪家之狗。衆賓亦忙忙如漏網之魚。寫得咄咄逼人。知迅雷不及掩耳。

奉旨。榮府雖只抄賈赦家產。而赦政既未分爨。勢難區分。故趙堂官欲一網打盡。

趙堂官居心嚴刻。大肆搜羅。若非西平王力庇於前。北靜王宣歸於後。賈政

及老太太各房之物。早已一掃精光。趙堂官其與賈政有郟歟。不然。鬼死狐悲。物傷其類。何無惻隱之心。乃爾。

趙堂官正以西平王掣肘。不得施威。聽說北靜王來了。以爲可以施展。豈知旨下。令其提取賈赦回衙。大是敗興。

賈母正擺家宴。與鳳姐等說得高興。忽見那夫人那邊的人。一直聲的嚷進來。說老太太不好了。多少穿靴戴帽的強盜來了。翻箱倒籠的拏東西。自有強盜以來。未有穿靴戴帽者。寫得好笑。却說得畢肖。吾弟少巖曰。穿靴戴帽強盜。隨處皆有。但未肯以強盜自居耳。

賈母等正在發默。又見平兒披頭散髮。拉着巧姐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我正與姐兒吃飯。來旺被人拴着進來。說快傳進去。請太太們迴避。外面王爺要進來查抄了。禍從天降。真如石破天驚。王邢夫人嚇得魂不附體。鳳姐

一仰身栽倒地下死了。賈母嚇得涕淚交流，說不出話。一時衆人忙亂，正如地覆天翻。寫得情景逼真，而又分敘內外，帶敘膏府下及家人，一絲不漏。賈母哭得氣短神昏，躺在坑上，奄奄一息。見賈政無恙，依舊進來，並說明皇上天恩，兩王恩典，家裏不再查抄。賈赦雖暫時拘質，皇上必有恩典，再三安慰。方止。幸是如此。若賈政被執，榮府全抄，雖有賈政勸慰，定死無疑。賈母享福一生，行年八十餘，親見子孫被罪，家產查抄，正如萬里行舟，有颶無恙，行至九千餘里，將達彼岸，忽遇颶風，檣倒楫摧，丁口損傷，財物漂失，安得不驚痛欲死哉。

邢夫人回至自己那邊，見門總封鎖了。丫頭婆子亦鎖在幾間屋內，無處可走。放聲大哭，較拾春意香囊，使王善保家隨同鳳姐，搽檢大觀園景象如何。王善保家前想亦封鎖屋內，不識狗才亦憶及搽檢大觀園於上夜婆子處。

香出燈油蠟燭時香。

那夫人無處容身。只得哭往鳳姐那邊去。見二門旁舍亦上封條。惟屋門開着。裏頭嗚咽不絕。進去一看。原來鳳姐經平兒扶救回來。合眼躺着。面如紙灰。打諒死了。又哭起來。經平兒勸慰。始往賈母那邊來。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無所歸。那裏禁得住悲痛。此時那夫人孑然一身。悽愴景象。其實難受。其不痛哭而死。還是心地糊塗得好。

賈政正在心驚肉跳。等候旨意。聽見外面吵嚷。看時。却是焦犬號天。踏地大哭。犬罵。百忙中。偏記得此人。作者真是心細。且將宵府被抄。珍蓉被拘情形。均在焦犬口中叙出。是閒筆。却是要筆。

錦衣查抄。原是宵榮兩府。標目祇稱寧府。以榮府爲兩王周旋。未全抄耳。

錦衣查抄。革去世職。爲寶釵入門第二破敗。

御史奏參賈珍強占民女爲妾。惟恐不准。還將鮑二拏去。又拉作張華出證。此皆醉金剛之作用也。

平安州因賈赦說詞訟被劾。太平縣因賈政託命案被參。使平安者不平安。太平者不太平。難兄難弟。害人本領。頗覺旂鼓相當。

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慙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奏參之案。有幸有不幸。賈赦交通平安州。爲人說訟事。賈政亦函託太平縣。爲薛蟠說命案。乃一參一不參。豈非有幸有不幸。至重利盤剝。鳳姐所爲。罪坐夫男。賈璉應當其罪。乃亦歸咎於其父。強占民妻。賈璉之事。珍雖作合。賈璉實禍之魁。乃獨遺累於其兒。賈璉雖革去職銜。抄去鳳姐私蓄七八萬金。而不與遣戍。先行釋歸。何其幸耶。

太平縣革職。平安州無恙。亦有幸有不幸也。

賈政抱怨賈赦行事糊塗。衆親友亦云。賈赦行事不安。究竟賈赦過犯。惟平安州關說詞訟及強買石獸子古扇兩事。雖不應爲。以視賈政矚託命案。枉法埋冤。縱容屬員。浮徵舞弊。孰重孰輕。然則賈政之抱怨。親友之譏評。皆以成敗論人耳。賈政不知自省自訟。徒歸咎於其兄。是猶以五十步笑百步。其德之不能進。過之不能寡也。可知矣。

鳳姐重利盤剝。累及翁夫。賈囑張華。釀成巨禍。抱慙得病。弗藥願死。本有餘辜。而賈母溺愛不稍替。極寫賈母喜悅人。毫無分曉。即可由鳳姐以例寶釵矣。

赫赫甯府。祇剩尤氏婆媳及佩鳳偕鸞四人。資財妖婢。概行入官。與邢夫人一樣淒涼。賈母命人將車接來。指房令住。於是宵榮兩府。合而爲二矣。

賈璉因賈赦禁中使費無處張羅。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田畝賣了數千金。變買田產。爲寶釵入門第三破敗。

賈母見祖宗世襲革去。子孫在監質審。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危。患前想後。眼淚不乾。乃焚香禱天。願以身死貸兒孫之罪。爲人子者。使老親有此祈禱。真是罪孽深重。

人情由逆境而處順境。易。由順境而處逆境。難。賈母安富尊榮。享受一世。今當桑榆之景。忽來災禍之臨。富貴化爲烟雲。子孫且在縲綫。到眼皆悽愴之景。所聞皆哭泣之聲。雖尙安處一隅。已無生人樂趣。嗚咽痛哭。實有不容已之情焉。要皆恃禮妄爲所致也。人可不知安常處順也哉。

鴛鴦珍珠。一面解勸。一面扶賈母進房。適王夫人帶同寶玉寶釵來請晚安。見賈母悲傷。亦俱大哭。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現在監候處。決翁姑雖

無事。眠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傻。毫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賈母王夫人哭得更痛。寶釵此時。比出閣時。更悔之甚矣。用盡心機。借金絡玉。未遂于飛之樂。先見覆巢之憂。早知如此。悔不當初。然此時尚有瘋傻未君。雖畫餅未能充饑。而望梅尙堪止渴。將來有并瘋傻夫君而無之日。卿且慢痛哭者。

寶玉亦有一番悲感。老太太不得安。老爺太太見此不免悲傷。以此大哭尙是孝思。至因衆姊妹風流雲散。追想在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從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到今。又有寶釵過來。未便時常悲感。見他憂兄思妹。難得笑容。今見他悲哀欲絕。心裏更加不忍。以此噙啣大哭。實屬心有餘閒。然悟紅公子。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一生精神才力。盡萃於紅粉叢中。富貴等於浮雲。功名視同草芥。故祖德廢墜。家業凋零。毫不介意。至期功尊長待

罪圖屏更無工夫爲之揮淚矣。

賈母禱畢而哭。王夫人見賈母哭而哭。寶釵有寶釵心事而哭。寶玉有寶玉心事而哭。於是鴛鴦彩雲鶯兒襲人見他們如此各有所思。便也嗚咽而哭。餘者丫頭們看得傷心。也便陪哭。竟無一人解勸。歡天喜地之場。變而爲舉室哀號之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不大可畏哉。

賈政聞上夜婆子來報。忙進內安慰了老太太幾句。又說了衆人幾句。各自心。想。我們原恐老太太悲傷。故來勸解。怎麼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此哭機動耳。竊恐大哭之事將臨矣。

史湘雲以出閣在邇。不便親來賈府。着女人來問候。賈母問姑爺如何。來人說。姑爺長得狠好。爲人又和平。與這裏寶二爺差不多。湘雲居然又得一寶玉。不亦快哉。

賈政查問歷年用度。始知入不敷出。在外借用不少。東省地租。近來交不及。祖上一半。且好幾年。已是寅年支用卯年租。急得躁脚。背着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每見膏粱紈袴。不問家計。任聽掌管者之濫支侵蝕。及至掣肘查資。產已不翼而飛。此非敗家子也。而與敗家子同。賈政卽其類。然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收拾餘燼。尙可圖功。嘗見有一敗塗地。而能恢復者。有東南半壁。而能支撐者。初非克家子也。而卒與克家子同。賈政非其倫。委靡闖蕩。日見其貧困而已矣。然作者一一寫來。都非爲賈政地。而爲謀奪婚姻之薛寶釵地也。須知。

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皇恩

賈赦被罪之旨。以原參交通平安州一款。訊係姻親往來。並無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倚勢強索石獸子古扇一款。是實。然係玩物。非強索良

民他物可比。石獸子亦係因瘋自盡。與逼勒致死不同。賈珍被罪之旨。以原參強占良民妻女爲妾不從。逼死一款。提查都察院原案。尤二姐係張華指腹爲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爲妾。並非強占。卽尤三姐亦係被索聘禮。羞憤自盡。並非逼勒致死。惟世襲職員。並不報官私理。實屬罔知法紀。此兩人讞詞也。雖於情事不無洗刷。然既以此科罪。至重不過革去世職。另擇承襲。足以蔽辜。乃遽與查抄。復分發臺站。海疆。効力贖罪。實屬過嚴。待尋常臣工。且不可。而況功臣之後。椒房之親乎。然則朝廷胡爲而至此。曰。賈氏家運使然耳。賈氏家運胡至此。曰。以有禍水在門耳。

夫伯夫兄同時出口。爲寶釵入門第五破敗。

賈政既蒙恩免罪。給還財產。必將祖宗遺受俸祿積餘置產。一并交官。實屬

矯情北靜王止之宜哉。

賈政回家將聖恩寬免的話告訴賈母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赦賈珍又要往臺站海疆，不免又悲傷起來。經賈政說了些寬慰的話。況素日本不喜歡賈赦。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惟那夫人尤氏痛哭不已。賈赦知之。又當謂賈母偏心。宜用針刺矣。

尤氏想着二妹妹三妹妹俱是蓮二爺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婦完聚。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日。想到這裏。又痛哭起來。至情至理。賈璉真好僥倖。然何以能僥倖哉。以鳳姐賈囑張華。祇告賈珍。未告賈璉故也。

賈母欲給賈赦賈珍幾千銀子。問賈政西府庫銀。東省地土。到底還剩多少。賈政便將庫銀早已空虛。外頭還有虧項。東省地畝。早已寅支卯糧的話。據實回明。且云只好儘聖恩沒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珍兒作盤費罷。

了。過日子的事。只可再打算。算到變賣衣飾。亦與薛家窮得爭不遠。寶丫頭好八字。

賈母見賈赦賈珍等回來。一手拉一個。大哭起來。兩人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了。滿屋中人看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自寶釵入門。賈母哭黛玉。哭寶玉。哭抄家。哭世職。哭賈赦賈珍。悲痛之事。紛至沓來。應知悖禮成婚。大是不順。

賈母命邢王二夫人。同着鴛鴦。翻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拏出來。叫賈政等。一分派。賈赦三千兩。以二千作盤費。一千留與邢夫人。零用。賈珍三千兩。以一千作盤費。二千給尤氏。婆媳等食用。惜春親事。賈母雖應許備辦。以後文出家。故只提明。不給銀兩。鳳姐三千兩。不許買理。用外。

以五百兩給賈璉送黛玉靈柩回南。祖父留下及賈母少年衣服首飾。分別男女。男給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女給邢夫人尤氏鳳姐等均分。該人之賬。叫賈政將金子變賣償還。甄家寄存之銀。叫人送還甄家。剩下的金銀等物。約值數千金。概給寶玉。李執亦另有分給。其餘所剩之物。留爲賈母身後使用。使用有餘。給與鴛鴦等人。實屬公允周匝。且銀祇萬餘。寫得纒紛五采。惟此項蓄積。若非查抄家產。定概留與寶玉寶釵。寶玉出家。卽歸寶釵一人享用。今盡出瓜分。是賈母仁慈。却是寶釵背晦。

賈母數十年蓄積。如石崇不動之尊。一旦散盡。爲寶釵入門第六破敗。賈母聽見鳳姐氣厥。卽起身道。咳。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着。要人扶着。親自去看。賈政再三攔阻。賈母便叫賈政等出外一會。子再進來。待賈政等出去。卽叫鴛鴦擎着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旣視其病。復給以銀。並將致

禍之由。全推卸於赦珍所鬧。如此溺愛不明。與德宗不知盧杞之奸。神宗不識呂惠卿之詐。千古一轍矣。

寶玉是祇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之事。所以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此所謂不知淚從何來。

賈母將回到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聲。實在不忍聽聞。正是生離勝於死別。好好一個榮國府。鬧得人嚎鬼哭。噫。是誰之咎歟。曰。賈赦也。賈珍賈璉也。鳳姐也。而不知皆非也。堂堂正正之婚姻。乃顛倒於一淫賤小婢之手。欲不神嚎鬼哭也得乎。然則執其咎者。賈母耳。夫復何尤。

賈政襲世職。榮國公之澤未斬也。然以弟代兄。未爲榮幸。故賈政不以爲喜。惟賈赦當日許賈環承襲。有半驗矣。

賈政入內謝恩。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備摺奏請入官。實爲蛇足。然須陳明。

不應爲薛蟠說命案。聽信李十兒收陋規。並請擬罪。方爲忠直。否則不過要皇上說他誠懇耳。

衆家人見榮府家計蕭條。入不敷出。賈政忠厚。不能出外應酬。鳳姐又抱病不能理事。賈璉虧缺日重一日。不免典房賣地。幾個有錢的家人。怕賈璉纏擾。都裝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各尋門路。嗚呼。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而況飢附飽颺。最炎涼者。原是小人。獨奈何身爲大人。更甚於小人之可惡。若雨村者。賴本家而發跡。既得意而忘恩。御史參案。原交府尹查明實蹟再辦。豈知雨村恐人謂其迴護。暗中狠踢一脚。以致查抄遣戍。被罪甚嚴。如此無良。較之因受鞭笞之鮑二。爲參案作證。何三引盜賊入門。尤爲可恨。養惡人如養虎。狗彘奴又不足誅矣。以怨報德。又何怪街談巷議。人言藉藉哉。

街談巷議。祇知雨村以怨報德。尙不知雨村煅煉成獄也。賈赦買石獸子古扇二十把。給價銀至五百兩之多。不允。而後謀之府尹。欲借官勢以壓之。賈雨村不善調停。輒詐稱石獸子負欠官銀。繩之以法。致石獸子破家殞命。衡情論斷。雨村應當其重罪。予以遣戍。查抄不爲過。今御史參案。交令查實。所參賈赦交通平安州。該御史亦不能指實。張華之案。在都察院衙門。所交查者。自是石獸子古扇一款。雨村奉此。諒應惶恐無地。必當巧爲彌縫。力爲開脫。乃恐人謂其迴護。暗中狠踢一脚。明明價買。而曰強索。隱去自家嚇詐。斃命各情。而實賈赦以強索之罪。以致查抄。謫戍。雨村之肉。尙足食哉。賈府奴才林立。乃無一能及包勇。惜乎庸碌主人。不能鑒別耳。包勇派去看園。原恐出外生事。豈知爲後來捕盜之用。

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榮府查抄之後。內事不交寶釵。仍交債事致禍之鳳姐。想寶釵不勝中饋之任也。若林黛玉處此。或能井井操理。再造室家。亦未可知。

寶釵入門七破敗。不爲少矣。然猶是八字牽累。賈母未必以爲禍水之禍。必得明明著一大害。而後佞者不能爲之辯。愛者莫能爲之寬。則莫如慶寶釵生辰一事。寶釵慶生辰。何害乎。賈母因是日強爲歡笑。多食菜菓。由此得病。遂致不起。豈非明著一大害乎。否則賈母年老壽終。隨在可病。何必定以慶寶釵生日多飯停滯致疾乎。作者特以此歸咎耳。以誡世人已定之婚。萬不可悔而另娶也。意深哉。

孫紹祖先聞賈家查抄。不來看慰。遽着人來說賈赦欠項。要賈政歸還。並以賈家正在晦氣。不許迎春歸甯。今見賈政襲職。尙可走動。始放迎春回來。如此不近人情。確是中山狼行徑。然世間此種人不少。不過暗中打算。不似中

山狼明來耳。

賈母和湘雲說。寶釵是有福氣的。林姐兒小性兒又多心。到底不長命。賈母爲此論。固不知釵黛。讀者亦云然。是不知紅樓。

華堂開讌。一人不歡。合座減趣。而况斷腸相對。淚眼相觀。滿座頽喪之氣。湘雲一人。如何鼓得起興來。

寶玉見賈母鼓不成興。攛掇賈母行酒令。因叫鴛鴦取骰盆來。擲成名色者。說曲牌名一句。下家接說千家詩一句。薛姨媽先擲四個么。鴛鴦道。這有名的。叫商山四皓。薛姨媽說曲牌名道。臨老入花叢。賈母接說千家詩道。將謂徽閒學少年。皆切老字。謂賈母將老去也。此令完結。賈母爲本傳前文。李紋擲了兩個二。兩個四。名劉阮入天台。說曲牌名道。二士入桃源。李紈接說千家詩道。尋得桃源好避秦。謂賈母老去。寶玉將繼黛玉而入天仙福地。以避

情緣之魔障也。賈母擲了兩個二。兩個三名。江燕引雛。說曲牌名道。公領孫李綺接說。閒看兒童捉柳花。柳花不結果之花。謂宵榮二公。既託警幻仙姑引領嫡孫寶玉上登仙界。此外賈氏兒孫皆無結果也。寶王先擲個臭。謂不成名色。以喻先訂黛玉不成親也。再擲兩個三。兩個四。鴛鴦道。是張敞畫眉。謂與寶釵偕伉儷也。寶玉認罰。不說曲牌名。不欲爲寶釵之張敞也。卽告襲人本不願意之意。此三令完結寶玉兼及黛玉爲本傳正文。蘅蕪慶生辰。寶玉若冷落黛玉。未免使讀者之心缺然。然使寶玉平空涉想。又覺突兀。妙在李執擲了個紅綠對開。鴛鴦道。是十二金釵。寶玉便想到夢中釵冊。並由在坐之湘雲寶釵。想到黛玉。忍淚不住。恐人看見。推脫衣。掛簾出。席往瀟湘館哭黛玉而去。如此穿插。便覺情文相生。李執因席間人也不齊。便自認罰。不說曲牌名。以喻三十六釵皆從此而止也。完結三十六釵爲本傳旁文。鴛鴦

完令擲了兩個。二兩個五名爲浪掃浮萍。星散之象也。賈母代說曲牌名。秋魚入菱窠。歸壑之象也。湘雲說千家詩。白萍吟盡楚江秋。蕭索之象也。完結衆人爲本傳餘文。後文有序不有序者。胥於此令盡之矣。筆律警嚴。到底不懈。

蓮仙女史曰。紅樓詩詞酒令。讀者莫不愛之。然但賞其詞藻雅切耳。又豈知句句皆關合傳中正意耶。得先生一一詮解。而後作者之苦心毋負。

寶玉欲往瀟湘館哭黛玉。若先說明。襲人決不放手。好在假說看尤氏住房。不覺到了園門口。又好在看園人因老太太酒席上要園內菓子。開着門等。於是寶玉得以順路入園。襲人亦遂拉阻不住。祇得跟着進園。文無疵議。

寶玉進園。祇見滿目淒涼。花枯木萎。幾處亭館。彩色久經剝落。惟有瀟湘館。篆竹猗猗。尙屬茂盛。曾幾何時。而人物變遷。令人不堪回首。李白詩。君不見

綠球潭水流東海。綠珠紅粉沈光彩。綠珠樓下花滿園。今日曾無一枝在。傷哉。然羣芳萎化。獨篔簹竹猗猗。足見挺勁節者。千古不朽。

寶玉行近瀟湘館。聽得裏面有哭聲。以爲有人住着。及聞婆子趕來。說林姑娘死後。常聽見有哭聲。人都不敢走。知爲黛玉靈魂嗚咽。不禁滴下淚來。說林妹妹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只是我父母作主。並不是我負心。愈說愈痛。不覺大哭起來。數語亦抵得一篇祭文。所云父母作主。可知賈政。賈妻。順母。悖禮。悔婚。無可辭咎。至先說我害了你。蓋以父母背盟。總由我不早建白之故。不啻爲我所害。然究非我之本心。故又曰別怨我。語極斟酌。賈母申斥襲人。不應帶同寶玉進園。鳳姐在園裏吃過虧的。亦說寶玉好大胆。湘雲道。不是膽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尋什麼仙去了。事至此。猶作梅子含酸。櫻唇嚼醋。何其刻耶。寶玉不答。心甚惡之。然何不答。

曰。不是會芙蓉神。是訪芍藥侶。不是尋什麼仙。是欲續醉眠舊。看湘雲羞也。不羞。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寶釵恐寶玉悲傷成疾。與襲人假作閒談。說人生有意有情。死後即不知道。況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俗物。還肯在世上。襲人會意也。說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還在園內。怎麼不曾夢見了一次。此明明破解寶玉結想之癡。豈知反啓寶玉求夢之意。如此縮合到題。是作無情巧搭能手。與上文哭黛玉同一用意。

寶玉欲睡在外間。夢黛玉。寶釵不便相強。只說不要胡思亂思。偷或老太太知道。又說我們不用心。寶玉道。既這麼着。我坐一會子就進來。寶釵便叫襲人去伏侍。寶玉候寶釵睡了。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副被褥。並叫襲人

伏侍睡了再進去。襲人以爲今夜必續舊萬不虛度矣。豈知疊被鋪牀。又祇供梅香之職。仍無雲雨之歡。我不知其若何怨望矣。

寶玉遣去襲人麝月。又支開上夜婆子。默祝一番。虔誠而睡。誰知一夜安眠。直到天亮。必如是而始佳。若真有夢。豈是黛玉爲人。豈是紅樓妙諦。

寶玉醒來。拭眼坐起。想了一回。並未有夢。嘆口氣道。正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寶釵一夜沒睡着。聽寶玉念了這兩句。便接着說道。這句又說莽撞了。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悠悠兩句。並不莽撞。何致生氣。豈儼爲楊妃。恐觸黛玉怒耶。然黛玉其心休休。決不如卿小器量。

寶玉聽了。反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趣着往裏間來。說我原要進來的。不覺得一個盹兒。就打着了。寶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麼相干。一半是昨夜的話。一半是平日的氣話。與襲人所云你要祭林妹妹。又要我們做什麼。

同一怨望聲口。

細算起來。結禱經年。尙無相干。實令人難耐。如此新郎。真是天下少。世間無。寶釵生日。正行過禮。各處讓畢。忽見小丫頭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孫姑爺那裏人來。到大太太那裏說了些話。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那裏哭呢。賈母等正在嘆說。迎春進來。淚痕滿面。賈母安慰數語。說得迎春眼淚直流。又因提到探春。不覺大家落淚。蘅蕪生日。景象如此。有何興趣。設生日在未查抄以前。孫紹祖無接迎春之事。探春無遠嫁之悲。則紅飛翠舞。玉動珠搖。又當見於今日矣。豈非無福以堪之哉。

寶玉因昨夜無夢。還要在外間睡兩夜。寶釵知不能勸。並使眼色與襲人。襲人會意。便道也罷。叫個人跟着你罷。夜裏也好倒茶水。襲人之意。未嘗不欲。

作毛遂。寶玉道：「這麼說，你就跟了我來，姑如其意予之，然並無邪心，豈知襲人以爲要他續舊。當着寶釵，不好意思，登時飛紅了臉，一聲也不言語，已是可笑。更可笑者，寶釵聞之，亦恐寶玉與襲人續舊，醋心頓生。雖素知襲人跟去服侍，較他人穩重，亦所不顧。忙攔說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着我罷。」叫麝月五兒照料着也罷了，害得襲人又是一場空歡喜。

寶玉指名要襲人，寶釵居然不允。既派麝月，又派五兒，妒婦威權，漸漸施展矣。

襲人煞費心機，奪黛玉婚姻，以予寶釵。原以寶釵柔訥，大可寵擅偏房。豈知入門以來，年餘不得嘗一鬢，好容易寶玉指名索取，竊以爲久聞名將，今可背城一戰，又豈知軟繩束縛，所望一空。賤人此時應悔從前用謀之不臧矣。

李勸勸立武后，而爲武后族。郭崇韜勸立劉氏爲后，而爲劉氏誅。欲蒙福而

卒以賈禍也。襲人襲黛玉婚姻，以與寶釵。欲沾牀第之恩，而卒爲寶釵羈禁。幸而寶玉出亡，得以從容改嫁。否則難保不爲李勣郭崇韜之續。雖不見殺，而幽錮終身，在所不免。

寶釵恐襲人續舊，改派麝月。又恐麝月續舊，加派五兒。意在矚之。孰知反作合了五兒。乖巧何益之有。

或曰：寶釵不叫襲人去，以其羞縮耳。若謂恐其續舊，則昨夜何以叫襲人去服侍。余曰：昨夜寶玉出外房，原說祇坐一會。寶釵亦知其不久必進來，故叫襲人去服侍。迨後寶玉以爲寶釵睡着，叫襲人麝月鋪設牀褥，即在外睡臥。原出寶釵意料之外。早知如此，決不叫襲人去矣。及聞在外已睡，則亦無可如何。只得滿拚一夜不眠，小心防範。設有動作，微示聲色，立可驚散。今夜則非昨比矣。裊施枕設，明知作長夜之安眠，而又力倦神疲，未能效昨宵之伺。

察。坐令行樂。豈能含容。故昨夜遣而今夜不遣也。麝月本非寶玉所寵。五兒又似穩重之人。且可彼此牽制。故並遣之。至五兒和晴雯脫個影兒。何以視爲穩重之人。觀下文自明。

寶玉聽寶釵之說。笑着出來。蓋笑襲人枉自臉紅。寶釵枉自作梗。我固不與續舊也。

寶玉端坐床上。閉目合掌。居然像個和尚。如此虔肅。似可感通神明。乃爲五兒移情。褻瀆殊甚。眞仙雖臨。亦當返旆矣。

今之禪和子。端坐蒲團。閉目合掌。吾知其心事矣。

寶玉移情五兒。先想到晴雯。想晴雯先見麝月。五兒收拾被褥。總不使一直率之筆。

寶玉鍾愛五兒。先自己假裝睡着。再聽裏間已無聲息。復看麝月亦已睡着。

於是假意要茶嗽口。而又不叫五兒。單叫麝月。凡詭秘難達之情。作者無不曲曲傳出。

五兒自芳官去後。也無心進來了。知媵容豔質。難容於妒婦之津。後來聽得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寶二爺。乃知神女襄王。尚可入高唐之夢。不想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着心裏實在敬慕。又見寶玉瘋瘋傻傻。不是先前風致。又聽見王夫人爲女孩子們和寶玉頑笑。都攆了。所以把這件事攔在心上。倒無一毫的兒女私情了。桃源仙境。既無纓徑可通。巫峽雲封。自斷塵緣之念。豈知佯狂箕子。仍是好色齊宣。其視眈眈。方且頰爲芙蓉。初日。其欲逐逐。竟欲效乎芍藥。愁眠。於是燦燦金盤。尙未承乎仙露。纖纖楊柳。乃先被以春風。寶釵其奈何。襲人其奈何。

紅樓多含蓄之筆。讀者稍涉大意。卽不能闕其窠竅。卽如此章。五兒進來以

後分明見寶釵與襲人一般妒忌嚴峻。心中實在畏懼。又聽見王夫人爲女孩子們。寶玉頑笑。都是因襲人耳報。那纔攢了。故此不敢存兒女私情之見。乃含蓄出之。以妒忌嚴峻爲尊貴穩重。以畏懼爲敬慕。以襲人陵攢芳官等爲王夫人所自攢。不思尊貴穩重四字。許寶釵猶可說。許襲人不可說也。襲人豈尊貴穩重人乎。故曰尊貴穩重。實妒忌嚴峻之謂也。且無論寶釵襲人之尊貴穩重。實爲妒忌嚴峻。卽真尊貴穩重。五兒又烏知敬慕耶。懼而已矣。故曰五兒敬慕。實畏懼之謂也。晴雯芳官等。爲和寶玉頑笑而攢。自必到處轟傳。五兒在外。豈無聞知。必待進來始聽見耶。蓋在外所聞。夫人之威令。進來所聽。襲人之刁唆。夫人威令。猶不足畏。襲人刁唆。實足寒心。既有妒忌嚴峻。同著於外。又有利口刁唆。暗伏於中。故五兒畏懼在心。不敢再有一毫兒女私情之見。其不曰妒忌嚴峻。而曰尊貴穩重。不曰畏懼。而曰敬慕。皆含

蓄之筆也。其於王夫人攢和寶玉頑笑之人。不說被襲人刁唆。一若王夫人自爲攢者。則以前文含蓄。故亦含蓄到底也。然則爲寶釵襲人含蓄乎。非也。爲五兒含蓄耳。何以爲五兒含蓄。則以畏懼妒忌嚴峻。不若敬慕尊貴穩重。爲冠冕也。緣五兒既係晴雯脫影。差可爲晴雯小照。故重視之耳。然紅樓書人隱微之處。率多含蓄之詞。又不獨此處爲然。讀者細索自得。

五兒心中無兒女之情。外面自不露妖冶之態。寶釵襲人以爲端莊可用。故命與麝月侍寢外房。不然一對醋葫蘆。必將遣秋紋。不遣五兒矣。五兒亦幸已哉。

寶玉鍾愛五兒。以其畢肖晴雯耳。故先入游詞。則引晴雯虛名之言爲緣起。繼令人被。則借晴雯凍病之事爲前車。在五兒以爲公子受楊柳之新枝。豈知歎爺償芙蓉之宿願哉。眞所謂承錯愛也。第寶玉離鸞別鵝。原候黛玉之

芳魂庸詎知射鹿得麋。喜遇晴雯之小影。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既降爲王。又降爲霸。雖風會之愈下。究形影之相如。謂之遇仙也。亦可矣。

寶玉問五兒道。那日你到晴雯那裏。晴雯和我說。早知擔了個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你怎麼沒聽見麼。五兒知他是輕薄自己的意思。便說道。那是他沒臉。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嗎。寶玉着急道。你怎麼也是這個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纔肯和你說這個話。你怎麼倒拏這些話來遭塌他。五兒輕嘴薄舌。唐突晴雯。寶玉斥之是矣。然亦知天下道學先生。開口便遭塌人沒臉。及考其所作所爲。則皆平日所罵人之事。如五兒者。豈少也哉。

擔了虛名。是晴雯所言。打個主意。是寶玉臆說。

寶玉見五兒沒穿大衣服。恐像晴雯當年着了涼。把自己蓋的綿襖揭起。遞

與五兒披上。五兒不肯說我不涼。我涼。有我的衣裳。說着回到自己鋪邊。拉了一件長襖披上。又聽了聽麝月。睡得正濃。纔慢慢過來。口中罵晴雯沒臉。心中早打了主意了。口不對心。二八妖鬟。多有此張致。

五兒說。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嗎。寶玉笑道。實告訴你罷。什麼是養神。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養神遇仙。絕妙對語。寶玉初意原欲遇天上仙人。今則但求凡間仙女矣。五兒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遇什麼仙。卽此一問。便欲以仙女自居矣。寶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着呢。你挨着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裏躺着。我怎麼坐呢。五兒又假矣。寶玉躺着。如何坐不得。寶玉道。這個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雯姐姐。頑我怕凍着他。還把他攬在被裏。握着呢。這有什麼的。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寶玉句句不離晴雯。原欲借晴雯以動之。幸而五兒已千肯萬

肯若以晴雯被攆爲前轍之鑒。則將望望然去之矣。

五兒聽了。句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此時走開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了。沒主意。正是有主意。打定主意。不肯走開。不肯站着。但不好。遽坐耳。故微微笑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聽見。這是什麼意思。怨不得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襲人都是仙人兒似的。只愛和別人胡纏。明兒再說這些話。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麼臉見人。口裏越責備。神情越親呢。二人妖鬟。多有此等張致。

五兒盼進來之心。既比寶玉更切。其欲交歡寶玉之心。自比寶玉更濃。一經勾引。應卽承迎。似不必佯推僞拒矣。乃必佯推僞拒者。爲五兒存身分也。爲五兒存身分者。正所以映下文不存身分之寶釵也。紅樓豈浪費筆墨哉。

正說着。只聽外面咕咚一聲。把兩人嚇了一跳。裏間寶釵咳嗽了一聲。寶玉

聽見連忙弩嘴兒。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躺下了。走開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躺下纔好了。兩人屬意多時。今始得遂于飛之願。其樂可知。外面咕咚之聲。焉知不是晴雯陰靈顯佑。俾寶玉與己之小影。速成好事。使該奴悍婦之毒焰。無所施展哉。

寶玉候黛玉芳魂。乃與侍兒燕好。夫以通神明之枕席。而爲結歡喜之衾褥。似乎齋宿不虔。媒孽已甚。然與他人苟合。情固難容。而與五兒爲歡。事尙可恕。蓋五兒類似晴雯。晴雯又類似黛玉者也。凡茲錯愛。原因屋而及鳥。莫慰渴懷。遂以茶而當酒。故黛玉不怒。晴雯効靈。

寶釵鵲橋久駕。夫妻尙在隔膜。鼃鼎未開。臣下已先染指。若使聞知。能無氣傷醋臍。咬碎銀牙。

寶玉五兒。分明共鴛鴦之枕。偕魚水之歡。而作者必爲之諱。曰寶玉躺在床。

上。疑惑門外响聲。是林妹妹來了。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五更以後。始得朦朧。五兒被寶玉鬼渾了半夜。又見寶釵咳嗽。懷着鬼胎。生怕寶釵聽見。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竟將此事一筆抹煞。爲美人諱也。凡爲美人諱。皆愛惜美人也。其不諱者。祇東府小丫頭。兒尼姑智能。多渾蟲之妻。多姑娘。鮑二家的。與襲人寶釵。六人而已。

凡人心懷坦。一任曠鶯叱燕。漠然無所動於中。一自內疚在心。聽來隨口詼諧。皆成有心譏諷。如五兒聽麝月早起之言。謂麝月已聞昨事。聞寶釵遇仙之問。與寶玉同泛羞顏。殊可笑也。

寶玉想起昨夜五兒說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便怔怔的瞅着寶釵。成親年餘。賴五兒吹噓。始將正眼相看。然美則美矣。方之林妹妹。終遜遠矣。故怔怔也。

寶釵恐寶玉儘着在外頭心邪。招出些花妖月魅來。况兼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情重。祇好設法將他的心挪移過來。分明自己打熬不住。又怕與襲人遭舊。故欲曲意以悅其心。其曰花妖月魅。曰姊妹。皆陪襯之筆也。

女人設法悅男子。免不得狐媚工夫。

賈母因寶釵生日多吃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胸口飽滿。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叫不用言語。餓一頓就好了。往日病可望好。今禍水在門。焉得好。

寶玉見寶釵從賈母處請晚安回來。想起五兒之事。未幾赧顏抱慙。寶釵曉得是個沒意思的光景。因想着他是個癡人。要治他的病。少不得仍以癡情治之。總是打熬不住。治病之說。皆飾詞也。

寶釵想了一回。便向寶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間睡去罷。咧。心中要他裏邊來。

口裏偏要他外間去。襲人逢迎，便叫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裏間。寶釵便不作聲。寶玉自己慙愧不來，那裏還有強嘴的分兒。便依着搬進裏間來。寶釵此時纔穩心如意，準備着雲雨會巫峽矣。

寶釵恐寶玉思鬱成疾，不如假以詞色，使得稍覺親近，以爲移花接木之計。總是打熬不住，恐寶玉成疾之言，一概是假。如果真心，則以五兒爲博歡之具。鶯兒爲繼後之人，再令襲人買其餘勇，秋紋麝月任其馳驅，均是破其沈悶，轉其癡情。豈必親身出馬，始足以輸忱納款哉。

寶釵欲籠絡寶玉之心，自過門至今日，方纔如魚似水，恩愛纏綿。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大書特書，如露布，如銘旌，於是與卍兒智能多姑娘鮑二家，酌及襲人，後先輝映矣。恭喜恭喜。

花燭年餘，始得春風一度，而猶上托顰兒之福。下叨五兒之光。贊曰：如魚似

水恩愛纏綿美之歎。抑嘲之歎。必有能辨之者。

春風一度。便能凝合二五之精。其淫興之濃。慾情之熾。不問可知。總寫寶釵不堪。

從來新人床第。必待新郎膠擾。而後半推半就以予之。此千古女兒不易之經也。若夫楚子不會問鼎。自遷重器以從。漁郎並未問津。亂遣桃花相逐。開篷門而埽徑。橫要陌路之車。拔螯弧以先登。不俟主君之令。撩雲撥雨。難待於郎。倒鳳顛鸞。自忘是女。雖河魁之在室。不虞見拒於迂夫。效肉袒以牽羊。恍似乞憐之鄭伯。一任鳥飛上下。意在投林。但憑風勢欹斜。猝能釀雪。雌雉乃先朝雛。斯真倒行逆施。蛾眉原不讓人。直欲夫隨婦唱。想此夜春情鼓盪。迷陷更甚於襲人。比昨宵溫語纏綿。身分遠低於柳五。嗚呼。入寶山而空返。固覺難堪。執手版以倒持。實爲可鄙。若寶釵者。宜其不列於十二釵之中。而

見擯於又副冊之外也。

金鎖定而通靈亡。花燭偕而諸禍作。夫妻合而太君薨。飛燕爲漢家禍水。不益可信哉。

賈母以玉玦給寶玉。分明爲訣別之兆。

前北靜王贈玉。今賈母又給玉。一金數玉。總見矯造之金。祇合耦凡濁之玉。妙玉熱處冷人。忙裏閒人。固不常到賈母處。卽到亦無閒筆爲之紀。故特於賈母病時。寫其來候。以點綴之。就便詢知惜春住房。爲下文着棋伏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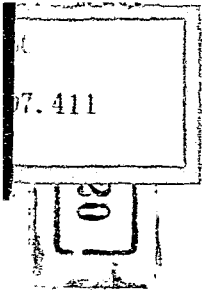
妙玉頭戴妙常髻。身穿月白素綾襖。外罩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拴着秋香色絲綉腰繫淡墨畫的白綾裙。手執麈尾念珠。跟着一個侍兒。飄飄拽拽走來。如此裝束。其實好看。令人想像不置。

賈母和妙玉道。剛纔大夫說我這病。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

受。這不是脈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仍請他來。按賈母此病。固由寶釵生日多食停滯所致。實由氣惱之後。肝木尅土而然。然則傷食是標。氣惱是本。況開散數日。滯亦當消。去標治本。誠是也。後之大夫。實勝於先之大夫。乃賈母自存偏見。仍欲請先之大夫。於是舍明醫而進庸醫。卒至不起。亦猶舍林氏而易薛氏。同一不明。

迎春被孫紹祖鬧了一場。哭了一夜。次日痰堵。又不請醫。死了。草草完結。侯門閨秀。竟如摧朽拉枯。此木頭之大不幸也。

賈母彌留之際。連報兩凶信。一報迎春死。一報史湘雲姑爺將死。賈母一聞。一不聞。百忙中間筆。亦變換乃爾。



海上微石上卷之三

紅塵扶僊

紅塵扶僊



海上漱石生
定紅樓夢扶隱卷十五

正東
武林洪
鐵沙徐行
著者
之書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絀失人心

賈母臨終叫人扶了坐起。向賈政等說道：我到你們家六十多年。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一語包括一切。於是手拉寶玉。要他爭氣。次囑蘭兒。要他孝順成人。與母親風光。次及鳳姐。說太聰明了。要他修福。次憶賈赦賈珍。遠出在外。次及史湘雲。恨其沒良心。不來瞧着。末及寶釵。瞧了一瞧。嘆了口氣。遂不言語。寫得情景逼真。不漏不溢。寶玉陰司回陽。便懷遯世之念。徒以賈母在堂。未忍拋舍耳。賈母死。可行遯矣。偏臨終又有爭氣之囑。則一第又不可少。

紅樓夢抉隱 卷十五

M19
I207.411
8
18



囑鳳姐修福。知其元氣斷喪盡矣。然平日固無是訓也。想臨終心地洞明。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故爲是補救歟。

賈母於寶釵。嘆氣而不置詞。蓋此時心地洞明。已知寶釵之爲禍水矣。廢黛易釵。合六州之鐵。鑄不成此大錯。故睨之而歎氣也。若謂愛之憐之。其情形不若是冷落。

賈母疾終。爲寶釵入門第八破敗。

嗚呼。有家國者不可不有知人之明。而以禮自制也。賈母行年八十。生長公侯之家。見見聞聞。非僻陋村嫗可比。乃爲寶玉婚配。背盟負義。廢黛易釵。不恤人言。自爲得計。蓋以寶釵爲賢。而以黛玉爲不及也。豈知黛壹志而釵貳心。黛質直而釵陰險哉。又豈知金鎖莫鎖玉郎。冷香不敵香芋哉。而賈母憐焉。是無知人之明也。然無知人之明。而能以禮自制。必將以姻盟不可背。死

女不可欺。欲易置而不敢。則亦無害於不明。奈之何。衡鑒既失。其真行事。復任夫性。卒至嘉耦。易爲匪耦。良緣化作孽緣。賢婦既守志捐軀。愛孫亦絕人逃世。而且家庭不順。禍患迭乘。桑榆崑景之年。親見子成家抄之慘。歌舞歡娛之地。頓爲愁雲泣雨之天。於以知順天者昌。自作孽者不可道也。嗚呼。漢家火德之衰。固滅於飛燕。而隋氏國祚之改。實悞於獨孤。賈母歿後。性靈。吾知必追悔痛恨於九泉下矣。

喪事凡三見。秦可卿極其風光。賈敬亦甚冠冕。巍巍賈母。似應過之。乃掣肘已極。雜亂無章。反出賈敬可卿以下。蓋其處事先是後非。故享福亦前隆後殺。

賈政以賈母喪事。雖係自己結果。自己終以曾經抄過家產。生怕招搖。專執與易宵戚之言。不肯多費。且說老太太留下這種銀子。用不了。仍舊用在老

太太身上。將來在祖坟上蓋些房屋。置幾頃祭田。日後大衆回去也好。不同去。叫貧窮族人住着也好。按時節上香祭掃。此皆文飾鄙吝之詞也。聖人膏臧宵儉之說。卽速朽速貧之意。蓋爲易而不臧。奢而過當者言之。故用兩寧字。非謂有臧容而百事可不講也。賈政執以爲言。抑知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乎。況政房家產已奉旨發還。烏得以此藉口。至蓋屋置田之說。尤不可以欺人。寧榮二公。轟轟烈烈。鐘鳴鼎食。百有餘年。其祖坟豈無臺廬祭田。及看守祭掃之人。必待賈母餘銀而後籌議及此哉。設使賈母無此餘銀。其墳塋祭祀。將遂荒之耶。况開堂出殯。亦飾終之要文。實送死之大事。卽真欲蓋屋置田。亦必待眼前大事支應完竣。量其所餘。而後徐爲籌處。豈有遽爲日後田屋計。而貽眼前大事羞乎。以是知爲文飾之詞也。嗚呼。爲人子者。而使母死。自己結果自己。已屬抱恨終天。又欲從而儉之。其不孝可謂甚矣。宜駕鶩

嘵嘵叨叨。向賈母之靈而哭訴也。

那夫人將銀子拿住。死不放鬆。以致處處掣肘。人人解心。徒責鳳姐爲無米之炊。何不近人情。乃爾。雖然賈政實啓之也。

鳳姐辦秦可卿喪事。欲行便行事。無不舉。以上無監臨之人也。今辦賈母事。亂如棼絲。其威令至不行於奴婢。以外有賈政主持。內有邢王夫人陰相掣肘。故也。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亦視用之者爲何如主耳。

鳳姐事事呼喚不靈。邢王夫人祇知抱怨。獨李紈知其苦處。雖不敢替他說話。深爲嘆惜。又叫了自家人來吩咐。不要看人家樣兒。糟塌二奶奶。遇事也要出力。並向鴛鴦白其苦衷。鴛鴦於是亦相諒不怪。畢竟賢德之人。到處賢德。若寶釵鍼目不言。纖手不動。看水流舟。仍是一問搖頭。三不知伎倆。此等媳婦。雖有如無。吾不知賈母何偏見至此。而以爲賢也。

賈蘭守靈。得閒便思讀書。真好小子。賢德李執固宜有此宵警兒。惜祖父無陰德以遺之耳。

衆人都誇賈蘭好。並說寶玉只知和奶奶姑娘們混。心裏也沒別的事。白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責之誠是也。然衆人只知老太太疼寶玉。豈知顛倒其婚姻。用愛有甚於用惡者。

李執問起送殯車輛。要外頭加僮。因嘆道。先前見有太太奶奶們坐了僮的車兒來。僮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來。此爲富家清夜鐘聲。語極警動。史湘雲風流倜儻。卓爾不羣。詩亦稟宕可喜。自是閨秀而得豪氣者。然妒寵爭妍。黨釵伐黛。苔岑夙契。無端覆雨翻雲。故琴瑟初調。遽使孤鸞寡鶴。亦造化之微意耳。

湘雲因他女婿已成癆疾。暫且不妨。只得於坐夜前一日過來。想起賈母素

日疼他，又想到自己命苦，剛配了個才貌雙全的男人，偏偏得了窳孽之症，不過捱日子罷了。於是更加悲痛。寶玉見他淡粧素服，比出嫁的時候尤勝幾分。又看寶琴等淡素粧飾，寶釵渾身孝服，比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番雅致。心裏想道：所以萬紫千紅，終讓梅花爲魁。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又不知怎麼樣的丰韻了。想到這裏，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兒便直滾滾的下來了。趁着買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一痛病夫，一痛嘉耦，均是借盃澆壘塊。買母憑几而觀，定當掉頭他顧。

鳳姐支撐着病體，照料一切，用盡心力，甚至咽喉曬破，敷衍過了半天。客更多，事更繁，瞻前不能顧後，正在着急，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裏呢。怪不得太太說裏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奶是躲着受用去了。鳳姐聽了，一口氣撞上來，眼前一黑，躡倒在地。眼淚直流，吐血不止，嗚呼！敗軍之

將方提半段槍。袒臂呼飢軍。作困獸之鬪。而總師干者。乃謂其擁兵自衛。能不寒。盡天下勇士心哉。

賈母在。王夫人待鳳姐何優。賈母死。卽以白眼加之。與今之藩臬待督撫之紅人等。蓮仙曰。方面大員。亦如嫗之見耶。余曰。然。

邢夫人始終不喜鳳姐。王夫人未免有炎涼之態。其人品又在邢夫人下矣。鳳姐扶病辦事。王夫人恨不令其身外分身。寶釵惟穿孝纛。絕不令其一任事。是誠何心。卽寶釵當日。且以尸祝而爲庖人之代。今身居其地。乃亦袖手旁觀。如作客也何哉。足見懶於任事。是本心。其昔日之越俎代庖。實爲取悅奪婚起見。

第二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吐血發暈。遂憊不能起。於是家下

人等見鳳姐不在。均各偷閒。歡力亂亂吵吵。竟鬧得七顛八倒。不成事體。此兩夫人挑斥之過也。鳳姐一身衆目屬焉。雖以敗將而率亂軍。袒臂大呼。病者皆起。若非冷言一激。則力持大局。何至顛倒不成事。貽譏弔客哉。用人者。尙其多加體恤。少加聲色。庶有豸乎。

夜間衆人預備辭靈。哭了一陣。鴛鴦已哭得昏暈過去。大家呼鬧了一陣。纔醒過來。及至辭靈哭奠之時。却不見鴛鴦。似應直往下叙。乃將賈政賈蓮商說送殯留家之人。作一停頓。一則文勢舒展。二則送殯留家之筆。後文無暇補叙。故特於此處敘明。極緩急相生之妙。

派賈芸看家。可謂具文。胡弗多派強幹僕婦。分布上房。以資防守乎。

內裏看家。賈政以邢夫人說鳳姐有病。遂留鳳姐在家。又因尤氏說鳳姐病得利害。叫惜春陪着照應。遂於鳳姐之外。留一惜春。一則病莫能興。一則少

不更事。雖留兩人。直如無人。足見賈政處事糊塗已極。

賈政官事聽之豪奴。家事聽之妻姪。今送死大事。乃至聽之邢夫人尤氏。何無主見若此。

賈璉既知惜春在家。照應不中。用鳳姐也難照應。便應商請賈政。以惜春換尤氏。或更留李紈。勝於惜春。什伯。否則多派老成僕婦。督同上夜婆子。嚴密邏守。縱不能禦盜。而到處有警醒之人。盜亦未必從容採取。以去。乃想了一回。但請賈政去睡。俟商量定了。再回。及次日送殯。仍照原議。並不更改。豈懾於嚴母。不敢有異同耶。豈李紈尤氏。不肯留家耶。抑自恃堂堂國公府。而以爲無虞。疎失耶。總之賈政糊塗。賈璉亦不了事。

鴛鴦自想。跟了老太太一輩子。身子沒有着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太太太這般行爲。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已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我

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撥弄死了麼。誰收在屋裏。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此等胸襟。惟鴛鴦有之。晴雯紫鵲有之。司棋有之。其餘概不足道。

邢夫人自以爲賈母去世。唯予獨尊。莫敢藐視矣。豈知一丫頭亦瞧不入眼。爲主人者。勿使丫頭瞧不入眼。庶幾其可焉。

亂世爲王。責在賈政。鴛鴦固瞧不上邢夫人。并瞧不上賈政。

天下事皆可涉想。惟輕生之念。萬不可萌。偶一萌念。則邪崇立至。殊不可解。鴛鴦欲自盡。秦可卿卽持索而來。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豈不信哉。

鴛鴦自盡。全爲懼賈赦。邢夫人起見。非戀戀於賈母也。與瑞珠殉秦氏。固相徑庭。視紫鵲隨惜春。尤判霄壤。然死得其時。庸行而有奇行之目。私心而享忠心之名。則其死非若鴻毛之輕。

鴛鴦魂魄趕上秦氏說道。蓉大奶奶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分明秦氏可卿。乃曰警幻之妹。足見寶玉所夢警幻之妹。卽是秦氏可卿。

那個人又道。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座。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爲第一情人。引這些癡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該當懸梁自盡的。言之鑿鑿。非秦可卿而何。

秦可卿死於自縊。至此始點明。

秦可卿原掌管太虛幻境癡情司。因看破凡塵。超出情海。歸入情天。警幻仙子。命將鴛鴦補入掌管。於是天下情人怨女。貞婦烈媛。皆歸鴛鴦統轄矣。不獨死得其時。且得其所。較之瑞珠殉秦氏。尤爲值得。

琥珀珍珠。不見鴛鴦。同找入套間來。珍珠正夾蠟花。往上一瞧。唬得攪納一

聲往後一仰栽倒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腳挪移不動。寫得情景逼真。

那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此語不似那夫人所言。意者賈母死後。那夫人便懷挫折鴛鴦之心。今見其自盡。故不覺驚嘆歎。抑賈赦欲納鴛鴦。原非那夫人所願。賈母既死。恐賈赦仍不能忘情。而又遠成在外。去留兩難。今見其自盡。故不覺欣喜而贊歎歎。

寶玉聽說鴛鴦自盡。唬得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哭。別忍着氣。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心想鴛鴦這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孫。誰能趕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寶玉一喜一悲。無非至情流露。不若寶釵當着賈政一哭一奠。專爲取悅逢迎。

平兒過來。同襲人、鶯兒等都哭得哀哀欲絕。紫鵲想起自己終身一無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此非寫紫鵲不能如鶯鶯之殉主。正表紫鵲欲死心事，與鶯鶯不同。鶯鶯祇因懼邢夫人刻薄寡恩，不願受夫人驅策，故從賈母以終。紫鵲雖有寶玉柔情密意，終不若隸黛玉。故恨不從黛玉以死，是其戀主之心，較鶯鶯真而摯也。至自想終身空懸無着，則謂無所願礙，正可捐生，非若鶯鶯恐適匪天，迫而就死。故紫鵲之欲死，公心也。鶯鶯之殉死，私意也。公私之界，品誼迥殊。然則何不以死予紫鵲哉？曰：出家難於殉亡，節婦難於烈婦，不予以死，而予以出家，正以難之者賢之耳。賈政以鶯鶯爲賈母而死，上了三炷香，作了一個揖，說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丫頭論。你們小一輩子的，都該行禮，不意迂腐之人，有此圓活之論。寶玉聽

了。喜不自勝。走上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此第一個無事忙。雖不奉命。亦將跪拜也。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便罷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心地褊窄之人。到底褊窄。邢夫人自賈母死後。事事擅專。雖賈政之言。亦顯然駁斥。諺所謂山無虎豹猿稱尊。是也。而賈璉便聞命而止。揖亦不施。非違母命而違叔命也。蓋以此禮原在可隆可殺。不必定與母迕。然此文都非寫賈璉。亦非寫邢夫人。賈政正所以寫下文寶釵耳。寶釵聽了邢夫人之言。心中好不自在。緣寶釵於賈政前。實屬無可逢迎。好容易奉拜鴛鴦之命。正好竭誠致敬。叩首三通。以博賈政之歡。不料邢夫人忽出攔阻。若再叩拜。是顯違邢夫人之命。況賈璉已裹足不前。未便復爲立異。然竟不拜。又不能迎合賈政之心。況賈政側目旁視。烏可稍事違延。此所以局促如轅下駒。旅進旅退而不自在也。然迎

合之機終不可失。因思得兩就之法。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俗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爲。他替俗們盡孝。俗們也該託託他。好好的替俗們伏侍老太太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狠狠的哭了一場。寶丫頭真靈巧。先說不應拜。以如邢夫人之意。而後說不得不拜。以迎合賈政之心。不但再拜而奠。抑且痛哭而哀。明是哭鴛鴦。實是悅賈政。狠狠二字。活畫出心事來。讀者總宜於字裏行間。求作者用筆之意。庶不爲負乖巧人眼淚。亦有作用。奇。

衆人有說寶玉兩口子儂的。也有說心腸兒好的。也有說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衆人之說。好好歹歹。寶釵都不關心。惟求合賈政之意耳。秦法。輒上殿。夷三族。荆軻之變。竟莫有拒者。非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始皇

幾不免。魏令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嚴才之亂。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非玉修將官屬赴難。魏武亦幾不免。榮府規例。一到二更。三門掩上。男人便進不去。家規誠爲嚴肅。然不能禦患。盜賊之來。非包勇派司園閫。驅去衆盜。惜春亦幾不免。天下事利害常相半。信然。

盜大家無內線。則門徑不熟。而積聚亦無由知。何三敢爲內線。罪浮於盜。此等匪徒。周瑞認爲乾兒。其妻且與姦好。一對瞎眼之人。

妙玉出園看惜春。正冉冉而來。被包勇再三攔阻。以爲無知魯僕。豈知是護法尊神。妙玉聞包勇之言。已悻悻而去。被看二門婆子再四挽回。以爲解事老嫗。豈知是賊道孽障。

妙玉不出園。盜固無由見。然其性好下棋。不與惜春作長夜之談。盜亦無由見。信乎有好皆能累此身。

庸碌之僕。平日享厚糈。居要津。主人干城寄之。已亦紀綱任之。乃盜來而不及防。盜在而不敢捕。而執梃悍患之人。乃出自被讒斥逐之人。如包勇者。斯誠可嘆矣。

何三不誅。則闇無天日。包勇一擊。同於天網之恢恢。

賈母箱櫃各物。被盜一空。爲寶釵入門第九破敗。

營官來查勘。衆人都說是強盜。營官着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算是盜。大凡臨時行強之竊案。事主以爲強。地方官以爲竊。人情大抵如斯。總之或強或竊。都不能破案。可勝嘆哉。

衆人又說賊敢持械拒捕。幸虧我們姓包的打退了。豈非強盜。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此語尤支離可笑。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趙妾赴冥曹

家中失事。鳳姐固有病可推。惜春年幼無能。亦有何咎可任。乃畏懼欲死。真是雛兒。

鳳姐正在勸慰惜春。忽聽外院有人嚷說。昨日妙玉定欲出園之事。並說賊是尼姑引進來的。平兒等聽着。都說這是誰這樣沒規矩。鳳姐道。你聽見他說甄府。別就是甄府薦來那個厭物罷。包勇來買府。衆家人視爲眼中之釘。賈政亦自爲無用之物。跟妙玉道婆。且至詈爲橫強盜。今平兒等謂其沒規矩。鳳姐更呼爲厭物。衆謗交騰。直如身之疣贅。豈知忠直勇敢。合東西兩府無此幹才。此崎行之士。所以不見賞於流俗也。

衆賊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牕外看見裏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頓起不良。就要踰進來。因見包勇來趕。纔護賊而逃。包勇不獨挺斃何

三。擊退衆賊。且保全惜春。厥功誠偉矣哉。

賈芸到鐵檻寺向賈政跪下。將昨夜老太太上房被盜。包勇打死一賊。已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過一會子。問失單怎樣開的。賈芸回道。家裏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單。賈政道。還好。偕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擔罪名。賈政聞報。既不問失盜情形。及盜之來踪去跡。又不問打死之賊。有無識認之人。更不問上夜之人。何無覺察。徒津津然計較開報失單。真是另具一種肺腸。

賈璉各處上祭回來。聽說家中被盜。急得直跳。一見賈芸。也不願賈政在那裏。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又往臉上啐了幾口。主守疎防。自應斥責。賈璉罵之。都是恆情。不得謂之褻暴。乃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如此淡漠。實屬可怪。

賈璉聽了跪下說。這便怎麼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一件。老太太遺下的東西。楷們都沒有動。你說有銀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幾天。誰忍動他。原打諒完了事。算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裏和南邊置放產的。再有東西。都沒見數兒。如今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好的東西開上。恐有礙。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實在數目。謊開使不得。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這樣了理不開。你跪在這裏是怎麼樣。不罵賈芸。以爲無益。今罵賈璉。又是何說。真是另具一種肺腸。

老太太自己結果自己。所遺銀兩。自應隨時動支。乃與邢夫人死攥住不發。以至貧人者不還。應用者掣肘。雖曰母死未寒。不忍動用。抑思事完之後。究能不動否。相去不過數日間耳。亦何弗早爲支付哉。今被偷罄。夫復何言。自家迂腐不通。徒罵賈璉。又有何益。

賈璉回家。叫了包勇來說道。虧你在這裏。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裏東西。都搶去了呢。包勇也不言語。不矜不伐。包勇有焉。

包勇擊盜之功。僅得璉二爺數語慰勞。不足以昭獎勵。然璉二爺尚有慰勞之語。賈政并此而無之。有功不賞。則其有過不罰可知。何以示勸懲哉。宜買家之奴。多狗彘也。

賈璉叫人檢點偷剩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皆烏有。着急道。外頭的棚扛銀。廚房的錢。都沒付給。明兒拏什麼還人呢。喪事最費者。莫如此二項。不早支付。而以付盜。使賈母自己不能結果自己。又累及賈璉。真是何苦。

被失之物。賈政雖叫琥珀等回來查點。都不能記憶。胡亂猜想。虛擬一單。此等失單。原可在鐵檻寺酌量擬開。必要琥珀等回來查實。亦覺固執不通。

妙玉閒雲野鶴。望之如神仙中人。乃被盜以悶香輕薄。生刼而去。其受禍亦云烈矣。造物似太無情。然亦有說也。人之所重者。富貴。天之所重者。盛名。貪墨而得清廉之譽。奸回而有忠義之稱。詭曲而來方正之目。皆天之所深惡也。有一於此。天必敗之。妙玉擅偷香竊玉之能。而矯爲梵行修潔之概。蒲團夜坐。居然入定。比邱松室常扁。儼若忘情太上。率之紅梅可乞。袈裟忍染胭脂。綠綺堪聽。巫峽重翻雲雨。壞清規於三寶。已爲佛法所不容。享芳譽於千秋。尤爲造物所深忌。甘墮孽海。宜竄海濱。善盜虛聲。還他盜刼。未始非爲優婆夷昭炯戒也。

妙玉刼往南海。若向觀世音誠心懺悔。斬斷情根。則亦未嘗不可登道岸。惜春想起父母早世。嫂子嫌我。老太太又死了。留下我伶仃孤苦。如何了局。又想到迎春姐姐磨折死了。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遠去。這都是命裏所

招不能自由。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我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豈知閒雲而爲飛雲。野鶴而爲海鶴。造化雖不小。闕香難聞些。

惜春正將一半頭髮鉸下。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並將昨夜之事說了一遍。惜春此時自應幡然改悔。而乃百折不回。殆以前車之覆。御者不善。馳驅故不妨繼軌而進歎。

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失單呈與賈政。進內見了邢王夫人。商量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這是我們不敢勸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賈政喜聽內言。一筆補出。

賈政回家。因尙有鸚哥等件靈之人。留周瑞在鐵檻寺照料。安放甚好。

趙姨娘中邪。口中或作鴛鴦語。或作閻王差人語。或呼璉二奶奶。或呼紅鬍子老爺。宛轉哀鳴。說來無非馬道婆一事。畢竟鴛鴦並無嫌疑。且己身在珠

宮鳳姐病在垂危。又被冤魂纏繞。何暇與之對案乎。閻王差人。何自而來。紅鬚子老爺。又是何神。分明賈母顯靈。擒其魂魄。故於跪地辭靈時。使之不能起也。惟馬道婆事賈母生前已貸之矣。乃不赦於身後。得非以虎而筭之人。終不可以容於世。故除之歟。然則何以不爲賈母言。而爲是閃爍語乎。作者不欲爲驚世駭俗之筆。故不坐實其事。姑閃爍其詞。如逢邪祟者。爲陰險惡人示懲警而已。

賈政正欲上車回家。打發人來叫賈環。婆子回說。趙姨娘中邪。三爺看着呢。賈政道。沒有的事。我們先走了。有此不相信。便可登車而去。省却許多筆墨。邢夫人恐趙姨娘又說出什麼來。攛掇王夫人先走。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兒。趙姨娘死不足惜。王夫人等打撒手不爲忍。

寶釵雖想着害寶玉之事。心裏究竟過不去。背地裏託周姨娘在這裏照應。

作者謂是仁厚之人。亦猶大賢大德至善至賢之贊也。趙姨娘謀殺寶玉鳳姐。罪大惡極。殺雖不果。其謀已著。故賈母容於生前。仍不貸於身後。以示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也。寶釵既爲寶玉妻。揆之同仇敵愾之義。雖坐視其死而快心焉可矣。如王夫人之打撒手也可矣。乃必暗託周姨娘在此照應。豈欲以德報怨乎。非也。蓋欲取悅於賈政耳。趙姨娘中邪。未必遽死。醫治得痊。趙姨娘必知感。賈政必喜悅。其用心蓋如此。至不明託而暗託。則又恐不悅於王夫人也。卽前此哭拜鴛鴦一副本領。然則仁厚之贊。其真予之否耶。

賈政回家。林之孝帶了衆家人。請了安。跪着。賈政道。去罷。明日問你。失盜急宜查問。必遲至次日。眞另一種肺腸。

惜春接見王夫人等。覺得滿面羞慙。衆人均無話說。獨尤氏說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好幾天。此等刁話。甚於責罵。所以堅惜春出家之心。

次日林之孝進書房跪着。將前後被盜事說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裏拏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夥賊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若周瑞同回。必有一番分辯。未免贅筆。以是知留寺之妙也。

賴大等呈上喪事賬簿。賈政叫交給璉二爺算明來回。賈璉見衆人出去。跪一腿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賈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銀兩被賊偷去。就應該罰奴才拏出來麼。此誠冠冕之言。第不罰奴才。即應設法籌款。乃祇着落賈璉賠墊。又是何說。豈以賈母曾給三千金。即隱爲盤算歟。賴大林之孝周瑞等。皆蝕主肥家之人。若令暫爲挪借。似亦可行。况賴大尤爲富足。其子且賴主人而得官。窮蹙之際。略向通融。尤無害於事理。但蝕主

肥家之人。決無知義明理之輩。賈璉亦知其不行。故欲借題而罰之。歟。賈政問賈璉。你媳婦怎麼樣。賈璉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嘆口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於此。破敗頻仍。死亡相繼。實爲境遇所不堪。然胡爲而至此哉。此其故。賈母臨終時知之矣。賈政天資笨拙。恐至死亦不悟耳。賈政道。環哥兒他媽。尙在廟中病着。也不知是什麼症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不敢言語。趙姨娘中邪爲人。事所罕有。恐通國已皆知。而賈政猶以爲病。方且遣醫往視。真是身在夢中。

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託村嫗 釋舊憾癡郎感情嫌

趙姨娘買馬道婆以魘魔法謀殺鳳姐寶玉。可謂罪大惡極。若竟寬之。何以警惡人。故雖佯逃陽譴。終當顯伏冥誅。鳳姐病劇。邢王二夫人既不甚關心。賈璉亦視同陌路。鳳姐心裏更加悲苦。

惟求速死。當初虐待尤二姐之境。今則親身歷之。所謂善惡之報。如影隨形。鳳姐心一求死。邪魔卽至。既見尤二姐走出後房。又見一男一女欲行上坑。從前作過事。不幸一齊來。

纔叙趙姨。娘中邪。卽接叙鳳姐見鬼。大惡大懲。小惡小戒。孰謂紅樓非勸善之書。

陰司地獄。說有便有。說無便無。旨哉言乎。鳳姐旣不信鬼神。何有於死鬼。何有於冤魂。不知鳳姐之惡。在殺夫愛妾。破人婚姻。殺夫愛妾。猶小。故尤二姐雖現魂。並無凌厲相加。且有關切之語。鳳姐亦謂其不念舊惡。隨卽引去。若破人婚姻。致戕兩命。則其惡甚巨。而其報也亦神。小則上坑索命。大則家敗人亡。故爲鳳姐一寫照。卽知賈家宜衰敗也。夫豈僅爲鳳姐說法哉。

鳳姐正在見神見鬼。忽報劉老老來。此極冷冷人。極閒閒人。以爲無關緊要。

之筆。豈知爲巧姐解救之人。

劉老老此番入府。滿眼淒涼。回憶初入再入之時。真有天堂地獄之別。劉老老說鳳姐之病。別是撞着什麼平兒。以爲話不在理。背地裏扯他。豈知反合了鳳姐之意。劉老老絮語長談。平兒恐其擾煩鳳姐。拉了就走。豈知反被鳳姐挽留。自古君臣朋友契合之言。只在投機。不論在理不在理也。

周瑞家的被攆。從劉老老口中補出細。

賈母喪事。就短四五千銀子。賈政要賈璉拿公地賬弄銀子。豈知公地賬早已無存。賈璉只得將老太太所給東西折變。昔鳳姐攘公利以肥私囊。今賈璉捐私項以償公債。固循環之道。然可見賈政之爲人。

王夫人聽說鳳姐不好。尙親來一輪。邢夫人竟置若罔聞。婆媳之恩義已斷。鳳姐因被冤魂纏擾。心信劉老老求神之說。便託劉老老替他求禱。此所謂

臨時抱佛脚。

寶玉聞妙玉被劫。不悲傷。似乎薄情。悲傷又覺無謂。妙在籌度。妙玉必不屈而死。比林妹妹死得更奇。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來。想到莊子虛無縹緲之語。人生世上。難免風流雲散。不禁大哭起來。如是悲痛。方無薄情。溢分之譏。且有此一哭。將從前乞梅聽琴兩事。映證出來。作者撰此一書。字字皆用天平平過。

寶玉無論痛哭何人。無不想及黛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寶釵見寶玉因妙玉感傷。用正言勸解。寶玉聽得話不投機。便靠在桌上睡去。隱几而臥。分別欲驅寶釵出房。

寶釵見寶玉睡去。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着。自己却去睡了。寶釵想是賭氣。不然何肯去睡。

寶玉見屋內人少。想起紫鵲欲往訴衷曲。蓋由想起林妹妹而及紫鵲也。

寶玉想起從前病的時候。紫鵲在我這裏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裏。他的情義却也不薄了。一筆點明病中却制之事。方信前批之不謬。

紫鵲與寶玉燕好。爲賢者諱。似可不必表而出之。況係被劫而成。與傾心交歡者有間。是猶不可以已乎。不知紫鵲忠肝義膽。千古無兩。與寶玉無繾綣而爲黛玉抱孤憤。固屬難能而可貴。與寶玉有繾綣。而寶玉復柔情密意。愛之重之。欲得而矜寵之。乃能心堅金石。百折不回。甘爲亡國之遺民。不拜熙朝之顯爵。不更爲賢者生色乎。嚴子陵風高千古。以其與帝有舊而不臣也。作者必表而出之。亦卽此意。蓮仙女史曰。發潛德之幽光。喜斯文之未喪。千載而下。猶令紫鵲感極涕零。

寶玉又想道。如今紫鵲不知爲什麼。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說爲我們這一個呢。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鵲也不錯。我有不在家的日子。紫鵲原與他有說有講的。到我來了。紫鵲便走開了。此亦加一倍寫紫鵲。若紫鵲與寶釵有不合。則出家或爲一己之私。今寶釵既優待無差。則遞跡空門。專爲黛玉抱孤憤。不同惜春惑徧私。其丹赤之忱。不更皎皎哉。

寶玉以寶釵與林妹妹最好。此則貌取皮相之語。然不得咎寶玉之不明。實由寶釵機智深沉。使人無可窺測耳。故幻境釵冊之詩。爲之揭示。和尙情魔之語。爲之指迷。

寶玉又想紫鵲冷落我。自然是爲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噯。紫鵲紫鵲。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來麼。此亦與上文同意。寶玉苦處。紫鵲豈看不出。然使看出。卽原而恕之。仍與歡好。又

豈紫鵲之爲人。

寶玉悄悄走到紫鵲牕下。舐破牕紙往內一瞧。見紫鵲獨自挑燈。呆呆坐着。其斯須未嘗忘黛玉也可憐。

紫鵲聽得有人叫他。唬了一跳。知是寶玉。便問來做什麼。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裏的話。要和你說說。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裏坐坐。紫鵲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明日說罷。覆得斬釘截鐵。寶玉聽了。寒了半截。讀者閱之。鬆快一身。

寶玉無奈說道。我也沒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前此黛玉不理。直往前走。寶玉道。我只說一句話。此番紫鵲不理。不肯開門。亦道我只問一句話。前此黛玉聽是一句話。便立住請說。寶玉又說有兩句話。黛玉不顧而走。此番紫鵲聽是一句話。就門外請說。寶玉竟無一句話。半日寂然而立。前此寶玉向黛

玉一篇話。由寶玉自言自語。激黛玉一問。而後滔滔汨汨說出來。此番寶玉一篇話。由寶玉不言不語。激紫鵑一問。而後委婉婉說出來。前此寶玉一篇話。說軟了黛玉之心。仍歸於好。此番寶玉一篇話。反觸起紫鵑之恨。總不開門。同樣文章。異樣精彩。

紫鵑見寶玉不言語。恐搶白了。勾起舊病。因站起來。聽了一聽。問道。還是走了。還是傻站着呢。有什麼。又不說。儘着在這裏。僵人已經僵死了一個。難道還要僵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平平兩三語。借當前之形景。發久鬱之牢騷。真是千錘百煉而出之文。蘇季子揣摩十年。恐無此簡練。寶玉嘆道。紫鵑姐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石心腸。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我固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只我有什麼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一輩子不理我。我死了。倒做個明白鬼呀。寶玉明知紫鵑不理。爲娶

寶釵不娶黛玉。然乍見未便直吐隱衷。故欲引出紫鵲一問。而後訴出肺腑。來。豈知紫鵲聽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呀。還有什麼。若就是這個話呢。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着聽熟了。妙妙。謂此等花言巧語。姑娘已被你哄了一輩子。不必再來哄我。門是決不開的。此答他鐵心石腸等語。又道。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好處呢。我是太太派來的。二爺倒是回了太太去。左右我們丫頭。更算不得什麼了。此答他有什麼不是等語。謂原配正室。尙可平空拋棄。別娶新人。何況青衣賤人。卑何足道。更可任意加罪。攆而去之。口中說自己。意中仍含着姑娘。不獨話如截鐵。拒絕之意甚堅。而且言必稱君。忠義之氣倍凜。

紫鵲說着。那聲兒便哽咽起來。一把辛酸淚。今日始向寶玉揮灑出來。煞是可憐。

寶玉道：「我的事情，你在這裏數個月，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只此一語，吐兩傾肝，然仍是不辯之辯。」

寶玉正在傷心，麝月走來催了回去。恰到好處，再說便是繁文。

紫鵲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裏難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分明衆人弄神弄鬼辦成了。後來明白了，舊病復發，時常哭，想豈是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種柔情，一發叫我難受，只可憐我林姑娘，眞真是無福消受他。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此一篇似爲紫鵲解釋怨恨而作，不知爲紫鵲抬高忠義而言，使紫鵲以寶玉爲忘情負義之徒，是其薄視乎元配，何有乎偏房？由是出家，猶爲公私參半，惟知寶玉非薄情寡義之徒，實由姑娘無福少緣之故。又知寶玉故劍雖不可得，小鏡極欲重圓，倘隸幷幃，自無永巷長門之嘆，差免故宮離黍之悲，似亦不爲君子所譏，乃不服疆秦之稱，帝甘

爲東海之通臣。其忠義不益耿耿千古哉。

紫鵲又想到事未到頭時。大家都是癡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就無理會了。那情深義深的。也不過是臨風對月。洒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那活的。眞真是可惱傷心。無休無了。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也。心中乾靜。想到此處。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了。此亦鞭辟入裏之文。謂寶釵之事。若糊塗人當之。原不介意。偏我紫鵲遭之。何能恕。置在寶玉不過蠟淚長流。卽姑娘或亦蠶絲已盡。惟我紫鵲目擊神傷。長懷痛恨。將與世無盡藏矣。安得如草木石頭。冥然罔覺。庶幾方寸清淨哉。於是由煩惱心生解脫心。皈依釋氏所緣起也。總是一片血忱。

黛玉爲寶玉元配。紫鵲初原不知。黛玉死。公論譁。始知其故。故怨寶玉甚深。覷其思前想後。知寶釵之事。係衆人瞞神弄鬼辦成。則黛玉先曾訂婚。

節自亦得實。今見寶玉親來剖白。益信瞞神弄鬼之說不謬。然寶玉之情雖可恕。而黛玉之無故被廢。益可憐。寶釵之奸計奪婚。尤可恨。故慷慨激烈。情願苦寂滅道。誓不忘君事仇。若紫鵲者。豈非千古青衣第一人哉。

吾嘗謂金陵地方。宜爲神瑛絳珠合建一祠。額曰紅樓仙眷。以紫鵲晴雯爲配。享以鴛鴦尤三姐平兒司棋瑞珠芳官藕官藥官。從祀兩廊。後殿則設警幻仙姑像。以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分祀於旁。偏殿則設李紈探春惜春之位。以襲人縛跪正殿階下。並請慧業文人秉筆而爲之記。庶彰闡公嚴。有功於世道人心不淺。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劫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鳳姐臨終要船要轎。說到金陵歸入冊子去。寶玉聞之。便應憶及前夢。乃必待襲人提醒而後追憶及之。真是一點靈機都沒有了。

寶玉聽襲人說册子的話。點頭道。是呀。可惜我都記不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麼說起來。人都有個定數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裏去了。念念不忘。真非薄情負義之徒。

寶玉又道。我如今被你一說。有些懂得了。若再做這個夢時。我得細細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隨口閒談。却爲後文伏筆。

册子看得內有一人。看了恐怕難受。

寶玉因寶釵提起舊年爲鳳姐解神籤。便謂寶釵有先知之明。寶釵因說那岫烟常說妙玉事能前知。今遭此大難。尙自不知。豈非虛誕。寶玉遂略過鳳姐。問岫烟。於是將岫烟過門之事。趁便從寶釵口中補出。蓋紅樓至此。都作風捲殘雲之勢。一切陪襯文章。均於正文中帶筆消納。既免遺漏。又不支蔓。故雖百忙中。亦可夾叙也。

寶玉聽說鳳姐噓了氣，掌不住蹶腳，要哭。寶釵道：「有在這裏哭的，不如到那邊哭去。」眼淚總有作用，機智不亞曹瞞。

寶釵哭鴛鴦，是將自己眼淚作用。今要寶玉往鳳姐那邊哭，是將寶玉眼淚作用。作用自己眼淚已奇，作用他人眼淚更奇。夫至眼淚而可作用，則其喜怒哀樂無不可作用明矣。他人眼淚尙可作用，則自心之喜怒哀樂無往而不作用明矣。若寶釵者，人或愛之，我則畏之。

鳳姐死，本無可叙，故於寶玉一邊插叙邢岫烟，於賈璉一邊插叙王仁。

鳳姐喪事，賈璉無錢備辦，平兒盡出自己積蓄，以予賈璉，不獨忠於其主，而亦善自爲謀。

賈璉每事與平兒商量，秋桐不平，賈璉越發生嫌，一時煩惱，便拿秋桐出氣，不賢之人，終不得久寵。

賈政慮家計艱難。程日興爲之畫策。且云。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殺了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賈璉算計到家人。程日興又算計到家人。可見賈政奴才之富。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便了不得了。此非寫賈政之高。正以襯下文向賴尙榮借錢之低也。

程日興畫策。算計家人。固是下策。若清查產業。裁汰冗人。清理賬目。派司園子。均是補救上計。賈政概不能用。是不如傀儡。提其線索。猶能登場而舞也。賈政。賈真也。甄應嘉。甄應假也。字友忠。則謂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也。分別甄寶玉爲假寶玉。賈寶玉乃真寶玉。

賈政將探春託甄應嘉照應。甄應嘉卽以甄寶玉託賈政照應。並請留心親事。叙法頗不突兀。

甄應嘉見寶玉。若請見。便覺繁冗。妙在賈政守制。不送客。寶玉與賈璉在門

蘇代送。如此接見。文既順理。又省筆墨。

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寶釵。說甄寶玉要到京了。要來拜望我老爺呢。人人都說和我一模一樣。我只不信。後日來了。你們都去瞧瞧。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天下果有一模一樣之人。則使妻孥作屏後之窺。似亦無傷於大雅。寶釵斥之。頗覺矯疆。

有客問曰。賈寶玉既是看寶玉。何必又書一假寶玉。得非蛇足乎。余曰。所以悔寶釵也。寶釵獻勤。貢媚。竭慮殫精。離木石之婚姻。強金玉之配合。無非貪寶玉姿貌。遂被底風流。豈知心託月而照溝渠。時未秋而歌團扇。寶玉頭已陰有悔心。然猶以爲如寶似玉者。世無兩人。雖冥頑不靈。亦顧盼可喜。則悔猶未甚也。有一甄寶玉介乎其間。少年可愛。絕類癡郎。一夢回頭。便成佳士。而且未偕鳳卜。正藉雉媒。向非鳩占鵲巢。定克金相玉質。以此追悔。悔何及。

焉。語未畢。客已拜服在地矣。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惜春出家。雖尤氏激成。而其幽閒貞靜之德。自邁等倫。以視贈梅眠芍者。迥不相侔。君子固哀之矣。然究因與嫂氏勃谿。欲於情天孽海之中。特標守潔。懷清之異。持見太偏。遂致矯枉過正。故標目貶之曰。惑偏私。曷若紫鵲出家。一腔忠義。非偏而正。非私而公。

以地蕤菴姑子例妙玉。真有鴉鳳雞鶴之判。然鴻鵠卒爲鶯鷁笑者。以其鍛羽而墮耳。而快之者。遂以爲下啄螭螭也。人願可矢志哉。

甄寶玉既爲悔寶釵而設。遙遙寫照足矣。似不必與寶玉覲面。不知下和之璧。非取天下相類之玉。與之比並。猶未知爲天下寶也。必得一觀爲快。使人知所品第。故於悔寶釵之中。又借以觀寶玉。若云書所傳者假寶玉。而真寶

玉究不可不一露面以存真。則失書旨矣。

唐徐曠聞沈重講學授徒。從之數日。辭歸。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孔子建與崔篆善。及篆仕莽。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道既乖矣。請從此辭。寶玉初見甄寶玉。以爲同名同貌。又同性情。必有明心見性之語。互相印證。豈知侈談文章經濟。無非祿蠹一流。大拂所望。如徐曠之於沈重。然又不好冷淡他。只得將言語支吾。幸而王夫人傳話。請甄少爺裏頭去坐。便邀同入內。不稍遲留。如孔子建之於崔篆。寫得寶玉敗興之至。

衆人見兩個寶玉。都來瞧看。無不稱奇。內中紫鵲一時癡想。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只怕也是願意的。紫鵲一心爲主。憤激之餘。爲易一境以設想。原未可厚非。然林姑娘從一之義。雖有恆河沙數寶玉。不能動其絲毫之念。鵲豈不知。且無論林姑娘。卽推之紫鵲。又豈恆河沙

數寶玉所能動其方寸者。然則胡爲而有是言耶。蓋爲寶釵說法耳。此之謂對面文章。讀者不可不知。

卞和之璧。固當儷以隨和之珠。若燕石碣砮。何必火齊木難乎。此李綺所以妻甄寶玉也。極有斟酌文字。

寶玉因甄寶玉話不投機。回房悶發怔。寶釵問道。果然像你麼。寶玉道。相貌倒還是一樣。只是言談間看來。並不知道什麼。不過也是個祿蠹呢。今夫有志之士。侈談文章經濟。見之者遽指爲祿蠹。似乎不情。然儒者一行作吏。上不知爲國。下不知爲民。法紀廢弛。黔黎困苦。如賈雨村賈政者。豈非皆祿蠹乎。天下豈少此輩乎。

寶釵道。你又編派人家了。怎麼見得他也是祿蠹呢。祿蠹二字。爲高士所羞稱。爲婦女所心喜。故寶釵欣然而詰問也。寶玉道。他說了半天。並沒個明心

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爲忠爲孝。這樣人可不是個
祿蠢麼。寶玉非貶文章經濟忠孝。正以其不能明心見性。則雖侈談文章經
濟忠孝。無非口頭禪耳。

寶玉又道。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
個相貌都不要了。傳有之。人心不同如其面。面不同無怪其心不同。設有同
面。定當同心。今面同而心仍不同。何如并不同面。宜寶玉欲改頭換面也。大
有旣生瑜何生亮之恨。奇絕。

論人者。動曰面目可憎。語言無味。面目語言固分而言之也。若夫面目可憎
而語言有味。語言無味而面目可喜。既有各不相掩之善。卽無連類而及之
惡。今寶玉因甄寶玉語言無味。遂憎其可喜之面目。並自憎其面目。真奇而
又奇之文。

人苦不自知耳。寶玉自知其貌不能以文章經濟名世。不能爲忠孝傳人。只合於軟紅塵中。作一至誠種。故以脂粉陶詠其性。天以逸樂優游其身。世此有自知之明。而亦自安其貌也。甄寶玉不知自量。妄欲以如女孩兒水做之身。疆爲錚錚佼佼之想。不亦僂乎。故惡之也。

寶釵道。你真正說出話來。叫人發笑。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做了一個男人。原該要立身揚名。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說自己沒有剛烈。倒說人家是祿蠹。大爲甄寶玉吐氣。足見寶釵垂涎。一則甄寶玉相貌與寶玉同美。家業又當復盛。二則改換兒女心腸。發爲文章經濟。夫榮妻貴。可操左券。而且室尙未聘。玉可相金。勢利薰心之人。能無豔羨乎。惜乎駿馬已馱癡漢。巧妻莫耦才郎。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悔綿綿無絕期。吾故謂紫鵲爲林姑娘設想。係對面文章。明眼人當不以爲妄。

寶玉聽了甄寶玉的話。本已大不耐煩。又被寶釵搶白一場。心中更加不樂。悶悶昏昏。不覺將舊病勾起。並不言語。只是傻笑。寶釵不知。只道是我的話錯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豈知日重一日。飯食不進。人事不知。賈政王夫人等無可如何。只得預備後事。寶釵不搶白寶玉。不致勾起舊病。若能將順其意而說之。更可除其煩惱。乃怨謗自家男子。垂涎他家郎君。相貌不同。猶可說也。相貌相同。不可說也。寶玉安得不悶悶昏昏。勾起舊病哉。寶釵可謂再殺其夫。

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寶釵怨謗自家男子。豔羨他家郎君。不獨有將之心。且有貳之心矣。故寶玉由貳心之人。不禁穆然神往而思同心之侶也。舊病。思黛玉之病也。若不解了。不知寶玉因何而死。豈不負作者苦心。寶玉病劇。是伏出家之機。惜春絞髮。是定出家之局。故夾叙之。

惜春定要絞髮出家。賈政聞之。歎氣踉腳。只說東府裏不知幹了什麼。鬧到如此地位。此亦對面文章。非爲東府說法。實爲賈政說法也。

惜春出家。卽指權翠菴居住。是知覆轍而蹈之也。然其中不餒者。殆自信貌則遜於妙玉。心則空於妙玉。故安之歟。

寶玉病無生理。大夫不肯下藥。賈政只得命賈璉預辦後事。此時寶釵不能如前番之說嘴矣。

賈璉備辦寶玉後事。手頭短絀。正在爲難。忽聽小廝跑來說道。二爺不好了。又有飢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唬非同小可。窮人當家。正愁無錢。忽聽又有用錢之事。渾如孫悟空聽念緊箍咒。真有此神理。

賈璉忙問什麼飢荒。小廝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拿着寶二爺丟的這塊玉。說要一萬賞銀。通靈失去。久無蹤影。今忽來歸。令人色喜。吾欲觀復得通靈。

以後之寶玉如何行徑矣。

和尚拿玉救寶玉。若必待通報入內。文章便不緊湊。妙在自行跑入。攔阻不住。便覺文勢跳脫之至。

王夫人正在哭着。只見一個長大和尚進來。唬了一跳。比曩時見春意香囊。更自不同。不知亦曾唬失魂否。

和尚拿着玉在寶玉耳邊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僅此一言。便能起死回生。菩薩妙諦。固不在多。

寶玉把眼一睜。問玉在那裏。和尚將玉遞給他手裏。寶玉先前緊緊攥着。後來慢慢的轉過手來。拿在眼前。細細一看。說。嚟呀。久違了。亦只五字。不言喜而喜在其中。亦以少許勝多許文字。

賈璉見寶玉回過來了。心裏一喜。連忙躲出去了。正如躲避債主者然。寫得

可笑可憐。那和尚也不言語。趕來拉着賈璉就跑。賈璉欲避。偏避不脫。真正
急急。只得跟到前頭。告訴賈政。又如小兒被人揪扭。投訴尊長。總極寫賈璉
可笑可憐。

賈政與和尚施禮。叩謝坐下。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真人不露相。露相不
真人。

賈政問和尚寶刹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裏得的。怎麼小兒一見便會活
過來。此問定不可少。那和尚微微笑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拿一萬銀子來就
完了。妙在絕不答言。只要銀子。使人不能再問。

賈政請和尚少坐。進內瞧看寶玉。並和王夫人商量銀子。寶玉道。只怕這和
尚不是要銀子的。被他靈心兒早瞧破。賈政點頭道。我也看來古怪。但是聽
口口聲聲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說。都是無可奈何。

語。若老太太在世。早命鴛鴦開箱發匱。搬銀秤兌。決不少有躊躇。亦令人有今昔之感。

賈政出去。寶玉便嚷餓了。喝了粥。又吃了一碗飯。神氣果然好了。便要坐起來。癡月上去輕輕的扶起。因心裏喜歡。忘了情。說道。真是寶貝。纔看見了一會兒就好了。虧得當初沒有砸破。寶玉聽了這話。神色一變。把玉一擡。身子往後一仰。復又死去。嗚呼。必如此。始見寶玉生死係乎黛玉。不關乎通靈玉也。前聞黛玉凶耗而死。猶曰通靈已失。人少精魂。故一慟卽絕。茲之死。通靈已回。神氣清爽。且砸玉之說。不比死耗之凶。乃亦變色而逝。於是知其心之所屬矣。豔妻妖婢。富貴榮華。自己身命。以及通靈寶玉。概不足以方黛玉。有黛玉則萬事足。無黛玉則萬念空。雖投身泉路。披髮大荒。亦所不擇。是其情爲嶽山同固。滄海同深之情。與天地同老。日月同休之情。而寶釵必欲破其

婚姻。攘爲己有。焉能不犯情天之怒。而爲中道之捐也哉。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此回書。乃寶玉棄凡悟道。與黛玉重偕仙眷大關鍵。全部結束在此。此後皆餘文耳。

麝月見寶玉死去。自知失言致禍。一面哭着。一面打定主意。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了他去。此亦對面文章。非寫麝月悲痛梅懼。正以映上文寶釵搶白寶玉致死。並無悲痛梅懼也。此等文章。若不細心研究。則維摩妙諦。皆成膚泛贅詞矣。

王夫人見寶玉死去。叫不回來。趕着叫人出來找和尚救。豈知賈政進內出去。那和尚已不見了。神龍見首不見尾。和尚其猶龍乎。

寶玉魂魄出竅。恍恍惚惚。趕到前廳。與那和尚施禮。和尚站起身來。拉着就

走。寶玉跟了和尚，覺得身輕如葉，飄飄颯颯，也沒出大門，不知從那裏走到個荒野地方。若必出大門而行，便非天仙福地。

寶玉到了荒野地方，遠遠望見一座牌樓，好像曾到過的。此卽前夢太虛幻境，今爲真如福地也。

寶玉正要問和尚，只見來了一個仙女，與和尚打了個照面，就不見了。細看竟是尤三姐。此賈璉所謂欲嫁寶玉之人也。然與寶玉有情無緣，且係斟酌用情之人，故於此處遇之。

尤三姐一見卽走，蓋往絳珠宮中報妃子去矣。

寶玉正要問時，被和尚拉着過了牌樓，只見牌上寫着真如福地四個大字。謂此處乃真福地，紅塵中富貴繁華，那能及此，便有歆動招徠之意。此外聯額或勸勉，或覺悟，處處玄妙，與太虛幻境所見迥不相侔。

牌樓兩邊一副對聯。乃是假去真來真勝假。無原有是有非無。上聯謂寶玉此來。夢魂恹恹。尙是假來。去後梵脩再來。便是真來。真來之境。更勝於假來。下聯謂太虛幻境。原無是境。因有是福地。而幻爲是境。今之福地。則真有此仙境。而非虛無縹緲也。一勉其來。一堅其來。與額語妙義相生。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門上橫書四個大字。福善禍淫。此非頭腦冬烘語。謂至性至情篤守信義者。爲善人。天必福之。多奸多詐。奪人婚姻者。爲淫人。天必禍之。故警幻仙姑。必使茫茫大士。引寶玉來此福地。與黛玉配合仙緣。使寶釵長爲嫠婦。此卽福善禍淫之天道也。

又有一副對子。大書道。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上聯謂過去之事。以爲無可挽回。未來之緣。以爲未必再合。此種世俗之見。智賢不免。若能打破此關。則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塵緣雖斷。尙可

再續仙緣。所以詔之者深也。下聯謂生前聚合。乃是種因。死後團圓。方爲結果。故親近各得相逢。若夫前因既渺。後果未成。此時此際。則雖生平極親近之人。而亦覲面若不相識。下文花冠繡服。所以見猶不見也。若欲親近重逢。除是脩成後果。可了前因。所以激之者至也。

寶玉看了想道。原來如此。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這麼一想。只見鴛鴦在那裏招手兒叫他。此賈赦謂看上寶玉之人也。然亦有情無緣。且係斟酌用情之人。故於此處遇之。

鴛鴦與尤三姐。均奉妃子之命而來。此時不傳命請見。欲引其先看冊子也。金陵釵冊。寶玉曾經夢見。此時何必再看。蓋前此所夢。已付諸惆恍無憑。此次復來。雖非夢境。究係魂遊。猶恐回生仍視爲夢。故再示釵冊以取信。所以堅其入道之心。

寶玉正要趕着合鴛鴦說話。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心裏疑惑。走到鴛鴦站的地方。乃是一溜配殿。由牌坊而宮門。由宮門而配殿。步步引入勝境。

寶玉見殿門半掩半開。不敢造次。回頭問和尚。早已不見了。撇去和尚。無可索解。仙機既不洩漏。文章亦遂耐想。

寶玉見殿宇巍峩。絕非大觀園景象。若是大觀園景象。便是仙凡無別了。殿宇匾額上寫道。引覺情癡。寶玉雖深於情。而不得其道。故引而覺之。

兩邊對聯道。喜笑悲哀都是假。貪求思慕總因癡。謂喜笑悲哀。無當事情。雖真猶假。貪求思慕。不脩正果。徒抱癡情。惟有拋棄塵寰。超入天界。庶可長在福地。永合仙緣。此爲實濟。其語可謂深切著明。寶玉靈心慧眼。那得不悟。故不禁點頭而嘆息也。

寶玉要進去找鴛鴦。問什麼所在。細細想來。甚是熟識。便仗着膽推門進去。

不見鴛鴦。只見有十數個大櫺。櫺門半掩。寶玉忽然想起。我小時作夢。會到過這樣個地方。如今能親身到此。也是大幸。大凡好夢重逢。以爲前是夢境。今是真境。豈知仍是夢境。多夢者每每如是。然寶玉此番非夢遊而魂遊。實真境也。

周穆王時。西極國有化人來。與王同遊中天。及化人之宮。意迷情喪。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寶玉魂遊。與穆王神遊等。

寶玉把上首櫺門開了。見有好幾本冊子。心裏更覺喜歡。道。大凡人作夢說。是假的。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我常說還要做這個夢。再不能的。不料今日被我找着了。有今夢而前夢始可憑。有前夢而今夢益可信。

寶玉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冊子。上寫着金陵十二釵正冊。想道。我恍惚記得是那個。只恨記不得清楚。便打開頭一頁看去。前夢看冊。雖有主筆。而於

寶筆無不致詳。此番看冊。專重主筆。故於寶筆悉皆從略。結題與開講。命意固不同。

寶玉見頭一頁冊上。畫跡模糊。字可摹擬。細細看去。復將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也沒有什麼道理。只是暗藏着他兩個名字。並不爲奇。獨有那憐字。嘆字不好。這是怎麼解。但知從憐字嘆字索解。此時雖不解。轉眼卽解也。

寶玉將正冊一一看過。又取副冊一看。看到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懂。見上面有花席影子。便大驚痛哭起來。寶玉於襲人。早視同外人。有何系戀。賤人又只合趨賤材。有何愛惜。其痛哭者。由襲人而思及晴雯。更由晴雯而思及林妹妹耳。

寶玉待要往後再看。聽見有人說道。你又發呆了。林妹妹請你呢。好似鴛鴦的聲氣。正自驚疑。見鴛鴦在門外招手。喜得趕出來。但見鴛鴦在前。影影綽

緯的。只是趕不上。叫他亦不理。只得儘力趕去。若趕得上。叫得應。問答酬酢。未免又遷延矣。此是一請。然却是第二路使者。

後文尤三姐晴雯皆稱妃子。此處鴛鴦則稱林妹妹。蓋因寶玉正由襲人而思晴雯由晴雯而思林妹妹。故不曰妃子而曰林妹妹。

寶玉儘力趕去。忽見別有一洞天。樓閣高聳。殿角玲瓏。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間。走入一座宮門。內有奇花異卉。都也認不明白。喬皇幽雅。真是閨苑蓬萊。

又見白石花闌。圍着一顆青草。頭上略有紅色。但不知是何名草。這樣矜貴。只見微風動處。那青草已搖擺不休。雖說是一枝小草。又無花朵。其斌媚之態。不禁心動神怡。魂銷魄喪。絳珠仙草。於此處始呈其像。且寫得異常出色。奇花異卉。降爲侍從之班。白石花闌。砌作屏圍之設。其葉青。是其德。其穎紅。

是其色。微風動處。媚態先陳。弱幹搖來。柔情欲絕。瑤草莫能比其姿。靈芝不敢列其側。擴而充之。勝於寶樹瓊林。靜而好之。不數金枝玉葉。宜凡民見之。莫能名。天仙覩之而奪魄。噫。非靈河之岸。烏能茁是神物哉。

寶玉正在呆看。只聽見旁邊有一人說道。你是那裏來的蠢物。在此窺探仙草。歷仙境而不悟。夙因。謂之蠢物亦宜。

寶玉見是看管仙草的仙女。便問。這草有何好處。仙女道。這草生在靈河岸上。名曰絳珠草。因那時姜敗。幸得一個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得以長生。後來降凡。歷劫。還報了灌溉之恩。今返歸真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纏蝶戀。嗚呼。生爲羣小。擲死有鬼神呵護。古來忠臣烈士。大都如此。不亦榮哉。

寶玉聽仙女說絳珠因由。猶之劉季聽老嫗說白帝子赤帝子之語。

寶玉聽了不解。心疑定是遇見了花神。便問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晴雯爲黛玉小照。其耿耿不忘晴雯。便是刻刻不忘黛玉。

仙女答道。我却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曉。答得不卽不離。寶玉便問主人是誰。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不曰林姑娘。而曰瀟湘妃子。鄭重而出之。

寶玉道。是了。你不知道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毅然決然而知爲林黛玉。蓋深信黛玉已登仙界也。

仙女道。胡說。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雖號爲瀟湘妃子。並不是娥皇女英之輩。何得與凡人有親。你少來混說。瞧着叫力士打你出去。娥皇女英。帝后也。黛玉雖以瀟湘爲號。亦惟借以正嫡配之名而已。非眞爲帝后也。故仙女之說如此。作者所以曉讀者也。

寶玉聽了發怔。只覺自形穢濁。蓋以椒房之貴。家有其人。忝託葭葦。不爲非

分。若夫蓬島之仙。世無其匹。妄扳瓜葛。未免貽羞。故慙愧而發怔也。

寶玉正要退出。又聽見有人趕來。說道：「裏面叫請神瑛侍者。」那人道：「我奉命等了好些時。總不見有神瑛侍者。過來你叫我那裏請去。分明覷面交臂失之。先罵寶玉爲蠢物。今則自亦不能解嘲矣。」那一個笑道：「纔退出去的不是麼？」那侍女慌忙趕出來。說請神瑛侍者回來。寶玉只道是問別人。又怕被人追趕。只得踉蹌而逃。本來相請。反聞聲而逃。仙女見之。又當呼爲蠢物矣。寶玉正走時。只見一人手提寶劍。迎面攔住。說那裏走。此等筆墨。在三國水滸數見不鮮。在紅樓却甚奇異。

寶玉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就是尤三姐。略定了神。央告道：「姐姐。怎麼你也來逼起我來了。」那人道：「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敗人名節。破人婚姻。今日你到這裏。是不饒你的了。」尤三姐名節。不敗於寶玉。婚姻不破於寶玉。而爲是

言者特加之罪。以爲劍斬情緣之地耳。

寶玉聽去話頭不好。正自着急。只聽後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攔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兒見了。定要一劍斬斷他的塵緣。塵緣不斬。仙緣莫續。尤三姐既奉妃子之命來斬塵緣。猶之接引準提。豈有私自修怨之理。前言特加罪之由頭耳。

尤三姐攔回。是第二次相請。然却是第一路使者。

寶玉聽了。益發着忙。又不懂這些話。只得回頭要跑。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前人。却是晴雯。正如紅雲一朵。飛下半天。不獨寶玉見之悲喜交集。讀者亦且悲且喜矣。

晴雯爲王夫人謂與寶玉有私之人也。然與寶玉有情無緣。且尤爲斟酌用情之人。故又得遇之。

寶玉一見晴雯。悲喜交集。便說我一人走迷了道兒。遇見仇人。我要逃回。却不見你們一人跟着我。如今好了。晴雯姐姐。快快帶我回家去。猶認是從前園內時。故於晴雯死後。不置一詞。省却無數筆墨。

晴雯道。侍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是奉妃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並不難爲你。晴雯第三次請。是第三路使者。

晴雯駕鴛鴦三姐。均奉黛玉之命而來。其同隸絳珠部下可知。三人可謂事得其主。黛玉可謂用得其人。令人額慶無似。異日神瑛得道歸來。與絳珠仙子喜續仙緣。三人與紫鵲。定在小星之列。惟三人位次均應在紫鵲下。而鴛鴦三姐。又應在晴雯下也。

寶玉滿腹狐疑。只得問道。姐姐說是妃子叫我。那妃子究是何人。其先原相信是黛玉。被仙女搶白。心下始覺游移。今尤三姐晴雯。又各去瀟湘二字。但

稱妃子更覺狐疑。故有此一問。

晴雯道：此時不必問。到了那裏自然知道。寶玉沒法只得跟着走。細看那人背後舉動。恰是晴雯面目。聲音是不錯的了。怎麼他說不是。寶玉前見鴛鴦則閃閃燦燦。今見晴雯亦不自承。此皆親近不相逢也。然皆爲黛玉陪筆。並非正文。

寶玉跟着晴雯走到一個所在。只見殿宇精緻。彩色輝煌。庭中一叢翠竹。戶外數本蒼松。廊下立着幾個侍女。都是宮粧打扮。比宮外所見又自不同。絳珠宮不讓蕊珠宮矣。

那宮女見寶玉進來。悄悄說道：這就是神瑛侍者麼。引着寶玉的說道：就是你快快進去通報罷。有一侍女笑着招手。寶玉便跟着進去。過了幾層房。舍見一正殿。珠簾高掛。那侍女說：站着候旨。寶玉聽了也不敢做聲。只得在外

等着。肅肅雍雍。便如宮門入覲。那侍女進去。不多時出來。說請侍者參見。堂堂皇皇。便如金殿傳宣。又有一人捲起珠簾。只見一女子。頭戴花冠。身穿繡服。端坐在內。尊嚴如此。以視楊太真花冠不整下堂來。何啻霄壤。

寶玉略一抬頭。見是黛玉的形容。便不禁的說道。妹妹在這裏。叫我好想。語雖平平。然已傳神。阿堵。那簾外的侍女。悄咤道。這侍者無禮。快快出去。說猶未了。又見一個侍兒。將珠簾放下。乍覘玉面。便下珠簾。如魚籃觀音。一現雲端。令人瞻仰無似。此時寶玉與黛玉。前因已渺。後果未成。雖親近不相逢也。按黛玉生前。既被敗盟奪婚。則與寶玉塵緣已斷。卽灌溉之恩。罄淚以償。亦無所抱歎於中。既已蹙脫紅塵。得以逍遙天上。何必宏開紫府。又示色相於人哉。蓋非絳珠所能自主也。絳珠下凡。本意原祇還淚。並不羨世俗夫妻魚水之歡。塵緣既了。豈有再續仙緣之心。實緣警幻仙姑。關切神瑛。見其於黛

玉死後。憂思鬱結。屢致戕生。雖有嬌妻侍妾。狐媚蠱惑。曾不足一櫻其念慮。其情之深而且摯。可感天地。可泣鬼神。於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塵緣雖斷。仙緣可圓。爰召絳珠。爲白其故。絳珠亦感其眷注。遵姑所爲。乃命茫茫大士。送還靈玉。引到生魂。示福地之嫻嫻。不同塵俗。覩仙容之妙麗。無異生平。冊語指迷。知嘉耦見奪於怨耦。情魔示相。雖親人實等於仇人。啓其悟道之心。塵世情緣無可戀。堅其超凡之念。仙家瀛眷可重聯。是以闢紫殿之門。莊嚴寶相。肅青鳥之使。迓入珠宮。此警幻之佛心。非絳珠之本意也。寶玉被逐而出。既不見晴雯。又找不着舊路。正在爲難。見鳳姐站在一所房廊下招手。此道中之魔也。寶玉看見歡喜道。可好了。原來回到自己家裏了。我怎麼一時迷亂至此。急奔前來說道。姐姐在這裏麼。我被這些人捉弄到這個分兒。林妹妹又不肯見我。不知是何原故。說着。走到鳳姐站的地方。細

看起來。並不是鳳姐。原來却是賈蓉的前妻秦氏。寶玉只得立住脚。要問鳳姐姐在那裏。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裏去了。寶玉不敢跟進。只得呆呆站着。此又變化之魔也。使寶玉一見黛玉。便死心塌地。矢志虔修。則鴛鴦等仍當導之而返。乃心無主宰。歧路徊徨。而魔至矣。幸而立住脚跟。不肯跟隨入屋。否則一犯色戒。永斷仙緣。危矣哉。

寶玉歎道。我今日得了什麼不是。衆人都不理我。便痛哭起來。見有幾個黃巾力士執鞭趕來。說是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快走出去。此護法章獸。亦啣命來救寶玉出魔者。

寶玉聽得不敢言語。正要尋路出來。遠遠望見一羣女子說笑前來。寶玉看時。又像有迎春等一千人走來。心裏喜歡叫道。我迷住在這裏。你們快來救我。我正嚷着。後面力士趕來。寶玉急得往前亂跑。忽見那一羣女子。都變作鬼。

怪形像也來追撲。此又魔中之魔也。必有晴雯。婢子在內。雖有迎春。愛莫能助。若非力士來救。定當被其所迷。不知往前拔足矣。乃羣魔因妖冶不能動。其邪念變作鬼怪來追。此正晴雯。婢子變相。雖力士亦無如何。幸而和尚奉警幻之命。趕來救護。手拿鏡子一照。登時鬼怪全無。仍是一片荒郊。此固風月寶鑑之功也。然亦由寶玉至誠所感耳。若賈瑞者。何嘗不死哉。然則風月寶鑑亦不過一風月寶鑑而已。以此名書終覺不稱。

寶玉拉着和尚說道。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裏。你一時又不見了。看見了好些親人。只是都不理我。忽又變作鬼怪。到底是夢是真。望老師明白指示。寶玉悞矣。親人是親人。鬼怪是鬼怪。不過親人之中。分別邪正耳。此時寶玉尙未覺悟。然是夢是真。一問已覺靈機汨汨來矣。

和尚道。你到這裏曾偷看了什麼東西沒有。既已偷看。則知親人鬼怪各不

相蒙。夢境真境。是一非二。此以問作答也。

寶玉想道。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神仙了。如何瞞得他。況且正要問個明白。便道。倒見了好些冊子來着。那和尚道。可又來。你見了冊子。還不解麼。世上的情緣。都是那些魔障。一語破的。謂冊子上明明寫着玉帶林中掛。由於金簪雪裏埋。可知眼前天仙福地。花冠繡服。端坐殿上者。乃真真親人。現在世上。矯情結緣。枕邊衾裏。人實皆魔障。卽隨同下世。造歷幻緣之風流窳家也。語能斬斷魔障。來就親人。拋却紅塵。便登福地矣。故又接說道。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着。將來我與你說明。謂回生後。但將這番所歷之境。所看之冊。所見之人。細細參究。自必恍然大悟。毅然來歸。彼時再將假金絡玉。助雪摧林。前後因由。一一宣說。俾知奸雄篡位。理難久膺。矯詐欺人。還爲自禍。仙眷終當仙合。豈遂見奪於凡庸。洞天不比洞房。從此借歡於永。

古。於是事功已畢。將寶玉狠命一推。說你回去罷。狠命一推。便是當頭一棒。吾將拭目以俟神瑛侍者之重來矣。

寶玉甦來。把神魂所歷的事細想。幸喜多還記得。便哈哈大笑道。是了是了。已參透指頭禪矣。

王夫人見寶玉回生。忙命人告訴賈政。不用備辦後事。賈政忙進來看視。果見寶玉甦來。便道。沒的癡兒。你要唬死誰麼。說着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來了。天性宛然。船頭一拜。定不可少。

惜春提起那年失玉。妙玉扶乩。有入我門三字。大有講究。佛教的法門最大。只怕二哥哥不能入得去。寶玉聽了。冷笑幾聲。燕雀焉知鴻鵠志。

賈政送樞回南。需用數千金。與賈璉商量。只得將房地文書去押。此是寶釵入門第十破敗。

賈璉爲賈政設策。道路上短少些。必經過賴尚榮的地方。可也。教他出點力兒。賈政道。自己老人家的專。叫人家幫什麼。賈璉屢欲向家人打算。真是窮極無聊之想。賈政若爭硬氣。總不向若輩開口。自是高見。但恐硬不到底耳。賈政臨行囑咐。寶玉賈蘭。務必應試。能勾中個舉人。也好贖一贖僧們的罪名。一第之榮如此。異日寶玉秋闈不返。拋棄天倫。其罪固可贖矣。

寶玉病後。雖精神日長。他的念頭一發奇僻了。竟換了一種。不但厭棄功名仕進。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已悟世上情緣。皆魔障也。甄寶玉因夢而變性情。寶玉亦因夢而變性情。甄寶玉一變。變爲祿蠹。寶玉一變。變入神仙。夫蠹魚與神仙。雖三食其字。祇不過一介靈蟲。如神仙道袍中之蠟虱而已。相去豈止萬萬里哉。

紫鵲送了黛玉靈柩回來。悶坐自己房裏啼哭。想着寶玉無情。見他林妹妹

靈樞回去。並不傷心落淚。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勸慰。反瞅着我笑。這樣負心人。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着我們。紫鵲不解其中故。宜有此激切言。不知黛玉靈樞。雖爲神仙遺蛻。究以落土爲安。今從賈母歸葬。黛玉之目。瞑寶玉之心安。從此撒手人間。毫無遺憾。故不哭也。然則笑者何也。一笑紫鵲未到天仙福地。固不知黛玉仍在蓬瀛宮殿之中。一笑紫鵲未見引覺情癡。徒作此無益之悲哀。癡情之思慕。曷若去假求真。化癡爲悟。爲有實濟哉。此其所以笑也。雖然。今日之紫鵲。固猶夫人之紫鵲也。異日從惜春出家修道。已知去假求真。化癡爲悟矣。寶玉彼時。定敬之喜之。不敢笑之矣。

紫鵲又道。前日虧我想得開。不然幾乎又上了他的當。又之云者。一而再之謂也。前夜雖不上當。足見前次侍病會上過當來。紫鵲忠心耿耿。爲黛玉屈則可。若己身。則百撓不折也。

紫鵑又想到。只是一件。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等。也冷冷兒的。二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麼。紫鵑。祇知。眼前之。寶玉。如此。不知。前此之。寶玉。早已。如此。於。襲人。久有。厭惡。之心。於。寶釵。本來。冷淡。相視。非。寶釵。不喜。親熱。實。寶玉。不與。親熱。也。至。麝月。等。更不在。意中。近。或比。前。更甚。紫鵑。今始。覺察。耳。雖然。僅以。襲人。寶釵。麝月。等人。觀。寶玉。猶。不足以。見。寶玉。必於。其所。極愛。之人。而。亦如此。方。足以。窺。其。全量。故。卽。接。叙。一。柳。五。兒。五兒。走來。見。紫鵑。滿面。淚痕。說道。姐姐。又想。林姑娘。了。想。一個人。聞。名。不。如。眼。見。頭。裏。聽。着。寶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豈。知。我。進來了。盡。心。竭。力的。服。侍了。幾次。病。如今。病。好了。連。一。句。好。話。沒。有。剩。出來。如今。索性。連。眼兒。也。都不。瞧了。寶玉。以。五兒。確。似。晴雯。略。似。黛玉。其。愛。惜。甚。於。釵。襲。今。從。天。仙。福。地。親。見。晴。雯。親。見。黛玉。則。並。相似。之。五兒。亦。

擯之腦後。斯其心純而又純矣。如此乃可入道。乃可成佛。

五兒也沒良心。那夜猷爺當作晴雯只管愛情起來。卒至吹燈而睡。豈止好話已哉。豈止眼瞧已哉。哈哈。

和尚復來。是來探寶玉覺悟否。如覺悟。則面授玄機。俾到天仙福地。永結仙緣。如不覺悟。則一塊頑石。靈竅全無。同覆警幻仙姑棄之塵濁之中。不必以寶筏慈航引登彼岸矣。

趙眼雲著○吳雙熱評

哀情小說

雙雲記

紅樓夢扶隱 卷十五

▲願天下有情人

▲都一讀雙雲記

雙雲記雖然是一部哀情小說，所敘的却都有根據，迥非嚮壁虛造者可比，書中寫一對多情小兒女，用情真摯，歷經磨折，奇特處便奇到極點，悲哀處便悲到極點，後來有情人終得成爲眷屬，全書聚精會神，的確是趙先生精心之作，復經吳雙熱先生逐回爲之加評，尤覺珠聯璧合，兩難兼併矣，愛讀哀情小說諸君，務請先觀爲快。全書精裝一冊定價大洋四角半價千部實售大洋二角另加郵費

海上漱石生
定

紅樓夢抉隱卷十六

著作者 武林洪秋蕃

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寶玉聽說和尚來了。趕忙獨自一人走到前頭亂嚷道：「我的師父在那裏？」只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放進來。和尚豈是李貴攔得住。欲試寶玉出見否耳。寶玉說道：「太太叫我請師父。」李貴聽了鬆了手。和尚便搖搖擺擺的進來。寶玉見是死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裏有些明白了。和尚搖搖擺擺。是見寶玉出見。心喜孺子可教。自覺得意。寶玉明白。是知和尚此來必有妙道相授。可冀同行。

寶玉見和尚滿頭癩瘡。渾身腌臢破爛。知是真人不露相。不可當面錯過。便

問師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麼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謂我引去之處。豈是幻境。乃真如福地也。我從福地而來。又將往福地而去。此覺悟之詞。非含糊之答。又道。我是送還你玉來的。送還玉之我。卽是引登福地之我。須認仔細。又道。我且問你。那玉是從那裏來的。不知來。因何知去果。故問而覺之。寶玉一時對答不來。蓋未卽仙女神瑛侍者之說而思之耳。故和尚笑道。你自己的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意謂看管仙草之仙女。明明將神瑛因果說明。晴雯又當面呼爲侍者。便應自知來歷。乃猶冥然不悟。問我何爲。於是寶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己的底裏未知。一聞和尚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便說道。你也不用銀子了。我把那玉還你罷。那僧笑道。也該還我了。寶玉不答。往裏就跑。蓋此時已豁然貫通。知己身爲神瑛化身。玉是本質。本質不還太虛。化身何能躋福地。故毅然

入內取玉。欲與和尚同歸。因被龔人撞見。王夫人喝阻。只得又緩須臾。

寶玉向牀邊取了那玉。便走出來。迎面碰見了龔人。撞了一個滿懷。冤家路窄。亦是入道之魔。

龔人道。太太說你陪着和尚坐着很好。太太在那裏打算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什麼。龔人見寶玉慌慌忙忙亂跑。固不能無疑。然只疑和尚逼緊要銀。慌忙避入。故忙告以打算銀兩。免致慌張。斷不諒取玉還和尚也。

寶玉道。你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兩了。我把這玉還他就是了。寶玉若不說明。玉已送去。何致爲龔人阻住。寶玉似是笨伯。然禪門第一戒是不打慌語。寶玉入道之初。何肯便破此戒。

龔人聽說。卽忙拉住寶玉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拿去了。你又要病着了。寶玉道。如今不再病的了。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謂

有了出塵遜世之心。留玉在家何用。

寶玉摔脫襲人便走。襲人一面嚷。一面趕上。一把拉住寶玉。寶玉急了。把襲人一推。抽身就走。爭奈襲人兩隻手繞着寶玉的帶子不放鬆。坐在地下哭喊。又叫人去告訴太太。寶玉更加生氣。用手來撻襲人的手。幸虧襲人忍痛不放。襲人阻玉。可謂不遺餘力。非秋麝所能。然寶玉明明說道。我已有了心了。要玉何用。自是看破紅塵之心。乃不知挽回其心。徒知阻留其玉。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賤人無足怪。寶釵自命不凡。知書明理。胡亦見不到此。紫鵲在屋裏聽見寶玉要把玉給人。這一急。比別人更甚。把素日冷淡寶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連忙跑出來幫着抱住寶玉。寶玉雖是男人。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難脫身。讀至此。使人淚滿衣襟。以紫鵲一腔怨憤。雖寶玉砸碎其玉。亦將袖手旁觀。乃聞寶玉還玉。其心急更甚於別人。

阻攔且出以死命。夫乃嘆紫鵲爲全忠全義人也。設因黛玉恨寶玉。坐視其禍而不救。是猶怨其君而欲亡其國也。烏得爲忠爲義。

寶玉嘆口氣道。爲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個人走了。又待怎麼樣呢。襲人紫鵲聽到那裏。不禁嚎陶大哭起來。襲人之哭。固不足以回寶玉之心。若紫鵲情義不薄。且有小鏡未圓。嚶嚶一聲。定當惻然而憫。乃亦不顧行。一以見寶玉入道心堅。一以見紫鵲重圓有日。非泛泛之文。

寶玉見王夫人寶釵走來。喝阻。明知不能脫身。只得陪笑說道。和尚必要一萬銀子。我說是假玉還他。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了。非打謊語。當此情急勢迫之時。非此一語圓通。不能再見和尚之面。況還玉之說。仍未隱瞞。

寶玉見玉已被寶釵拏去。只得說道。玉不還他也使得。只是我還得見他。一見襲人等仍不肯放手。到底寶釵明決。說放了手。由他去罷。襲人只得放手。

此等明決。殊覺害事。

寶玉見放了手。笑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你們既放了我。我便跟着他去了。看你們守着那塊玉。怎麼樣。你們這些人。五字已將仙凡界限。劃清。趙松雪戲管夫人道。將泥來。塑一個你。捏一個我。都把來打破。再調和。塑一個你。捏一個我。那時間我肚裏有你。你肚裏有我。是極親熱之詞。寶玉此言。你們是你們。我是我。是極疎遠之語。此時魔障已立於無所施展之地矣。

寶玉出見和尚。若再實敍問答之言。便是漏洩元機。故從小廝一邊聽來。便覺花明柳暗。

王夫人不放心。叫人吩咐衆人。聽着和尚說什麼。回來小丫頭進來。傳小廝們的話。說二爺求和尚帶了他去。和尚說要玉不要人。後來兩個人說着笑。

着。有好些話。小廝們都不大懂。和尚要玉不要人。是人玉並重。謂有玉斯有人。若玉不去。人去何益。至後來說着笑着。是彼此商量已定。應罷擲試偕行。既得一第報親。又得通靈在手。故又有大荒山青埂峯等語。

王夫人以小丫頭傳話不全。命小廝進來細問。那小廝回道。我們只聽見說。什麼大荒山青埂峯太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王夫人聽了不懂。寶釵聽了。唬得兩眼直瞪。半句話都沒有了。緣妙玉扶乩。有青埂峯入我門等語。是以吃驚。

寶釵正要叫人出去拉寶玉進來。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蓋喜與和尚約定矣。

寶玉道。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不過要來見我一見。何嘗真要銀子。也只當化個善緣。所以說明了。他自己就飄然而去了。都是實話。但這個緣却化得大。

王夫人不信。叫小廝出去問了門上的人。進來說。和尚果然走了。還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裏去去就是了。凡事祇要隨緣。這是一定的道理。和尚那裏。既要常去。魔障地方。自不能安住。隨緣兩語。謂兒女婚姻。祇能隨其前定之緣。若背而另娶。必有敗亡之禍。黛玉既死。寶玉出亡。此是一定之理。斥之亦曉之也。後文薛姨媽寶釵賈政。均有一定之言。皆由此悟出。

王夫人道。原來是個好和尚。你們曾問他住在那裏。門上道。他說寶二爺是知道的。王夫人問寶玉。寶玉笑道。這個地方。說遠就遠。說近就近。此與陰司那人說地獄。說有就有。說無就無。同一元妙。

寶釵不待說完。便道。你醒醒兒罷。別儘着迷在裏頭。現在老爺太太。就只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吩咐叫你幹功名圖士進呢。寶釵抬出父母以壓之。寶玉

道我說的不是功名麼。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呢。抬出祖宗以答之。且有此一言。則拋撇父母。不但不爲不孝。且成大孝矣。

王夫人聽說。不覺傷心起來。說我們的家運怎麼好。一個四丫頭。口口聲聲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我這樣日子過。他做什麼。若珍大爺聞之。又當踉脚嘆道。不知西府裏幹了什麼。鬧到如此地位。

賈璉因賈赦有病。專人來趕。乃以賈芸賈蓄主家事。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得人者昌。家與國同。

賈璉以秋桐天天哭着喊着。不願在這裏。叫了他娘家人來。領了去了。可謂去一禍水。平兒巧姐。皆蒙福矣。賈璉此事。頗有決斷。賈璉臨去。以巧姐求王夫人管教。知其母無人心也。

豐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告病。所謂樹倒糊孫散。

平兒欲接喜鸞四姐來與巧姐作伴。偏偏喜鸞已嫁。四姐又將出閣。此等閒人亦與收束。一絲不漏。

賈璉去後。賈芸賈薈。即在書房住下。邢大舅王仁也借照管名色。時常在外書房賭錢喝酒。又因正輕家人。都隨賈政賈璉去了。那賴林諸家子姪亦聽賈芸慫恿。無不樂爲。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裏沒外。噫。羣小用事。在家必亡。在邦必亡。

沒上沒下。不過家人子姪。無主僕之分。沒裏沒外。則不免有曖昧之事。邢夫人粗具人形。王夫人亦一土偶。兩夫人姓氏。確切不移。

賈薈還想勾引寶玉。賈芸道。寶二爺那個人。去了運氣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好親。父親在外做稅官。家裏幾個當舖。姑娘長得比他女兒還好看。我巴巴兒的細細寫了一封書子給他。誰知他沒造化。悶葫蘆。

柬帖至此始敘明。

瀟芸又道。他早和僧們這個二嬉娘好上了。你沒聽見說。還有一個林姑娘呢。弄得害相思病死了。誰不知道。寶釵在賈母王夫人襲人跟前。格外疎淡。寶玉自以爲可避嫌疑。豈知月旦有難聽耶。至林姑娘雖亦訛爲相思病死。畢竟身子乾淨。見信於人。

寶玉會和尚後。欲斷塵緣。已與寶釵襲人等不大款洽。那些丫頭。還要逗他那裏。看得到眼。王夫人寶釵時常勸他念書。他便假作攻書。一心想着那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機關。仙境何足戀。所戀者。仙境之仙人耳。仙境有仙人。則人間脂粉皆濁物。情緣皆魔障。故以慧劍揮之。而專注意於仙境。後來擺脫紅塵。超昇紫府。其與黛玉結仙緣成仙眷。毫無疑義。

寶玉在家難受。閒來倒與惜春講究。魔障魔人。無非脂膩粉垢。望之若浼。故

避至惜春處。與惜春談禪。色卽如空。不如空卽是色。此時雖造十把金鎖。莫錮其一往深情矣。

賈環爲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芸薺一路。彩雲規勸。反被辱罵。甚至宿娼濫賭。無所不爲。此賈政之愛子。而爲賈赦所期許者也。

玉釧兒見寶玉瘋癲更甚。早和他娘說了。要求着出去。此因彩雲而帶釵也。寶玉賈環各有一種脾氣。鬧得人人不理。寶玉自不理人。亦不欲人理。賈環欲人理。却不見理於人。不理同。而其所以不理別。故曰各。

李紈素來沈靜。除了請王夫人的安。會會寶釵。餘者一步不走。只看着買蘭攻書。所以榮府住的人雖不少。竟是各過各的。誰也不肯做誰的主。誰是承上起下之文。却是結束李紈之筆。紈之德。於是可泐貞珉矣。

邢大舅等都在外書房喝酒。叫了幾個陪酒的。唱着勸酒。外書房。卽賈政燕憩之所。居然有陪酒粉頭。真把箇榮國府翻了過來。

賈齋行酒令。月字流觴。賈齋只說一個飛羽觴而醉月。便被邢大舅亂了令。中止。一年之數十二月。今只一月。其數已終。言此書之將終也。賈環說酒面道。冷露無聲濕桂花。桂爲寶玉之子。謂此書祇傳寶玉無聲韻再譜賈桂矣。酒底。天香雲外飄。亦桂子之詩。謂賈桂在傳外。不入傳中也。隨便一酒令亦有意義。讀者能無細思潛玩哉。

陪酒的輸了拳。唱了個小姐小姐多丰采。此名十二紅之曲。亦結紅樓十二釵之意。

邢大舅說笑話。元帝廟失竊。責山神。神以座後無牆。故不慎。龜將軍乃以身爲牆而障之。竊如故。復責神。神審視之曰。此假牆也。以烏龜罵賈齋。詎諧入

妙。

那大舅說他姐姐不好。王仁說他妹妹不好。都說得狠狠毒毒的。賈環聽了。趁着酒興。也說鳳姐不好。賈芸想着鳳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兒見他就哭。也信嘴混說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無可瑕疵之人。且爲羣小所慍。而况那夫人鳳姐。本有疵可議乎。

陪酒的說。有個外藩王爺。要選一個妃子。可惜巧姐生在這府裏。若生了小戶人家。合了式。他父母兄弟都跟了去。可不是好事麼。陪酒的雖如此云。得知賈府之女。不能爲外藩之妃。而王仁心動。其心術不如陪酒之娼。真忘其爲人矣。

賴林兩家子弟走來。說賈雨村帶着鎖子。解到三法司衙門審問。係因婪索屬員。被人參了幾款。不早登岸。風浪起矣。甄士隱之言。真藥石也。包勇聞之。

必拍掌稱快。

海疆賊寇。拿住好些。爲探春回京及朝廷頒赦伏筆。

賴林等說海寇中有在城裏犯了事。搶了一個女人下海。那女人不依。被賊殺了。賊寇亦被官兵拿獲正法。衆人疑是妙玉。賈環稱願也。說是妙玉。衆人又說搶的人不少。未必就是妙玉。賈芸道。有點信兒。前日他菴裏的道婆。夢見妙玉叫人殺了。衆人笑道。夢話算不得。然則說妙玉被殺。是說夢話。妙玉未必肯死。故作者前云。或甘受污辱。或不屈而死。不敢妄擬。終不欲以死予妙玉也。緣高自位置之人。其處關係名節之地。皆不能令人深信也。

惜春和尤氏拌嘴。把頭髮鉸掉。趕到邢夫人王夫人那裏磕頭求送他。一個地方做尼姑。若不容他。就死在跟前。二位太太沒主意。叫人來請薈大爺。二爺進去。二人又有何主意。請得無謂。

尤氏見芸薷兩人不肯作主。又怕惜春尋死。便硬作主張說道。這個不是。索性我就罷了罷。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到外頭去呢。斷斷使不得。若在家裏呢。太太們都在這裏。算我的主意罷。叫着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連二叔就是了。惜春絞髮。爲與尤氏不睦。而尤氏猶不含容。又與拌嘴。然則惜春出家。非尤氏逼之。而誰逼歟。若尤氏。真尤府之人也。

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警謎語妻妾諫癡人

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不能挽回。只得允許惜春出家。但不必剃髮。就把惜春住的房子。算作靜室。惜春收淚拜謝。於是出家之局大定。王夫人叫跟惜春的人來問。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願意跟的。另打主意。李執尤氏。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跟姑娘修行。便不能嫁。

人此一大難事。宜彩屏等皆不願也。於是跌出下文紫鵲來。

寶玉見惜春出家。嘆道：「真真難得。謂我欲出家。爲續仙緣。惜春無所爲而亦能斬斷塵緣。故稱難得。以美之。」

王夫人正要叫衆丫頭來問。忽見紫鵲走來。跪下。回道：「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知道的。真是恩重如山。無處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裏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着姑娘。服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忠肝赤胆之言。不知是淚。不知是血。於是黛玉千古。紫鵲亦千古。」

人患不知恩耳。知君恩則必爲忠臣。知親恩則必爲孝子。知主恩則必爲義僕。義婢。然忠臣孝子之報君親也。易。僕婢之報主恩也。難。卽僕之報主恩也。

猶易婢之報主恩也。尤難人微言輕。處於無可圖報之地。徒殷一片欲報之忱。不得已而祝髮捨身。出此聊報萬一之見。斯其心。卽肝腦塗地之心。卽昊天罔極之心。忠臣也。孝子也。義婢云乎哉。侍兒若紫鵲。可上無雙譜矣。

寶玉聽紫鵲之言。想起林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雖重逢有日。而眼前之悲傷。自不能已。寶玉答黛玉之淚。至此始畢。絳珠還淚。固竭一生。神瑛答淚。亦復不少。

衆人纔要問寶玉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鵲。蒙太太派給我屋裏。我纔敢說。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苟斷塵緣。便登福地。絳珠宮中。鏡可重圓。晴雯鴛鴦。虛左以待矣。故寶玉悲已而笑。竭力贊成。

王夫人道。你頭裏姊妹出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反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出嫁猶之

覆水，豈若修到神仙之境。長開姊妹之花。然此層寶玉不敢漏洩。故祇將所見冊語念給衆聽。以見事已前定。勸阻何爲。

王夫人聽寶玉念出看破三春景不長詩句。便問是那裏看來。寶玉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見的地方。」王夫人回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以寶玉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更難挽其修仙慕道之心也。至寶釵掌不住大哭。襲人哭得死去活來。則以王夫人哭而哭也。

李執向王夫人解說一番。便向王夫人道：「紫鵲的事情。雖不准也好。叫他們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是扭不過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鵲聽了。磕頭起來。如奉綸音。功德無量。惜春又謝了王夫人。得此人跟隨。勝於觀音之有龍女。宜其合十頂禮而謝也。

紫鵲又給寶玉寶釵磕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我好。

了。亦如贊惜春之意。然惜春猶有激而成。紫鵑竟自能悟道。故重言難得以美之。又以去悲哀思慕之假。修天仙福地之真。我雖堅持此心。尙未形諸實事。不料紫鵑先我爲之。則絳珠宮中。不致姍姍來遲。故不覺喜心翻倒而念佛也。

寶玉句句皆悟道出家之言。先我好了一語。尤爲明透。寶釵亦知把持不住。悲從中來。然何以不縱其佚樂。羈其禪心。乃苦苦以文章功名相磨礱。而又隔絕羣花。使之寂靜枯坐。習成入定之功。寶丫頭雖機智深沈。何嘗有絲毫適用。

襲人痛哭不止。便說也願意跟四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清福的。襲人果能看破紅塵。繼紫鵑之後而出家。則亦可爲劉安之雞犬。無如賤人淫心太熾。不能獨臥青燈古佛之旁。不過以疎冷之故。

發爲怨望之詞耳。故寶玉斷其是好心。非真心。而亦無此清福也。

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如果死了。倒也值得。寶玉聽到那裏。倒覺傷心。非爲襲人傷心。仍爲世道傷心。

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指配人家。紫鵲終身伏侍。毫不改初。大書特書。流芳千古。

彩屏等都無戀主之心。近觀紫鵲。遠映襲人。

賈政扶柩回南。妙在沿途遇着海疆班師兵船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纔將日子騰挪得久。統制欽召還京。亦順便敍出。

賈政在路日久。盤費不敷。寫信差人往賴尚榮任上借貸五百金。賴尚榮僅借五十。如此無良。那有良心到百姓。

賴尚榮見賈政生氣。將銀送還。添了一百。來人又不肯帶回。立刻修書到家。

要賴大設法贖身。賴大見事不行。便叫賴尚榮告病辭官。賈政借銀。雖失身分。而因此罷去一狗彘之官。免一路之哭。却亦功德無量。

甚矣。小人行事。昧天良而亦不慮禍害也。賈環因無錢使。又想起鳳姐待他刻薄。商串賈芸王仁邢大舅。蠱惑邢夫人。欲賣巧姐與外藩爲妾。祇圖得財瓜分。置一切利害禍福於不問。此等齷齪兒。豈尙有人理哉。其心術亦何三鮑二等耳。更可怪者。邢夫人聽信羣小之言。不加諮訪。一力主行。平兒聞知其事。求王夫人向邢夫人攔勸。邢夫人不聽。反疑王夫人不是好心。冷言拒絕。何脂油蒙塞心肝至此。女子無才固是德。若邢夫人。則是豬矣。

王夫人被邢夫人冷言拒回。生氣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裏所招。祇求太太別管。至誠之道。原可前知。若寶玉。則因神遊太虛而前知。然能神遊太虛。亦是至誠所感。

王夫人道。你開口就是瘋話。因歷數親戚之女。若那岫烟。于歸薛蝌。薛寶琴。適梅氏。均好度日。惟史湘雲已寡。此是他叔子許人。不當巧姐。事若不管。將來璉二哥回來。可不抱怨我麼。雖曉寶玉之言。却將無暇紀敘之人。一一結束。不疎漏。亦不支蔓。

賈政書來。王夫人不命人念聽。而自看。筆殊疎忽。然作者決不如是。定是坊刻錯悞。觀二次書來。命賈蘭念聽可知。

李綺配甄寶玉。崑爲悔寶釵而設。故前字後娶皆不叙。僅於此處李嬌娘來向王夫人商量甄家催娶事。一着筆。

寶釵見寶玉。看那秋水篇。看得得意忘言。心中着實煩惱。便進箴規。並將榮華富貴撇開。專以人品根柢立論。且拾出堯舜禹湯周孔爲言。謂聖人時以敦民濟世爲心。無非不忍二字。爲人子者。若忍拋棄天倫。有違孝養。便非聖

賢之道。洋洋洒洒。反覆辯論。可謂超超元箸。似應鑿倒元白。豈知寶玉禪心。已作粘泥絮。雖女蘇秦舌。燦蓮花。終不能擾其方寸耶。至襲人所云。從小伏侍。也該體諒。二奶奶代行孝道。不可辜負。世上豈有神仙。和尚無非渾說等語。直似巴人俚曲。更難入尊者之耳。故寶玉低頭不答。

寶釵又勸道。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寶玉點頭嘆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不是難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還不離其宗。寶釵長篇累牘。說了半天。却圖了一句。還是斷章取義。寶釵從此而止。謂一第終身。寶玉贊嘆。却是一以第却世。說者聽者。意各不同。第寶釵不以榮華富貴爲重。何必定博一第。西廂詞云。似這般並頭蓮。不強如狀元及第。寶釵熟讀西廂。何不知此義。其見界亦出雙文下矣。然則榮華富貴。過眼烟雲等語。亦違心之論耳。

賈蘭將賈政書子。呈給寶玉看了。便道。叔叔看見爺爺後頭寫的叫偈們。好生念書。叔叔這一程子。只怕總沒做文章罷。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熟手。好去誑這功名。誑字下得確。天下功名。大都誑騙而來。吾見有一第再第。而文理不貫者。又見有高掇巍科。而鴻文無範者。其功名豈非從盲試官。誑騙來耶。

寶玉收了莊子。把幾部向來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麝月等都搬在一邊。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爲罕異。因試探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爲乾淨。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兩典語中無佛性。金丹法外有仙丹。此非閒文。乃深切著明之要語。元命苞。五燈會元等類。皆釋氏之書。非仙家之書。釋氏苦寂滅道。不修仙緣。不爲婚配。

非若仙家夫妻。伉儷一如人世。婚姻且可自求。如綠華降於羊權。杜蘭香嫁於張碩。以及文簫寫韻。弄玉吹簫。劉阮之玉洞桃花。裴航之藍橋瓊液。筆不勝書。寶玉斬斷塵緣。原期與黛玉同居福地。再續仙緣。若從釋氏之言。則苦寂滅道。無夫妻之倫。何逍遙之有。卽魏伯陽所著參同契。亦係五行相類。煉丹之書。功深而效遲。故欲一概焚之。並吟曰。內典語中無佛性。金丹法外有仙丹。蓋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所以著明寶玉出家之心。及警幻作合之意。與尋常成佛成仙不同。豈泛筆哉。然則寶玉何以又爲和尚。曰。此有二說。一賤生前許黛玉之言。一絕堂上倚門閨之望。故幻爲和尚耳。不然。大羅天上兜率宮中。豈有光頭赤足而與仙姬爲嘉耦哉。卽警幻仙姑。茫茫大士。又何忍使寶玉爲髡奴。使寶釵爲鬢婦哉。其爲引登福地。與黛玉合仙緣無疑。讀者若不求其用意。則字裏行間。處處梗塞。不能迎刃解矣。

寶玉命麝月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却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玉此時天機靈敏。且有和尚啓迪。如有神助。數卷時文。不值一瞬。其靜靜用功。仍是清心養性之功。而非呀唔咕噥之功。

寶釵見寶玉用功。纔放了心。襲人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悄悄笑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遲早。一個諛之不暇。一個居之不疑。將賈政論兒之書。寶玉遵父之命。一概抹煞。真是貪天之功。以爲己功。

寶釵又道。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好了。寶釵方以和尚爲邪魔。豈知自身乃情緣中一大魔障耶。

寶釵見房裏無人。悄悄襲人道。這一番悔悟回來。固然狠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祇此一語。將寶釵馬脚全露出來。寶玉自矢玉後。或瘋或病。或悲哀思慕。以瀕於死。自從嫁得黔婁。並無歡樂一日。天幸和尙送還命玉。賈政嚴諭攻書。亟應將順其性情。愉悅其心意。庶不失內助之道。乃殷殷然以與女孩兒打交道爲慮。一若病愈有甚於不愈者。悔悟有甚於不悔悟者。是誠何心哉。況此時姊妹星散。婢女無多。縱打交道。不過一五兒一麝月一秋紋一鶯兒餘霞之光。強弩之末。雖枕糟藉麪。不致酪酊。而乃追豚入筮。又從而招。其平日之不容黛玉。放不下衆人。妒態畢露矣。作鬼紅樓者。爲鳳姐設醋缸。不爲寶釵設地獄。真是盲子讀書。

襲人道。奶奶說的是。二爺從前信了和尙。纔把這些姐妹們冷淡了。如今不

信和尚。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寶玉舊病。寶釵忌之。襲人亦忌之。信了和尚。寶釵喜之。襲人亦喜之。不信和尚。寶釵懼之。襲人亦懼之。五兒相貌。和晴雯脫個影兒。襲人心性。和寶釵脫個影兒。一對醋葫蘆。真令人齒冷。

襲人又道。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理會。既爲寶釵抱怨。又爲自己撇清。真是爺王。

襲人又道。紫鵲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這裏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紫鵲不去。必有極楷之加。足見去得高妙。君子所以不居危邦也。五兒雖有狐媚。而外面總未露出。襲人欲去之。無非以其模樣比人強耳。紫鵲模樣。亦比人強。雖不狐媚。能姑容哉。

襲人又道。聽見五兒的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裏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

頑頑皮皮的。如今算來。祇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着小丫頭們伏侍就穀了。不知奶奶心裏怎麼樣。五兒祇數日遲留。秋麝惟早年嬉戲。且不能姑容。必禁之不使近寶玉。其心可謂狡而毒矣。有獨夫紂之惡。卽有飛廉惡來之逢。安得鴛鴦劍。斬此賤人頭。鶯兒一薦。亦非襲人本心。一則以其爲寶釵之人而媚之。亦如寶釵當年以花草派焙茗之母之故事。一則以寶釵必不信用。於是舍鶯兒之外。非我而何。此賤人本意也。孰知寶釵俯如所請。竟用鶯兒。白白費盡奸計。做盡惡人。寶玉之有女孩兒。如蝶之有花。魚之有水。花不香不茂。猶不足羈蝶之心。水不寬不深。且無以適魚之性。今襲人助桀爲虐。將五兒秋麝。一律幽之不許近禁。是猶隔蝶以花。絕魚以水。蝶兮魚兮。安得不振翅揚鬚而入於淵。數哉。嗚呼。遼王一帖之教食梨者。寶玉而逼以食者。兩妒婦耳。

襲人於寶玉。其行妒如此。不知異日爲蔣玉函妻。見老斗與其夫疊股爲歡。後庭恣樂之時。妒之與抑愛之與。蓮仙女史曰。淫賤花骨頭。定爲狡兔添一窟。

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些。你說的倒也罷了。從此便派鶯兒帶着小丫頭伏侍寶玉。餘概不准近前。很心毒腸。居然與襲人一轍。此等妒婦。並宜與勞彥遠之妻。付之爾爾。僕評紅樓。每抑寶釵。有譏爲文致周納者。今讀此諒可釋然矣。

八月初三。賈母冥壽。細筆寶玉等過來磕了頭。寶釵襲人都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說話。寶玉自回靜室中。冥心危坐。可見修心悟道。何嘗把卷吟哦。鶯兒送瓜果進來。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裏誇二爺呢。只用悄悄二字。便寫出兜攬之意。又道。太太說。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

進士作了官。老爺太太可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鶯兒忽然想起那年打絡子的時候。寶玉說的話來。只用忽然二字。便寫出用話兜攬之意。又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年在園子裏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話。我們姑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只加帶着我三字。便將前段文章一齊攬入自己身上來。可謂竭力與攬。而又不犯口。文章蘊藉。至於紅樓。真是世間無兩。

寶玉聽到這裏。又覺塵心一動。連忙斂神定息。塵心之動。動鶯兒。非動寶釵。鶯兒柔情軟語。楚楚動人。襲人謂其穩重。豈知較狐媚尤易撩人。幸而寶玉勒回意馬。收住心猿。否則心燈夜炳。意蕊晨飛。垂成之功。幾爲所敗。寶玉微微笑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鶯

兒把臉紅了。勉強道：「我們不過當丫頭一輩子罷。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道：「果然能穀一輩子是丫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此一節文義深奧。讀者多有不解。請寶玉既爲鶯兒觸動心花。便當永息意蕊。何又以言挑之。至一輩子丫頭有何好處。而謂造化更大耶。其詞似涉支離。宜鶯兒聽之。始以爲調戲。繼以爲瘋癲也。不知寶玉近日說話。大半元機。微笑者同於冷笑。以鶯兒謂金玉配偶。彼此稱心。似是造化。豈知心愛婚姻。被人攘奪。年餘伉儷。轉瞬分離。有何造化。故微微含笑。以示不然。又以鶯兒謂兩人遂願。一人向隅。似乎有造化有不造化。豈知窈孽成婚。不如爲婢。寶珠無價。勝於嫁人。故曰造化更大。以慰其缺望也。語莊而不諧。冷而且雋。蓋鶯兒爲又副冊中人。其生平未嘗失德。於寶玉亦具深情。日後可隸絳珠之部。冊語已爲寶玉所觀。故力勸其勿嫁。留爲將來引登仙界之地。此爲完結鶯兒之文。若不解明。

則是寶玉說邪話說瘋話說閒話而已。試思寶玉此時豈猶說邪話說瘋話哉。又豈有閒心說閒話哉。

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着頭腦。以爲瘋話。恐自己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着要走。只聽寶玉又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場。寶玉恐鶯兒不悟。仍欲嫁人。故特預洩襲人嫁人之機。俾作前車之鑒。姑娘有造化一語。是姑如其意。以云爲寶筆。跟着姑娘有造化。是力勸其勿嫁。爲主筆。盡心伏侍一語。非爲寶釵說項。是囑鶯兒耐心。日後有好處一語。非拊循泛論。是確有所見。而云鶯兒册語如何。雖未明點。日後結果如何。亦無傳文。但觀寶玉殷殷勸

道。其後終於青衣。超入仙界。有斷然者。不然。寶釵既無造化。跟着寶釵一輩。子。又有何造化。寶玉臨當仙去。豈猶爲此欺人語。以誤人終身耶。

鶯兒聽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不像了。謂前頭你字一問。尙有見愛之心。後頭襲人一說。並無相悅之意。不像有情。故急爲引去。此未悟寶玉所言之旨也。然今日不悟。後日寶玉成仙而去。襲人所適匪人。必憬然大悟。寶玉今日之語。乃仙家點化之詞。於是死心塌地。長慶老郎。生步紫鵲。後塵死與晴雯爲伍。截教門人。得以皈依闡教。不亦幸哉。按鶯兒秀外慧中。亦又副冊之翹楚。不可無此結束。

寶玉賈蘭臨入場時。都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如此細筆。他書所無。

寶玉聽王夫人吩咐畢。走來跪下。滿眼流淚。磕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報。只有這一入場。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

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子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遮過去。了。句句是長遠膝下之詞。却是辭赴科場之語。

王夫人起初囑咐。已是傷心。今聽寶玉之言。更覺傷心起來。按寶玉所言。日後思之。自是不祥。當時聽之。却甚可喜。何以更加傷心。蓋事伏於後。機動於先。故吉凶禍福。可於事前之喜怒哀樂驗之。

寶玉向李執作了一個揖。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兒還有大出息。大嫂子還要戴鳳冠穿霞帔呢。此是明點冊語。鶯兒日後有造化。是暗點冊語。

寶玉又道。只要有個好兒子。能殼接續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見。也算他的後事完了。名是說大哥。實是說自己。後來蘭桂齊芳。於此已露。不待甄士隱言而知之也。

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寶玉就是王夫人李紈所說。句句都是不祥之兆。却又不敢認真。只得忍淚無言。寶玉所說。尚有元機。王夫人傷心。無非慈母。至李紈所答。並無瑕疵。寶釵一概聽作不祥。亦是事伏於後。機動於先。并謂之不祥可也。

寶玉走到寶釵跟前。深深作了一個揖。說道。姐姐。我要走了。只四字耳。陽關三疊。無此哀音。易水一歌。堪爲繼響。然讀者快之。以其訣別寶釵而往天仙福地也。

寶玉又道。你跟着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此一句亦妙。義環生捷。報應歸來同聽。今囑寶釵跟着太太聽。是明說自己不同。出亡爲家中惡耗。然在寶玉却是喜信。不便要寶釵聽惡耗。故曰跟着太太聽喜信。惡耗到家。難免悲痛。惟喜信稍可解慰。故曰聽我喜信。喜報應。賀人不歸。無可賀。只有喜信可聽。

故曰聽我喜信罷。寶玉別寶釵無語可說。而又不得不周旋一語。乃周旋一語之中。亦具五花八門之妙。雖起左史公穀。不能更易一辭。至文哉。

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當此依依臨別之時。毫無戀戀不舍之意。宜受寶玉申斥也。

寶玉道。你倒催得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蓋自入門霸佔以來。卽坐催起矣。今臨別復催。故曰緊。

寶玉回頭見衆人都在這裏。只沒惜春紫鵲。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鵲姐姐跟前。替我說一句罷。橫豎是再見就完了。惜春紫鵲獨許再見。兩人修真悟道。將來同到天仙福地。可知。

惜春有手足之情。紫鵲有眷戀之意。若來送別。必再加嘮叨。不在面前。不獨省筆。且橫豎再見一語。亦借作完結惜春紫鵲之文。

衆人見寶玉之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完事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再鬧就悞了時辰了。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可謂超凡入聖。遙想真如福地。絳珠宮中。晴雯鴛鴦尤三姐等。安排繡旛寶蓋。鶴馭鸞車。啓月殿之門。奏霓裳之曲。金裝玉琢。領將仙女之班。錦簇花團。共送神瑛之駕。而宵榮二公。則往警幻宮中含歡歛手。向仙姑而展謝矣。

寶玉出門。嘻天哈地。大有瘋傻之狀。想見撒開手。放開步。瀟灑而去。徜徉以行。得意之狀如瘋傻耳。

外藩只買使喚女人。知巧姐爲賈府之女。卽嚴申禁令。並欲拏辦籠賣之人。唬得王仁等抱頭鼠竄。而回。是巧姐雖被騙賣。計終不成。劉老老引避鄉間。似屬多舉。不知非避鄉一行。不足以留騙賣之跡。而暴賈環王仁等之罪。

王夫人罵賈環賈芸。環芸可受。那夫人難堪。

王夫人罵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帳東西。留下的種子。也是這樣混帳的。須知尙有不混帳極明幹之人。

未叙寶玉出家。先有惜春出家。將叙寶玉失去。先有巧姐失去。一爲前馬。一爲先聲。

寶玉亡去。從王夫人這邊叙來。自是一定不易之理。却叙得不簡不繁。入情入理。王夫人李紈寶釵。到了出場日期。盼寶玉賈蘭不回。接連打發兩起人去打聽。又不見回。三人心裏。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只見賈蘭回來。哭道。二叔丢了。王夫人怔了半天。便直挺挺的躺到床上。彩雲等下死勁的叫醒轉來。哭着。寶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李紈只罵賈蘭糊塗東西。同一叔在一處。怎麼丢了。賈蘭將早晨同交卷子。同出龍門。一擠回頭。

就不見了。李貴等分頭去找。自己帶人各處號裏找遍不見的話。說了一遍。王夫人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寶釵心裏已知八九。襲人痛哭不已。賈薈等不等吩咐。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備了接場酒飯。賈蘭還要自己找去。倒是王夫人攔住着。墨不多。精力彌滿。

寶玉亡去。爲寶釵入門第十一破敗。前十破敗。賈母賈政賈赦賈珍等當之。此一破敗。寶釵當之。王夫人當之一喪夫。一喪子。前十破敗。除賈母死不復生。失物去不復還外。其餘罪犯可赦。世職可復。抄產可還。家業可盛。剝而仍復。尙不足哀。惟亡夫亡子。永無還期。當之最慘。蓋悔黛玉之婚。促黛玉之死。寶釵王夫人實爲之。故當禍亦倍慘。所謂自作孽不可活。

寶釵入門而有十一破敗。一嫁黔婁事事乖。殆命帶入敗。星犯埽帚者歟。然妹喜雖能亡夏。妲己雖能亡周。而伐有施氏有蘇氏而娶之者。則桀紂自爲。

之也。寶釵雖能敗賈而捨原定黛玉而娶之者。則賈母王夫人自爲之也。謂之賈母王夫人自敗其家可也。

寶釵已知八九。知其從和尚入空門修仙佛。其有一二不知。則與黛玉在福地續仙緣。惜春心裏明白。必是寶玉參禪論道時。將神遊之事。略示元機。因事涉神奇。又礙着王夫人寶釵不便宣洩。故心裏明白。不好說出來。

惜春又問二哥哥帶了玉去沒有。寶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麼不帶。惜春聽了。便不言語。謂玉若未去。或回來取玉。尚有一綫可幾。玉既隨身。則一去不還。永無再見之望矣。

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料着是那和尚作怪。追想當年。愜急了他。便賭誓做和尚。今日却應了。這句話。襲人以爲真做和尚。亦是祇知八九。

一連數日尋寶玉不見。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報探春明日到。

京不獨王夫人略解愁腸。讀者先爲色喜。

探春回來。見王夫人形容枯槁。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來。看見惜春道。姑打扮。心裏很不舒服。又聽見寶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丁令威化鶴歸來。城郭猶是。人民已非。三姑娘海疆歸來。門庭猶是。景象全非。曷勝傷感。

報寶玉中舉之喜。王夫人以爲寶玉回來。喜得忙站起來。道。快叫他進來。及聞中舉而寶玉不回。便不言語。功名身外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王夫人置若罔聞。最有情理。

七作者之數。寶玉中舉而作。故中第七名舉人。一百二十回紅樓之目。賈蘭功名事實。不列一百二十回之內。故中一百三十名舉人。

寶玉中舉。克副庭訓之嚴。賈蘭中舉。不負母節之苦。

王夫人因寶玉找無踪影。捷報置之若不聞。李宮裁因王夫人心懷悒悒。喜色不敢形於面。

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歡。只想若是寶玉一回來。偕們這些人。不知怎麼樣樂呢。寶玉果然回來。真是天上人間極大快事。其中第一揚揚得意者。莫如寶釵。而無如無福以堪之也。

衆人都說寶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丟的。況天下沒有迷失的舉人。焙茗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裏。就知道了。誰敢不送來。衆人都說此話不錯。慰藉者。屬望者。無不作如是觀。獨惜春李紈探春。不以爲然。惜春道。這樣大的人。那裏有走失的。祇怕他看破世情。入了空門。這就難找着他了。李紈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拋了爵位富貴的也多的。狠兩人見界。已高出衆人。而探春更能抉其亡去之由。而爲不刊之論。王夫人道。他

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探道春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都道是好事。這麼說起來。都是那玉不好。旨哉言乎。探春其真洞達事理哉。若無此玉。卽無矯造之金鎖。而金玉之邪說。不能中人。天配之佞辭。皆歸無用。木石鞏固。珠玉長圓。焉有拋棄紅塵之事。有生來之玉。於是有譎張爲幻之金。金旣絡玉。木與石離。珠旣沉淵。玉遂羽化矣。此卽和尙一定之理之說也。豈非有玉不好乎。雖然。有玉無金。而玉自若也。有玉有金。而人不私於金。而玉仍自若也。一自有私於金者。而金遂翹木矣。木翹而玉亦因之而毀。然則尤玉當尤金。尤金當尤私金之人。王夫人私金之人也。聞探春此言。必惕然自咎。赧然自愧矣。然而自咎者。恆自寬。自愧者。多自解。一寬一解。其思愈傷痛之懷。釋其半矣。故作者贊曰。三姑娘能言善勸。見界亦高。以其理達而辭舉也。若不解了。則探春之言。作者之贊。皆贅泛之

文。試問生而有玉。亦如成季之有文在手。非若如來之卍字當胸。豈遂爲出家之左券乎。而有何不好乎。是在讀書之善於體會耳。至接說道。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修積。此尋常之勸詞。卽尋常之見界。何足爲高。

寶釵聽了不言語。以探春道着心病耳。所謂自貽伊戚。夫復何言。襲人聞之。忍不住心一疼。頭一暈。便栽倒了。則以金玉之說。雖出寶釵。結合而成。實由己力。豈知吼獅入室。禁鬻已不能嘗。今且騎鶴冲霄。望梅亦莫止渴。悔恨無極。不覺痛切肺肝。

蓮仙女史曰。以上兩節。有作者雕雲鏤月之筆。卽有先生探驪得珠之批。先生其雪芹先生之後身乎。余曰。管窺之見。何能盡作者之妙。徒使我顏汗耳。賈環見哥哥姪兒中了。又爲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祇抱怨芸蓀兩個知道。

探春回來。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在荊棘之中了。結賈環。祇如是足矣。

賈環獨畏探春回來。不畏賈政回來。豈非以尸居餘氣楊公幕。不足畏耶。甄寶玉中舉。所以深悔寶釵也。設非奪取黛玉婚姻。則此席穩爲寶釵所得。何有李綺。

恩旨賈赦免罪。賈珍不但免罪。仍襲賈國世職。賈政襲職之外。俟丁憂服滿。仍陞任工部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雖由海疆寇靖。叙功頒赦。究由皇上賞識寶玉中舉文章。查與賈蘭均係賈妃弟姪。追念賈氏功勳。而後有此曠典。是寶玉有此一第。其有造於家庭不小。拋棄天倫。可告無罪矣。然非警幻仙姑引登仙界。啓其靈機。安有此瀟灑出塵之筆。以受聖明特達之知哉。此宵榮二公所以必重託也。

榮府家產。本未全抄。所抄者。率皆賈赦之物。今蒙賞還。楚弓楚得。於賈政無所補益。而況祖遺產業。典賣一空。賈母餘資。搶劫已盡。賈政雖復工部郎中。斷不能有所恢復。亦長此貧乏而已矣。

聖上甚喜寶玉文章。並經北靜王奏知。人品亦好。卽傳旨召見。旋據各大臣奏明。迷失緣由。卽降旨着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聖眷可謂隆矣。王夫人若非偏私廢黛。則寶玉不走。寶釵若非妒逼食梨。或亦未必走。於是天顏入覲。上契宸衷。如李供奉之辭芒屨。上金鑾。其顯耀不可限量。王夫人以子貴。薛寶釵以夫貴。翟鼎增榮。閨闈共慶。豈不美哉。秦之何驅而走之也。

王夫人等因聞聖上隆恩重疊。又降旨尋訪寶玉。再無找不着之理。這纔大家稱賀。喜歡起來。此時李宮裁。展眉頭。開笑靨。欣欣然而受衆人賀矣。巧姐若非逃避至鄉。焉得與周姓爲婚。賈環等局騙。適爲巧姐締姻緣。

劉老老叫板兒進城。打聽得賈府復了官。賞還了家產。又見賈璉因父病已愈。得信趕回。正在告訴巧姐平兒。適送賈璉信的人回來。叫快把姑娘送回。於是趕了車轎。將巧姐平兒送回賈府。門上正在攔阻。不許停車。恰好賈璉送出恩旨。看見。知是巧姐回來。便喝罵家人。將車趕進。文章一氣呵成。極緊極省。叙巧姐只須如此。

賈璉罵家人道。你們這班糊塗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巧姐兒都逼走了。如今人家送了來。還要攔阻。必是和我有仇。罵家人。不啻罵賈環賈芸。衆家人道。這都是三爺蓄大爺芸二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麼混賬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此雖罵家人。實罵賈環賈芸等矣。賈璉進來。見了那夫人。也不言語。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裏。跪下。磕了個頭。回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環兒弟。太太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東西。他

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攪了他不往來。也使得。數語了結。賈芸。王夫人道。你大舅子爲什麼也是這樣。賈璉道。太太不用說。我自自道理。一語了結。邢大舅。並王仁。按串賣巧姐。本無賈璉。故賈璉亦祇攬賈芸。衆家人所云。或出自臆度。第賈璉受鳳姐恩情不薄。巧姐事。雖不與謀。而看水流舟。不爲救阻。其罪亦與賈芸等。

賈璉見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裏感激。眼中流淚。自此賈璉心裏愈敬平兒。打算等賈赦等回來。要扶平兒爲正。平兒扶正。旣勝中饋之任。又可補鳳姐之過。可爲賈璉慶矣。了結平兒。

那夫人正恐賈璉回來。不見巧姐。有一番周折。及聞巧姐同着劉老老回來。纔如夢初覺。又抱怨王夫人調唆他母子不和。邢夫人意見如此。王夫人似難驟與講和。乃王夫人帶同巧姐。平兒。劉老老進來。把前事都推在賈芸王

仁身上說。大太太原是好心。那裏知道外頭的鬼。那夫人始而羞慙。既而心服。於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安。欲釋前嫌。却是如豬之人好說話。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作者筆墨奧妙。到底不懈。卽如此回。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請醫診視。說是急怒所致。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不回。便要打發屋裏的人都出去。一急越發不好了。到大夫瞧後。一人躺着。恍惚見寶玉在他面前。又像是見個和尚。手拏一本冊子。揭着看。說道。你別錯了主意。我是不認你們的了。襲人似要和他說話。被秋紋喚醒吃藥。知是一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己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了。上回他要拏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揉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

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拋別了二奶奶。怎麼好。我是太太派我來伏侍你。雖是月錢照着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裏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實在難處。想到剛纔的夢。好像和我無緣的話。倒不如死了乾淨。豈知吃藥以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躺着。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起來伏侍寶釵。乍讀之。似乎襲人有死守之心。誠恐與秋紋麝月一律遣嫁。故心痛而氣厥。及細按之。則大不然。襲人聽說要打發屋裏人。原只打發秋紋麝月等人。襲人並不在內。是秋紋麝月失主而有主。無夫而得夫。惟我襲人已墜姬妾之名。斷無遣嫁之理。青春難守。孤枕難熬。由羨而妒。由妒而恨。既恨寶玉。見捐中道。視同陌路之人。又恨王夫人加多月錢。有留房裏之說。致與寶釵共寂寞。不

能隨秋簪賦新婚。以此痛恨。心疼頭暈而氣厥矣。故醫者診爲急怒所致。若謂懼嫁而然。則急怒兩字。便鑿柄矣。迨開水灌回之後。輾轉籌思。安得寶玉回來一言。將我一律遣嫁。則夫人必不留我矣。於是心有所思。感而爲夢。果見寶玉揭冊指說。別錯主意。此由幻想而成。非真寶玉示夢。寶玉此時正在天仙福地。絳珠宮中。燕爾新婚。永朝永夕。豈有閒心來入夢哉。而襲人由此一語。便以爲與寶玉無緣。又想起取玉綰和尙時。混推混操。毫無情意。待二奶奶更生厭煩。衆姊妹亦都冷落。確是悟道之象。宜其拋棄枕邊之人。但二奶奶有夫妻名分。無論怎麼好不好。理應死守。我不過伏侍之人。雖加月錢。有留房之說。究竟名分未定。老爺太太未必不令我嫁人。我亦不必死守。叫人笑話。然則我之爲我。定可與秋紋麝月一律有新婚之喜。畢生無孀守之虞。不亦可喜哉。計算已定。心花怒開。其痛立止。藥有何功。此襲人忽病忽愈。

之實在情形也。作者運實於虛。似正而反。令粗心讀書者目迷五色。細心潛玩者得窺真銓。真妙文也。至想寶玉相待情分。實在不忍。此據理以爲言。從理則不能遂欲。從欲則不能顧理。左思右想。事涉兩難。想到剛纔的夢。似乎與我無緣。原可忍心以從欲。然畢竟難以問心。倒不如病死乾淨。此算定以後之廻環設想也。其實嫁人主意。已牢不可破。猶之盜人財物。明知天理所不容。而盜念已堅。雖略見天良。亦卽汨然泯滅。文章委宛曲折。最令讀者耐想。

使襲人渾渾噩噩。由王夫人寶釵遣嫁。讀者猶諒之矣。有此一番盤算。則其心先可誅。而其罪益不能貸。作者着此一段。不啻榜其罪狀。懸之通衢。

賈政安葬賈母靈柩。賈蓉安葬秦氏鳳姐鴛鴦棺木。又去安葬黛玉靈柩。嗚呼。黛玉葬矣。青山何幸而埋此香骨也哉。惜其地不傳。若有墓在。定與明妃

青塚。共傳勝蹟於千秋。玉溪縮事載。王承檢築防吐蕃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石刻篆字銘曰。車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香。用後二語以銘黛玉墓。天然佳句。

賈政接到家書。知寶玉賈蘭得中。又知寶玉走了。祇得趕忙回來。行至毘陵驛地方。打發衆人上岸投帖。辭謝親友。祇留一個小廝服侍。賈蓉又未同回。船無多人。恰好爲寶玉來叩別之地。不然。十日所視。十手所指。眞人豈露色相哉。

賈政正在船中寫家書。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雪影裏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毡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急忙出船頭。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寶玉。吃一大驚。忙問可是寶玉麼。那人祇不言語。似

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裏，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船頭上來了一僧一道，夾住寶玉說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着，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寶玉出家，王夫人前曾經叩別。賈政前豈可闕如？船頭四拜，所以完父子之恩也。惟時已降雪，距鄉試出場已二三月來，遙計真如福地，早已金冠朱履，配合仙緣。何以叩別船頭，光頭赤腳哉？蓋真人不露相，曾見師父幻形，和尚不還家，免勞雙親癡望，故幻化而爲此，非真視髮而爲僧也。若不謂然，則是警幻仙姑，茫茫大士，狡以天仙色界誘寶玉爲和尚，亦何異今之禪和子，託言香火因緣，誘良家子弟爲徒弟哉？明眼讀書者，必能得此三昧也。

賈政不顧地滑，忙趕來，只聽三個人口中不知那個作歌曰：我所居兮青埂之峯，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前

兩句。是言來處來去處去。後兩句。是答同遊之僧道爲渺渺真人。茫茫大士也。賈政越過小坡。倏然不見。只見白茫茫曠野。並無一人。知是古怪。只得回來。惟時小廝早已趕來。衆家人回船。不見老爺。亦都趕來。一同回船。衆人回稟。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知其去不復返。不肯尋覓。並寫家書。勸諭合家。不必想念。此寶玉所以必光頭赤足。幻化而爲和尚也。自此一別。露回本相。依舊髮束紫金冠。腳躡登雲履。與黛玉粉裝玉琢。燕處珠宮。而爲翩翩佳公子矣。

賈政道。寶玉生下時。啣了玉來。我早知是不祥之兆。爲的老太太疼愛。養育到今。可謂奇談。玉爲君子比德。周官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作六瑞以等邦國爵位。天下寶貴之物。孰有過於玉者。寶玉啣玉而生。何所見而知爲咎徵乎。脫非賈母疼愛。將置之隘巷。畀之牛羊乎。抑如鬪穀於菟。棄之郊野乎。如

此不通。無惑乎父子之間絕少天性。

賈政又道。和尚道士。我見過三次。祇道寶玉真有造化。高僧仙道來護祐他。豈知下凡歷劫。哄了老太太一十九年。一舉成名。可謂令子。雙真度世。况非凡流。豈必身為仕宦。始得謂之造化乎。總是一派祿蠹之見。

薛蟠贖罪放歸。立誓道。若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原來犯絞猶輕。但前殺馮淵。罪應擬斬。是三死罪。已犯其一。副之一字。尚為足下危之。

薛姨媽欲以香菱為媳婦。薛蟠點頭願意。眾人便稱起大奶奶來。金桂有知。又將謂茗蓀顛倒豎矣。

香菱扶正。自是可喜。然駿馬馱癡漢。終是抱屈。而况不久即謝世。英蓮畢竟應憐。

賈政書來。王夫人命賈蘭念聽。足見前文為翻刻錯落。

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一段。衆人聽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寶釵襲人更甚。大家解說一番。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媽道。寶玉拋了我。我還恨他呢。我嘆的是媳婦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他就硬着腸子都擻下走了呢。王夫人傷心之語。却是讀者快心之文。又道。我爲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又知道媳婦有了胎。我纔喜歡些。不想弄到如此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先是寶釵薛姨媽追悔。此又是王夫人追悔。然寶釵薛姨媽是真悔。王夫人不過周旋之辭。薛姨媽道。這是自己一定的。偕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謂自作自受。一定之理。待怨誰來。寶釵篡取黛玉婚姻。和盤托出。

王夫人又想寶釵小時候。便是廉靜寡欲。極愛素淡。所以纔有這個事。令人追憶賈母在蘅蕪苑之言。

王夫人又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丫頭呢。沒什麼難處。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王夫人雖算到襲人。嫁守原無定見。設寶釵於此。曉襲人以大義。共甘苦以終身。請於王夫人。留爲侍姬。或襲人自以王夫人有話在前。願爲守義之小星。不作隨風之飄絮。求於王夫人。永隸擘幃。王夫人自當言於賈政。賈政亦必以義婢目之。子妾待之。何致一律遣嫁哉。而無如一則願嫁。一則願其嫁。致無主張之夫人。亦隨風倒舵矣。

薛姨媽恐寶釵痛哭。並不回家。在寶釵房中解勸。誰知寶釵却極明理。思前想後。寶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寶釵所明之理。由後思前。知寶玉原是奇異之人。亦唯奇異之人。得與婚配。今嬌爲金玉之說。生生以離其木石之緣。天怒人

怨宜有此報。然自作之孽，亦夙世之因。與天何怨，與人何尤。惟自悔所行不端而已矣。告慰其母，亦卽此道理。

王夫人聽薛姨媽述寶釵之言，嘆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此好媳婦，豈知家敗人亡，皆此好媳婦致之耶？」王夫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矣。

薛姨媽和王夫人說道：「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寶哥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裏人願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算個屋裏人，到底他和寶哥兒並沒有過明路，促嫁襲人，意在言外。然薛婆不能爲是言，夫有所受之者。」

王夫人道：「我剛纔想着，正要等妹妹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願意。又要尋死覓活的，若留着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王夫人本意，原欲留襲人，祇慮賈政不依。然賈政但得王夫人一言，斷無不依之理。無如薛婆促嫁心殷。」

故忙打破道。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來不過是個丫頭。那有留的理呢。賈政心事。王夫人尙不能臆度。姨太太如何深知。况明明說道不知襲人的事。不過是個丫頭。丫頭自然無留理。若知如此這般。自必肯留矣。足見自相矛盾。總之欲嫁襲人。刻不容緩。故又獻策道。只要姊姊叫他本家人來。狠狠吩咐。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陪送些東西。那孩子心腸也好。年紀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這會子。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慫恿不遺餘力。又道。襲人那裏。還得我細細勸他。暫時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說定好人家。果然足衣足食。女婿長得像個人兒。然後打發他出去。人家好歹。衣食足否。都在其次。第一要女婿像人。此等淫婦心腸。早被寶釵洞見隱微。故薛婆如此云。王夫人聽了道。這個主意狠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麼。薛姨媽欲嫁襲人。千

籌萬慮。可謂用盡心機。然豈薛婆之心哉。特寶釵爲之耳。薛姨媽事事聽命於寶釵。豈有寶釵房裏人不商量。擅作主。慫恿王夫人遣嫁之理。其爲寶釵授意無疑。然寶釵何以如此亟亟乎。其故有二。寶釵妒婦也。臥榻之側。久已不容鼾睡之人。但恨無計遣之耳。今寶玉出亡。若不及時遣去。設寶玉不甘苦寂而回。則眼中之釘。仍不能拔。一襲人王夫人之心腹婢也。久處肘腋之間。難保不有齟齬之處。設防閑稍有忽略。定將以譖黛玉者譖我矣。故乘寶玉出亡。立即慫恿母勸嫁。從此可放膽行事。不患耳報之神。二余故曰。一則願嫁。一則願其嫁。誅心立論。斷不冤屈二人。

姨薛媽說允了王夫人。回到寶釵房中。並不提一字。但向襲人勸解譬喻。不向寶釵提。即是寶釵所教之註腳。

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又說道。我是

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的。賤人一聞放嫁之言。便千歡萬悅。諾諾連聲。何嘗有絲毫躊躇依戀之心哉。前之心疼暈地。余謂恐不遺嫁而然。夫豈深文周內哉。而王夫人猶慮其不願出去。尋死覓活。真是睡夢蟲。

薛姨媽說一句。襲人應一句。而作者稱其本來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似乎爲之文過。而不知仍是誅心。本來老實兩語。卽沒嘴葫蘆之本色。而況此爲趨願之事乎。猶之前文謂寶釵却極明理。而況爲自作之孽乎。兩處文章。只須加兩而况句。便噴醒矣。然蘊藉之文。何必言之鑿鑿。讀者自射眼光可也。

蘊仙女史曰。襲人嫁人。何又如此亟亟。蓋亦恐寶玉不甘苦寂而回。便不能如鸚鵡之透籠飛矣。緣寶釵非能容人之人。一二年來。窺之已稔。寶玉回來。

亦萬不能長沾河潤。與其偏促爲轅下駒。不如改嫁作他人婦。此其所以亟亟也。然則淫賤之婢固可恨。而大樞無蔭。又豈得辭咎乎。余曰善。

賈政回家。賈赦賈珍亦都回來。大家相見。各叙別後景況。內眷們不免想起寶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界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前散漫。就是了。噫。一家團聚。獨寶玉不歸。思念傷心。正慈父母天性。乃賈政不獨毫不思念。且喝住衆人。不許傷心。並謂寶玉出亡爲一定之理。此何說歟。蓋切責王夫人而爲明白揭示也。意謂我於寶玉。素所深惡。爾等愛之。便當順理教養。乃偏私內親。蠱惑老母。廢其心愛之元配。易以平等之寶釵。致黛玉守志捐軀。癡兒痛傷欲死。今之出家。明是悲黛惡釵。不顧行遜。是爾等逆天背理之所致也。天理亡。畜害至此。一定之理。自作自受。傷心何爲。惟有整飭家計。免再貧困而已。寶玉

去不復還。不必再提取惱。此賈政囑說之意也。與上文薛姨媽薛寶釵所云一定句。同一發明。賴婚奪婚之旨。然皆由和尚一定之言悟出也。若不解了。凡四着一定句。皆格格不通。一部至情至理妙文。豈有連着四不通之語乎。明者察之。

或曰。王夫人聳賈母以釵易黛。賈政所知。寶玉悲黛惡釵。恐未必曉。余曰。寶玉新房中。乍見新人之言。及聞黛玉身死之狀。別人嘴穩。趙姨娘決不隱瞞。賈政焉有不曉。

王夫人將寶釵有孕。及丫頭們都放出去的話。告訴賈政。一可喜。二可傷。賈政祇點頭不語。總是漠不相關。

皇上召見賈政。問起寶玉。賈政據實奏聞。聖上稱奇。說寶玉的文章。固是清奇可喜。想必是過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的一經品題。便成佳

士而況天語褒嘉乎。賈政聞之。始知荆山之璞。乃卞和之璧也。平日五礫視之。今以連城易之。而不可得矣。

皇上以寶玉不能受爵位。賞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此卽易名盛典也。寶玉既登仙界。豈可仍以寶玉呼之。道號誠不可少。至稱文妙真人。尤爲切當。舉人謚法。例得以文。真人精誠。都在少女。故曰文妙。不第謂文章高妙也。然真妙文人。又未始非太史公自贊。

賈珍重回宵國府。完結賈珍。惜春養靜權翠菴。完結惜春。

賈璉趁便回賈政。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給周家。賈政昨晚已知巧姐始末。便說大老爺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孩子肯念書。能上進。朝裏那些官兒。這都是城裏人。賈政開口便是祿臺。至聞巧姐始末。而不責處賈環。家教絕矣。環小子後來造就益可知矣。

巧姐給周家完結。巧姐買赦欲鄉居完結買赦。

花自芳將襲人擇配蔣玉函。王夫人便告訴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襲人。襲人悲傷不已。所謂喜笑悲哀都是假也。

花自芳爲妹擇配。何以必擇蔣玉函。豈不知爲優伶下賤乎。蓋深知妹之所好。在姿首不在門楣。況與寶玉寢處若許年。貌美如花。性柔似水。嬌淫已慣。滄海曾經。若非性格風流。面目姣好者。決不當其意。故不嫌下賤而甘與爲婚。

襲人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死守着。又叫人笑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實不是我的心願。此哭而訴諸人之辭。非本心也。下文連說要死話。皆當作如是觀。

守節大義。有誰嘲笑。忍心嫁人。真不害臊。襲人打定主意嫁人。遂把人心都

看壞了。

死不回去。如何嫁人。強盜賊不跟。何以又跟小旦。還提從前語。真不害臊。

襲人被薛姨媽寶釵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死在這裏。倒把太太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裏纔是。此作者爲襲人算出死路來。謂縱不死此處。便當死在彼處。既不死此處。又不死彼處。可見無欲死之心。

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回去。見了哥嫂。將蔣家聘禮及所辦粧奩指給他看。細想哥哥辦事不錯。若死在哥哥家裏。豈不又害了哥哥。千思萬想。左右爲難。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住。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襲人固無死志也。

襲人本不是那種潑的人。迎娶那日。委委屈屈上轎而去。凡人縱慾敗度。而爲非禮之事。臨行時不無躊躇顧慮。此羞惡之心。未盡泯亡也。故曰不是潑。

的人。然性潑之人。當非禮之事。岸然而行者有之。毅然而不行者有之。襲人雖無岸然而行之概。亦無毅然不行之心。故不潑兩字。非贊語。仍是諷詞。

襲人原想到那裏再作打算。已無必死之心矣。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按着正配的規矩。丫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欲要死在這裏。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番好意。主人嫁婢。哥哥嫁妹。新郎娶親。大都如此。

王夫人花自芳。蔣玉函。又不曾格外出色。而襲人恐辜負。恐害人。不死主家。不死兄弟。不死娶家。將往何處死耶。是真無死所矣。總之無欲死之心。便無可死之地。若瑞珠殉可卿。鴛鴦殉賈母。其有一毫顧慮否。

襲人那夜原是不肯俯就的。那姑爺却極柔情曲意的承順。於是俯而就之。不但不死。而又就之前之欲死欲死。豈非欺人語哉。一路寫來。似乎處處爲

襲人開脫。不知句句爲賤人拴緊。

蔣玉函只道娶的是賈母的侍兒。第二日開箱看見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丫頭。原來是寶二爺的內寵。內寵外寵。旂鼓相當。

蔣玉函念着寶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愧。蔣玉函尙有念舊之情。何物賤婢。鬼子不如。

蔣玉函取松花汗巾給襲人看。方知這姓蔣的就是蔣玉函。原來就是薛大爺寶二爺相與的渾帳人。

襲人毒虺爲心。妖狐成性。誘淫少主。恣意歡娛。蠱惑夫人。謬爲心腹。效良禽之擇木。敢襲正室。以與人導猛虎而爲俚。忍置同儕於死地。明知主人似蝶。非花無以適其生。乃與妒婦爲津。靚粧不許近其側。洎聞劉郎仙去。遽思別抱琵琶。蓋恐丁令歸來。未必放飛鸚鵡。心同鬼賊。罪不容誅。墮入泥犁地。無

是獄。雅有辱其賤體。聊以取快人心。使之所適非人。庶足稍懲隱惡。今夫至賤之類。莫如優伶。而優伶之中。莫如小旦。喬粧美女。非同鮑老登場。獻媚後庭。別闈男閭生面。女而不女。不齒於娼。夫而有夫。何堪爲婦。襲人乃與斯人爲配偶。共綢繆。抱衾裯。執箕帚。異哉。匪牝匪牡。同爲以色悅人。傷哉。亦雌亦雄。大抵以耶爲妾。所仰望者若此。對衾影兮何堪。雖貌似蓮花。差勝奴面。奈譬如玉藕。別抱耶腰。儂跋其前。入壺其後。雖狐之緩。工媚。樂不及卿。狡兔之性善營。窟將鑿婦。或者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甚至既關蓬門。兼開花徑。婦隨夫唱。同謀夜合之資。門冷車稀。共作溝中之瘠。以此爵其惡。甚於僂其身。此作者之公心。亦天理之不爽也。

襲人始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爲嘆服。不敢勉強。並越發溫柔貼體。弄得襲人真無死所了。都是調侃之筆。絕非寬恕之詞。不思鴛鴦何以殉買母。紫

鵲何以跟惜春。一念苟堅。百夫莫挫。豈有異首畏尾而能爲貞烈者乎。故作
者復論之曰。看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
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絕大議論。天
經地義。祇此數語。便將前此襲人痛哭要死等語。一筆抹倒。惟襲人在又副
冊。猶嫌玷及同人。宜刪之冊外。更爲公道。

春秋二百四十年。無一斷語。惟閔公二年。鄭棄其師。乃斷語也。紅樓一百二
十回。無一斷語。惟此回引桃菴廟詩云。千古艱難惟二死。傷心豈獨息夫人。
乃斷語也。然則紅樓之筆。直升宣聖之堂。

傳中諸人過惡。概予包函。惟襲人過惡。明立論斷。何也。諸人過惡。人或味之。
則聽其味之。襲人過惡。則萬不容人味之也。以其襲取黛玉婚姻而予寶釵
也。

書以甄士隱買雨村起。仍以甄士隱買雨村結。

賈雨村問甄士隱。超塵始末。甄士隱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恰好一問。引入本題。談論作給雨村道。怎麼不知。近聞紛紛傳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斷。其時以寶玉遁入空門者。比比皆是。即讀者所見略同。故士隱斷之曰。非也。謂非遁入空門。乃往天仙福地。與黛玉配合仙緣耳。故又曰。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雖是士隱說與雨村聽。實作者說與讀者曉也。

雨村道。現今寶玉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曰。寶玉即寶玉也。那年宵榮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爲避禍。一爲撮合。避禍即避寶釵之禍水。撮合即合黛玉之仙緣。若謂撮合金玉姻緣。則寶玉正應留於人間。

何以攜歸幻境乎。讀者細索自得。

隱士又道。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通靈玉質也。寶玉形也。寶黛夙緣未了。則質去而形存。仙緣既成。則形質歸於一。

士隱又道。又復稍示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是天奇地靈煅煉之寶。非凡間可比。仙真下降。必爲達人。靈秀所鍾。定生貴子。此亦天地自然之理。

士隱又道。前經茫茫大土渺渺真人。攜帶下凡。如今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攜歸本處。這便是寶玉的下落。所謂攜歸本處。是寶玉之質。其幻化之神。瑛侍者。則仍在天仙福地。猶之絳珠仙草。在白石闌中。仙女看管。其幻化之瀟湘妃子。則仍在巍峩宮殿也。

兩村道。寶玉既有如此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士隱笑道。此事說來。先生未必盡解。太虛幻境。卽是真如福地。兩番閱冊。原始

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真。焉有通靈不復原之理。謂寶玉悲
哀。思慕。非情迷。乃篤義。超凡。遞世。非悟道。乃追踪。閱冊語而知前世之因。覩
仙容而識樓真之所。仙緣可續。是以斬斷情魔。夙願既償。現猶同居福地。蓋
木石精誠。雖天荒地老。斷無離而不合之理。世人不知。以爲情迷豁悟。乃門
外漢語耳。

雨村又問敵族閨秀如此之多。何元妃以下。算來結局。均屬平常。雨村所謂
敵族。係指膏粱兩府本家親戚而言。香菱妙玉一概在內。若專指賈家而言。
則三春之外。無人閨秀不爲多矣。士隱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俱從
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祇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
的。所以雀鸞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纏綿
的。那結果就不可問了。凡書勸懲。只戒淫字。紅樓並戒情字。更進一層。是無

等咒。是無上上咒。所以垂訓於人者深也。

兩村聽到這裏。不覺掀髯長嘆。想亦悟到居官之道。賊焚固不可犯。請託亦不可徇也。惜已遲矣。故嘆之。

兩村又問。那宵榮兩府。尚可如前否。此作者揣摩讀者之意。而爲此問答也。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宵榮兩府。善者修德。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所謂仁人之言。藹如也。然但據理立論。並非斷賣家後來之事。賣家既氣數合盡。何能家道復昌。兩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個名蘭的。已中鄉榜。恰好應着蘭字。適問着先生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貴子。莫非他有這腹子。可以飛皇騰達的麼。士隱微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其事既不入本傳。其說自不必絮煩。說蘭桂齊芳。不過一時泡影。賈蘭一登捷頌。已見紅樓畫中。賈桂雖博高。

魁想亦曇花一現耳。士隱不欲說破。故雨村欲再問。而士隱置不答也。

雨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此亦題中應有之義。然在雨村爲切。已在本傳爲踞足。無暇饒舌矣。士隱便道。老先生草菴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雨村驚問。仙長純修若此。不知有何俗緣。士隱道。小女英蓮。幼遭塵劫。遣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在塵緣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完結英蓮。一筆不漏。書以英蓮起。英蓮結。詔讀者始終應憐黛玉。以黛玉爲天地間才美節烈之奇女子。不容或昧之也。

士隱度脫了香菱。送到大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冊。剛過牌坊。見那一僧一道。縹緲而來。士隱接着說道。大士真人恭喜。情緣完結。都交給清楚了麼。那僧道說。情緣尙未全結。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還得把他送還原處。將他的後事叙明。不枉他下世一回。士隱聽了。拱手而別。絳珠死節。賈母謂太

傻氣神瑛篤義，和偷呼爲蠢物。原以節婦義夫，以及忠臣孝子，皆傻蠢人所爲。靈巧人不概見也。

傳世之書，必有奇行異操，可歌可泣，而後足以發人思慕，動人感歎，使人把玩而不置也。若黛玉非守節而死，寶玉非守義而亡，則一對濫情慕色之癡兒女而已矣。有何可傳而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必欲將前後事蹟叙明，俾天下萬世閱之者，思慕感歎，把玩而不置者，豈非以黛玉之節，寶玉之義，有可歌可泣耶？然則黛玉爲寶玉訂定元配，益可信矣。

僧道仍攜了玉到青埂峯下，將寶玉安放那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僧道攜放青埂峯下者，寶玉之質，其形仍在絳珠宮中，與黛玉天長地久，而爲仙偶矣。

正傳已結。此後爲曹雪芹先生刪改紀略，却與篇首相應。

或曰。凡傳奇皆先離後合。先衰後盛。紅樓不然。實爲創格。余曰。紅樓爲寶黛正傳。讀者宜以寶黛離合爲離合。寶黛盛衰爲盛衰。寶玉離於凡間。合於福地。衰於金鎖。盛於珠宮。豈非先離後合。先衰後盛乎。惟不落蹊徑。有憂憂獨造之奇。斯紅樓所以空前絕後也。

結正傳詩曰。天外書傳天外事。兩番人作一番人。紅樓非正史。且將眞事隱去。故曰。天外書。神瑛灌溉絳珠草。天仙福地續仙緣。皆天外事。絳珠神瑛降世而爲寶黛。兩番人也。卒同歸於天仙福地。則仍是一番人。總結詩曰。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謂木石良緣被拆。節義嘉耦兩亡。說來已覺辛酸。然猶有天仙福地。永成仙眷一節。足以解慰。而或者謂爲荒唐之言。則愈可悲矣。雖然。太虛幻境同於夢境。又何怪世人以荒唐疑之哉。到底出以含蓄之筆。讀是書者。總宜細心潛玩。求其命意之所在。庶不負作者慘淡之經營。及曹雪芹先生多番之刪改也。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紅樓夢抉隱

全八冊定價大洋三元

勿忘
版所
翻有
必究
五冊

分	印	發	出	校	監	著
售	刷	行	版	正	定	作
處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本	上	莫	上	鐵	海	武
外	海	蘆	海	沙	上	林
埠	圖	俞	圖	徐	漱	洪
各	書	幼	書	行	石	秋
大	館	甫	館	素	生	蕃
書						
坊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畫錦里對面五〇七號

上海圖書館

